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小把戏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内容提要

《小把戏》：在爱尔兰的一座小城，一位江湖艺人正在表演一场富丽堂皇的英国宫廷晋见场面，而使这个木偶世界活动起来的是一个装在箱子里的三岁男孩，他就是小把戏。这个贫苦孩子的流浪故事从这里开始，充满了悲惨和离奇的情节，最后却以美妙的喜剧结尾。

《突破封锁》：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格拉斯哥商人詹姆斯·普雷费尔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决定冲破北方封锁，用南方的棉花换取急需的短缺品，女扮男装的詹妮小姐也混上了他们开往南方的“苔尔芬”号船，他们能否突破封锁呢？……

##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小把戏

## 小把戏

## 第一部

## 第一章 在康诺特的腹地

爱尔兰面积有两千万英亩，大约合一千万公顷，由一位副国王统治。副国王也称总督，是受大不列颠君主委任，并配备一个私人顾问团。爱尔兰分四个省：东部伦斯特省、南部芒斯特省、西部康诺特省、北部阿尔斯特省。

据历史学家称，从前联合王国是一个完整的岛国；现在却一分为二，彼此精神上的抵牾要超过自然的隔阂。从建国之初，爱尔兰人就是法国人的朋友，英国人的对头。

爱尔兰，在旅游者心目中是个美丽的地方，而对其居民来说则是个悲惨的国度。人民不能使这地方丰产，这地方也不能让人民吃饱饭，尤其是北部地区。然而，她绝非一块不生育的土地，因为她的子女有数百万；如果说，这位母亲没有奶水喂养孩子，但是，至少孩子热爱她，因而给她起了最美妙的名字，最“sweet”的名字——这个词他们嘴上说得烂熟。说她是“绿色的埃林”，她确实一片青翠。说她是“美丽的绿宝石”，是镶了花岗岸，而不是镶金子的一块绿宝石。说她是“树林之岛”，但她更是岩石之岛。说她是“歌谣之地”，但是她的歌仅仅从病人口中唱出来。说她是“大地第一朵花”、“海洋第一朵花”，但是在狂风中，花朵很快就枯萎了。可怜的爱尔兰！她不如叫“苦难之岛”，多少世纪以来，她就应该用这个名字：八百万居民中，就有三百万穷苦的人。

爱尔兰平均海拔六十五图瓦兹，在都柏林湾和戈尔韦湾之间，有两个高原地区明显地隔开平原、湖泊和泥炭沼地。这个岛国中央凹陷，形成盆地——盆地自然不缺水，绿色埃林的湖泊总面积约三千二百平方公里。

韦斯特波特是康诺特省一座小城，位于克卢湾的腹地。克卢湾分布大小三百六十五个岛屿，类似布列塔尼海岸的莫尔比昂。这个海湾是海滨最为赏心悦目的地方，有各种岬角尖端，参差排列恰似鲨鱼的牙齿，在咬碎海浪。

在这个故事开场的时候，我们要去韦斯特波特，才能见到“小把戏”。以后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故事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又是如何收场的。

这座城镇大约五千居民，大部分信天主教。1875年6月17日恰逢星期日，这天早晨，大部分居民来教堂做弥撒。康诺特是麦克马洪的故乡，多出这类地道的克尔特人，他们在倍受迫害的原始家庭中代代相传。然而，这又是苦难深重的国度，它不是恰恰证明了这种通常的说法：“去康诺特，就是下地狱！”

在上爱尔兰的乡镇里，百姓都很穷苦。不过，有平日的破衣烂衫，也有节日的破衣烂衫，即饰有花边和羽毛破衣裳。到了节日，他们换上破洞少些的服装：男人披上下摆带流苏的落补丁的斗篷，女人则一层一层套了几条从旧货店买来的裙子，戴上本来饰有假花，但花瓣脱而只剩铁丝骨架的帽子。

他们全赤脚来到教堂门口，以免费鞋，但是出于礼仪，不穿上底儿磨透的短统靴、帮儿裂口的高统靴，谁也不肯跨进教堂的大门。

在这种时刻，韦斯特波特街道阒无一人，只见一个推小车的人，还有一

---

英语词，意为“甜美”、“美妙”等。

图瓦兹：法国旧长度单位，1图瓦兹=1.949米。

麦克马洪伯爵（1808—1893），爱尔兰人，逃至法国，在军队效力，屡建战功，当上法国元帅，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条在前边拉套的干瘦的大狗：那是西班牙猎犬，皮毛呈黑色和火红色，爪子被石子路磨破，毛也被绳套磨光了。

这个江湖艺人是从梅奥郡首府卡斯尔巴城来的，一路西行，穿越面向大海的这些高地的隘口；爱尔兰山脉多数面向大海，如北部的内芬山脉，其高峰有两千五百尺，南部的克罗帕特里克山脉；早在4世纪，爱尔兰大圣徒，基督教的传入者，就在那山中度过四十天斋日。那江湖艺人再走下康尼马拉危险的陡坡路，穿过注入克卢湾的马斯克湖和科里洛哈菲尔湖一带荒野。他没有乘坐火车，取道连接都柏林和韦斯特波特的中西部大铁路，也没有托运行李。他走乡串镇，到处叫喊着他的木偶戏，不时挥鞭猛抽一下拉不动车的大狗。那只有力的手猛抽一鞭，便引起一阵痛苦的狂吠，有时车上长时间的哀嚎还响起拉长声的呻吟。

那人于是对大狗说：

“你到底走不走，狗娘养的？……”他仿佛对躲进车上的另一个人嚷道：

“你住不住口，狗崽子？”

于是，狗不再哀嚎，又拉起车缓慢前行。

那人名叫托恩皮泼。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无关紧要，只需知道他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就行了：在英国各岛屿，这类人在下层多得很。这个托恩皮泼情感跟一只野兽不相上下，心肠跟岩石一般坚硬。

这人一走到韦斯特波特头几户人家，就走上主要街道，只见两旁排列着颇为像样的房舍、挂着各种华丽招牌的店铺。但是没有什么生意可做。这条街连着许多肮脏的小巷，好似一股股浊水注入一条清澈的河流。托恩皮泼的小车行驶在铺了尖砾石的街道上，一路稀里哗啦山响，大大损坏了要娱悦康诺特居民的木偶戏的生意。

到处都缺观众，托恩皮泼还继续往前走，进入街道穿过的两行榆树林荫槌球场。槌球场连着一座公园，园中保养得很好的沙径，一直通到克卢湾的露天码头。毫无疑问，城市、码头、公园、街道、河流、桥梁、教堂、瓦房、棚屋，这一切都属于一个大富豪斯利戈侯爵，他出身纯血统古代贵族，对他的佃农倒也绝不是个坏主人；须知爱尔兰的全部土地，几乎都属于这类大富豪。

且说托恩皮泼，每走二十步就停一下小车，环视周围，操着听似没上油的机械摩擦声的嗓音，吆喝道：

“王家木偶戏……木偶戏！”

没有一个人走出店铺，也没有一个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只是毗邻的小巷偶尔出现几个身穿破衣烂衫的人，全是饥饿发青的面孔，红红的眼睛，像通风口一样深陷，里面空洞洞的。继而，又见几个五、六岁的孩子，几乎光着身子，他们等小车在林荫大道停下的时候，才敢接近托恩皮泼，一齐叫嚷：

“铜板儿……铜板儿！”

这是指面值最小、便士再往下分的铜钱。这些孩子向谁讨呢？向一个更想请人施舍而不愿施舍的人！因此，托恩皮泼又跺脚又挥手，又瞪圆眼睛，做出威吓的动作，逼使这些孩子加些小心，站到他鞭子抽不到的地方，尤其远远避开那条狗的利齿——那条狗受虐待，真像一只野兽那样凶猛了。

况且，托恩皮泼也怒气冲冲。他简直是在荒漠里吆喝生意，没人跑来看

他的王家木偶戏。帕迪是爱尔兰人的绰号，就像约翰牛是英格兰人的绰号一样。帕迪一点也没有显露好奇心，他绝非敌视女王的高贵家庭。绝非如此。他不喜爱的，他甚至怀着几百年受压迫而积聚的全部仇恨所痛恨的，就是大土豪，因为大土豪把他看得比俄罗斯旧农奴还低下。他热烈欢呼奥康内尔，正因为这是个伟大的爱国志士，支持了1806年三王国联合协定所确立的爱尔兰的权利，还因为这位政治家表现出了魅力、坚韧和政治胆识，在1829年获取通过了解放议案，也就是说，多亏了他那顽强的态度，爱尔兰，英国的这个波兰，尤其是天主教的爱尔兰，才能进入几乎自由的时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托恩皮泼若是考虑更周到些，就会向同胞打出奥康内尔的旗号，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鄙视女王陛下的肖像。自不待言，帕迪更喜爱，而且大大地喜爱出现在钱币上的女王像；英国制造出来的英镑、克朗、半克朗、先令上的女王像，爱尔兰人兜里通常恰恰没有。

这个江湖艺人一再招呼，却没有召来一个认真的观众，无奈小车又往前行驶，由瘦得皮包骨的大狗艰难地拉着。

托恩皮泼走在槌球场通道上，在茂盛的榆树荫下只剩下一个人了。那些孩子终于丢下他走开了。他就这样一直走到林荫沙路纵横的园子；德·斯利戈侯爵允许公众在园内通行，以便前往离城足有一英里的码头。

“王家木偶戏……木偶戏！”

没有一个人应声而至，只有鸟儿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发出尖叫声。园子也跟槌球场一样空空如也。这是星期天做礼拜的时刻，为什么来邀请天主教徒看演出呢？显而易见，这个托恩皮泼不是本地人。等到吃过午饭，在早弥撒和晚祷之间，他的演出也许会有人捧场吧？不管怎么说，畅通无阻，可以一直走到码头，他没有从圣徒帕特里克，而是以爱尔兰所有魔鬼的名义这样诅咒一声。

这码头在克卢湾里，挨着河流，是这一带海岸最宽阔、最避风的港口，但来往船只却很少。如果说驶来几条船，那也必定是大不列颠，也就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给康诺特运来这个贫瘠地区不出产的东西。爱尔兰这个孩子要吃这两个奶头长大，但是吃这两位奶要付出很高代价。

好几名水手在码头上抽烟散步，在这礼拜天，船上自然停止卸货。

大家知道，盎格鲁—撒克逊人多么遵守礼拜天的规矩；新教徒推行清教主人，更是变本加厉地参加宗教仪式，而在爱尔兰，天主教徒则同他比赛恪守教规。然而，他们只有二百五十万人，要对付五十万英格兰教不同会门的信徒。

再者，在西港见不到其他国家的船只。现在是落潮，几只双桅横帆船、多桅纵帆船、独桅快帆船，以及在海湾上打渔的船都搁浅了。从苏格兰西海岸驶来的这些船只，运载着粮食——这是康诺特最缺乏的——卸完货就空载返航。要见远洋航船，那就得去都柏林、伦敦德里、贝尔法斯特、科克，那里停泊着从利物浦和伦敦驶去的远洋货轮。

显而易见，托恩皮泼从这些无所事事的水手兜里掏不出先令来，他在码头上的叫喊甚至没有回声。

他让小车停下来。狗饿得要死，累得要命，便趴在沙地上。托恩皮泼从旅行袋里掏出一块面包、几个土豆和一条腌鲱鱼，紧接着就吃起来，那样子

---

韦斯特波特为通用的音译，意译为西港。

显然是长途跋涉之后的第一顿饭。

猎犬看着他，咂咂嘴，滚烫的舌头耷拉下来。大概还不到它吃食的时间，只见它头埋在爪子中间，闭上眼睛了。

车上有什么东西微微动了一下，把托恩皮泼从迟钝的状态中唤醒。他站起来，扫视周围没有人瞧见，这才掀起盖着木偶箱的毯子，往里扔了一块面包，狠狠地说了一句：

“看你还不住口！……”

回答他的是一阵咀嚼吞咽的声响，就好像一只饿得半死的动物蜷缩在木箱里面。托恩皮泼回头又继续吃饭。

他很快就吃完鲱鱼，以及和鱼同锅煮熟借味的几个土豆，然后又拿起粗糙的水壶，对嘴喝当地人常喝的酸奶。

这工夫，韦斯特波特教堂的大钟连声敲响，宣布弥撒结束。

正是 11 点半。

托恩皮泼一鞭子将狗抽起来，急忙推着小车回到林荫道槌球场，希望趁人们做完弥撒出来之机，抓住几名观众。离吃午饭还有半个多小时，也许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等晚祷之后，托恩皮泼再演一场，次日重新上路，到本郡别的乡镇去表演他的木偶戏。

总之，这主意不赖，得不到先令，弄几个铜钱也将就，至少他的木偶戏不会给普鲁士国王那样白演；那个臭名昭著的国王一毛不拔，谁也没见过他的银币的颜色。

吆喝声又起：

“王家木偶戏……木偶戏！”

只两三分钟，托恩皮泼周围就聚了二十来人。若说他们是韦斯特波特居民的精英，那也未免言过其实。围拢的圈子，孩子占多数，有十来个女人、几个男人，大多数手提着鞋，不仅想省得磨鞋底，也是因为习惯了，光脚走路更得劲儿。

礼拜天聚集来的这伙愚蠢的人堆里，也有几个例外，是韦斯特波特城的知名人士，比方说面包铺老板，就同他妻子和两个孩子停下来。他身上那件粗呢衣服固然已经穿了好几年，而且众所周知，爱尔兰多雨，这里衣服穿一年等于别处两三年；不过，这位可敬的老板大体上还看得过去。他的身份不正是由他店铺的招牌夸耀：“大众面包中心店”。他的店铺制品确实高度集中，在韦斯特波特找不出第二份。人堆里还能见到药品杂货店老板，他喜欢用药剂师的名号，尽管他那里并没有最常用的药品，但是橱窗却用妙笔鲜明地写出：“药店”，患者只要望上一眼，就会不治而愈。

还应当指出，一名教士也在托恩皮泼的小车前停了停。那位神职人员一身十分整洁：丝绸领子，长背心的扣子密得像教袍，黑布长袍特别肥大。他是教区之长，履行多种职务。要知道，不满足于主持洗礼，忏悔，婚礼，给他的信徒做临终圣事，还要给他们的事务当参谋，给他们治病，而他的行为完全是独立的，国家既不给钱，也不授权。以实物形式收取的什一税、主持各种宗教仪式所得的酬金——别的国家称为谢仪——就能保证他过上体面而宽裕的活。他自然也是各学校和慈善机构的主管，这并不妨碍他主持赛船或赛马的体育活动，让赛船和越野赛马给教区增添节日的快乐。他密切参与

他的教徒家庭生活，受人尊敬，也是可敬的，哪怕他在酒店柜台上好接受一壶啤酒。他品德高尚，没有一点点污迹。况且，在这天主教深入民心的地方，他的影响怎么能不是举足轻重的呢？正如安娜·德·博维小姐在她出色的游记《爱尔兰三个月游踪》所说：“以逐出圣餐桌相威胁，能让农民钻进针眼儿。”

且说小车周围聚了一伙人，能带来收益的一伙人——如果允许我们用这个字眼——或许超过托恩皮泼的希望。看来，他的演出可望成功，而这种节日从来没有光顾过韦斯特波特。

因此，这位木偶戏艺人以“极大的诱惑性”，最后一次喊道：

“王家木偶戏……木偶戏！”

## 第二章 王家木偶戏

托恩皮泼的小车十分简陋：这只凶狗驾的辕木，两轮之间放了一个方形木箱——这样构造的车在本郡崎岖不平的路上行驶容易些；车厢后面安了两个把手，可以推车走，类似流动商贩的手推车；车厢上面由四根铁棍撑着一个布篷，与其防晒不如说遮雨，因为上爱尔兰通常少见烈日，而雨水倒连绵不断。这辆车类似走城串乡的手摇风琴流动车，那风琴由尖厉的笛声和洪亮的喇叭声伴奏。然而，托恩皮泼走乡串镇的流动车上根本不是风琴，或者说构造更为复杂，风琴压缩成地道的八音琴状态，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见识到了。

箱子盖占箱子高度的十分之一，一掀开就可以从侧面放下来，而观众带着几分赞赏的神情，要看到的就是这箱子里显示的图景。

不过，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劝大家还是听听托恩皮泼吹牛的老调。毋庸置疑，这个卖艺的吹起来滔滔不绝，要胜过法兰西集市木偶戏的鼻祖，大名鼎鼎的布里奥歇。

“各位夫人、各位先生……”

这种开场白是一成不变的，旨在赢得观众的好感，即使面对乡村一群衣不蔽体的穷鬼。

“各位夫人、各位先生，现在给诸位看的，正是怀特岛上奥斯本王家城堡的大厅。”

板壁上果然显示一个微型的宫殿，在侧立四条小木板之间，小木板上绘有房门和挂帘的窗户；沙龙里摆了几件精制的纸板家具，用别针固定在地毯上：几张桌子、几张圆椅和坐椅，摆放的位置以不妨碍人物的走动为准；人物有王子、公主、公爵、侯爵、伯爵、从男爵，一个个神气活现，同他们高贵的妻子参加这正式招待会。

“你们注意看，”托恩皮泼继续说道，“在里端金穗红罗伞下，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宝座，式样一点不差，这正是大臣朝见时，女王陛下所坐的位置。”

这个宝座只有三、四寸高，而罗伞的丝绒又是起毛的纸，金穗不过是黄点，但是这照样使这些老实人产生幻想，反正他们从未见过这种大体上可称作的王宫家具。

“请观赏在宝座上的女王，”托恩皮泼又说道，“保证像得很。她身穿盛装，肩上披着王袍，头戴王冠，手中拿着权杖。”

我们无此殊荣，从未见过在豪华宫殿里的联合王国君主，印度女皇，说不好这个形象是否同女王陛下一模一样。不过，就算她在隆重的仪式上戴着王冠，可是手上拿的权杖却令人怀疑，好似尼普顿的三叉戟。最省心的办法，还是相信托恩皮泼的话，这也正是观众的明智之举。

“在女王右首，”托恩皮泼声称，“我提请观众注意迦勒王爷和王妃殿下，你们可能见过，还是他们上次到爱尔兰来旅行时的样子。”

一点儿不错，迦勒王爷身穿英国陆军元帅军装，而丹麦公主穿的光彩夺目的花边衣裙，则是用杏仁糖盒的银色包装纸做的。

另一侧有爱丁堡公爵、康诺特公爵、法夫公爵、巴滕贝格王爷，以及他们的妻子王妃夫人，还有在王座前围了半圈的王室全体成员。这些木偶身穿盛装，脸上着色，神采奕奕，同样保证绝似真人，让观众对英国宫廷有个十分准确的印象。

再者，这些是王国的高级将领，其中有海军元帅乔治·汉密尔顿。托恩皮泼还特意用小木棒尖一一指出，让观众欣赏，并解释他们根据朝廷礼仪，各自处于符合身份的位置。

女王面前，还恭恭敬敬站着一位高个头儿的先生，他一动不动，一副十足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派头，肯定是一名大臣。

的确是位大臣，他正是圣詹姆斯宫内阁首相，被国事的重负微微压弯了背，一眼便能认出来。

接着，托恩皮泼又补充道：

“在首相右首旁边，是尊敬的格莱斯顿先生。”

真的，不可能认不出这位杰出的“老人”，他仪表堂堂，总是挺直身子，随时准备捍卫自由思想，反对专制思想。也许有点奇怪，他居然以友善的目光注视着首相；然而，在木偶之间，即使在政治木偶之间，总有一些心照不宣的事情，对此，有血有肉的人会憎恶，而纸板木偶却丝毫不感到羞耻。

不料这时又拉上来一个人物，真是大大的时间错位，只听托恩皮泼扯着嗓子喊道：

“夫人们、先生们，我向你们介绍你们著名的爱国者奥康内尔，他的名字总能在爱尔兰人心中引起反响！”

不错！奥康内尔在这儿，在1875年英国朝廷上，虽然他已经故去有二十五年了。假如有人向托恩皮泼指出这一点，这个江湖艺人就会振振有词，回答说在爱尔兰的儿子心目中，这个伟大的活动家始终活着。照这种说法，他还完全可以推出巴涅尔，尽管此时这位政治家还不大有名。

还有一些朝廷分散在几处，姓名我们不记得了，一个个全身挂满高级荣誉勋章，披着绶带，都是出名的文官武将，其中剑桥公爵殿下同已故的威灵顿勋爵站在一起，已故的帕默斯顿勋爵同已故的皮特先生站在一起；最后，还有上院议员，正同下院议员亲切交谈；他们身后排列着骑兵护卫队，身穿仪仗军装，在这宫室里骑着马——这充分表明这是庆典场面，在奥斯本城堡是难得一见的。算起来，大约有50来个小人儿，涂成扎眼的颜色，一本正经而又拘板，体现联合王国军政两界最高贵、最杰出、最显赫的所有人物观众还会发现，英国舰队绝没有被遗忘；烟雾下即使不见“维多利亚-阿贝特号”王家游艇，至少玻璃窗上画出了船只，让人以为望见了斯皮特黑德停泊场。如果眼神儿好的话，无疑能分辨出“女巫号”游艇，只见甲板上站着海军将领，每人都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另一只手拿着话筒。

说句公道话，托恩皮泼讲这种场面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绝没有欺骗他的观众。这一场景，实实在在让人省了一趟怀特岛的旅行。看到这样奇观，不仅孩子目瞪口呆，而且从未出过康诺特郡，也未出过韦斯特波特一带的上年纪的人，也都啧啧称赞。也许本堂神甫还是在心中暗笑，而药店杂货店老板却不掩饰地说，这些人物足可以以假乱真，尽管他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些真人。面包店老板则承认，这超出了他的想象，他不相信英国朝廷的一次晋见，竟有如此富丽堂皇的排场。

“夫人们、先生们，要知道，这还不算什么！”托恩皮泼又说道：“你们估计，这些王室成员和其他人，肯定不会动……错啦！他们是活的，跟你

---

原文为英文。

巴涅尔（1846—1891），爱尔兰政治家，1875年，他刚刚当上议员。

说，是活的，就像你们和我一样，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在此之前，我冒昧地绕场子转一小圈儿，请每人慷慨解囊。”

对耍把戏的人和观众来说，到了关键时刻，收钱的木碗开始在人群中穿行了。照一般的规律，街头演出的观众分两种：一种不想掏腰包，干脆走开；另一种还要白看热闹，站着不动。这后一种人占大多数，这是不足为奇的。还有一种，就是肯解囊的人，但为数极少，可以忽略不计。这情景再明显不过了，托恩皮泼“绕场转一小圈儿”，想尽量挤出个笑脸，结果只露出狞笑。他这张獐狗脸，这双凶恶的眼，这张想咬人而不想亲人的嘴，怎么可能做出别种表情呢？……

自不待言，站着不动的这帮破衣烂衫的孩子身上，连两个铜钱都搜不出来。至于观众，受演木偶戏艺人吹牛的诱惑，也只想观看不想付钱，都扭过头去了事。仅仅五六个人掏出几枚小钱，凑在一起不过一先令三便士，托恩皮泼撇了撇嘴收下了……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如此，等下午演出再说，也许能多收点儿，节目既已宣布就照演，没必要把钱还回去。

于是，目瞪口呆的赞赏变为喧闹的喝彩。他们又是鼓掌，又是跺脚，嘴上嗷嗷直叫，声音一直能传到码头。

其实，托恩皮泼朝箱子里捅了一棍子，引起一声呻吟，但是没人留意；突然，整个场面动起来，简直是个奇迹。

木偶受内部机制的推动，好像真具有生命了。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没有离开宝座，这似乎不合礼仪，她甚至没有站起来，但是她的头却动弹，摇晃着王冠，权杖一抬一放，就像打拍子的乐队指挥棒。王族成员则一齐转过身来，又转过去，相互鞠躬；而那些公爵、侯爵、从男爵都鱼贯而行，特别彬彬有礼。首相冲格莱斯顿先生躬身施礼，对方也同样回敬。在他们之后，奥康内尔沿着看不见的沟槽，神态庄严地走上前，跟在后面的剑桥公爵好像在走性格舞步。其他人物随后漫步；护卫骑队的马匹仿佛不在宫室，而在奥斯本城堡的院子里，蹄子乱刨，甩动尾巴。

整个场面运转有音乐伴奏，只听缺少不少升降半音的八音琴发出低沉刺耳的乐声。帕迪十分喜欢音乐艺术，因此亨利八世在绿色埃林的徽章上加了竖琴图案。尽管他们觉得亲爱的爱尔兰的曲调胜过《上帝保佑女王》和《英国统治》，可他们又怎么能爱听这样的音乐呢？

这场木偶戏确实很精彩，对于从未见过欧洲大剧院演出的人来说，这足以令人赞叹不已。大家看到活动的木偶，欢喜雀跃的样子难以描摹，用行话来讲，就是一群“音乐舞蹈狂”。

有时，由于运转机制的作用，女王的权杖猛然放下，打到首相弓圆的脊背，观众的欢呼就变本加厉了。

“他们是活的！”有人说道。

“就差会说话了！”另一个人应道。

“这并不可惜！”药店老板插了一句，他闲暇的时候是民主派。

他的话有道理。瞧吧，这些木偶正发表演说呢！

“我倒想知道，是什么让这些人物动起来的。”面包店老板则说道。

“是魔鬼！”一名老水手附和一声。

“对，是魔鬼！”几个老太婆嚷道，她们半信半疑，一边划十字，一边

扭头看本堂神甫；本堂神甫看演出，却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

“魔鬼怎么可能呆在这箱子里面呢？”一个以天真出名的高个子小伙计问道，“……魔鬼……”

“魔鬼不在里面，那就在外面！”一个老太婆嚷道。“就是给我们演出的这一个……”

“不对，”药店老板一本正经地回答，“您也清楚，魔鬼不会讲爱尔兰话！”

这是一个真理，帕迪都没有异议。的确如此，托恩皮泼能讲一口地道的当地话，就不可能是魔鬼。

毫无疑问，这件事如果根本不是巫术，那就得承认里面有一种机械在推动这小小的木偶世界。然而，谁也没有看见托恩皮泼上发条。还有一件怪事，也没有逃过本堂神甫的眼睛：人物活动一开始慢下来，艺人朝毯子遮盖箱子里抽一鞭子，就足以让全场重新活跃。而抽一鞭子，总要引起一声呻吟，究竟是打谁呢？

本堂神甫想弄明白，就问托恩皮泼：

“您这箱子里有条狗吗？”

那人瞧了他一眼，皱起眉头，觉得这话问得唐突。

“有东西就有东西！”托恩皮泼答道。“这是我的秘密……没必要告诉别人……”

“您认为没必要，”本堂神甫回答，“可是我们却有权猜想，是一条狗推动您这机械……”

“对呀！……一条狗，”托恩皮泼气哼哼地答道，“箱子里有一条狗推动……得需要我多少时间、多大耐心训练起来！……费那么大劲儿，我得到什么回报呢？……还不到给本堂神甫做一场弥撒费用的半数！”

托恩皮泼这话刚说完，机械就戛然而止，观众极为扫兴，他们的好奇心远远还没有满足。耍木偶戏的人正要合上箱盖，说是演出结束了，药店老板却上前拦住：

“您能稍等片刻吗？”

“不能。”托恩皮泼生硬地回答，他已看出自己被怀疑的目光包围了。

“保证好收入，给您两先令还不行吗？”

“两先令不行，三先令也不行！”托恩皮泼高声说道。

他只想走掉，然而观众却根本不愿放他走。这时，大狗得到主人的旨意，驾着车要拉走，忽然长长一声呻吟伴随着抽泣，仿佛从木偶箱里传出来。

于是，托恩皮泼大怒，又像头一回那样喊道：

“还不住口，狗崽子！”

“里面根本不是狗！”本堂神甫拉住车说道。

“就是狗！”托恩皮泼反驳。

“不对！……是个孩子！……”

“孩子……孩子！……”在场的人跟着重复。

观众的情绪产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现在不再是好奇，而是怜悯，并以不太友善的态度表现出来。一个孩子，装在从侧面打开的箱子里，在他牢笼里无力活动，一停下来就挨鞭子！……

“孩子……孩子！……”大家用力喊道。

托恩皮泼寡不敌众，还想负隅顽抗，要推走小车……这是妄想。面包铺

老板抓住一边，药店老板抓住另一边，小车摇晃得十分厉害。朝廷从未这样欢乐过，几位王爷乱撞王妃，公爵撞倒侯爵，首相摔倒在地，引起内阁垮台，总之，如果怀特岛发生地震，奥斯本城堡颠荡的程度也不过如此。

尽管托恩皮泼气急败坏地挣扎，大家也很快将他制住。所有人都上了手，搜查了小车，药店老板钻到两个车轮之间，将一个孩子从箱子里拉出来……

不错！一个小孩，约有三岁，脸色苍白，病瘦羸弱，双腿留下条条鞭痕，只剩下一口气了。

韦斯特波特没人认识这个孩子。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小把戏就这样上场了。他落到这个残暴的人手中，而这人又不是他父亲，因此很难了解他的身世。事实上，孩子刚生下九个月，就在多尼戈尔郡一个小村庄街上，被托恩皮泼捡走的，大家也看到，这个刽子手如何使用他。

一位善良的女人将他抱在怀里，想法儿把他唤醒。众人围拢上来，这个可怜的小松鼠，样子挺招人喜欢，甚至显得挺聪明，可是被塞进木偶箱子下面，要拉动笼子来谋生。谋生……在这样小小年龄！

他终于睁开眼睛，一瞧见托恩皮泼，脑袋就仰到后面。托恩皮泼走上前要夺回孩子，怒气冲冲地喊道：

“把他还给我！……”

“您是他父亲吗？”本堂神甫问道。

“对……”托恩皮泼回答。

“不……他不是我爸爸！”孩子嚷着，紧紧抓住那女人的胳膊。

“他不是您的孩子！”杂货店老板喝道。

“他是拐走的孩子！”面包铺老板也说道。

“我们不能把他还给您！”本堂神甫说道。

托恩皮泼还不肯善罢甘休，他满脸涨红，眼睛射出怒火，控制不住自己，准备要“以爱尔兰的方式练一练”，也就是说要动刀子，可是两个壮小伙子扑上来，夺下他的家伙。

“赶走他！……赶走他！”女人连声喊道。

“从这儿滚开，无赖！”杂货店老板说道。

“别让人在这郡里再见到您！”本堂神甫用手指着他威胁道。

托恩皮泼朝狗猛抽一鞭子，小车便沿着韦斯特波特中心大街驶去。

“坏蛋！”药店杂货店老板恨道，“用不了三个月，我就让他跳齐尔曼汗小步舞！”

这是当地的说法，跳这种小步舞，就意味在绞刑架上最后蹬几下腿。

接着，本堂神甫问孩子叫什么名字。

“小把戏。”孩子十分肯定地回答。

从此以后，他便没有别的名字。

### 第三章 贫民学校

“13号，什么病？……”

“发烧。”

“9号呢？……”

“百日咳。”

“17号呢？……”

“也是百日咳。”

“23号呢？……”

“可能是得猩红热。”

奥包德金先生拿着保存完好的登记簿，将这些回答分别记在23号、17号、9号和13号上。有一栏专门记上病症、大夫诊视的时间、所开的药方、患者送进收容院时管理的条件。书写的名字用哥特体，号数用阿拉伯数字，药品用圆体字，处方用英文流行体，几处用蓝墨水打了工整的括号，用红墨水划出两条线，既是精妙的书法，又是簿记的杰作。

“这些孩子中间，有几个病情相当严重，”大夫补充道。“要叮嘱他们在运送途中别着凉……”

“对……对！……一定叮嘱！”奥包德金先生漫不经心地回答。“他们一离开这里，就同我毫不相干了，只要我的登记簿填写完整就行了……”

“还有，如果病症夺去他们的生命，”大夫拿起手杖和帽子又说道，“我估计，损失也不大……”

“同意，”奥包德金附和道，“我再把他们登记在死亡一栏里，他们的帐也就平了。按说，帐一平了，我觉得谁也不应该有怨言。”

大夫同对方握手告辞。

奥包德金先生是戈尔韦贫民学校的校长。戈尔韦小城坐落在海湾，在康诺特省西南，属于戈尔韦郡。只有在康诺特省，天主教徒才能拥有地产，而在那里也像在芒斯特一样，英国政府极力排斥非新教派的爱尔兰。

要知道，这个奥包德金先生是个怪人，他不配列入人类最仁慈的这一种。他身子又矮又胖，是既无青春，也不会有老年的单身汉，模样总是一成不变，头发不掉也不花白，一到人世就戴金丝眼镜，也最好让他带进坟墓里，他既不愁生计，也没有家庭之累，只有够活在世上的一点心肠，从未萌生过爱情、友谊、怜悯、亲善的感情。他这种人既不善也不恶，来到人世间既不行善，也不做恶，从未感到不幸，也从未感到别人的不幸。

奥包德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也乐于承认，他天生是当贫民学校校长的材料。

贫民学校，就是衣衫褴褛的孩子的学校。大家也看到了，奥包德金先生的登记簿以多么令人赞叹的准确性，证明了借方和贷方之间多么融洽。他的助手，首先要数克里斯大妈，一个烟斗总不离嘴的老烟鬼，还有一个原来的住宿生，现年十六岁，名叫格里普。格里普是个穷小鬼，长一对善良的眼睛，一副乐天派的相貌，鼻子微微翘起来，这是爱尔兰人的一种特征，比起收容在这种封闭学校的绝大部分穷孩子，他要胜出百倍。

这些穷孩子，不是孤儿就是被父母遗弃，大部分从未见过父母，生在水沟边或路边，是在大街上和大道上收容来的流浪儿，等长到干活的年龄，就再回到大街大道上。真是社会的渣滓！道德堕落到何等地步！真是人的怪胎聚在一起，要化为魔鬼！的确如此，随便往街道石缝里撒的这些种子，能长

出什么来呢？

算起来，戈尔韦学校有三十名学童，从三岁到十二岁，全穿着破布片，天天吃不饱肚子，只靠公众施舍的剩余活着。正如刚才看到的，好几个孩子患了病，而且事实上，在当地死亡人口中，这些孩子占很大比重——照那位大夫的看法，这并不是什么重大的损失。

如果怎么关怀，怎么教育，也不能阻止他们变成坏蛋，那么大夫的话还是有道理。然而，这些可悲的皮囊里，也有一颗灵魂，如果有人献身于教育的使命，引导得好，也许能让这样的灵魂向善。不管怎么说，要培养这些不幸的孩子，就得换教师，而奥包德金先生这种可悲的典型木头人绝不能胜任；这种木头人并不少见，爱尔兰这穷地方有，别的地方也有。

小把戏是这所贫民学校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四岁半，可怜的孩子！他的脑门儿一定印着法语这句令人痛心的话：生不逢时！大家知道，他先是受托恩皮泼的虐待，充当摇动的曲柄，后来，多亏韦斯特波特几位善良妇女的怜悯，逃脱那个刽子手，现在住进戈尔韦的贫民学校。他再离开学校的时候，不是还要沦落到更坏的境地吗？……

自不待言，本堂神甫是出于善意，将这可怜的孩子从耍木偶艺人手中夺过来，可是寻找他的生身父母毫无结果，最后只好放弃。小把戏只记得这样情况：他生活在一个凶恶女人的家中，有一个常常拥抱她的小姑娘，还有一个小姑娘死去了……这情况发生在什么地方呢？……他不知道。谁也说不得他究竟是弃儿，还是被拐走的孩子。

他被韦斯特波特人收留之后，有时受到这家照顾，有时又受到那家抚养。妇女都同情他的命运。大家让他保留了小把戏这名字。有的人家收留他一周两周。就这样过了三个月。然而，这个教区不富裕，许多穷苦人需要救济。教区里若是有一所儿童救济院，这个孩子就有地方呆了。可惜没有，只好把他送进戈尔韦贫民学校，在坏孩子堆里生活了九个月。他什么时候离开，离开之后又会怎么样呢？世上这些一贫如洗的人，从小就生活无着，每天吃饭都保证不了，总面对生死问题，而这问题经常是没有答案的。

九个月来，小把戏就是三个人来照顾：一个是半呆痴的老太婆克里斯，一个是听天由命的可怜的格里普，另一个是收支平衡器的奥包德金先生。幸而他身体素质好，抵御了许许多多导致夭亡的诱因，名字还没有上校长的大登记簿，列入麻疹、猩红热和其他儿童病症栏里，否则，他的帐早就结清了……埋进穷人的公共墓穴里。

在体格方面，如果说小把戏经受这种考验，能安然无恙的话，那么在智力和道德发展方面，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同英国人所说的这些“流氓”打交道，同这些肉体和精神的小恶鬼为伍，怎么能顶得住呢？他周围的这些孩子，有些不知生于何处，也不知父母是谁，其余大部分父母不是在感化院，就是已经处死了！

其中有一个孩子，母亲甚至也“服过苦役”，送到澳大利亚海中的诺福克岛，父亲因杀人而判处死刑，在新门监狱由著名的贝里亲手处决。

这孩子名叫卡凯尔，有十二岁，似乎已经注定要步他父母的后尘。在贫民学校这伙可恶的孩子圈里，卡凯尔成为重要人物，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人坏，又教人坏，颇受尊敬，既有奉承者，又有同伙，是最坏的孩子公认的头儿，总准备搞恶作剧，等学校把他像渣滓一样扔在大路上，就要犯罪了。

简而言之，小把戏对卡凯尔只感到一种憎恶，总瞪着惊奇的大眼睛望着

他。想想看！一个上绞刑架的人的儿子！

一般来说，这类学校不像现在的正规学校这样，空间都有数字规定。容器同里面装的东西相适应。这里草铺当床，床铺一下子就能收拾好：甚至都不用翻动。食堂呢？有什么必要，不就是啃点面包，吃几个土豆嘛，而且并不能天天吃饱。至于教育的内容，则由奥包德金先生负责给戈尔韦这些穷孩子安排，要教他们认字，写字和算数，但他对任何人也没有硬性要求。孩子们跟他学了两三年，挑不出十个人能看懂一张布告。小把戏虽然年龄最小，却跟他的同学相反，对学习颇感兴趣——这给他招来无数挖苦话。一个

聪明的儿童渴望长知识却学不到，这多么可悲，社会又该负多大责任啊！一个孩子的头脑也许天生出好苗子，但最后结不出好果来，谁晓得这是未来的多大损失？

如果说学校的学员不大用脑子，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双手不勤快。搜集点儿劈柴过冬，到行善人家乞讨些破衣裳，捡点儿马粪牲口粪卖给农户，赚几文钱——奥包德金为这种收入单独立本帐——到街头巷尾翻垃圾堆，尽量赶在狗的前边，必要时就同狗展开争夺战，这就是孩子们每天的营生。至于游戏，娱乐，一样也没有，唯一的乐子，就是用指甲相互抓，用手相互掐，用嘴相互咬，用脚相互踢，用拳头相互打，还常常捉弄格里普。不错，这个忠厚的小伙子不大在乎这种恶作剧，这就助长了卡凯尔及其一伙人的气焰，他们对他极尽卑劣残忍之能事。

贫民学校唯一比较洁净的房间就是校长办公室。自不待言，他从不放任何人进去。一放孩子进去，他的登记簿很快就会被撕烂，一页一页随风散失。因此，他的“学生”跑到校外去游荡、胡闹，他倒觉得蛮好，看见他们因为想吃饭睡觉而回校总嫌回来得太早。

小把戏思想正经，本性又和善，就最受欺负，不仅遭到卡凯尔和五六个同样坏孩子的愚蠢嘲弄，还遭到他们拳打脚踢。他并不抱怨。唉！自己怎么没有力气呢？若是有劲儿，看谁敢惹他，看他怎么以拳还拳，以脚还脚，他心中郁积多少怒火，只恨自己太弱小，无力自卫。

不过，他是极少出校门的，当那些淘气精跑到外面去游逛，他能得到点清静就太高兴了。但是，这也势必损害他的福利，须知他若是出去，就可能捡到块什么啃啃，用人家施舍的两三个铜钱买一块烤过头的蛋糕吃。然而，他讨厌这么干，不愿向人家伸手，不愿跟着车子跑，以便讨点儿小钱，尤其不愿从货架上偷点小玩意儿；天晓得其他孩子不会这么干！他绝不干！宁肯跟格里普呆在一起。

“你不出去？”格里普问他。

“不出去，格里普。”

“今天晚上，如果你什么也没有带回来，卡凯尔要打你的。”“我宁愿挨打。”

格里普对小把戏有好感，也知道这种好感是相互的。他不乏智力，会读书写字，就试图把他所学到的教给这孩子一点儿。这样一来，小把戏自从到戈尔韦之后……学习就有了进步，至少在阅读方面，可以指望给他老师增光。

应当补充一句，格里普知道许多有趣的故事，兴致勃勃地讲给他听。

在这昏暗的地方发出格格笑声，小把戏觉得，这个忠厚的小伙子往这黑暗的学校投入一束阳光。

我们的主人公特别恼火的是，其他人责怪格里普，把他当成捉弄的目标。

然而格里普，我们再说一遍，他却逆来顺受，表现出一种极富哲理的隐忍。

“格里普？……”小把戏有时对他说。

“干什么？”

“他很坏，卡凯尔！”

“对……很坏。”

“你干吗不揍他？……”

“揍他？……”

“也揍其他那些？”

格里普耸了耸肩膀。

“你还不够强壮吗，格里普？……”

“不知道。”

“可是，你的胳膊长，腿也长呀……”

不错，格里普个头儿高，瘦瘦的，活像根避雷针。“怎么回事，格里普，你干吗不揍他们，那些坏家伙？”

“噫！不值当！”

“哼！我若是有你这胳膊，你这腿脚……”

“小家伙，有这样的胳膊腿，”格里普答道，“最好也应当用来干正事。”

“你这样认为？……”

“就是。”

“那好！……我们就一起干吧！……你说呢？……我们试一试……行吗？……”

格里普十分愿意。

有时，两个人出去。格里普打出去办事儿，就带着这孩子。小把戏衣不蔽体，上衣成了破布片，裤子全是洞，帽子没顶，脚上的牛皮鞋底是用绳子捆住的。格里普也衣衫褴褛，穿得并不比他好。两个人倒很相配。如果天气晴朗，那就更好了；然而，在爱尔兰北方几个郡，晴天就跟帕迪小屋里一顿美餐那样少见，经常下雨，下雪，两个可怜的孩子半光着身子，脸冻得发青，眼睛被寒风吹得生疼，双脚吃在雪里，大的拉着小的跑步取暖，看见着实令人可怜。

他们俩就这样沿着西班牙乡镇风格的戈尔韦街道游荡，独自走在冷漠的人群里。小把戏特别想知道各户人家里面是什么样子，隔着安有铁条而关着的窄窗户，隔着放下的百叶窗帘，根本看不见里面。在他的想象中，那是保险箱，里面装满一袋袋银币。旅客乘车来往的旅馆，尤其是王家旅馆，若是能参观一下豪华的客房该多有意思！然而，仆役会把他们当狗一样赶走，或者更糟，把他们当成乞儿，因为一般来说，狗还能受到抚摸呢……

有时，他们停在店铺前面；上爱尔兰这种小镇的商店货物再怎么不齐全，他们却觉得那里摆着难以计数的财富。他们穿着破布片，看到这陈列的服装，该投去多么羡慕的目光，他们几乎光着脚走路，到了那边鞋店，又要投去多么渴望的目光！穿上一套量体裁制的新衣，一双量尺码的好皮鞋，他们一辈子能有这种享受吗？恐怕没有，他们跟许许多多穷苦人没什么两样，命里注定捡人家丢弃的，破衣烂衫和残羹剩饭。

还有肉铺，钩子上挂着一扇扇牛肉，够贫民学校所有人吃一个月的。格里普和小把戏望着那肉扇，嘴张得老大，感到肠胃痉挛，十分疼痛。

“嘿！”格里普拿出快活的声调，说道，“小家伙，就吧嗒嘴吧！……”

就好像你在大吃大嚼！”

碰到面包作坊、糕点铺，他们就站住，看着散发热腾腾香味的大面包，或者能引过路人嘴馋的蛋糕和别的点心，他们站在那里呲着牙，舌头舔着口水，嘴唇直蠕动，完全是一副饥饿的面孔。小把戏往往咕哝道：

“那一定很香！”

“没错儿！”格里普附和。

“你吃过吗？”

“吃过一回。”

“唉！”小把戏叹了一口气。

他从未吃过，无论在托恩皮泼那里，还是从贫民学校收留他之后。

有一天，一位夫人可怜他那苍白的小脸，问他想不想吃一块蛋糕。

“我还是喜欢吃面包，太太。”他回答。

“为什么呀，孩子？……”

“因为面包要大得多。”

然而格里普那回，给人跑事儿得了几便士赏钱，就买了一块糕点吃，那一块糕点的价钱，可以维持他一周的生活。

“香吗？”他问小把戏。

“唔！……好像是甜的！”

“我想你说得对，是甜的，”格里普也说道，“还别说，真放糖啦！”

有几次，格里普和小把戏一直走郊区索尔特希尔，从那儿远眺，能望见整个海湾，那是爱尔兰风景最美的一个地方，有阿伦三岛，坐落在维戈湾口，形状如三个锥体——又一同西班牙相似之处——而在背后，则耸立着巴伦和克莱尔野山，以及洛赫悬崖峭壁。然后，他们又回港口，沿着码头走；当时开始建新码头，打算把戈尔韦建成一条远洋航线的起点，这是欧洲和美国之间最近的航线。

他们一望几条船停泊在海湾和港口，就觉得受到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大概猜想对待穷人，大海可能不如大地这么残忍，大海会向他们提供一种更有保障的生活，也就是远离城市恶臭的破屋，在海洋的新鲜空气中活得更好，而且海员这一行顶呱呱，孩子干上能保证健康，长大成人又能保证饭碗。

“在那些船上航行，格里普，拉起大帆，一定非常痛快！”小把戏说道。

“你还不知道，正是这个吸引我！”格里普连连点头。

“那么，你干吗不当海员呢？”

“你问得对……我干吗不当海员呢？”

“你会走很远……很远……”

“也许以后能当上！”格里普答道。

总之，他没有当上海员。

戈尔韦港是由河口构成，这条河发源于洛赫—科里布，注入海湾。在一座桥那边的河对岸，展现一个奇特的村庄科莱达赫，有四千居民，全是打渔的，长期享有村镇自治，在老宪章中，其村长相当于国王。格里普和小把戏有时一直走到科莱达赫。小把戏怎么不长成一个脸被海风吹得黑黑的、这样活泼强壮的小伙子呢，他怎么不是加利西亚人血统，有一个跟她丈夫似的样子有点野性的母亲呢！不错！他羡慕这群特别健康的孩子，觉得他们真比爱尔兰其他村镇的孩子幸福……他很想过去拉拉他们的手……可是又不敢，他穿得太破，怕人家看见他走近，还以为他要人施舍呢。万般无奈，他就避开，

眼里漾出一大滴泪珠，只好拖着掉底儿的牛皮鞋去市场，大着胆子瞧亮晶晶的鲭鱼、灰不溜秋的鲱鱼；科莱达赫的渔民只捕这两种鱼。至于龙虾、大螃蟹，海湾石缝里多得是，但小把戏不相信能吃，尽管格里普一口咬定，根据他听人说的：“那些虾蟹壳里装的是奶油蛋糕。”也许终有一天他们自己会弄明白的。

两个孩子出城游逛完了，便沿着狭窄肮脏的街巷，回到贫民学校区。他们从破烂房舍中间走过：戈尔韦就是这样一个城镇，一场地震就能毁掉一半。不过，废墟也有其魅力，只要是岁月造成的。然而这里，是因为缺钱而没有建成的房子，这些建筑刚开工就停了，秃墙一道道裂开，总之，这是遗弃的产物，而不是世纪的作品，只能给人以一种凄凉之感。

然而，比戈尔韦穷苦街区还要悲惨的，比城郊最破旧的房舍还要糟糕的，那就穷困将小把戏及其伙伴投进去的居所，又拥挤又龌龊，既惨不忍睹，又令人憎恶。因此，格里普和小把戏到了返校的时间，也并不急于回去。

#### 第四章 埋葬一只海鸥

小把戏在穷孩子这样堕落的环境里艰难度日，有时不是也要退步吗？一名儿童受到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照顾，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幼小的身心放开发展，就不会考虑过去，也不会担心未来，这是可以想象的，也理应如此。唉！如果过去经历的唯有苦难，那么就不是这种情况了。瞻念前途。完全是一片黑暗，回顾之后，还要往前看。

小把戏若是回溯一两年，重又看见什么呢？重又看见托恩皮泼那个粗野残暴的人，那个冷酷无情的恶棍，有时他真怕在街头或大道上撞见，害怕那家伙张开大手再将他抓走。接着，又浮现一种模糊而可怖的记忆，想起一个虐待他的那个狠毒女人，但是也有一个令他安慰的形象，一个把他放在膝上摇晃的小姑娘。

“我相信我还记得她叫西茜。”有一天他对格里普说道。“多美的名字！”他的伙伴回答。

老实说，格里普确信那个西茜可能只是这孩子的想象，因为始终打听不到她的消息。不过，他一流露出怀疑真有那女孩存在的神色，小把戏就要发火。真的！他在脑海里又见到她……难道不会有那么一天，他又找见她吗？……她怎么样了……她还在远方……在那泼妇家生活吗？……有许多许多公里将他们二人隔开吗？……她很爱他，他也爱她……这是他遇见格里普所产生的头一份感情，他谈起来，就像讲一位大姑娘……她又温柔又善良，给他爱抚，给他擦眼泪，还给他亲吻，分给他土豆吃……

“那个泼妇打她的时候，我真想上前保护她！”小把戏说道。

“我也一样，我想我会拼命的！”格里普这样回答，是要让这孩子高兴。况且，这忠厚的小伙子，如果说受到攻击不大自卫的话，需要的时候，他却肯保护别人，而且，他也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当场教训了那个净欺负小把戏的坏小子。

小把戏进入贫民学校的头几个月，有一个星期天，他受种声的吸引，就走进戈尔韦大教堂。应当承认，他进大教堂纯属偶然，因为，大教堂深陷在泥泞狭窄街道的迷宫里，就连游客也很难发现。

孩子进到教堂，又羞愧又害怕。他衣不蔽体，若是让可怕的教堂执事瞧见，肯定不准他呆在教堂里。他听见唱诗和管风琴伴奏，看见祭坛上的神父穿着镶金的教袍，以及明如白昼的长蜡烛，真是惊叹不已，简直给迷住了。

小把戏没有忘记，韦斯特波特本堂神甫有几次对他说起上帝——上帝是万灵之父。他还记得那个耍木偶戏的说出上帝的名字，总伴随不堪入耳的诅咒，这种回忆在宗教仪式中搅乱他的思想。然而，他在大教堂的拱顶之下，躲在一根大柱后面，感到一种好奇心，窥视那些神父，就像观看士兵。继而，在铃声中举扬圣体时，全体都恭身礼拜，小把戏趁人发现之前赶紧离开，从石板地上溜走，就像钻回洞的一只小老鼠，一点声响也没有。

小把戏从教堂回校，对谁也没有透露一点儿，甚至对格里普也没有讲；况且，格里普并不明白那些早弥撒晚祷意味什么。不过，小把戏第二次进了教堂之后，等跟前只有克里斯的时候，就大着胆子问她上帝是怎么回事。

“上帝？……”老太婆应了一声，她转动着可怕的眼珠，从黑土烟斗里一口口喷出呛人的烟。

“对……上帝？……”

“上帝，”老太婆说道，“就是魔鬼的兄弟，他往魔鬼那里打发这些不

老实的穷孩子，好扔进地狱大火里烧掉！”

小把戏听了这样回答，脸都吓白了，他虽然特别想了解充满火焰和孩子的地狱在哪里，却又不敢问克里斯了。

可是，他头脑里总想这事儿：这个上帝，似乎只有惩罚儿童这样一个营生，而且惩罚的方式多么可怕，能相信克里斯的这种话吗？

不过有一天，他惶惶不安，就要同他朋友格里普谈谈。

“格里普，”他问道，“你听人说过地狱吗？”

“听说过，老弟！”

“地狱在哪儿？”

“不知道。”

“说说看……是不是在那里烧死坏孩子，要在那里烧死卡凯尔？……”

“对……扔进熊熊大火里！”

“我呢……格里普……你说，我是坏孩子吗？”

“你？……坏孩子？……不……我认为不是！”

“那就不烧死我啦？”

“连一根头发也不会烧掉！”

“你也不是，格里普吧？……”

“我也不是……当然啦！”

格里普觉得有必要补充一句，说他这么瘦，不值当烧，还不够一把火的。

小把戏关于上帝就知道这点，有关教理就学了这些。不过，他小小年龄，单纯又天真，能够模模糊糊地感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是，如果说他不会按照贫民学校这个老太婆的告诫受惩罚，他却很可能按照奥包德金先生的训斥受惩罚。

奥包德金先生对小把戏的确不大满意：这孩子只登在消费栏里，没有出现在收入栏中，他是个费钱的……噫！费不多少，奥包德金先生——却不生产的孩子！其他人起码讨点儿，偷点儿，还能补贴一部分食宿费用，可是这个孩子却什么也带不回来。

有一天，奥包德金先生隔着眼镜狠狠瞪着他，严厉地责备他。

奥包德金先生是以帐房先生和校长的双重身份，这样训了他一通，孩子强忍着才没有流下眼泪。

“你什么也不想干吗？……”他问小把戏。

“怎么不想干呢，先生，”孩子回答。“您告诉我……要我干什么呢？”

“干点事付你的花费！”

“我很愿意，但不知道干什么。”

“在街上跟着行人……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差使……”“我太小，人家不用我。”

“那就到墙角去翻垃圾堆！总能翻到点什么东西……”“那些狗咬我，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劲儿……不能把狗赶跑！……”

“真的！……你总有手吧？……”

“有哇。”

“你总有脚吗？”

“有哇。”

“那好！你就在大道上追马车，搞几个铜板，既然你干不了别的事！”

“向人讨钱！”

小把戏一阵反感，这种建议太伤害他天生的自尊心。他的自尊心！对！正是这个词儿，他一想到伸手乞讨就脸红。“我干不了，奥包德金先生！”孩子说道。

“啊！你干不了？……”

“对！”

“你不吃饭能活吗？……不能！对吧！……然而，我要事先警告你，如果你不想出个办法谋生，总有一天我不给你饭吃！……现在，你滚吧！”

谋生……四岁零几个月！不错，他在耍木偶戏的人那里，就自己挣口饭吃了，可那遭多大罪呀！孩子“滚”开了，心情十分沉重。谁看见他呆在角落里，抱着胳膊，耷拉着脑袋，都会油然而生怜悯之情。对这可怜的孩子来说，生活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啊！

这些孩子，如果不是从小因受穷而变得愚钝，很难想象出他们会多么痛苦，对他们的命运怎么同情也不算过分！

受了奥包德金先生的训斥之后，又挨学校的淘气鬼的捉弄了。

他们感到这孩子比他们正经，就气得要命，极力怂恿他学坏，给他出坏主意，也给他拳脚吃。

尤其是卡凯尔，在这方面有用不完的鬼点子，他这样卖劲，完全出于邪恶的心理。

“你不愿意求人施舍吗？”有一天卡凯尔问小把戏。

“不愿意。”小把戏口气坚决地回答。

“好哇！愚蠢的畜生，不愿意要……那就拿吧！”

“拿……”

“对！……如果看见一位穿得好的先生，兜里露出手绢，那就凑上前，灵巧地拉手绢，手绢就自动到手了。”

“放开我，卡凯尔！”

“有时候，手绢还可能带出一个钱包来……”

“这是偷，这么干！”

“富人身上的钱包，装的可不是铜钱，而是先令、银币，还有金币，拿回来跟伙伴们分，你这没用的臭小子！”

“对，”另一个也说，“逃跑时还可以逗逗警察。”

“再说了，”卡凯尔补充道，“就是进牢房，那又怎么样呢？跟住在这里一样——甚至还要好些，在那儿还能吃上面包、土豆汤，而且管饱吃。”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孩子连声说，他在这群小流氓中间挣扎，像球儿一样被他们推来推去。

格里普进来，急忙把他从这帮人手里抢出来。

“你们就不能给我让这小家伙安静点儿！”他握紧拳头嚷道。

这回，格里普真的生气了。

“你知道，”他对卡凯尔说，“我不常打人，对吧，可是，我一动起手来……”

这伙小流氓丢下他们欺侮的人，是拿什么眼珠瞪着他，表示等格里普一走，他们就卷土重来，甚至下一次“一起收拾”他们两个！

“肯定，卡凯尔，你要被烧死！”小把戏说道，但口气里还有几分同情。

“烧死！……”

“对……在地狱……假如你还要坏下去！”

这句回答引起这伙不信教的孩子一阵嘲笑。有什么办法吧？卡凯尔要被烧死，这在小把戏的头脑已成为固定的念头。

不过，格里普庇护他，恐怕不会产生好的效果。卡凯尔及其同伙决心要报复学监和受他保护的人。

贫民学校这帮最坏的孩子，在角落里密谋，这绝不是好兆头。因此，格里普时刻监视他们，尽量不离开小把戏，夜晚还一直把他送上挨房盖的顶楼睡觉。小间陋室又冷又破烂，但是小把戏住在这里，至少避开了坏主意和虐待。

有一天，格里普带他去索尔特希海滩散步，前几次，他们高兴起来还下海游泳。格里普水性好，就教小把戏游泳。海水清澈见底，远处，很远处，航船悦目，只见点点白帆隐没在海天之间，啊！小把戏扎进这清澈的水中多么惬意！

两个孩子同隆隆扑向海滩的长浪搏斗，格里普抓住孩子的双肩，指示他头几个动作。

突然，从岩石那边传来真正豺狼的嗥叫，只见贫民学校的那伙孩子出现了。

他们一伙十二人，是全校最坏最凶恶的，领头的便是卡凯尔。

他们这样咋呼，这样嗥叫，是因为发现一只翅膀受伤挣扎逃走的海鸥。如果不是挨了卡凯尔投去的一石子，那只海鸥也许能逃掉。

小把戏惨叫一声，就好像那石子打在他身上。

“可怜的海鸥……可怜的海鸥！”他连声说道。

格里普火冒三丈，他正要给卡凯尔一次难忘的教训，却看见小把戏冲上海滩，闯进那伙孩子中间为海鸥求情。

“卡凯尔……求求你……”小把戏反复说道，“打我吧……打我吧……别打海鸥……别打海鸥！”

看到他光着身子，匍伏在沙滩上，四肢瘦得像麻杆儿，一条条肋骨都数得出来，他们用多么激烈的挖苦话嘲笑他啊！而他却不住嘴地叫嚷：

“饶了吧……卡凯尔……饶了海鸥吧！”

谁也不听，大家都嘲笑他的哀求。他们还追逐海鸥：那鸟儿挣扎着飞不起来，笨拙地跑，两只瓜子，极力想钻进岩石缝里。

徒然挣扎。

“坏蛋……怀蛋！”小把戏嚷道。

卡凯尔抓住海鸥一只翅膀，用劲一抡，抛向半空。海鸥落下摔在沙滩上。另一个人又把它抓起来，抛向卵石滩。

“格里普……格里普！……”小把戏连声呼叫，“保护它……保护它！……”

格里普冲向那伙小流氓，要把鸟儿夺过来……可惜太迟了。卡凯尔一脚踏在海鸥的头上。

他们笑得更厉害了，并且伴随着一片疯狂的欢呼。

小把戏气极了，再也忍不住——这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愤怒——，他拾起一个卵石，用全身力气掷向卡凯尔，正中他的前胸。

“哼！看我怎么跟你算帐！”卡凯尔叫嚷。

他抢在格里普前边，扑向小家伙，把他拖到水边，拳打脚踢，还把小把戏的头按在海浪里，险些把他溺死，而这工夫，其他人则揪

胳膊抱腿，把格里普拉住。

格里普掬这些坏小子的耳光，将大部分打倒在沙滩上嚎叫，终于挣脱，又冲向卡凯尔。卡凯尔和他一伙人慌忙逃窜。

海浪退去，很可能将半昏迷的小把戏带走，幸而让格里普抓住并拉上岸了。

格里普用力给他按摩，使他苏醒过来，给他穿上破衣衫，拉起他的手，说道：

“走吧……走吧！……”

小把戏又登上岩石，找见摔死的海鸥，便跪在那里，止不住热泪盈眶，他在沙滩上挖了个坑，将鸟儿埋葬了。

而他本身，不是一只被遗弃的鸟儿又是什么……可怜的人形海鸥！

## 第五章 再说贫民学校

格里普回到学校，认为有必要让奥包德金先生注意卡凯尔及其同伙的行为。他绝不谈他们怎么捉弄他，其实大多时候他都视而不见。不谈这些，而是关于小把戏及其所受的欺侮。这回他们做得太出格，如果没有格里普的干预这孩子现在就成为一具尸体，在索尔特希尔海滩上随波浪翻滚。

格里普所得到奥包德金先生的全部回答，只是点了点头而已。他应当明白，这类事情与收支帐目毫不相干。见鬼！大帐本不可能开辟一栏登记打了几拳，再开辟一栏登记踢了几脚！算得再好，也不过添加三个石块和五只金翅鸟。奥包德金先生作为校长，固然有责任注视本校学生的行为，但是他作为帐房先生，只能将本校学监打发走。

从那天起，格里普就决意不让小把戏离开他的左右，也绝不让这孩子独自去大房间；他外出时，就把他锁在顶楼里，他的被保护人那里至少是安全的。

夏天几个月过去了，到了九月份，北方各郡的城乡就入冬了，而上爱尔兰地区的冬季，大雪、寒风、风暴和浓雾轮番肆虐，是由大西洋风从冰天雪地的北美洲吹向欧洲的。

戈尔韦湾两侧有山作屏障，就像夹在冰山之间，沿岸气候十分恶劣。对于既没有煤炭，也没有泥炭的人家来说，白天很短，夜晚特别漫长。也不必大惊小怪，贫民学校里的温度很低，也许奥包德金先生的房间除外吧……假如校长帐房先生不是在很热的房间，他那墨水缸里的墨水怎么能保持液体状态呢？……他签名不是没写完花饰就会冻住了吗？

这时不去街上，路上捡一切能与氧结合而发出热量的东西，更待何时呢。资源太贫乏，不妨承认，只能拾点树上折下来的枝子、丢在住户门前的炭渣、穷人在卸货码头争抢漏出来的煤屑。贫民学校的学生就是忙着拾这些东西，而拾者又何其多也！

我们的小男孩也投入这种艰苦的劳动，每天他都带回点烧柴。这总归不是乞讨来的。因此，炉膛好歹有点冒着浓烟的火苗，也只好将就了。全体学生衣衫褴褛，身子冻僵了，都挤在炉子周围，大孩子自然占好位置，而炉上锅里则煮着晚饭。那是什么晚饭啊！……面包屑、烂土豆、几块还挂点肉丝的骨头，这饭菜汤糟透了，只漂着几点油星儿，就像荤汤的眼睛。

自不待言，炉火前一向没有小把戏的位置，他也难得能分到一盘菜汤，老太婆把一锅稀汤都留给大孩子。他们像饿狗一般扑上去；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小份儿，都不惜张牙舞爪。

幸而格里普急忙把这孩子拉回洞穴，把分给自己的每餐挑最好的给他吃。当然，顶楼上没有火；不过，两个人钻进草铺里，紧紧靠在一起，也能抵御寒冷，最后还能进入梦乡，也许梦乡里温暖些吧？……但原如此。

有一天，格里普还真发了一笔小财。他沿着戈尔韦主要街道游荡，一位回到王家旅馆的游客求他去邮局寄一封信。格里普跑完这趟差使，得了一枚崭新的先令的赏钱。他给跑事儿得这点钱不算多，没必要当成多大资本，绞尽脑汁是买国家公债还是投入企业。没必要！如何投放是不言而喻的：大部分投入小把戏的胃里。小部分投入自己的胃里。因此，他买了配份儿的熟肉，享了三天口福，没向卡凯尔和其他人透露一点风声。这事可想而知，格里普什么也不想分给他们，因为他们有东西也从来想不到他。

此外，格里普遇见住在王家旅馆的那位游客，是件特别幸运的事：那位

可敬的绅士见他穿得太破，就从身上脱下一件很好的毛衣给了他。

不要以为格里普打算留给自己穿。绝不会！他只想着小把戏。在他破衣烂衫里穿上这件好毛衣，那也“太不像样”了。

“小把戏贴身穿上，就像有皮毛保护的一只绵羊。”这颗慷慨的心想道。

然而，小绵羊绝不让格里普为他舍出皮毛。二人推让，争论不休，最后想出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原来，那位绅士身体肥胖，他的毛衣能围格里普的身子两圈。那位绅士个头儿又高，他的毛衣能把小把戏从头包到脚。这样，长宽都拆下一部分，就可能多做出一件，两个朋友都得利。求那酒鬼克里老太婆拆开毛衣，再重新缝制，无异于请她扔掉烟斗。于是，格里普坐在顶楼里，集中全部智慧，自己动手改制。他给小把戏量了尺寸，显示出他一双巧手，做出一件像样的毛衣。剩下的只够做一件背心，固然没有袖子，但总归是件背心，这就不错了。

不用说，格里普嘱咐小把戏，要用破衣裳把毛衣遮盖住，不让其他人瞧见。他们若是发现，绝不会留给他，非撕烂不可。小把戏听话了，在冬季最冷的日子里，他如何赞赏这保暖的毛衣，我们就让他去考虑吧。

多雨水的十月份过后，十一月给本郡带来凛冽的寒风，寒风将空气中的水分聚成雪。戈尔韦街道上的积雪有两尺多厚。这就影响了每天去捡煤渣和泥炭。贫民学校里人都冻僵了，炉灶里没有烧柴煤炭，同样，胃这个炉灶也是空的，因为不是每天都生火做饭。

然而，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还要顶寒风，冒大雪，沿街在马路寻找，以供学校的需要。现在，从马路石头缝里什么也拾不到了，唯一的出路就是挨门讨要。当然，教区还是尽量帮助本区的穷苦人；可是在这苦难的时代，除了贫民学校，还有不少慈善机构都向教区伸手。

这些孩子从此落到挨门乞讨的地步，居民的怜悯心只要还未完全泯灭，对他们就不会以白眼相待。不过也要承认，在大多情况下，他们还想再去讨的时候，受到多么粗暴的接待和威胁，也就只好空手而返……

小把戏也不能不随大溜儿，然而，他每次停在一户人家的门口，拉了门锤之后，就感到门锤重重落到他胸口。于是，他不好意思伸手，只是问人家有没有什么差使交给他办。他这样至少避免了乞讨的耻辱……有什么差使交给这五岁的孩子，人家自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往往给他一块面包……他流着泪接过去。有什么办法呢？……肚子饿啊。

到了十二月，天气更加严寒，又十分潮湿。鹅毛大雪下个不停。走在街上很难辨清路。下午三点钟就得点亮路灯，淡黄色的灯光穿不透浓雾，就仿佛丧失了照明的功能。街上既没有轿车也没有板车行驶。行人寥寥，都匆匆赶回住所。小把戏冒着刺骨的寒风，眼睛冻得生疼，脸和手都冻青了，他紧紧抿住落层白雪的破衣裳，在街上跑着赶路……

难熬的严冬终于结束。1877年头几个月，天气下那么恶劣了。夏季来得太早，六月份天气就相当热了。

现在，小把戏到了五岁半了。8月17日这天他运气真好，拾到一样东西，这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晚上七点钟，他沿着通克拉达赫桥的一条小街回学校，心想他在外面转悠毫无所获，回去肯定要挨训。如果格里普没有保留点面包，这一晚上两个人就只好饿着肚子了。况且，这种情况也不是头一回了，每天等待定时吃饭，

有时就是一种推测。富人有这种定时吃饭的习惯，那再好不过，既然他们办得到。可是，一个穷鬼，能吃就吃上点儿，“不行就不吃！”格里普常这么说，他以这种哲学格言果腹，已经习以为常了。

小把戏正走着，离学校还有二百步远了，忽然绊到什么东西，整个人儿摔倒在铺石路上。他不是从高处摔下来的，倒也不疼。不过，他摔倒的当儿，绊脚的一件东西在他前滚走。那是一个粗陶大瓶，没有破碎，幸而如此，否则会把他的严重割伤。

我们的小男孩爬起来，摸索寻找四周，终于找到陶瓶，里面装有两三加仑。瓶口有个软木塞，只要拔出来，就会知道瓶里装的是什么。

小把戏拔出木塞，里面装的好像是杜松子酒。

天哪，这么多酒，够所有这些穷孩子喝的，而这天，小把戏准能受到大家的热烈的欢迎。

街上寂静无人，没人看见，离学校也就只有三百步远了。

然而，他却产生种种念头——这些念头不会出现在卡凯尔及其同伙的头脑里。这瓶酒不属于他，这既不是慈悲的馈赠，也不是扔到垃圾堆的废物，而是一件丢失的物品。毫无疑问，物主还要把它找到，这当然不大容易。不管怎么说，他的良心告诉他，他无权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他是本能地懂得这一点，因为奥包德金先生同托恩皮泼一样，从未教他什么是诚实。幸而这种孩子的心天生就有。

小把戏捡了东西倒为了难，就决定去同格里普商量；格里普肯定设法物归原主。不过，他抱着酒瓶上顶楼，关键是别让那些小无赖瞧见：他们才不管什么归还原主呢。两三加仑杜松子酒啊！……多大的意外收获啊！……到了夜晚，一滴也剩不下……对于格里普，小把戏就像对自己一样有把握。格里普不会动这瓶酒，他要把酒瓶藏在草铺下，次日在这个街区找失主。必要的话，他们两个就去挨家挨户敲，这回可不是伸手乞讨。

于是，小把戏走向学校，好不容易把酒瓶塞进破衣服里，弄得鼓出一个大包。

也是不巧，他刚到门口，就被突然出来的卡凯尔撞上，来不及躲开了。卡凯尔一见是他，而且他独自一人，便趁机跟他算索尔特希尔海滩上那笔帐，怪他当时招呼格里普当帮手。

因此，卡凯尔扑向小把戏，感到他破衣服里有个瓶子，就夺了过去。

“嘿！这是什么？”他嚷道。

“这个！……这不是你的！”

“这么说……是你的喽？”

“不……也不是我的！”

小把戏要推开卡凯尔，却让人家一脚踢倒，滚出三步远。

卡凯尔夺了酒瓶，回到大房间，这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而小把戏气哭了，只好跟进去。

他还要抗争，但是眼前没有格里普这个帮手，只能招来拳打脚踢，甚至牙咬！……直到克里斯老太婆干预进来。她一见酒瓶就嚷道：

“杜松子酒，杜松子酒，够大家喝的啦！”

小把戏还不如将这瓶酒留在街上，此刻失主也许能找回去，因为两三加仑杜松子酒能值好几个先令，甚至半个多银币；他早就该想到，要把酒瓶拿到格里普的顶楼，不可能不被人发现。现在才想到就太迟了。

至于去找奥包德金先生，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情，他可能受到好脸接待。可是一想去校长办公室，哪怕将门推开一点小缝儿……再说了，能有什么结果呢？……奥包德金先生就会让人把酒瓶送过去，而进入他办公室的东西就很难出来了。

小把戏无可奈何，就急忙上了顶楼去找格里普，以便把事情全讲给他听听。

“格里普，”他问道，“不能说捡着一瓶酒，就是自己的了吧？”

“不……我认为不是，”格里普回答。“怎么，你捡着一瓶酒？”

“对……我本来要拿给你，明天，我们俩在这街区打听……”

“是谁的东西吗？……”格里普接口道。

“对，找一找也许能……”

“可是，这瓶酒让他们抢去了吧？……”

“是卡凯尔！……我想阻止他……结果其他人……格里普，你下去一趟好吗？……”

“好，我下去，看看那瓶酒到底会落入谁的手里！……”

不料，格里普却出不去了。房门从外面锁住了。

怎么用力摇晃，房门也打不开，只招来楼下那伙人的欢叫：

“嘿！格里普！……”

“嘿！小把戏！……”

“为他们的健康干杯！”

格里普撞不开门，就按老习惯只好作罢，回过头来尽量平熄他同伴的冲天怒气。

“算啦！”他说道，“随他们便吧，那帮畜生！”

“噢！不最强壮就吃亏！”

“强壮又怎么样！唉，小家伙，这儿有土豆，我给你留的……吃吧……”

“我不饿，格里普！”

“不饿也吃了，然后钻进草铺里睡上一觉。”

唉！晚饭吃这么点儿东西，睡觉是最好的办法。

卡凯尔锁上顶楼的门，就是今晚不想让人打扰，把格里普反锁在屋里，他们就可以开怀畅饮那瓶杜松子酒了；而克里斯呢，只要有她一份儿，她就不会反对。

这样，每人都有杯子，轮番倒酒。那个叫嚷！那个喧哗啊！这伙小无赖，喝不了几口酒就醉了，也许卡凯尔例外，他已经有酗酒的习惯了。

不大工夫，大家就不行了。尽管克里斯对着酒瓶喝，可是瓶里酒才下去一半，这伙小无赖就沉入醉乡。喧闹，沸反盈天，也不能把奥包德金先生从惯常的冷漠状态中唤醒。他在楼上独对文件夹和登记簿，管他楼下发生什么事情呢！……哪怕最终审判的号角，

也不能转移他的注意力。

然而，时过不久，突发事件就把他从办公室里拉出来，而他那些帐本也遭了殃。

一瓶杜松子酒喝了一加仑半，下去四分之三，大部分坏小子都醉倒在草铺上，这里不用“粪堆”这个字眼。假如卡凯尔不别出心裁要烧热酒喝，他们就会躺在那里睡着了。

烧热酒，就相当于潘趣酒。没有朗姆酒，就把杜松子酒倒进炒锅里，点

起火苗，趁着滚烫喝下去。

这就是卡凯尔想出来的，引起克里斯和两三个还挺着的伙伴极大兴趣。不错，烧热酒还缺少些调料，但是，贫民学校的寄宿生是没什么挑拣的。

杜松子酒倒进锅里——这是克里斯老太婆唯一掌握的炊具——卡凯尔划着火柴，点着锅里的酒。

蓝色火苗一照亮大房间，还能站住的穷学生，都闹哄哄围住火锅。此刻，谁从门前街道经过，就会以为一群魔鬼占领了学校。的确，夜晚一到，这个街区就行人绝迹了。

忽然，大房间里一片亮光。原来，人一失足翻了锅，窜着火苗的杜松子酒洒在草铺上，直抛到最远的角落，登时各处火起，就好像点燃一大堆烟花。那些孩子，没有醉倒的，以及被大火的劈啪声从醉意中拉出来的，都急忙打开门，拖着克里斯老太婆冲到街上。

这时，格里普和小把戏也醒来，怎么也无法逃出顶楼；屋里灌满了烟，呛得人喘不上气儿。

有人已经发现了火光。几个居民拎着水桶，扛着梯子赶来。所幸学校孤零零的，风刮走的火苗，威胁不着对面的房舍。

这座古老的破房看来是保不住了，火已经将出口封住，要设法救出困在里边的人。

这二楼临街的一扇窗户打开了。

那是奥包德金先生办公室的窗户，大火很快就要蔓延上去，校长出现在窗口，他揪着头发，惊恐万状。

不要以为他在担心学生的安危……他甚至不考虑自身，也不考虑他所冒的危险……

“我的登记簿……我的登记簿！”他连声叫嚷，拼命地挥动胳膊。

他先是想从办公室的楼梯下去，可是看到火舌舔着台阶劈剥作响，又决定把登记簿、文件夹、办公用具从窗户扔出去。那些坏小子立刻冲上去践踏，让一页页随风吹散。奥包德金先生终于决定从搭在墙上的梯子逃命。

校长可以逃命，但是格里普和那孩子却逃不出去。顶楼采光只有一扇窄窄的天窗，通下面的楼梯在熊熊大火中一级一级坍落。草泥墙爆开，火星四溅，像雨点落到茅草房顶，贫民学校很快被大火吞没。

在火灾的嘈杂声中，格里普的呼叫声要高出几度。

“那阁楼里还有人吧？”刚到火灾地点的一个人问道。

那是身着旅行装的一位夫人。她在街拐角下了马车，携贴身女仆跑过来。

事实上，火势蔓延得极快，根本无法控制。因此，等校长一逃出来，大家认为房子里已经没人，就不再救火了。

“救人啊……救人啊！救那上面的人！”那位女游客又喊道，同时惊慌地挥动手臂。“拿梯子，朋友们，拿梯子……消防员！”

然而，墙壁要倒塌，怎么可能竖起梯子呢？房上浓烟滚滚，茅草盖像柴垛一般大火熊熊，怎么可能抵达顶楼呢？

“谁在那顶楼上？”有人问正忙着拾登记簿的奥包德金先生。

“谁？……不知道……”惊慌失措的校长回答，他只想着自己遭受的这场灾难。

继而，他忽然想起来：

“噢！……对了……有两人……格里普和小把戏……”

“可怜的孩子！”那位夫人高声说。“我的金钱、首饰，谁救了他们的命，我就全给谁！”

现在，根本无法冲进学校里。墙缝里喷出一束红火，里面一片火洞，劈啪山响，往下坍塌。风卷火焰就像一面旗帜的穗子，再过一会儿，贫民学校就要成为一个火洞，成为烟火的旋风。

突然，与顶楼天窗齐平的茅草房盖垮下去了。就在大火烧到顶楼地板的时候，格里普终于捣开壁板，拖着呛得半死的小男孩，爬上房架横梁，再爬到右山墙，始终抱着孩子，沿尖脊往下滑。

这时，大火冲破房顶，升腾而起，喷射无数火星。

“救救他……”格里普呼叫，“救救他！”

他朝街面把孩子扔下去，幸好一个男子用双臂接住，没让孩子摔在地面上。

格里普也随即跳下去，他几乎窒息了，滚到一面墙脚，而那面墙也忽然坍塌了。

那位女游客朝接住小把戏的男子走去，激动得声音颤抖地问：

“这个无辜的孩子是谁家的？”

“没有家！……是收养的孩子……”那男子回答。

“那好！……我要啦！……我要啦！……”她高声说着，将孩子接过来紧紧搂在胸口。

“夫人……”贴身女仆要阻拦。

“住口……爱莉莎……住口！这是个天使，从天上降到我怀里！”

由于这天使无父无母，也没有家，最好还是把他交给这位热心肠的漂亮夫人，于是，大家欢呼她的义举，而这时，一束火焰冲起，贫民学校余下的断壁全坍塌了。

## 第六章 利默里克

颇具戏剧性上场的这位好心肠妇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大家就是看到她冲进火里，舍命也要把这孱弱的孩子从死神手中抢救出来，谁也不必感到惊讶，她的举动极富舞台上的那种信念。她抱着孩子朝马车走去，老实说，即便是她自己的孩子，她也不会搂得更紧了。贴身女仆要她丢下这宝贵的累赘，但无济于事……绝不……绝不……

“不，爱莉莎，你别管！”她朗声重复道。“他是我的了……老天让我把他从那失火房子的废墟里拉出来……谢谢，谢谢，我的上帝！……噢！宝贝……宝贝！”

宝贝呛个半死，呼吸还困难，眼睛闭着，张着嘴喘息，需要空气，需要新鲜空气，他刚才几乎被火灾的浓烟窒息，现在又差点被他救命恩人旋风般的柔情窒息了。

“火车站，”她回到车上，对车夫说，火车站！……一枚金币……不能误了9点47分的火车！”

对这样许诺，车夫不会无动于衷：须知在爱尔兰，小费完全是一种社会惯例。因此，他赶马拉着他的“格罗来”奔驰，这称呼是指这种不舒适的古老车辆。

说到底，这位救苦救难的女游客是谁呢？小把戏交了多大的运气，才落到再也不会遗弃他的人手中呢？

安娜·威斯顿小姐是德鲁里—莱恩剧院的领衔主演，是撒拉·贝尔纳尔一类的人物，正巡回演出，现在到芒斯特省利默里克郡利默里克剧院演出。近日，她由贴身女仆，好唠叨却忠实的女友，冷面的爱莉莎·科尔贝特陪同，在戈尔韦郡游玩了几天。

这位演员是个杰出的女子，极受戏剧观众的爱戴；甚至幕落之后还下不了台，随时准备投入感情问题的表演，心捧在手上，完全敞开，如同张开的手，然而在艺术上一丝不苟，碰到胡乱干预时绝无商量的余地，当配角还是领衔主演都不含糊。

安娜·威斯顿在联合王国各郡名声很大，只待有机会到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去一展演技，也就是讲英语的地方才去演出，因为她自尊心极强，绝不肯在观众听不懂台词的剧院里充当木偶。

这一阵她主演一出现代剧，演到最后一幕主人公就得死去，连续演出十分疲劳，渴望休整一下，这三天来，就到戈尔韦海湾呼吸令人振奋的纯洁空气。旅游结束，这天晚上她前往火车站，要乘开往利默里克的火车，赶次日的演出，不料听见呼救声，又看见一片大火的反光，于是被吸引过去。那正是贫民学校失火了。

火灾？……这种“自然”火灾，比起舞台上用石松粉制造的火灾，不可同日而语，怎么能抑制住前往一观的渴望呢？于是，安娜·威斯顿小姐不顾爱莉莎的劝阻，吩咐马车停在街口，她观赏了这场火势的发展，要比剧场的消防员笑眼注视的火灾强多了。这回，整个布景都在大火中蜷曲坍塌，舞台的台仓也全烧了。此外，这场面也不乏趣味。形势复杂，就像在巧妙安排的一出剧中。两个人被困在顶楼上，而楼梯被大火吞没，没有出路了……两个男孩，一大一小……如果有一个小姑娘，也许更好些吧……于是，安娜·威

---

撒拉·贝尔纳尔（1844—1923），法国女演员，以金嗓子和艺术敏感著称。

斯顿小姐连声呼叫，她若是穿着防尘外衣，就会冲进去救他们，给这场火灾增添点新内容……不过，天窗周围的房子塌了，两个不幸的孩子，大的抱着小的，在浓烟中出现……啊！那大的，多么英勇，多有表演艺术家的姿势……动作的技巧多高，表情多么真实！……可怜的格里普！他还没有意识到，他产生这么大的艺术效果……至于另一个，“可爱的孩子”可爱！安娜·维斯顿小姐一再重复，那是一个天使穿过地狱的火焰！……真的，小把戏，你生来还是头一回让人比作天使，或者天上的任何一个仙童！

对！这场戏，安娜·维斯顿小姐一个细节也没有放过，她就像在舞台上那样朗声说道：“我的金钱、首饰，谁救了他们的命，我就全给谁！”然而，谁也没有冲出去，顺着摇摇欲坠的墙壁爬上要坍塌的房顶……最后，天使降下来，正好让人张开手臂接住……接着，他从那人手臂转到安娜·维斯顿小姐的怀抱里……现在，小把戏有了母亲，众人甚至肯定地说，大概她是个贵妇人，从贫民学校的大火中认出了自己的儿子。

安娜·维斯顿小姐躬身向鼓掌的众人致敬，根本不听贴身女仆说什么，抱着她的宝贝乘车走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个戏剧演员，才二十九岁，火红色的头发，热情的色彩，又有一副戏剧性的眼神，没有什么心计，就不能要求她控制自己的感情，像爱莉莎那样，凡事都保持分寸。爱莉莎·科尔贝特毕竟三十七岁了，金黄头发，为人冷淡，毫无姿色，侍候她这任性的女主人有好几年了。不错，这位女演员特立独行，总觉得自己是在舞台上演戏，沉浸在她那剧目的情节中。在她的心目中，生活中极寻常的情况，都是“戏剧的情景”，当眼前出现戏剧的情景……

自不待言，马车及时赶到火车站，车夫得到那枚金币的赏钱。现在，安娜·维斯顿小姐同爱莉莎单独在头等车厢里，可以放开表达她心中充满的真正母爱。

“这是我的孩子……我的血……我的生命！”她反复说道。“谁也休想从我手中夺走！”

私下讲一句：夺走这个无家可归的弃儿，谁能产生这种念头呢？

爱莉莎就说：“走着瞧吧，看这情况能持续多久！”

火车缓慢地驶向阿瑟里中转站，穿越由铁路同爱尔兰首都连起来的戈尔韦郡。头一段路程有十二英里，尽管这位女演员殷勤照料，讲了不少传统的亲昵话语，小把戏还是没有苏醒过来。

安娜·维斯顿小姐先是忙着给他脱衣裳，扔掉他那肮脏不堪的破衣服，只留下还有五六成新的毛衣，从旅行袋里掏出短上衣给他当衬衫，又把一件女式短外衣给他套上，还把披肩当作被子给他盖上。然而，这孩子似乎没有觉出他穿上了温暖的衣服，而且贴在比衣服还热的一颗心上。

终于到了中转站，有几节车厢摘钩，要开往戈尔韦郡的边界基尔克里。停车半小时，小把戏也还没有恢复神志。

“爱莉莎……爱莉莎……”安娜·维斯顿小姐高声说，“一定要看看火车上有没有大夫！”

爱莉莎虽说让女主人相信没有这种必要，她还是去询问了。

火车上没有大夫。

“哼！这些魔鬼……”安娜·维斯顿小姐回答，“他们从来不在他们该在的地方！”

“瞧您，夫人，这孩子没事儿！……如果您不搂得这么紧，使他憋气，

他迟早会醒过来的……”

“你这么认为，爱莉莎？……亲爱的宝宝！有什么办法呢？……我不会，我！……我从来没有过孩子……哦！我若是能让他吃我的奶就好啦！”

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小把戏长到这个年龄，也需要吃些营养更丰富的食物了。安娜·维斯顿不免遗憾自己没有奶水。

火车穿越克莱尔郡，这是抛入大海的一个半岛，北邻戈尔韦湾，南靠狭长的香农湾；不过，在苏赫梯山脚下开凿了一条三十英里的运河，就把这个郡变成了一个岛子。夜色沉沉，污浊的空气被强劲的西风扫荡干净。这不正是剧中的天空吗？……

“这天使，不会醒过来了吧？”安娜·维斯顿小姐不住口地高声说。

“您想听听我的吗，夫人？”

“说吧，爱莉莎，发发慈悲，说吧！”

“那好！……我看他睡觉呢！”

的确如此。

火车穿德罗莫尔，约午夜时分，到达克莱尔郡首府恩尼斯城，接着又经过克莱尔、纽马基特、六英里桥，终于到了边界，凌晨5点钟，火车驶入利默里克站。

途中，不仅小把戏一直睡觉，就连安娜·维斯顿小姐也挺不住，打起盹儿来，她醒来时发现，受她保护的孩子睁大眼睛正瞧着她。

于是，她又是抱，又是亲，反复说道：

“他活啦！……他活啦！……上帝不会那么残忍，把他给我之后，再把他从我手中夺走！”

爱莉莎也附和，说上帝绝不会残忍到那种程度。我们的小男孩几乎没有过渡阶段，就是这样从贫民学校的顶楼，进入漂亮的大套间，那是安娜·维斯顿在利默里克剧院演出期间下榻的乔治王家饭店。

利默里克郡天主教徒曾组织起来，抵抗新教的英格兰，在爱尔兰的历史上留下了英名。其首府忠于詹姆士一世王朝，抗拒凶猛的克伦威尔，受到难忘的围困，后因饥饿和疾病而被攻破，遭到血腥镇压，终归失败。也正是在这里签订了以此地为名的协议，确保爱尔兰天主教徒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和礼拜的自由。诚然，这些条款受到了纪尧姆·德·奥朗日的粗暴践踏。爱尔兰人长期承受残酷的讹诈，不得不重又拿起武器，尽管英勇不屈，又有法兰西革命政府派去霍什援助，但是正如他们所说，他们是“脖子套着绳索”作战，最后在巴利纳马克战败。

到了1829年，天主教徒的权利终于得到承认。这多亏了伟大的奥康内尔，他高举独立的旗帜，赢得了解法案，确切地说，将这法案强加给大不列颠政府。

这部小说既然以爱尔兰为背景，那就得允许重提一些令人难忘的话：这些话劈面抛给英国那些政客的话，但愿在这里不要视为

插曲，须知这已经刻在爱尔兰人的心上，在这个故事的一些章节我们能感到这种影响。

“内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耻，”有一天奥康内尔朗声说。“斯坦利是维新党的叛徒；詹姆斯·格雷厄姆先生，则是个更坏的东西；罗伯特·皮尔，更是一面杂色旗，有五百种颜色，而且颜色都不正，今天橘黄色，明天绿色，后天不黄也不绿，不过要当心，千万别让这面旗染上鲜血！……至于

威灵顿这个可怜的家伙，在英国给这个人立了雕像，简直荒唐透顶。历史学家阿利松不是指出他在滑铁卢惊慌失措吗？幸好他率领的部队英勇果敢，那是爱尔兰士兵。爱尔兰人忠于不伦瑞克王族，而王族却与他们为敌；他们忠于乔治二世，而乔治二世却出卖他们；他们忠于乔治四世，而乔治四世在同意他们解放时却连声吼叫；他们也忠于老纪尧姆，而内阁给他准备一个不能容忍的、血腥镇压爱尔兰的演说；最后，还忠于女王！因此，英格兰属于英格兰人，苏格兰属于苏格兰人，爱尔兰也属于爱尔兰人！”崇高的话语！……大家很快就会看到，奥康内尔的愿望是如何实现的，爱尔兰土地是否就属于爱尔兰人了。

利默里克还是蓝宝石岛的重要城市之一，尽管持拉利夺取了它的一部分贸易之后，它从第三位降到第四位。这城市有三万居民，街道规整、宽敞而笔直，效法美国城市街道的特点；店铺、商店、旅馆、公共建筑，都靠着宽阔的广场。不过，旅客一过托蒙德桥，瞻望了刻着解放协定的石碑，就会发现城区部分顽强地保持爱尔兰特色，展现着贫穷和废墟，有坍塌的城墙，有英勇不屈赛似雅娜·阿歇特的女人抵抗奥朗日王党，誓死保卫的“黑炮台”遗址。这种对照，比什么都更令人忧伤和愁怅！

显而易见，利默里克所处的位置，适于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和商业中心。香农河，“蔚蓝的河流”，为这城市提供通道，犹如克莱德河、塔米什河，或者默西河。如果说伦敦、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利用各自的河流，可惜的是利默里克却把它的河流闲置起来。

难得见到几只船，懒闲的河水白白流经城市的美丽街区，灌溉山谷的肥沃牧场。爱尔兰的流亡者应当把香农河带到美洲，美国人肯定会充分利用起来。

利默里克的整个工业，只限于生产火腿，尽管如此，这还是一座赏心悦目的城市；城中的女子格外美丽，在安娜·威斯顿小姐演出期间，是不难看出这一点的。

要承认，这样爱喧闹的女演员，私生活绝不会筑起密不透风的墙，不可能！有朝一日建筑师能办到的话，她们一定要造起全透明的玻璃住宅。不管怎么说，关于在戈尔韦发生的事情，安娜·威斯顿小姐无需隐瞒，她到达利默里克的次日，就在各沙龙大谈那所贫民学校。于是这事传开，说这位许多剧目的女主角冲进大火里救出一个小孩，对此她不置可否。也许她相信这是事实，正如吹牛的人最终也相信自己的大话那样。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她带了一个小孩回到乔治王家饭店，是个孤儿，她要收养，还要起个名字，因为这孩子没有名字，就连教名也没有！”

“小把戏！”当她问他叫什么的时候，他就这样回答。

很好哇！叫小把戏挺合适，她想不出更好的来，这比得上爱德华、阿瑟，或者莫蒂梅尔。况且，她开口闭口叫他“宝宝”、“宝贝”、“小宝贝”，以及在英国母亲常叫孩子的其他称呼。

我们还应当承认，我们这位小主人公根本闹不明白这一套，任由人摆布，不习惯爱抚也任由人爱抚，不习惯亲吻也任由人又搂又亲，不习惯穿漂亮衣服也穿上时髦服装，不习惯穿鞋也穿上新皮靴，不习惯烫头发也做成发髻，不习惯美味佳肴也任由人拉上宫廷般的餐桌，不习惯甜食也任由人往嘴里塞。

自不待言，这位女演员的男朋友女友蜂拥来到乔治王家饭店的套间客房。

她接受赞扬，而且多么乐意听啊。于是，她又复述贫民学校的故事，讲了二十分钟之后，十有八九大火就要把戈尔韦全城吞没了。这场灾难，也只有伦敦大火能与之媲美：烧毁联合王国一大部分，有“火碑”为证，矗立在伦敦桥几步远的地方。

不难想象，在这种拜访过程中，谁也没有忘记孩子，安娜·维斯顿小姐表演得十分高明。然而，如果说这孩子生来没有受到如此宠爱，那么他还记得，还能想起来至少有人爱过他。因此，有一天他问道：

“格里普在哪儿呢？”

“格里普是谁呀，我的小宝宝？”安娜·维斯顿小姐问道。

她这才知道谁是格里普。毫无疑问，没有他抢救，小把戏就会烧死在火中……假如格里普不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救他，那么在学校废墟里只能找到一具尸体。格里普这种行为很好……非常好。然而，他的英雄行为——姑且接受这个字眼儿——丝毫也不能削减安娜·维斯顿小姐在救护中的功绩……设想不是鬼使神差，这位杰出的女子偶然到那火场，今天小把戏会如何呢？……有人收养他吗？他和学校的其他穷孩子要关在什么破房子里呢？

事实上，谁也没有打听格里普的下落，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不想进一步了解；日子一长，小把戏也遗忘了，再也不提起。别人想错了，其实，曾经给他饭吃并保护过他的那个人形象，绝没有在他心中消失。

不过，女演员收养的这个孩子在新的生活中，有多少消遣和娱乐啊！他陪同安娜·维斯顿小姐散步，挨着她坐在车上的坐垫椅上，行驶在利默里克的美丽街区，正选择衣冠楚楚的人上能看见她经过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小孩子穿戴打扮得如此花哨，如果不介意这种说法的话。各式各样的服装做了多少啊，比得上一名演员的全部行头！时而穿上格呢上衣和短裙，戴上高筒帽，打扮成苏格兰人；时而穿上灰色紧身内衣、红色紧身外衣，打扮成少年侍从，或者穿上灯笼袖口的粗布工装，脑后扣个贝雷帽，装扮成见习水手。实际上，他取代了女主人的哈巴狗，那是个好发怒咬人的畜生，如果他再小一点儿，她很可能把他装进手笼里，只露出鬃毛的脑袋。除了在城中散步之外，还去郊游，驱车一直到基尔里克一带的海水浴场，那里壮观的悬崖米尔敦马尔贝，就在克莱尔海岸，那峭壁十分出名，曾经撞坏了不可一世的阿马达舰队的一部分战舰！……在那里，小把戏被当作奇物展示，称为“火中救出的天使”。

还带他去一两回剧院，那就必须打扮成上流社会的小少爷，戴上新手套——这么小的男孩戴手套——在爱莉莎严厉的目光下，端坐在包厢的头排座上，几乎不敢动弹，要打瞌睡也强挺着，坚持到演出结束。他看不大懂剧情，但他以为看到的全是真的，而不是虚构的，因此，安娜·维斯顿小姐上台，穿着女王的服装，头戴王冠，身披王袍，后来又装扮成平民妇女，头戴圆锥帽，扎着围裙，或者装扮成穷妇，身穿破衣烂衫，头戴英国乞婆的花帽，小把戏看着，认为那不可能是他乔治王家饭店又见到的人。这就深深地搅乱了这孩童的想象。他不知道如何看待，夜间就做梦，就好像这出悲剧还在继续，有时还做噩梦，梦见那个耍木偶戏的人、卡凯尔那个无赖，以及学校其

---

阿马达舰队：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于 1588 年派出攻打英国的舰队，有 130 艘战舰，因风暴和战术错误而失败。

他那些坏小子！他吓醒了，全身大汗，但是不敢呼叫……

大家知道爱尔兰人多么酷爱体育，尤其是赛马。每逢这种日子，周围各地的“绅士”、离开农庄的农民，以及各类穷奴，占据了利默里克的所有广场、街道和旅馆饭店；就连那些穷汉也都想法儿积蓄一先令或半先令，好赌在一匹马身上。

就在小把戏到达之后两周，正赶上这样一次赛马会，也就有机会把他大大展示一番。他那是一身什么打扮啊！从头到脚花枝招展，简直不是孩子，而成为一束鲜花，安娜·威斯顿小姐让她的友人和熟人欣赏，甚至让他们闻花香！

总而言之，这个女子有点特别，有点不正常，但是心肠好，富有同情心，而且想方设法炫耀一下这种同情心，她就是这样性情的人，也无可厚非。固然，她对孩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明显地像演戏，她的亲吻也按照舞台上的规矩，只沾沾嘴唇，但是小把戏根本分辨不出有什么差异。不过，他觉出他没有得到想要的那种爱，也许爱莉莎不断重复的话，不知不觉中在他心中产生了反响：

“走着瞧吧，看这情况能持续多久……就算还能继续吧！”

## 第七章 演砸了

在这种生活条件中，一个半月过去了，小把戏习惯了这种舒适的生活，这也不足为奇。人既然能屈服于穷困，那么习惯于富裕生活，恐怕不是很难的事。安娜·威斯顿小姐一阵冲动过后，不是很快就要厌烦，不再夸大和滥用自己的温情吗？感情和肉体一样，也受情性规律的支配。人一旦不再接着用力，结束运动也就要停止。安娜·威斯顿小姐十天有九天忘记给怀表上弦，如果说心灵有发条的话，难道不会有一天她也忘了上这心弦吗？拿她那圈子的一句常讲的话来说，她像舞台上大部分有点神经病的人那样，大大地发了一次神经。对她来说，这孩子不只是一个消遣的东西……一件玩物……一段台词的结束句吗？……不，要知道她确实是个好心肠的姑娘。然而，她的照顾即使不会短缺，但是爱抚已不那么持续不断，关心也不那么随处体现了。再说，一名演员十分繁忙，被她艺术的事务缠住：要熟角色，排练，演出，一场演出就整个晚上不得空闲……而这种职业又劳神累人！……在头几天，孩子要送到她的床上来。她和孩子玩耍，装作是“妈妈”。这就打乱了她要多睡一会儿觉的习惯，后来就只有吃饭时要他过来。啊！他坐在专为他购置的高椅子上，吃得那么香，看着该有多么开心呀！

“喂！……好吃吗？”她问道。

“哦！好吃，夫人，”小把戏回答，“就像在济贫院里有病时吃的饭那么好吃。”

这里要指出一点：尽管小把戏从未接受过所谓文雅举止的教育，无论托恩皮泼还是奥包德金先生，都不可能教给他，但是他的天性稳重而谨慎，性格温和而重感情，始终同贫民学校那些胡闹的捉狭鬼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孩子行为和感情的表现，超出他的处境，也超出他的年龄。安娜·威斯顿小姐再怎么粗心，再怎么轻率，也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孩子的身世，她也只了解他所能讲的，即他被那耍木偶的人收留之后的情况。看来他一定是被人捡到的孩子。不过，鉴于她所说的“他天生的高贵气质”，安娜·威斯顿小姐倾向于把他看成是某个贵妇人的儿子，而且按照流行戏剧的诗意，那妇人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迫于她的社会地位，不得不遗弃了这个儿子。安娜·威斯顿小姐想到这里，又习惯性地激动起来，编织了一个完整的，但并不新颖的传奇故事。她想象能搬上舞台的情景……能改编成一出戏，达到感人泪下的效果……这出戏，她自己来主演……这可能是她舞台生涯最杰出的成功……她在这出戏中，要有令人震惊的表现，要显得崇高又有何不可……等等……等等……她达到这种高潮的时候，就一把搂她的天使，像在舞台上演出那样紧紧拥抱，仿佛听见了全场的喝彩……

有一天，小把戏被这种表演搅乱了心绪，不禁问道：

“安娜夫人？……”

“什么事儿，宝贝儿？”

“我想问您点事儿。”

“问吧，我的心肝儿，问吧。”

“您不会训斥我吧？……”

“训斥你！……”

“每人都有妈妈，对不对？……”

“对，我的天使，每人都有妈妈。”

“那我为什么不知道我的妈妈？……”

“为什么？……因为……”安娜·维斯顿有点为难地回答，“因为……有原因……不过……总有一天……你会见到她……我想你会见到她的……”

“我听您说过，她一定是位漂亮的夫人，不是吗？”

“对，当然啦……一位漂亮夫人！”

“为什么是一位漂亮夫人呢？”

“因为……你的神态……相貌！……我的心肝儿，问这种话，有多怪呀！再说……情节……剧中情节要求她是一位漂亮夫人……一位高贵的夫人……这事儿你还不明白……”

“对……我不明白！”小把戏回答，声调颇为忧伤。“有时我就想，我妈妈死了……”

“死啦？……噢，不对！……不要想这种事啦！如果她死了，也就没有剧本了……”

“什么剧本呀？……”

安娜·维斯顿小姐一把搂住他，这是回答他的最好方式。

“假如她没有死，”小把戏以他那年龄一追到底的态度，又说道，“假如是一位漂亮夫人，那她为什么把我遗弃呢？……”

“她是没有法子呀，我的宝宝！……噢！她根本不愿意呀！……再说，到了结局……”

“安娜夫人？……”

“又有什么事儿？”

“我妈妈？……”

“怎么的？……”

“不是您吗？”

“谁……我……你妈妈？……”

“您不是管我叫您的孩子吗！……”

“我的小天使，就是这么叫法，对你这年龄的孩子，总是这么叫！……可怜的孩子，他居然以为！……不对！我不是你妈妈……假如你是我的儿子，那么我绝不会丢掉你……让你受苦！……噢，不是！”

安娜·维斯顿小姐无比激动，结束这场对话时，又拥抱亲了小把戏；而小把戏一副忧伤的神情走了。

可怜的孩子！他是富人家还是穷人家的孩子，恐怕永远也无法了解，就像在街角拾到的许多其他孩子那样！

安娜·维斯顿小姐把他收留在身边，并没有仔细考虑，这种善举将来会给她增添多大负担。她也没有怎么想这孩子要长大，必须让他受教育，上学念书。给一个孩子百般爱抚，这固然很好，如果给他智力发展所要求的教育，那就更好了。收养一个儿童，就产生了把孩子抚养成人的责任。这位女演员隐约意识到这种责任。

不错，小把戏才五岁半。但是，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智力开始发展了。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她要巡回演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座剧院到另一座剧院……孩子不能跟随她……尤其她还要到国外演出……她不得不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唔！送进一所条件好的寄宿学校！……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绝不会抛弃他。

于是有一天，她对爱莉莎说：

“这孩子越来越乖了，你没有注意到吗？天生就这么有感情！唔！我为

他所做的事情，将来他会用爱来回报！……还有……有点早熟……想了解事儿……我甚至觉得他这么小，不该想那么多……他居然以为是我的儿子！……可怜的孩子！……照我的想象，恐怕我不大像他的亲生母亲吧？……那可能是个认真的……严肃的女人……说说看，爱莉莎，这事儿应当考虑了，可是……”

“ 什么事儿，夫人？ ”

“ 以后我们如何安置他。 ”

“ 以后如何安置他……现在就着手？ ”

“ 不，不是现在，我的姑娘……现在，就当作小树，由他生长！……不……以后再说……以后再说……等他到七八岁的时候……小孩是不是到了那个年龄，就进寄宿学校吧？…… ”

爱莉莎正要指出，这孩子恐怕已经习惯了寄宿学校的食宿制度，而且强加给他的是什么样的食宿——贫民学校的饭食住宿。依她之见，干脆打发他回一所公立学校，这样更合适。可是，安娜·威斯顿小姐不容她回答。

“ 你说呢，爱莉莎？…… ”

“ 夫人？ ”

“ 你觉得我们的小天使对演戏能有兴趣吗？ ”

“ 他？…… ”

“ 对……仔细瞧瞧他！……他一定会很英俊……眼睛特别有神……仪表堂堂！……现在就看出苗头，我敢肯定，他准能成为出色的青年主演…… ”

“ 得……得……得了……夫人！您又来啦！…… ”

“ 唉！……我教他演戏……安娜·威斯顿小姐的弟子……你能看出这效果吗？…… ”

“ 再过十五年吧…… ”

“ 再过十五年，爱莉莎，行啊！不过，我再重复一遍，再过十五年，他会成为人们所能梦想的最可爱的骑士！……所有女子都要

“ 羡慕！ ” 爱莉莎截口说，“ 我知道这段台词。咳，夫人，您要我对您说说我的看法吗？…… ”

“ 说吧，我的姑娘。 ”

“ 哼！……这孩子……绝不肯当演员…… ”

“ 为什么？ ”

“ 因为他太严肃了。 ”

“ 也许是这样！ ” 安娜·威斯顿小姐回答。“ 不过……我们以后瞧吧…… ”

“ 还有时间，夫人！ ”

这话对极了，还有时间；不管爱莉莎怎么说，如果小把戏表现出这方面的爱好，那就尽如人意了。

眼下，安娜·威斯顿小姐灵机一动，有了个妙主意，而威斯顿式的这类妙主意，似乎只有她掌握绝窍。下一步，她要让这孩子登上利默里克的舞台。

让他登台？……有人会惊问。现代戏剧这颗明星；其实比没有头脑的人还没头脑，疯起来就该关进贝德莱姆精神病院。

疯？……对，不是取这个词的本义。况且，按照广告所说的“ 仅此一次 ”，她的主意并不是个坏主意。

当时，安娜·威斯顿小姐正排练有轰动效果的一部“ 大戏 ”，英国传统剧目中不乏这类有耐力的剧作。这部正剧，确切地说，这部情节剧，名叫《一

位母亲的痛悔》，已经汲取了一代人的泪水，足以补充联合王国河流的水源。

且说剧作家富皮尔的这部作品，照例也一个儿童角色——那孩子生下来一年，母亲不能保留，不得不遗弃，后来在穷苦的环境中找到，又有人企图夺走，等等。

当然，这一角色没有台词，担当这个哑角的小孩，只要任人摆布就行了，也就是说任人搂抱亲吻，爱抚，紧紧搂在母亲的怀里，任人拉过来，拉过去，自始至终不要讲一句话。

我们的小主人公整个条件，不是恰好适合扮演这个角色吗？他的年龄相当，个头儿相当，脸色还有点苍白，眼睛还有经常哭过的痕迹。他登上舞台，又恰巧在他养母身边，这多有演出效果啊！第三幕第五场是重头戏，有人要从她怀中夺走她儿子，她极力保卫，会以多大的义愤和激情拿下这场戏！这不是虚构的场面加上真实的情景吗？从表演艺术家内心发出来的，难道不是真正母亲的喊声吗？从她眼里流出来的，难道不是真情的泪水吗？安娜·威斯顿小姐又要无比激动，甚至可以说，这将是她戏剧生涯最成功的一次演出。

事不宜迟，立刻动手，带领小把戏参加最后几场排练。

头一回，他对看见的一切、听到的一切惊诧不已。在对台词的时候，安娜·威斯顿小姐固然叫他“我的孩子”，但是他觉得她并没有那么激动搂抱他，把他拉到怀里时也没有掉眼泪。因为，在排练时真流眼泪，起码是不必要的。何必糟蹋眼睛呢？面对观众洒泪就足够了。

自不待言，我们这个孩子感到极大的兴趣。这里昏暗后台的各种架子、带有潮湿怪味的空气、空荡荡无人的大厅，只有阶梯座位后面开有天窗，透进灰蒙蒙的天光，一怨凄凉景象，犹如停放一个死人的房间。然而西波——他在剧中叫西波——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安娜·威斯顿毫不犹豫地预言，他能获得巨大成功——她也一样。

诚然，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这么信心十足吧？这位女演员总有一些嫉妒者，尤其她要好的女伴中有人眼红。她这人太张扬，又好耍大明星的脾气，往往伤害了同伴却毫无觉察——她怎么能觉察出来呢？……而且也不得而知——谁敢贸然告诉她呢？现在，由于她惯好夸张的性情，她逢人便讲，这个跟靴子一般高的小孩，有朝一日会击败基恩、梅克里迪，以及现代戏剧的任何大明星！……这话的确太出格了。

首演的日子终于到了。

这是10月19日，星期四。安娜·威斯顿小姐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这非常自然，也是情有可原的。她时而抓住西波拥抱，神经质地猛劲摇他，时而又嫌烦，将他打发走，令他莫名其妙。

这天晚上，观众蜂拥而至，利默里克剧院暴满，这也不奇怪。

况且，海报也有效果，极富吸引力：

安娜·威斯顿小姐

演出《一位母亲的痛悔》令人心碎的悲剧著名富皮尔的大作安娜·威斯顿小姐扮演肯代尔公爵夫人西波的角色由小把戏扮演年仅五岁零九个月……等等，等等。

我们这位小男孩，如果在这海报前站住，很可能会感到自豪。他识字，请看，他那大号字体的名字，由白地儿衬得非常显眼。

不幸的是，他的自尊心很快遭受挫伤：一种名副其实的伤心，正在安娜·威斯顿小姐的化妆室里等着他呢。

直到这天晚上，他没有按照圈里人所说的“化妆”彩排，其实也无此必要。他还是穿着漂亮的服装来到剧院。在这化妆室里，肯代尔公爵夫人正在盛装打扮，爱莉莎却拿来给他准备的破衣烂衫。肮脏的破布片，衬里当然是干净的，可是外观脏得很，落了补丁，全撕破了。因为，在这出感人的剧中，西波是个弃儿，被他母亲找见时，就穿着这种小叫花子打扮，而他母亲公爵夫，则是个全身丝绒绸缎的漂亮夫人！

小把戏一见这身破衣裳，先以为要打发他回贫民学校。

“安娜夫人……安娜夫人！”他喊道。

“啊！有什么事儿？”威斯顿小姐答应。

“不要把我送回去！……”

“把你送回去？……为什么呀？……”

“瞧这破衣裳……”

“怎么！……他还以为……”

“噯！不是，小傻瓜！……站好点儿！”爱莉莎喝斥一句，颇不耐烦地给他换装。

“噢！可爱的小天使！”安娜·威斯顿小姐油然而生一种怜悯，高声说道。

她用画笔尖给自己描出弯弯的细眉。

“亲爱的天使……观众若是了解这情况！”

她往面颊上涂了红。

“不过，大家会知道的，爱莉莎……明天就见报。他居然以为这位女主角将白发束拢在肩上。

“没事儿……没事儿……想不到这么幼稚！……这些破衣裳，是开玩笑……”

“开玩笑，安娜夫人？……”

“对，可不许哭哇！”

她若不是怕弄坏了脸上的油彩，真想流下眼泪。

因此，爱莉莎摇着头，反复对她说：

“您瞧见了，夫人，我们白费劲了，他永远也当不了演员！”

这工夫，小把戏越来越心慌，在别人给他脱下漂亮衣裳，换上西波的破衣烂衫的时候。他非常伤心，眼睛都湿润了。

就在这种时候，安娜·威斯顿小姐灵机一动，给了他一枚崭新的金币。这是他演出的“报酬”他的“光彩”，她这样重复道。好家伙，孩子接过金币，显然满意了，赏玩了一阵便塞进兜里，也就得到了安慰。

孩子要等第三幕才上场，安娜·威斯顿小姐嘱咐爱莉莎在化妆室里看好他，最后又亲了他一下，这才上场。

尽管这出戏已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但是这天晚上，整个剧院，从池座的最后几排直到挨着顶棚的包厢。坐满了上流社会人士和平民百姓。这出戏在联合王国已经演出上千场，编造的作品往往如此，即使编造得很平庸。

第一幕演出顺利，安娜·威斯顿小姐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她也受之无愧，因为，她那火一般的激情、才华的光彩，给了观众以十分鲜明的印象。

第一幕结束，肯代尔公爵夫人回到化妆室，又卸下丝绒绸缎的戏装，换上普通女仆的装束，令西波万分惊讶；这种换装是戏剧的安排，虽然复杂，但并不新鲜，在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小把戏眼看着这位满身丝绒的女人变成粗呢装束的女人，越来越感到不安，简直闹糊涂了，真以为有巫婆施魔术，他眼前才发生这种奇幻的变化。

传话筒的声音一直传到化妆室，那男高音的大嗓门吓得他一抖，这时，“女仆”向他打了个手势，说道：

“等着，小宝宝！……一会儿就轮到你了。”

说罢，她就上场了。

第二幕，女仆的表演，也跟第一幕公爵夫人的表演同样成功，全场爆发三阵掌声，幕布不得不重新拉起。

显而易见，那些好女友及其支持者，没有机会看安娜·维斯顿小姐的笑话了。

她又回到化妆室，仰身倒在长沙发上，看来有点疲倦，尽管她为下一幕保存着最大的精神头儿。

这回又换装了。这回的装束不再是女仆，而是一位贵妇，一位穿着丧服的贵妇，年纪稍长，因为从第一幕到第三幕，是五年之后了。

小把戏睁大了眼睛，呆在角落里不敢动弹，也不敢说话，安娜·维斯顿小姐有点神经质，没有注意他。

然而，她一换好装，就说道：

“孩子，轮到你了。”

“轮到我，安娜夫人？……”

“要记住，你叫西波。”

“西波？……对！”

“爱莉莎，多向他重复几遍，他叫西波，直到你领他上场，交给守在门口的剧务。”

“好，夫人。”

“千万注意，别让他误了上场！”

“不会！他不会误的，实在没法儿，狠狠一巴掌，也给他赶上去，小西波……西波……西波……”

“你也要明白，”安娜·维斯顿小姐指着孩子，加了一句，“你不乖点儿，给你的金币还得要回去……喏，小心受罚……”

“也小心牢房！”爱莉莎又添枝加叶，同时瞪起他熟悉的大眼珠子。

这个西波摸了摸兜儿，确认金币一直在身上，决意不让人夺走。

时间到了，爱莉莎抓住西波的手上场。

西波一上台，眼睛就让下面一长条亮光、棚顶布景照明灯，以及煤气吊灯晃花了，他感到晕头转向，周围尽是来来往往笑着瞧他的群众角色和主要演员。

他穿着穷孩子的破衣衫，的确感到羞耻！

终于响了三下。

西波浑身一抖，仿佛背上挨了三掌。

幕布拉起来。

台上的布景是茅屋，肯代尔公爵夫人一个人在独白。等一会儿，里侧的一扇门要打开，一个孩子进来，伸着手朝她走去，那就是她的孩子。

应当指出，在排练的时候，小把戏被迫伸手乞求施舍，心中非常难过。大家还记得，他天生自尊心很强，当人强迫他为贫民学校乞讨时，他就极为反感。安娜·维斯顿小姐就对他说过，这根本不是“真地”乞讨。尽管如今，

他一点儿也不适于这么干……他太天真，把什么都看成是真事，结果以为他真的是那个不幸的小西波。

他由剧务拉着手，等待上场的时候，从半开的门往台上张望。他以多么惊奇的目光扫视那坐满人的宽敞而明亮的大厅、那前台的彩灯，以及好似火球在半空的大吊灯。这景象跟他坐在包厢前排看演出的所见相差太远了。

这时，剧务对他说：

“注意，西伯！”

“是，先生。”

“记住……一直朝前走，到你妈妈跟前，注意别摔跤！”“是，先生。”

“还要伸出手来……”

“是，先生……就像这样？”

他伸出的手却握着。

“不对，笨蛋……这是拳头！……要张开手伸出去，因为你要乞求施舍……”

“是，先生。”

“千万不要说话……一句话也别说！”

“是，先生。”

茅舍的门打开了，恰好在接场时将他推上去。

小把戏在戏剧生涯中走出第一步。啊！他心跳得多慌！全场各处传来窃窃的议论声，这是感人的同声之声；只见西波低垂着眼睛，伸出的手直发抖，脚步不稳，踉跄走向服丧的那位夫人。大家看得出来，他习惯穿破衣烂衫，穿着一点儿也不别扭！他受到欢迎，但他越发慌神儿了。

突然，公爵夫人站起来，注视对方，身子往后一仰，接着又张开双臂……

她叫起来，那是什么喊叫啊，完全符合传统，足以撕肝裂胆！“是他！……是他！……我认出来啦！……是西波……是我的孩子！”

她一把将他拉过去，紧紧搂在胸口，连连亲吻，而孩子也由她摆布……她哭了，这回真的流了泪，激动地说：“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不幸的孩子……还向我乞讨施舍！”

可怜的西波挺受感动，他不顾不准他说话的叮嘱，竟然问道：“您的孩子……夫人？”

“住口！”安娜·维斯顿小姐压低声音说。

她又接着说台词：

“上天惩罚我，把他夺走，今天又把他给我送回来……”她边哭边说，语不成句，泣不成声，不住地亲西波，泪水洒了他一身。小把戏生来从未，绝没有受到如此爱抚，从未如此紧紧贴着一颗激动的心！他从未感到过这样的母爱！

公爵夫人站起来，她仿佛听见外面有动静。

“西波……”她高声说，“你再也不要离开我啦！……”“嗯，不离开，安娜夫人！”

“别说话呀！”她冒着被观众听见的危险，重复说道。茅舍的门猛然打开，门口出现两个男子。

“抓住这个孩子……他是我的！……”

“不对，他不是您的儿子！”公爵夫人拉开西波，反驳道。“您不是我爸爸！……”小把戏也嚷道。

安娜·维斯顿小姐抓住他胳膊，狠狠掐了一把，使他忍不住叫了一声。不过，这声喊叫毫无妨碍，正合乎剧情。现在，是一位母亲紧紧搂住他……谁也别想夺走……这是母狮在守护狮崽儿……其实，狮崽儿也不好对付，他把这场面当真，一定会拼命抵抗的。公爵终于把他抓过去……可是，他又挣脱，跑回公爵夫人，边跑边喊：

“噢！安娜夫人，为什么您原先对我说，您不是我妈妈……”“还不住口，该死的孩子！……别说话好不好！”公爵夫人低声说道。剧中并没有这种对话，公爵和法官都愣住了。“不对……不对……”西波反驳，“您是妈妈……我早就对您说了……是我亲妈妈！”

观众开始明白，“剧中并没有这一段”，于是嘘声四起，纷纷嘲笑，有的观众还以掌声讥讽。其实，他们应当流泪才是，因为场面很感人，这孩子见了肯代尔公爵夫人，以为找到了母亲！

然而戏还是演砸了。不管是什么缘故，本该流泪的地方却哄堂大笑，戏也就没法演了。

安娜·维斯顿小姐完全感到自己落入可笑的境地。她最要好的女友从后台抛出风凉话，也传到她的耳畔。

她神经紧张，不知所措，一时气急败坏：这个小傻瓜，全给搅了，恨不能把他碎尸万段！……于是，她支撑不住，晕倒在台上，在全场狂笑声中落下幕布……

安娜·维斯顿被人送回乔治王家饭店，当天夜里，她就由爱莉莎·科贝特陪伴离去。她放弃了在这座城市公布的一周的演出，宁肯交付毁约罚金……这一辈子也不再登上利默里克的戏台。

至于小把戏，她甚至连想都不想了，就像一件物品，她不喜欢了，一见到就讨厌，干脆扔掉。自尊心受到挫伤，什么感情也弥补不了。

只抛下小把戏一人了，他根本猜不出是怎么回事，只是感到他惹了大祸，趁人不注意溜掉了。他到利默里克街头，漫无目的地走了个通宵，最后躲进一个空荡的大园子里；那里散布着一些小房子，并有竖着十字架的石板，正中耸立着一个庞大建筑物，背着月光的那边非常黝暗。

这园子是利默里克公墓。这种英国式的墓地都有绿荫、青翠的灌木丛、林荫沙径、草坪和水池，正是居民常来散步的地方。这些石板就是坟墓，这些小屋也是坟墓，这座建筑则是哥特风格的圣马利亚教堂。

孩子就在这里找个避难所，躺在教堂阴影的一块石板上过夜，听见一点动静就吓得发抖，心想那个凶恶的男人……肯代尔公爵会不会来找他，跟前再也没有安娜夫人保护他啦！……人家会把他送到远处……很远的地方……送到“有野兽的地方”……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想到这里，他眼睛漾出大滴泪水……天亮之后，小把戏听见有人叫他。

眼前站着一个人和一个女人，是一个农民和一个农妇。他们经过时发现他，二人前往长途车站，准备乘车去本郡南部。“你在这儿干什么，孩子？”农民问道。

小把戏痛哭流涕，说不出话来。

“喂，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农妇也问道，但声调更加和气。小把戏一直不讲话。

“你爸爸呢？……”于是农妇问道。

“我没有爸爸！”他终于开口回答。

“你妈妈呢？……”

“妈妈也没有了！”

他说着，便向农妇伸出手臂。

“这是个遗弃的孩子。”男人说道。

假如小把戏穿着那身漂亮衣服，那以，这个农民就会认出他是个走失的孩子，想法儿把他送回家。可是，他穿着西波的破衣烂衫，那就只能是没人管的穷孩子……

“过来吧。”农民斩钉截铁地说。

他抱起孩子，放到他老婆的怀抱里，用令人放心的声调说：“又是个农村的娃娃，看来不像，对不对，马丁娜？”“对，马丁！”

马丁娜用力亲了一口，就抹掉了小把戏的大泪珠。

## 第八章 凯尔文农场

小把戏在阿尔斯特省生活得不幸福，这情况看来确凿无疑，尽管无人了解他幼年在多尼戈尔郡的农村是如何度过的。

康诺特对他也不仁慈，无论是在耍木偶那人鞭子下，在梅奥郡的路上跋涉，还是在贫民学校度过的那两年。

来到芒斯特省，多亏一名女演员的任性，也许大有希望，至少他能永远告别穷困！其实不然！……他又被丢弃了，现在，流离的生活又把他抛到爱尔兰的大西南，凯里郡的腹地。这回，是些纯朴的人可怜他……但愿他永远也不离开他们！

凯尔文农场坐落在凯里郡东北的一个县，离卡申河不远，离郡首府特拉利有十二英里。据传说，在六世纪，圣勃朗东在哥伦布之前要去发现美洲，就是从特拉利启程的，爱尔兰南部的几条铁路，也是在那里交汇的。

这一带地势崎岖不平，拥有这个岛国的最高山脉，诸如克拉纳拉德里山脉和斯塔克山脉。许多山涧溪流注入卡申河，再加上沼泽地，因而道路迂回曲折，极不规整。西行三十多英里，延展着海湾深深切入的海岸，有香农小湾和凯里长湾，而岩岸峥嵘，是碳酸性海水侵蚀的结果。

我们没有忘记奥康内尔的这句话，前面也引过：“爱尔兰，交给爱尔兰人！”现在看看，爱尔兰是如何交给爱尔兰人的。

爱尔兰有三十万农场不属于爱尔兰人，其中五万农场，每个拥有八十英亩以上的土地，即十二公顷以上，而八千个农场。每个只有八到十二英亩，其余农场规模比这大些。然而，不要由此得出结论，土地所有权完全分割了。恰恰相反。这些农场有三家土地都超过十万亩，其中里查理·巴里茨先生拥十六万英亩土地。

比起苏格兰那些大地主来，这些地主算什么呢？举几个例子：布里达班伯爵拥有四十三万五千英亩土地，梅德森先生拥有四十万零六千英亩土地，萨特兰德公爵拥有一百二十万英亩土地，相当于一个郡的面积！

事实就是这样，自从1100年爱尔兰被盎格鲁—诺曼底人征服以来，这个“姊妹岛”就受到封建式的对待，它的土地也就始终保留封建制。

罗金汉公爵，在这个时期，是凯里郡最大的地主之一。他的庄园面积达十五万英亩，包括耕地、牧场、树林和水塘，分割成一千五百家农场。他不是爱尔兰人，也就是爱尔兰人有理由指责的“不在位的地主”。这种地主不在当地的制度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爱尔兰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要运出去，爱尔兰本身并不受益。

绝不要忘记，这块绿宝石是大不列颠的组成部分——这个名称只适用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罗金汉公爵是苏格兰一个大贵族。他同拥有这个岛国的十分之九土地的大地主一样，从不费心看看他的土地和他的佃农，那些佃农自然也不认识他。他按每年固定的租金，将土地的经营权让给承包者，“经纪人”，他们再将土地划分成小块，转租给农民而从中渔利。凯尔文农场也如此，和其他几处农场同属于一个叫约翰·艾登的人，罗金汉公爵的一个代理人。。

这座农场中等规模，只有一百来英亩土地。要知道，这地方耕种条件极差，只有卡申河上游浇灌，农民要吃大苦受大累，收获才能交上租子，尤其碰上每英亩年租金高达一英镑的情况。

由佃农马克卡蒂经营的凯尔文农场就是这种状况。

在爱尔兰，当然有好主人；可是，佃农只能经常跟那些经纪人打交道，而那几乎全是残酷无情的人。还应当指出，贵族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还比较开通，在爱尔兰就有点暴虐了，非但不放手，反而勒紧缰绳。恐怕要出一场人祸。播种仇恨就要收获暴动。

马丁·马克卡蒂五十二岁，正年富力强，是庄园里最出色的一个佃户。他勤劳、聪明，在农活方面是行家里手，又有严加管教的孩子相助，尽管爱尔兰农民的预算要承受租金的重负，家里还是积攒了一点儿钱。

他妻子叫马丁娜，正如他叫马丁一样。这位吃苦耐劳的女人是操持家务的一把好手，到了五十岁，还像年仅二十岁那样干活。冬季农活停止，家务也没什么事儿了，那么纺纱杆上的卷麻就梳理好，纺锤缠上苧麻，只听她的纺车在炉灶前嗡嗡声。

马克卡蒂一家人在新鲜空气中生活，在田间干惯了累活，身体都十分健壮，绝不会在医药和医生上面毁掉家产。他们都是爱尔兰农民的强壮种类，无论到美丽西部牧场，还是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土地，都能很容易地适应。不过，但愿这些忠厚的人永远不要迫于生计而漂洋过海。但愿老天保佑，这个岛国不会把他们抛向远方，像它许多孩子那样。

家中受爱戴和尊敬的最长辈，就是马丁的母亲，一位七十五岁的老太太，她丈夫生前就经营这个农场。大家都叫她奶奶，她唯一的营生，就是由儿媳陪同纺线，尽量减少她给儿孙们增添负担。

男孩老大大名叫马道克，二十七岁，比他父亲有文化，热衷于那些一直使爱尔兰激愤的问题，让人时时担心他别陷入麻烦事中。他和他的同道一心要争取“homerule”，即争取自治，殊不知自治权主要牵涉政治改革，而不是社会改革。然而，爱尔兰还受封建制度的残酷压榨，首先需要的是社会改革。

马道克是个健壮的小伙子，但性情内向，不善言谈，最近娶了附近一家佃农的女儿。他妻子很出色，受到马克卡蒂全家人的喜爱，相貌美丽端庄，矜持而稳重，一副高贵而娴雅的神态。这种神态，在爱尔兰下层女子身上往往能见到。她那对蓝色大眼睛使整张面孔显得很生动，她那金发在帽带下髻起来。凯蒂很爱她丈夫，马道克平时没有笑脸，但对她感情很深，在注视她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微笑了。因此，每当民族主义者的代表到这地方沿路宣传，宣称地主和佃农之间绝不可能和解，凯蒂就利用自己的影响，让丈夫温和克制一点。

毫无疑问，马克卡蒂全家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把新派教徒视为敌人也不足为奇。

马道克总好去参加集会，凯蒂见他动身去特拉利或别的邻村邻镇，就感到心提在半空。在那些集会上，马道克讲话，很有爱尔兰人那种自然的说服力；等他一回来，凯蒂见他脸上还有激动的神情，听见他跺着脚咕哝要号召进行土地革命，她见马丁娜使了个眼色，便尽力劝丈夫冷静下来。

“我的好马道克，”凯蒂对他说，“要有耐心……该放弃就放弃……”

“耐心，”他回答，“可是，一年一年过去，却毫无结果！放弃，可是瞧一瞧，像祖母这样有勇气的人，干了一辈子活儿，仍然这么穷困。我可怜的凯蒂，若是一味忍耐和放弃，最终就什么都接受了，丧失了自己权利的意识，屈服于枷锁，我绝不会这么干……绝不会！”他骄傲地仰起头来重复道。

马丁·马克卡蒂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帕特或帕特里克；二十五岁，另一个名叫西姆或西梅翁，十九岁。

帕特眼下在商船上当水手，商船属于利物浦有名的马尔卡德公司。至于西姆，他跟马道克一样，从未离开过农场，下地干活，照料牲口，二人都是父亲的得力助手。西姆承认大哥比自己强，毫不嫉妒，听大哥的话，把他当作家长那样尊敬。他是小儿子，小时也最受宠爱，总乐乐和和的，是一种典型的爱尔兰性格；他喜欢说笑，说话很风趣，有他在场，这个稍微严肃的淳朴家庭就快活多了。他特别活跃，同他那性情稳重、思想严肃的大哥截然相反。

小把戏就是被带进这样一个勤劳的家庭。比起贫民学校的那种让人学坏的环境，这家爱尔兰农场的令人向上的健康氛围，真有天壤之别！……他这早熟的想象力不是受到极大的震撼吗？……这是毫无疑问的。固然，我们的小主人公在任性的安娜·威斯顿小姐那里，过上几周比较富裕的日子，但那里是一种舞台生活，感情十分短暂，转瞬即逝，根本靠不住，丝毫也体会不到这样真心的抚爱。

马克卡蒂一家的住房只是刚刚够用，联合王国富饶郡地许多农场，住宅条件特别优越。但是话又说回来，佃农经营农场，只要管理得十分高明，宅院大小倒无关紧要。不过也要看到，马丁·马克卡蒂不属于颇为优裕的小地主阶层，而是罗金汉公爵众多的佃农之一，即这个大地主庞大庄园上数百台运转的农业机器之一。

正房是半石头、半草泥的平房，隔出几间屋子，分别住着祖母、马丁和马丁娜夫妇、马道克夫妇，共用的大间带宽大的炉灶，是全家人相聚用餐的地方。一间阁楼连着顶层，开了两个天窗，作为西姆的卧室，帕特出航间歇也住在顶层。

反之，附属建筑设施却很多，一侧有打谷场、谷仓、放置农具的棚子，另一侧有牛棚、羊圈、乳品房、猪圈和家禽饲养场。

不过，这些建筑没有及时修缮，外观显得相当破烂，随处可见不同来源的木板、门扇、不能用的窗板、旧船上拆下来的船板、旧房拆下来的小梁木、铁皮等遮护墙壁裂缝，茅草房顶压着大鹅卵石，以防突然袭来的狂风。

在这三部分建筑之间，围着一座院落，有一道对开门扇的通车大门。一道绿篱护院，上面吊满鲜艳的倒挂金钟，这种花在爱尔兰农村多极了。院子里有一片绿油油的杂草地，小鸡前来觅食；中央还有个小水塘，水边长着一簇变成野生的杜鹃花、金黄的雏菊和阿福花。

应当补充一句，草房顶压的石头周围，也像草地和绿篱一样开满了鲜花。这里生长着各种花草，十分悦目，尤其是繁茂的倒挂金钟，在山谷来风中不断摇晃，煞是好看。至于墙壁，虽然露些斑斑块块，好似穷人衣衫的补丁，也不必为此伤感，不是还有青藤这种结实有力的三重护甲嘛，即使房基不稳，也能支撑着这座建筑。

在大田和农家院之间，还有菜园子，马丁先生栽种了家庭必备的蔬菜，尤其是萝卜、白菜、马铃薯。这块自留地四周围着树篱，任其疯长，这也是爱尔兰这地方的一大特色。

这里是茂盛的冬青，鲜绿的叶子带刺，好像造型奇特的贝壳。那里挺立着紫杉，自由生长，从未用愚蠢的剪刀修成瓶状或灯笼状。在左侧火枪射程远处，有一片柃木林，柃木是这里乡村最美的一种树木，其中还夹杂着翠绿的山毛榉，有时还杂以紫色高高的野草莓树，以及远看像葡萄藤似的缀满珊瑚串的花楸。从这地点走不出去三英里，就能感到地面隆起，已经连到克拉

纳拉德里山脉的边缘；山中展现一片片杉木林，而那杉果仿佛吊在穿过枝杈结成网的忍冬上。

凯尔文农场多种经营，但总的来说，收入相当低。马克卡蒂收获的小麦不多，一般碾成精白面粉，但是麦种不好，麦穗不长，麦粒也不沉。燕麦籽粒也不饱满，这就更糟糕了，因为这里土质不好，不大适于种小麦，他们日常吃的是燕麦面。种大麦恐怕更好些，特别是黑麦，在面包食品中，黑麦面包占相当大的比例。这里气候也恶劣，庄稼只能在10月和11月收割。

大量栽种的蔬菜，如萝卜和白菜，占地很大，但是马铃薯还应列在第一位；众所周知，马铃薯是自然条件不佳的县城周围的基本食品。人们不禁产生疑问：在帕芒蒂埃让人了解并不接受这种宝贵的块根之前，这些乡下人以什么为生呢？甚至可以说，他让农民在没遇上灾年的时候，习惯于依赖这种作物救急解饥，这样也许就使农民缺乏预见性了。

如果说土地养育着牲畜家禽，那么牲畜家禽也有助于养育土地。没有牲畜，就根本不可能经营土地。有的用来干田里活儿，拉车，耕地；有的则提供产品：蛋类、肉类和奶类。粪肥则是农作物必不可少的。凯尔文农场有六匹马，勉强够用，因为，要犁这种多石子的田地，必须套两三匹马。牲口同主人一样能吃苦耐劳，它们虽然没有列入名马簿里，但是照样实实在在地干活，没有草料时也肯用干枯的欧石南填饱肚子。马旁边还配一头驴，驴走到哪儿也不缺蓟草，因为，消除杂草的所有法令，也绝不能从爱尔兰土地上消灭这种到处蔓延的寄生植物。

圈中养了六头奶牛，淡红色皮毛相当好看；还养了一百来只皮毛极白的黑面绵羊，但是积雪几尺厚的漫长冬季饲养很困难。山羊就用不着这么操心，马丁·马克卡蒂有二十来只，让它们自己寻找草吃。即使没有青草，也总能找到顶位冰冻季节最严寒天气的叶子。

至于猪，有十二头，当然都在正房右侧的猪圈里，养肥了只供自家食用。因为；尽管利默里克火腿销量很高，质量比得上约克火腿，常年都有销路，而马丁却不想养猪。

鸡、鸭、鹅数量很多，产的蛋足够到特拉利集市出售了。不过，没养火鸡，连家鸽也没养。在爱尔兰的农家饲养场里，极少或根本见不到这类家禽。

还应当提到一条狗，是苏格兰种的鬃毛猎犬，但是驯为牧羊犬。没养猎犬，尽管这地方猎物相当多，有松鸡、大松鸡、山鹧、沙锥、大鸨、黄鹿和野山羊。何必养猎犬呢？打猎是地主的一种消遣。起执照用费极高，而且便宜了英国的财政；再说，必须证明至少拥有一千英镑的土地，才有权养一只猎犬。

这就是凯尔文农场的概貌，它离西尔通有五英里，几乎孤零零地坐落在卡申河的一个河湾。当然，在这个郡中还有更糟糕的土地，就像那硅质薄土，保存不住肥力，租金甚至不到一银元，即每英亩约六法郎。总括来说，马丁·马克卡蒂的农田土质居中等。

耕田外围是不毛之地，长着一簇簇荆豆、一丛丛芦苇的沼泽地，也不可避免地长满了欧石南。上空总盘旋着贪吃播下的种子的大片乌鸦，以及啄食幼苗的大嘴麻雀，对农场危险极大。再往远走，便展现茂密的桦树和落叶松林，那些树木都牢牢扎根在陡峭的山坡上。天晓得在严寒季节，卡申河峡谷

常刮的狂风是如何摇撼那些树木！

总而言之，凯里郡是个很有特色的地方，能吸引游客来观赏木架支撑的宏伟剧场，观赏在浮动的极北雾气中淡远的妙景。

诚然，这地方对居住者十分冷酷，土地对耕种者也往往像后母一样特别无情。

但愿老天保佑，这岛国的真正面包——马铃薯，无论在凯里还是别处，都不要歉收。上百万英亩栽种马铃薯，一旦收成不好，就要发生大饥荒。

因此，虔诚的爱尔兰人在唱完“上帝保佑女王”颂歌之后，还要补充一句祈祷：

“上帝保佑马铃薯！”

---

爱尔兰于 1740 年至 1741 年发生大饥荒，饿死四十万人；1847 年的大饥荒中，饿死五十万，又有五十万人背井离乡，逃荒到新大陆。

## 第九章 凯尔文农场（续）

次日，10月20日，大约下午三点钟，凯尔文农场门前大道上响起一阵欢叫声。

“爸爸回来啦！”

“妈妈回来啦！”

“两个人都回来啦！”/

是凯蒂和西姆，老远迎候马丁和马丁娜·马克卡蒂。

“你们好，孩子！”马丁说道。

“你们好，我的孩子！”马丁娜也说道。

“我的”这个词从她口中讲出来，显示了母亲的自豪。

这个农场主和他妻子一大早离开利默里克，行驶了三十来英里，秋风已凉，尤其乘坐“双轮马车”，还真冻得够呛。

所谓“双轮马车”就是旅客背靠背坐在沿辕木中轴线安放的两条长椅上。想象一下，有的城市林荫大路上安放的双面长椅，如果下面架上两个轮子，再安上旅客的脚踏板，行李放在身后靠着，这就成了一辆爱尔兰通常使用的马车。这种车不大方便，只能看一边的风景，也不大舒服，因为没有篷子，然而至少行驶的速度极快，车夫显得既敏捷又庄重。

因此，马丁和马丁娜·马克卡蒂早晨7点从利默里克启程，下午3点就望见农场了，也不足为奇，车上能坐十名旅客，不止他们二人，因此等这对夫妇下去，那辆车又朝凯里郡首府疾驶而去。

马道克的房间位于院子的一角，挨着右侧的附属建筑；他也立刻从房间里出来。

“你们一路挺顺吧，父亲？”刚由马丁娜亲过的少妇问道。

“非常顺，凯蒂。”

“你们在利默里克集市上找到白菜苗了吗？”马道克问道。

“找到了，儿子，明天给我们发来。”

“萝卜籽呢？……”

“有了……是良种。”

“太好了，父亲。”

“另外还有一颗种子……”

“什么种子？……”

“孩子，马道克，我看也是良种。”

马道克兄弟二人睁大眼睛，注视马丁娜怀抱的孩子。

“是个男孩，”马丁娜说道，“等以后凯蒂也给我们添一个同样的。”

“哎呀，孩子都冻坏了！”少妇答道。

“一路上，我还用披肩把他裹起来了呢。”农场主妇解释一句。

“快，快，”马丁先生也说道，“去炉灶那儿给他烤烤火。先去亲亲奶奶，她一定想我们了。”

凯蒂从马丁娜手里接过小把戏；不大工夫，全家人都聚到大屋里，老祖母坐在放了靠垫的扶手椅上。

孩子给老祖母一一引见，她就把他抱在膝上。

小把戏任人摆布，他的眼睛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一点也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还从不习惯。可以肯定，今天同昨天不一样，是做梦吗？他看见周围是和善的面孔，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他醒来之后，听到的全是亲

热的话语。一路上他挺开心，马车飞快地穿过田野。空气清新，早晨树丛和鲜花散发的气息充满他的胸膛。动身前他喝了热菜汤，体力恢复了，路上他还啃了几块马丁娜口袋里装的蛋糕，尽量讲述他所了解的自己的身世：他在大火烧毁之前贫民学校的生活，格里普对他的照顾，在他的叙述中，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后来，安娜夫人管他叫儿子，但又不是他妈妈，后来，又有一个非常生气的先生，叫什么公爵，姓名忘记了……那公爵要把他拉走；最后，就没人管了，他独自一人，不知怎么到了利默里克的公墓里。他讲的这种经历，马丁娜·马克卡蒂听不大明白，只了解他没有父母，也没有家，是个弃儿，由老天爷交给他们抚养了。

老祖母很激动，亲了亲孩子。其他人也都心生怜悯之情，拥抱了他。

“他叫什么名字？”祖母问道。

“没别的名字，他只对我们说叫小把戏。”马丁娜答道。

“用不着另起名字了，”马丁先生说道，“原先一直怎么叫他，我们还怎么叫他。”

“等他长大了呢？……”西姆指出。

“干脆还叫小把戏……”老太太发话了，又重重亲了他一口，就算给孩子定下教名。

我们的小主人公初到农场时，就受到这种欢迎。他们给他扒下他扮演西波穿的破衣烂衫，换上西姆在他这年龄末了穿的衣服，虽然不很新，但是又干净又暖和。要交待一句：他那件毛衣留下了，穿着开始嫌小了，但他好像很珍惜。

全家人吃饭了，他坐在一把高椅子上，和这些淳朴的人同桌用餐，心想这情景会不会消失。不会！给他盛了满满一餐盘喷香的燕麦汤，没有消失。管他够吃的猪油炖白菜，也没有消失。平均每人一份分给他的精白粉蛋糕，同样没有消失；还有一大壶上好的威士忌酒，是这农场主用自产的大麦私自酿造的。

多美的一餐，而且这孩子看见的全是笑脸——也许西姆的大哥例外，他的表情总那么严肃，甚至有几分忧伤。孩子的眼睛不禁湿润了，泪珠顺着脸蛋滚下来。

“你怎么啦，小把戏？……”凯蒂问他。

“不要哭，”老祖母也说，“这里人都会非常爱你的！”

“我给你做玩意儿。”西姆对他说。

“我没哭……”小把戏回答。“这，不是眼泪！”

的确不是！这个可怜的孩子，心里是有许多话要说呀！

“好了……好了，”马丁先生说道，口气一点也不凶，“就这么一回，我的孩子，我得事先告诉你，这里不准哭！”

“我再也不哭了，先生。”小把戏回答，他不由得投入老祖母向他张开的手臂。

马丁和马丁娜要歇息了。况且，农家习惯早睡早起。

“这孩子，把他放在哪屋呢？”农场主问道。

“到我屋去吧，”西姆应声答道，“我把他看成小兄弟，分给他半张床！”

“不，孩子们，”老祖母接口说道，“让他睡在我身边，不会妨碍我的，我看着他睡觉，心里也高兴。”

老人的愿望从未碰到一点阻碍。于是按照他的要求，在她的床旁边又添

了一张床，马上安置小把戏睡上去。

白净的床单，被子也暖和，这种舒服的床铺，他已经睡过几周，那是在利默里克乔治王家饭店，在安娜·威斯顿小姐的客房里。不过，那位女演员的爱抚不如这厚道的一家人！也许他觉出来有差别，尤其是老祖母给他掖被子时，重重地亲了他一口。

“哦！谢谢！……谢谢！……”他喃喃说道。

这天晚上，这就是他的全部祈祷，当然，别的祈祷他也不会。

现在刚刚进入寒冷季节。庄稼业已收完，大田没活儿了，或者活儿不多了。在这种气候恶劣的地方，冬季很长，又特别严寒，能冻坏种子，因此，小麦、大麦和燕麦都不在初冬时节播种。这是老经验了，马丁娜·马克卡蒂有自己的一套习惯，他选了合适的种子，等到3月份，甚至到4月份才播下去。他一直挺满意的。若是在地面冻了几尺深的时候犁田，只能费力不讨好，那还不如将种子撒在沙滩上或海岸的岩石上。

然而也不要以为，农家院里就无事可干了。首先，要打存放的大麦和燕麦。接着，在冬季漫长的几个月，活儿是不缺的。次日，

小把戏就看出这一点，因为，这头一天他就想帮上点忙，拂晓一起来，就到牲口棚那边去，好像预感到那里用得着他。真见鬼！到年底他就满六岁了，六岁孩子就能放鹅，放羊，若有一只好狗协助，还能放羊呢。

因此，在吃早饭时，他对着一杯热牛奶，就提出这种建议。“很好，我的孩子，”马丁先生答道，“你要干活，这就对了。必须学会自己养活自己……”

“我能养活自己，马丁先生。”他回答。

“他还太小！”老太婆提出异议。

“没关系，夫人……”

“叫我奶奶……”

“好……没关系，奶奶！我能干活就太高兴了……”

“你可以干活。”马道克说道，他相当吃惊：一个还只尝到生活苦难的孩子，竟有如此果敢的性格。

“谢谢，先生。”

“我教你怎么照料马，”马道克又说道，“还教你骑马，只要你不怕……”

“我愿意。”小把戏回答。

“我呢，让你熟悉照料奶牛，”马丁娜也说，“还给牛挤奶，只要你不怕让牛角顶着……”

“我愿意，马丁娜夫人。”

“还有我，”西姆高声说，“我教你怎么在田野里放羊……”“我愿意。”

“你识字吗，孩子？……”农场主问道。

“识一点，写出来很大……”

“能数数吗？……”

“哦！能……能数到一百，先生……”

“好哇！”凯蒂微笑着说，“我教你数到一千，教你写小字。”

“我愿意，夫人。”

这孩子，确实愿意接受向他提出的所有建议。看得出来，这些好人如何安排，他都认可。在这农场当个小仆人，这就是他的抱负。不过，能证明他思想严肃认真的一面，还是他回答农场主的话。当时，农场主笑着问他：

“嘿！小把戏，你在我们这里会成为一个很顶用的小伙子……马、奶牛、

羊群……你若是全管起来，我们可就没活儿干了。对了！你向我要多少工钱呀？……”

“工钱？……”

“对！……我猜想，你总不会白干活吧？……”

“当然不白干，马丁先生！”

“怎么，”马丁娜不免吃惊，高声说道，“怎么，给他吃，给他住，给他穿，额外还要报酬……”

“对，夫人。”

大家都瞪眼看着这孩子，就好像他讲了一句多么荒谬的话。马道克一直在观察他，只是插了一句：

“让他说说嘛！”

“对，”老祖母又说道，“告诉我们，你要挣什么……挣钱吗？小把戏点了点头。

“说说看……每天一银元？……”凯蒂问道。

“噯！夫人……”

“每个月？……”农场主妇问道。

“马丁娜夫人……”

“也许一年吧？”西姆哈哈大笑，截口问道。“每年一银元……”“你倒是说呀，要什么，我的孩子？”马道克问道。“我明白，你想自己养活自己，跟我们大家一样……不管收入多么少，也总能教会人数数……你要什么？……每天一便士……一个铜子？……”

“不对，马道克先生。”

“你说说看呀！”

“好哇！……马丁先生，每天晚上，您给我一个石子儿……”

“一个石子儿？……”西姆嚷道。“你攒石子儿能发财吗？”

“不能……可是我看着也高兴，过几年，等我长大了，如果你们对我一直挺满意……”

“说定了，小把戏，”马丁先生回答，“到那时，我们就把你的石子儿换成便士或者先令！”

于是，大家竟想夸小把戏这个主意好，而且当天晚上，马丁娜·马克卡蒂就给他一个石子儿，是从卡申河边捡来的，那里还有几百万几千万；小把戏接过石子儿，小心放进老奶奶给他当储钱罐的一个旧粗陶罐里。

“这孩子不一般！”马道克对他父亲说。

是的，他的善良的天性，既没有因为托恩皮泼的虐待，也没有因为贫民学校的坏榜样而改变。在过去的几周里，全家注意观察他，不得不承认他天生的好品质。他甚至不乏快乐的情绪；这种快乐是民族性情的底蕴，在穷苦的爱尔兰最穷的人身上也能看到。然而，他并不是那种从早到晚闲逛的孩子，眼睛并不东瞧瞧，西望望，忽而盯一只苍蝇，忽而追一只蝴蝶。可以看出他什么都思考，遇事总问个为什么，碰到人就请教，喜欢多学多了解。他的眼睛总在探询。哪怕是没什么价值的物品，他也不随意扔掉。他拾起一根别针，就像拾起一枚先令那样。他很爱惜衣服，总保持洁净。他的洗漱用具也都摆整齐了，他天生就爱规整。他总是彬彬有礼地回答别人的问话，听人回答的话不懂时就问，毫不犹豫地追问明白。与此同时，也能看到他学写字进步很快。尤其是算数，他似乎很容易就学会了，倒不是说他像蒙德和伊诺迪那类

人，小时颖异而长大却毫无成就的材料，而是说别的孩子要用笔算的地方，他不费劲就心算出来了。似乎是推理的能力在指引他的所行动；马道克看到这一点，着实吃了一惊。

还应当指出，多亏老祖母的教导，他也表现出顺从上帝旨意的虔诚态度；表述这种旨意的天主教，在爱尔兰心中深深地扎了根。每天他都热诚地做早祷和晚祷。

冬季过去了。这年冬天特别寒冷，常刮大风，有时阵风十分猛烈，就像扫荡卡申河谷的龙卷风。有多少回，大家担心房盖会给掀掉，也担心部分草泥墙会坍塌！房舍毁坏了，若想请求经纪人约翰·艾登给修复，那是徒劳的。因此，马丁娜·马克卡蒂父子不得不自己动手。除了打谷之外，修房就成为主要活计：这里要换草顶，那里要堵墙豁儿，围篱多处也得加固。

在这个季节，妇女也有各种活儿要干：祖母在火炉旁纺线，马丁娜和凯蒂照管牲畜和家禽。小把戏总跟着她们，尽量帮着干点活儿。家里家外的事儿他都关心。他人太小，照料不了马匹，就跟这头驴建立密切关系；这是一头和善的牲口，干活吃苦耐劳。他和驴彼此建立起友谊，他要让驴跟他那样干净，从而赢得马丁娜的赞扬。要承认，让猪也干净是白费劲，他不得不放弃这种努力。至于绵羊，他数了又数，共一百零三只，数字记在凯蒂送给他的一个旧笔记本上。他对帐目越来越感兴趣，就好像他在贫民学校上了奥包德金先生的课。

而且，有一天马丁娜去拿过冬的鸡蛋，他这种志向不是显然确定了吗？农场主妇随手拿了十二个鸡蛋，小把戏却嚷起来：

“别拿这些，马丁娜夫人。”

“别拿这些……为什么？……”

“因为顺序不对。”

“什么顺序？……鸡蛋不全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了，马丁娜夫人。您刚拿了第48只，应当从第37只拿起……您仔细瞧瞧！”

马丁娜仔细一瞧，果然每个鸡蛋都有号数，不正是小把戏用墨水写在蛋壳上的吗？既然农场主妇需要十二个鸡蛋，那就按编号拿，从第37号到第48号，而不应该从第48号取到第59号。她夸了孩子几句，就按顺序取了鸡蛋。

她在饭桌上讲了这件事，大家更是赞不绝口，马道克又问他：

“小把戏，至少你也数了母鸡和鸡崽儿吗？”

“当然了。”

他掏小本子：

“母鸡53只，鸡崽儿69只！”

西姆却插了一句：

“你也一定数过每条口袋里装多少粒燕麦……”

“孩子们，不要拿他开玩笑！”马丁娜·马克卡蒂驳斥。“这表明他有条理，小事上有条理，大事上和生活上就能讲求规律。”

“他又转向孩子，问道：

“你的石子儿呢……我每个晚上给你的石子儿……”

“都装在我那罐子里，马丁先生，”小把戏回答，“我已经有57个了。”的确，他到达凯尔文农场有57天了。

“嘿！”老祖母说道，“每天石子儿1便士，他就有57便士了

“哎！小把戏，”西姆又插话，“用这钱，你能买多少蛋糕啊！”

“蛋糕？……不，西姆……我还是愿意买漂亮的笔记本，好写字！”

年底临近了。严寒的天气取代11月份和大风天。地面覆盖厚厚一层硬实的积雪。树木挂着霜和冰溜儿，一片银白，那景象把我们这小孩给迷住了。水汽在玻璃窗上结成冰花，非常奇妙，那图案美极了！……还有河流，从这岸到对岸，冰凌堆积，高高隆起来，堵塞了河道！……当然，冬天的景色，对他并不新奇。从前，他沿戈尔韦街道一直跑到克拉达赫，经常看到这样的冬景。然而，那是他生活中的困苦时期，他衣不蔽体，赤脚走在雪地上，寒风吹透破衣烂衫，吹得他眼睛直流泪，双手也冻得裂了口子。他回到贫民学校的时候，靠炉灶又没有他的位置了……

现在，他感到多么幸福啊！生活在喜爱他的人中间，该有多么惬意啊！他们的疼爱给他的温暖，似乎胜过他这身抵御寒风的衣服、餐桌上富有营养的食品，以及炉膛里燃着劈柴的旺火。现在他开始有点儿用处了，他心目中更好的还是感到他身边这些善良的心。他真的成了家里人了。他有祖母、母亲、哥哥，也有亲戚……他心想，这一辈子要在他们中间度过，绝不会离开他们……他要在这里谋生……自己养活自己，正如有一天马道克对他这样说的，这个念头总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小把戏第一次过节，真是大喜过望，这也许是爱尔兰一年最重大的节日。

到了12月25日圣诞节了。小把戏早就知道，这天基督教徒举行仪式是纪念什么历史事件，然而他却不晓得在联合王国，这也是一个家人团聚的佳节。因此，这要给他一次惊喜。不过，他也看出来，上午家里在忙着准备。可是，老祖母、马丁娜和凯蒂都守口如瓶，他也不便多问。

一个好兆头，就是让他换上好看衣服，同时，马丁·马克卡蒂父子三人、老祖母、儿媳和凯蒂三人，也都换上漂亮衣服，一早儿赶马车去西尔通教堂，而且一整天都穿在身上。还有一个能说明问题的情况，就是晚饭推迟两小时，等天快黑了，餐桌上才摆放在大房间中央，烛火灯光将房间照得明晃晃的。这一餐肯定很丰盛，有非常好吃的东西，比平日多三四道菜，还有一壶美味啤酒和一个巨大的蛋糕——那是马丁娜和凯蒂根据祖传烹调秘法做出来的。

他们大吃大喝，有多么快活，我们就让读者想象去吧。大家都喜笑颜开，就连马道克也比平时放得开了。别人哈哈大笑，他脸上就浮现微笑，而他的笑容，就好比穿过雾凇的一束阳光。

对小把戏诱惑最大的还是放在桌子正中的圣诞树，树上挂着彩带和明星、在树枝间闪闪发亮。

忽然，老祖母对他说：

“仔细看看树叶，孩子……我想那上边大概有给你的东西！”

小把戏没等人说第二句话，就从树上“摘下”一把漂亮的爱尔兰刀，连同系着皮带的刀鞘，他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得脸都红啦！

这是他收到的第一份新年礼物，等西姆帮他扎在腰上的时候，他多么自豪啊！

“谢谢……奶奶……谢谢大伙！”他挨个走到人面前高声说道。

## 第十章 多尼戈尔发生的情况

现在应该提到，农场主马克卡蒂打算查询收养的这个孩子的身世。好心的韦斯特波特居民把他从虐待他的耍木偶艺人手中救出来，他从那天起的经历，大家已然了解。可是在那之前，这个可怜的孩子生活如何呢？大家知道，小把戏只是模模糊糊记得，他曾住在一个很凶的女人家里，那里还有一个，甚或有两个小姑娘，是在多尼戈尔的一个小村庄。因此，马丁先生要去那一带打听。

他只打听到这种情况：在多尼戈尔救济院里找到一个孩子的踪迹，那孩子一岁半收容，登记名字是小把戏，后来送到本郡的一个小村庄，即一个以抚养孤儿为业的女人家中。

如果再深入调查，固然能得到完整的情况，不过，那也无非是受救济院摆布的穷苦孤儿的共同经历。

多尼戈尔有二十万居民，在阿尔斯特省时，乃至在整个爱尔兰，它也许是最贫穷的一个郡。几年前，每四千居民还合不上两张床垫和八张草垫。在这北方贫瘠的土地上，缺少的不是种田人，而是可耕地。最执著的劳动者也白白耗尽了气力。那地方唯见寸草不生的小山谷。种不出庄稼的狭谷、崎岖不平的旷野、石质坚硬的地核、沙丘、像化脓的伤口似的泥炭沼、沼泽荒原、山脉的断层、格伦多文山脉、德里瓦山脉，总而言之，如英国人所说，是个“断裂的国家”。海岸线有大小宽窄各种海湾，处处呈现漏半状空穴，而大洋的风暴长驱直入，在洞穴里回荡，訇然作响，仿佛弹奏巨石的管风琴。多尼戈尔首当其冲，迎候从美洲刮来的三千海里的长风。不是钢铁铸成的海岸，势难抵御，这种西北狂风的扫荡。

多尼戈尔渔港切割的形状好似鲨鱼嘴，正对着多尼戈尔湾张开，大风直灌进去，长浪也直接拍击。因此，座落在港湾的小城，也

是四季大风不止，周围的山峦根本阻挡不住海上的狂飚。狂风越过多尼戈尔，冲击七英里远的兰道克小村，其猛兽丝毫不减。

小村庄？……还谈不上，只有十来座茅舍，散布在一条狭谷边缘，谷底一股活水，夏天如细线，冬季则成汹涌的激流。从多尼戈尔到兰道克根本没有公路，仅有几条小道，难得经过一辆当地的马车，偶尔也过一辆“双轮旅行车”，而拉车的爱尔兰种马则很驯顺，走路相当稳健。诚然，几条铁路已经沟通了爱尔兰，不过，火车按时穿过阿尔斯特省各郡的日子，似乎还颇遥远。况且，有何必要呢？这地区乡镇稀少，旅客下车主要去农场，而不是到乡镇。

然而，有时也能见到绿树环绕的城堡，那种盎格鲁—撒克逊建筑风格的奇特装饰，倒也十分悦目。其中，卡里克哈特爵爷府，就矗立在偏西北的米尔福德那边，周围有九万英亩的大庄园，属于列特里姆伯爵。

兰道克村的木棚或草房，俗称“棚子”，但说是草房，也只因茅草为顶，冬季难免漏雨，不过紫罗兰和长生草花朵纷开，也添了几分盎然的生趣。草顶覆盖着干垒墙壁的房屋。墙中夹些砾石以加固，遍布裂缝，还不如野人的草棚或堪察加人的枞木屋，也够不上破屋陋室。如果不是看见缀着鲜花的房顶冒出一缕青烟，简直难以想象，那样的破棚子还能住人。那既不是烧木柴，也不是烧煤，而是烧泥炭冒的烟。泥炭是从附近沼泽挖来的，那种“bog”（沼泽）呈淡红色，水层发暗，映印着欧石南的绿色；可怜的兰道克村民就是到那里挖出一块块燃料。

在这种气候恶劣的郡里，人不会冻死，却有饿死的危险。土地只肯施舍点蔬菜和果子。除了马铃薯，栽种什么都长不好。

有了蔬菜，多尼戈尔农民还能加上点什么呢？有时炖点鹅肉和鸭肉，那与其说是家禽，不如说是野味。至于真正的野味，如野兔和松鸡，完全归地主所有。沟壑间也零星放养几只山羊，能产点奶；还有几头猪，皮毛赛似黑绸，用嘴拱油水不大的垃圾堆，搜寻点吃的长膘儿。猪是真正的朋友，是家里的常客，正好比这贫困稍轻的地区养狗一样。根据德·博维小姐采集的准确说法，猪是“付年息的绅士”。

兰道克村的一间最破烂的茅屋，内部是这样的：只有一间屋，门让虫子蛀了，是拼凑起来的；左右各开一个洞，让光线和空气透进来；地面是一层干泥。檐上结着枝形吊灯似的蜘蛛网；里端有个炉灶，烟囱一直达到茅草顶；屋角摆一张破床，另一个角落放一张草垫。家具只有一个瘸腿凳子、一张残破不堪的桌子、一只带霉绿斑纹的小木桶、一个摇柄吱咯响的纺车。炊具也只有一个砂锅、一个平底锅、几个盆碗，从来不刷，也很少擦拭，还有两三只灌满溪水的瓶子，当初是装威士忌或杜松子酒的。各处扔着破布片儿、已不成形的破衣烂衫、桶里泡的和外面竿子上晾的肮脏衣物。桌子上常年放着一束荆条，用久了已见劈开的丝缕。

最不堪入目的穷苦，是在都柏林或伦敦最穷苦的街区，在克拉肯韦尔区、玛丽尔波恩、怀特查珀尔那里展示和栖息的穷困。爱尔兰的穷困是最可怕的，则隐蔽在伦敦东区少数民族聚居地！诚然，多尼戈尔的这些山谷，空气还没有污染，居民能呼吸山区散发的新鲜空气，不像大都市那样，人的肺部要受秽气恶臭气的毒害。

自不待言，这破屋的床铺归悍婆，草铺，以及荆条，是给孩子预备的。

悍婆，对，就是这么叫她的，“凶悍狠毒”，这名字与她相配。她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可恶的泼妇，有四五十岁，瘦高个儿，稀疏的头发披散着，红眉毛下面眼角起了皱纹，牙齿尖利，鹰勾鼻子，双手瘦骨嶙峋，手指一伸倒像是利爪，呼吸一股酒臭气，身穿落补丁的衬衫、一条破烂裙子，光脚板磨得很厚，走在石子上也咯不破。

这条母龙主要的营生是纺亚麻，如同爱尔兰农场，尤其阿尔斯特省农妇平时干的活计。纺麻也挺有进益，但是也顶不上肥沃一点的土地所产的粮食。悍婆纺麻每天挣几便士，她还干些别的胜任不了的事儿，抚养“育婴堂”托付给她的孩子。

每当城里的育婴堂人满为患，不幸的婴儿的健康受损，需要乡野的清新空气；就送给这种女人；他们出售母亲似的照料，就像卖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每年挣两三英镑。孩子长到五、六岁，又要送回孤儿院。况且，抚养费微不足道，从孩子身上赚不出什么钱。因此，婴儿若是落到毫无心肝的女人手中，那就倒楣了，难免不受虐待并挨饿，而这情况司空见惯。有多少幼儿没有回到孤儿院……至少在188年颁布儿童保护法之前是这种情况；实行儿童保护法之后，就严格地检查“育婴堂”代管人，在城外抚养的孤儿死亡率就大大降低了。

应当指出，当时基本上没有监视的措施。在兰道克村，悍婆既不用担心视察员来检察，也不用担心邻居的告发：他们在苦难中生活，心肠都变硬了。

多尼戈尔孤儿院托付给她抚养三个孩子：从四岁到六岁半的两个小姑娘、一个两岁零九个月的小男孩。

不用说是弃儿，甚至可能是在大路上拾到的。无论何种情况，根本不知其父母是谁，恐怕永远也不知道。他们一到年龄，回到多尼戈尔，就要进贫民习艺所干活。在英国，不仅城市，而且乡镇，还有的村庄都开设这种贫民习艺所。

这些孩子叫什么姓名，确切地说，孤儿院给他们起了什么名字呢？随口起个就是了。再说，那个小姑娘不久就死了，叫什么名无所谓了。那个大的叫西茜，是西茜莉的简称，小姑娘模样儿很俊，一头金发，稍微护理一下，就会柔软光滑如丝，那对蓝色大眼睛又聪慧又善良，原本清澈，但因流泪而变得浑浊了，可是她的形容瘦弱，肌肤没有血色，四肢枯干，胸脯凹陷，破衣衫遮不住突起的肋骨，看上去就像剥了皮的人体模型。她受虐待就折磨成这个样子！然而，她具有隐丑的天性，接受给她安排的生活，并不去想“这也可能会是另一种情形”。世上有母亲宠爱的孩子，他们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百般的抚爱，不缺亲热的吻，也不缺好吃好穿，而西茜又能从哪儿得知有这样的孩子呢？在孤儿院里是不可能的，那里人就像对待小动物一样对待她这样的孩子。

如果有人问起那小男孩的名字，得到的回答就是没有。他是在多尼戈尔街角被人发现的，当时刚生下来六个月，浑身裹着一块粗布，脸色铁青，只剩下一口气儿了。他被人送到孤儿院，跟其他婴儿放在一起，没人费心给他起名字。有什么办法呢，一次疏忽！平常大家叫他“Little—Boy”，小把戏，如我们所见，他就落下这个称呼。

一方面格里普，另一方安娜·威斯顿小姐，都认为他多半是被人拐走的富家孩子，其实很可能不是这码事儿。这种考虑，只配写小说的材料！

这胎三个产儿——这字眼不正合适吗？——交给一个泼妇抚养，小把戏年纪最小，只有两岁零九个月，棕色头发，眼睛明亮，显示将来很有魄力，只要不被死神过早地给合上的话，同样，那肌体将来也会变得很强壮，只要他经得住这破屋的恶浊空气和营养不良，没有患上妨碍发育的佝偻病的话。不过，这里要指出一点，这孩子生命力极强，忍耐力异乎寻常，怎么也没有折腾死。他一直挨饿，体重只有同龄人的一半。他只穿件破布衫，披一块旧灯心绒，胳膊从剪开的两个洞伸出来，在爱尔兰漫长的冬季终日冻得瑟瑟发抖。而且，他光着脚，直接挨地面，两条腿还挺结实。如果得到最起码的照顾，这个幼小的躯体很快就能发育，将来成为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人。但是也要承认，除了碰到意外的帮助，这种照顾在哪儿能找到呢？谁又能伸出援助之手呢？

这里只交待一句：两个女孩子中那个小的，患了慢性热症，生命慢慢耗尽，如同水从有裂罅的罐中漏干一样。她得吃药才能治好，可是药太贵了。她需要大夫诊治，可是，一名大夫能为了一个不知在哪儿出生的穷苦孩子，从多尼戈尔到弃儿住的这个荒凉的地方来吗？因此，悍婆认为没必要折腾一趟。小姑娘一死，孤儿院还会给她送来一个，她要孩子身上挣的那几先令一点也损失不了。

要知道，兰道克的溪流并不淌杜松子酒、威士忌、黑啤酒，那么，她酗酒的习惯就用孩子的抚养费来满足，因此，每个孩子每年50先令的抚养，1月份交到她手中，现在只剩下十来先令了。这个悍婆用什么来维持抚养孩子的生活呢？她在墙角藏了好多瓶酒，倒是渴不死，就不管孩子营养不良会不会饿死了。

境况就是这样，她那烈酒泡的脑子所能考虑的也就是这一点。请求孤儿院增加点补贴？……白费劲。必遭拒绝。还有许许多多孩子没有家庭，公共救济已难承受了。她只好把孩子打发走吗？……那她就断了一个财路——说断了酒路更确切些。这才是她心疼的，根本不想她这窝可怜的孩子两天没吃饭了。

悍婆考虑至此，便又喝起酒来。两个小姑娘和一个小男孩饿得挺不住，有时发出呻吟之声，就招来她的一顿打。谁嚷着要面包谁倒楣，让她一把就推个大跟头，再多哀求一声，她就要拳脚相加。这种情况不能持续下去了。她衣兜抖一抖也只有几先令，总得稍许买点吃的东西，哪儿也不赊帐……

“不行……不行！……”她连声说。“这几个叫花子叫他们饿死算啦！”

现在是10月份，破屋不严实，草顶有地方像老人头一样秃了，到处漏雨，屋里很冷。风从木板缝儿呼呼往里灌。泥炭微火不足以保持可以忍受的温度。西茜和小把戏紧紧偎在一起，也难以取暖。

病孩儿躺在草铺上发烧，那凶婆脚步不稳，摇摇晃晃撞到墙上，幸而小男孩躲得快，否则就要被她一脚踢到墙角去。西茜跪在病孩儿身边，喂她一点儿凉水喝。西茜不时抬头瞧瞧炉灶，只见泥炭火奄奄欲熄，锅也没放到三角架上，再说没有一点下锅的东西。

悍婆独自咕哝：

“50先令！……50先令养活一个孩子！……如果我向孤儿院那些没心肝要点补助，他们非让我见鬼去不可！”

即使给她补助，三个可怜的孩子也多吃不上一口面包，这情况很可能，甚至完全肯定。

昨天，剩下的那点“stirabout”，即粗糙的燕麦面糊，如同布列塔尼地区的那种面糊，全吃光了，从那以后，这屋里谁也没有再吃东西，悍婆同孩子一样；不过，她有杜松子酒顶着，而且保存的一点钱也决意不花一便士买食物，打算到路上捡点土豆皮回来煮着吃……

这时，外面传来几声咕噜咕噜的猪叫，继而，房门给拱开，一头在泥泞的街上游荡的猪闯进棚屋。

这畜生饿急了，进屋就到处嗅，大嘴巴用力拱。悍婆又关上房门，甚至并不想把它赶出去，一双醉眼直勾勾地盯着这头猪。

西茜和小把戏赶紧起身躲开，这畜生则用嘴拱地上的垃圾，本能地找到熄灭的炉灶后面，在灰色泥炭下边发现一个滚落在那儿的大土豆，便拱出来，又哼了一声，就下口咬住。

小把戏眼睛尖，那大土豆正是他所需要的，于是他扑向猪，冒着被猪踩伤咬伤的危险，从猪嘴里抢出土豆，他招呼西茜，二人便啃起来。

那畜生一时愣住，接着它气急败坏，一下扑向男孩。

小把戏拿着一块土豆，拼命逃开，却被猪撞倒了，西茜上前救助也不顶用，若是没有悍婆干预，他就会让猪严重咬伤。

这婆娘醉眼看这场面，终于明白了，她操起一根木棍，抡圆了打不肯罢休的畜生，可是棍子瞄不准，险些将小把戏脑袋打开花。如果没有轻轻的敲门声，真不知道这事儿该如何收场。

## 第十一章 赚保险金

悍婆愣住了，她这破屋，从未有人想进来。谁也不会产生这种念头。况且，何必敲门呢？一抬门栓就打开了。

两个孩子躲到角落里，将土豆吃完，腮帮子还鼓鼓的往下吞咽。

又敲了一下门，稍微重一点。这种敲门声表明，来客绝非专横或急不可待的人。难道是个穷鬼，是个到处要饭的，来这儿讨施舍？……到这破屋讨东西！……然而，听起来是个穷人在敲门。

悍婆挺起身，双腿站稳了，挥手威胁一下孩子。来人只能是多尼戈尔的视察员。不能让小把戏和他的伙伴喊肚子饿。

房门打开了，猪凶狠地叫一声，便窜了出去。

一个汉子站在门口，差点儿被猪撞倒了。他重又站稳，非但没有发火，仿佛还要道歉来得唐突。他那神气，就好像既向肮脏的畜生，也向同样肮脏的婆娘致敬。老实说，看见一头猪从这圈里出来，他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您有什么事儿……哎，您是谁？”悍婆挡在门口，粗声大气地问道。

“我是代理人，善良的太太。”那人回答。

代理人？……这话令她后退。这个代理人莫不是孤儿院派来的？按说，一名视察员到兰道克村来视察，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莫不是多尼戈尔救济院派来的，要写一份关于寄养在农村的孤儿的报告？不管怎样，等他一进破屋，悍婆就信口开河，要把来客给说糊涂了。

“请原谅，先生，请原谅！……您到的时候，我正打扫……这些小宝宝，瞧他们身体多好！……他们刚刚吃了一大锅燕麦面糊。

……小丫头和小小子，很合得来……因为，另一个小丫头病了……对……发烧，退不下来……我本想去多尼戈尔请大夫……可怜的心肝，我多么爱他们啊！”

悍婆一副野蛮的相貌、凶狠的眼神，活虎活现，却极力装作小猫。

“视察员先生，”她又说道，“如果救济院同意给我点钱买药……我们刚好够吃的……”

“我不是视察员，善良的太太。”那人和气地回答。

“那您是谁？……”她相当粗暴地问道。

“保险代理人。”

这类掮客多极了，遍布爱尔兰乡村，就像贫瘠的土地上长的蓟草。他们走村串户，要给儿童的生命上保险，而在这种条件下，不如说给儿童的死亡上保险。父亲或母亲每月为孩子付几便士——想想真可怕！——父母或者监管人，都像悍婆这类可恶的家伙，就有把握每死个孩子，能得三、四英镑的保险金。这就是鼓励犯罪，一种十分强烈的犯罪动机，造成儿童死亡率剧增，从而构成一个民族的危险了。因此，对于制造这类人的可恶场所，威尔特郡刑事法院院长戴伊先生就正确地斥之为灾祸、传授堕落和谋杀的学校。

也应当承认，1889年颁布的儿童保护法，明显地改善了保险制，而且，制止虐待儿童全国协会的创立，现在也起了一些好作用，这是不足为奇的。

一个文明的民族，到了19世纪末，还需要这样一种法律，谁不感到吃惊，谁不感到悲哀，谁不感到脸红呢？这项法律迫使家长“抚养他们负担的儿童，哪怕他们只是监护人或代管人，强迫他们对同他们一起生活的未成年人尽义务”，违犯者要受处罚，最重可判两年苦役。

对呀！原本仅凭本性就足够的事情，却要一项法律！

然而，在这个故事开场的时期，还没有法律保护孤儿院寄养在乡村的儿童。

来到悍婆家的代理人有45岁至50岁，但长相年轻些，一副虚头巴脑的样子，举止富有说服力，说话娓娓动听，典型的掮客，一心考虑佣金，为此不择手段。哄骗这个泼妇，装作视而不见受虐待的孩子蜷缩的耻辱境地；反而称赞她多么爱孩子，他就是靠这种手段“拉成生意”。

“善良的太太，”他又说道，“如果不太打扰的话，您能不能出来一下？……”

“您有话要对我说？”悍婆一直猜疑，问道。

“对，善良的太太，我要同您谈谈这些小孩子……当他们的面不便谈，这样一个话题……可能使他们难过……”

悍婆出来，关上房门，二人走开几步。

“善良的太太，”保险公司代理人又说道，“我们谈谈，您有三个男孩……”

“对。”

“是您的？……”

“不是。”

“您是他们的亲属？……”

“不是。”

“这么说……是多尼戈尔救济院委托给您的？……”

“对。”

“照我看，善良的太太，委托给您就对了，不可能有更好的人选了……然而，再怎么用心照顾，这些孩子也可能生病……孩子的性命太脆弱了，我好像看到您的一个小姑娘……”

“我也是尽自己的能力吧，先生，”悍婆回答，还从母狼的眼里挤出一滴泪。“我没日没夜看护这些孩子……我常常自己不吃，也缺不了他们的……救济院给我们的养育费少得可怜……只有三英镑、先生……每年三英镑……”

“这的确不够，善良的太太，您真的要做出一点牺牲，才能养活这些可爱的孩子……说说看，现在您有两个小姑娘和一个小男孩？”

“对。”

“一定是孤儿喽？……”

“可能吧。”

“我经常接触儿童，能估计出两个小姑娘有四岁和六岁，小男孩有两岁半……”

“问这些干什么？”

“干什么？……善良的太太，等一下您就知道了。”

悍婆怀疑地瞥了一眼。

“毫无疑问，”那人又说道，“多尼戈尔这个郡空气清新……卫生条件好极了……不过，身上衣服太单薄，您再怎么无微不至地照顾，也很可能会——请原谅我这话要撕裂您的心——可很可能会失去这个或那个孩子……您应当给他们上保险……”

“给他们上保险？……”

“对了，善良的太太……为了您的利益……”

“为我的利益！”悍婆提高嗓门儿，眼睛也流露出贪心的神色。

“不用多讲您就会明白……每月给我公司付几便士，如果孩子一旦死了，您就能领取两三镑保险金……”

“两三镑！……”悍婆重复道。

代理人心中暗道，他的建议可望被对方接受。

“通常就是这种情况，”他口气更加和蔼地说道。“在多尼戈尔农场，我们已经给好几百名儿童上了保险；自己精心抚养的一个可怜孩子死了，如果说无法得到安慰的话，那么至少，总有……一点……补偿，噢！老实说，微不足道……领取几枚金币，我们的公司乐于支付……”

悍婆一把抓住掮客的手。

“去领取……一点不费劲儿？……”她瞧了瞧四周，用哑嗓问道。

“一点不费劲儿，善良的太太。等医生确认孩子死了，那只要去找公司驻多尼戈尔的代表就行了。”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

“我这儿有现成的保险单，”他说道，“您只要肯在下方签上字，就用不着那么担心将来了。补充一句，万一您的一个孩子死了——唉！这情况屡见不鲜！——您得了保险金，就可以抚养别的孩子……救济院付的抚养费，也实在太少了……”

“这要我花费多少？……”悍婆问道。

“每月每个孩子3便士，一共9便士……”

“连那个小丫头您也给上保险？……”

“当然，善良的太太，尽管我看她病得挺重！如果您怎么护理也救不了她的命，那就是两英镑——明白吗，两英镑！……请注意，我们公司的事业完全是道德的，是为了可爱的儿童的利益……我们盼望他们活着，因为他们活在世上，才能给我们带来收益！他们中有人夭亡，我们会感到遗憾！”

不对！这些诚实的承保人，绝不会感到遗憾，因为，死亡率不会超过一定的平均数。同意给一个快要死的小姑娘上保险，代理人确信成产一笔好买卖，正如深得之味的一位经理这句回答所表露的：

“在一个上了保险的孩子葬礼的第二天，我们签订的保险合同会空前多起来！”

“这是事实，而一些坏蛋为了领取保险金，不惜犯罪，同样也是事实——我们要赶紧指出，这毕竟是一小撮人。”

结论应当是，这类保险公司及其主顾，必须受到密切监视。然而，这样一个偏远的小村子，完全在控制范围之外。因为，保险代理人不怕同这可恶的悍婆打交道；尽管他确信这婆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好了，善良的太太，”他以更加诱人的声调说。“您还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吗？……”

然而，她尽管可望不久就能领取小姑娘的死亡保险金，但是要先付9便士，她还是犯踌躇。

“这要付？……”她又问道，就好像她要争取打折扣似的。

“每个孩子每月3便士，我重复一遍，一共9便士。”

“9便士！”

她还想讨价还价。

“多说没用，”代理人回答。“善良的太太，您想一想，尽管您护理，

但是这个小姑娘明天……今天……就可能死去……公司就得付给您两英镑……喏……签字吧……请相信我……签字吧……”

他随身带了笔和墨水。在保险单下方签个名，手续就办妥了。

悍婆签了字，从兜里掏出 10 先令，数了 9 便士放到掮客手上。

掮客要告辞的时候，又虚头巴脑，献殷勤地补充说：

“现在，善良的太太，虽然用不着我来叮嘱您，但我还是要以我们的公司——这些可爱的孩子的保护者的名义讲一讲。我们是上帝在大地上的代表。上帝收到施舍，就以百倍回报给不幸的人……您好，善良的太太，您好！……下个月，我还来收取这点小钱，但愿看到寄托在您这儿的三个孩子非常健康，甚至包括这个小姑娘，她由您精心护理，病会好的。不要忘记，在我们古老的英国，人的生命具有很高价值，每死一个人，就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损失。再见，善良的太太，再见！”

的确，在联合王国，大家知道一个英国人生命的准确价值：155 英镑，合 3875 法郎；这个有撒克逊人、诺曼人、康伯里安人和皮克特人混合血统的家伙，就是作出这样准确的估价。

悍婆站着不动，目送那代理人走远，而破屋里的孩子却不敢出来。在此之前，她只看到孩子的存在每年能给她带来几枚金币，殊不知他们丧生也会给他带来同样数量的金钱。这 9 便士，第一次是付了，第二次付不付，不是取决于她吗？

因此，悍婆回到屋内，向几个不幸的孩子投去什么目光啊，正像老鹰瞧着趴在草丛里的小鸟，小把戏和西茜仿佛看明白那目光。他们本能地向后退，就好像这妖婆准备伸手掐死他们。

不过，还应当谨慎从事。三个孩子全死了，就会引起怀疑。悍婆还余下八、九先令，拿出一小部分买吃的，还能让他们活一段时间。再活三、四周吧……噫！时间不能再拖长……那代理人再来时，还会收取 9 便士，回收的保险金要比这必要的花费多上十倍。现在她还不将孩子打发回孤儿院。

代理人来访之后五天，小姑娘就一命呜呼了，根本没有请医生来诊治。

那是 10 月 6 日上午，悍婆外出喝酒，将几个孩子锁在破屋里。

病孩儿在倒气儿。只能往她嘴唇上润点水，没有别的东西给她。至于药，那得到多尼戈尔城去抓，要付钱的……悍婆的时间和钱要派更好的用场呢。小姑娘没力气动弹了，她浑身发抖，发烧出的冷汗把铺草都弄湿了。她睁大了眼睛，最后再看一次，似乎心里在滴咕：“我为什么生下来……为什么？……”

西茜蹲在旁边，用湿布轻轻给她敷太阳穴。

小把戏躲在角落注视，就仿佛注视要打开放飞小鸟的一个笼子。

女孩的嘴唇抽搐，呻吟声更大了。

“她要死了吗？”小把戏不禁问了一句。他也许并不懂这个词。

“对……她要上天啦！”西茜回答。

“不死就不能上天吗？……”

“不行……办不到！”

过了一会，这个羸弱的孩子全身抽动，生命只剩下一口气了。她眼珠一转，幼小的灵魂在最后一声叹息中离去了。

西茜吓坏了，连忙跪下；小把戏学伙伴的样，也跪到这个不再动弹的弱小的躯体前。

过了一小时，悍婆回来了，一见小姑娘死了，就嚎叫起来，然后又跑出去：

“小姑娘死了……死啦！”她嚎叫着跑遍全村，好让人证明她的沉痛。

没有几户邻居装作理会这件事。在他们看来，这些苦命孩子算什么呢，只不过少了一个而已！人世间其他苦命孩子还不够多吗？而且还会生出来！……这样的种子向来不缺少！

悍婆作完戏，就考虑自己的利益，绝不能误了领取保险金。

她先得赶到多尼戈尔城，要求保险公司的医生去验尸。不请医生给孩子治病倒也罢了，总得请他去验证死亡。付保险金之前，这是必不可少的程序。

悍婆当天就动身了，她将死去的小姑娘交给两个孩子看守。约摸下午两点钟，她离开兰道克村，来回各6英里，因此晚上八九点钟之前回不来。

西茜和小把戏留下来，反锁在破屋里。小男孩躲在炉灶旁边，几乎不敢动弹。西茜给小姑娘梳洗打扮，恐怕是这可怜的孩子一生都没有得到过。先给她洗脸，给她拢好头发，将她破成布条的衣衫扒下来，换上晾在钉子上的一条大毛巾。这小小尸体的裹尸布只有这块毛巾，同样，她的坟墓也只是被扔进去的一个土坑……

西茜给小姑娘梳理好了，又亲了亲她的脸蛋儿。小把戏也想照样做……可是，他吓得魂不附体。

“走……走啊！……”他叫西茜。

“去哪儿？……”

“出去！……走……走啊！”

西茜不肯，她不愿意将这遗体丢在破屋里。再说，房门也锁上

“走啊！……走啊！”男孩连声说。

“不行……不行！应当留在这儿！……”

“她全身都冰凉了……我也一样……我冷！……我冷！……走吧，西茜，走吧。她想带我们一起走……去那里……去她去的地方……”

孩子十分恐怖……他感觉不逃开自己也要死掉……夜晚开始降临了……

西茜点亮一个蜡烛头儿，插进一块木柴缝儿里，放在草铺旁边。

烛光一映，屋里东西全跳动起来，小把戏更害怕了。他很爱西茜，就像一个姐姐那样……他体会到的仅有的爱抚，就是她给的……但是他不能呆下去……他受不了……

于是，他在房门脚下用双手扒土，不怕弄破皮，也不怕弄断指甲，将支撑门框子的砾石挪开，扒出个洞来，够他钻出去了。

“走吧……走吧！”他最后一次说道。

“不行……”西茜回答，“我不愿意……就剩下她一个……我不愿意！……”

小把戏扑过去，搂住西茜的脖子，同她亲了亲，就从小洞钻出去不见了，只剩下西茜守着死了的小姑娘。

几天后，小把戏在田野碰见那个耍木偶的，便落到他手里，后来的情景我们已然知晓。

## 第十二章 回家

现在，小把戏生活很快乐，他想象不出生活还会更好。现时最重要，不去想将来。不过，未来，不是日复一日重复的现时，又是什么呢？

不错，过去的景象，有时也从他记忆中浮现出来。他时常想念跟他一起生活在凶婆家中的那个女孩。如今，西茜快有 11 岁了。她怎么样了呢？……是不是像另一个小姑娘那样，死亡帮她解脱了苦难呢？……小把戏心想，终有一天他会找到她。他无限感激她那样亲热的照顾。他把她当成姐姐，内心也需要挂念所有爱过他的人。

还有格里普，对忠实的格里普，小把戏心中怀有对西茜同样的感激之情。戈尔韦贫民学校失火之后半年过去了，在这半年中，小把戏成为各种偶然机遇的玩物！格里普怎么样了呢？……他也一样，绝不可以死去……那么善良的心，“不会就这么停止跳动！……”要死，还是让悍婆，让托恩皮泼那一流人死去，谁也不会惋惜……可是，那帮畜生活得就是长！

小把戏就是这样推想，可以看出来，他还没有对这家农户谈起他从前的朋友。因此，这家人也不可能关心他们的命运。

马丁·马克卡蒂去查访过一次，不过我们不应忘记，他没有查到西茜的下落，那女孩从兰道克村消失了。

至于格里普，从戈尔韦寄来一封复信，说可怜的小伙子失去了工作，伤刚好就离开那座城市，大概从一个村镇到另一个村镇找活儿干。小把戏非常伤心，他感到自己这么幸福，而格里普可能还没有这种运气。马丁先生对格里普倒有了兴趣，巴不得让他到农场来，干活准是把好手。可是，他下落不明……贫民学校这两个寄宿

生，将来有一天还会见面吗？……为什么不抱这种希望呢？

在凯尔文，马克卡蒂一家过着勤劳而安分的生活。离得最近的农场，也有两三英里。在下爱尔兰这些人烟稀少的乡镇，经营农场的佃农相互都不挨着。本郡首府持拉利，离这座农场有 12 英里，每逢赶集的日子，马丁先生或马道克为办事才进城。

这座农场属于西尔通乡，相距 5 英里，那村子有四十来户人家，百十来口人，围着村里的钟楼。每到星期日，马丁先生就套上车，拉着妇女去做弥撒，男人则跟着走去。考虑老祖母年事已高，经本堂神甫特许，她常常留在家中，除非是圣诞节、复活节或圣母升天节。

小把戏换上什么衣服去西尔道教堂啊！想当初，他穿着破衣烂衫，溜进戈尔韦大教堂，躲到大柱子后面。现在，他再也不怕被人赶走，见到那严肃的教袍、那立领的背心、那长长的手杖，也就是说，见到威严的教区执事的整个行头，他也不发抖了。不会啦！他在长椅上有座位，挨着马丁娜和凯蒂；他聆听圣歌，以甜美的声音应和，在做弥撒的过程中，他就看祖母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一本画书。他身穿好料子的粗呢外套，总注意保持整洁，是大人可以骄傲地指给人看的一个孩子。

做完弥撒，再上车返回凯尔文。就说这年冬天吧，下了几场大雪，寒风刺骨，所有人冻得眼睛发红，脸皮皴裂。马丁先生父子的胡须上都挂着小冰碴儿，看上去就像石膏头像。

不过，由于老祖母照料，炉膛里的树根和泥炭火烧得很旺，可以取暖；大家围着餐桌坐下，桌上摆着热气腾腾香喷喷的肥油白菜汤，一侧有一大盘皮儿发红的滚烫的煮土豆，另一侧还有一盘摊鸡蛋，而鸡蛋都是严格按标号

顺序取的。

天气不宜出门的时候，白天就阅读，交谈。小把戏又认真又专心，从大人的谈话中受益。

时序演进，2月份天气很冷，3月份阴雨连绵。快要开始耕地了。总之，这年冬季还不算过分寒冷，看来不会延长了。播种的节气相当有利。到圣诞节交租，佃农有把握满足地主的的要求了，不像许多歉收的许多县区那样，面临被收回土地的危险，结果一乡一乡的人被迫离去。

然而，正如人们所说的，这座农场的视野有个黑点。

两年前，二儿子帕特随“监护人号”商船出发了，那条商船属于利物浦的马尔卡德公司的。穿越南半球海洋之后，给家里来过两封信，最后那封信收到也有九个月到十个月了，后来就没有音讯了。不用说，马丁先生往利物浦写了信，根本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无论《邮报》还是《航海通讯》，都没能提供任何情况；就连马尔卡德兄弟也不掩饰他们担心“监护人号”的命运。

因此，帕特成了这户农家的主要话题，小把戏明白，没有帕特的音信，全家人有多么伤心。

同样，每天早晨，他们都焦急地等待邮车驶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的小男孩在通向本郡首府的大路上守望，远远望见那牛血色马车就认出来，赶紧撒腿跑过去，但不像要讨点小钱的流浪儿，而是去问有没有马丁·马克卡蒂的信件。

邮件服务组织得非常出色，能送到爱尔兰各郡最边远的地区。邮车走走停停，挨家挨户分发或收取信件。在一扇墙上，一块墙角石上面，能看到有红铁皮标示牌的信箱，信袋就吊在树枝上，邮差路过时取走。

糟糕的是，再也没有帕特的亲笔信寄到凯尔文农场，也没有马尔卡德公司的邮件。“监护人号”行驶在澳洲的海面上，那是最后一次被人看见，从那之后就杳无音信。

老祖母极为伤心。帕特一直是她最宠爱的孩子。她总把帕特挂在嘴边上，年纪这么大了，还能活着看见他吗？……小把戏总劝她放心。

“他一定能回来，”小把戏说，“我还不认识，应当见一见……既然他是家里人。”

“他会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喜欢你。”老祖母回答。

“其实，当海员挺美的，奶奶！可是要分离这么久，真可惜。就不能全家人一道去航海吗？……”

“不能，我的孩子，不能，帕特走了，就让我这么怀念……从不分离的人，该有多么幸福啊！……我们那个孩子本来可以留在农场……这里有他的活儿干，我们也用不着提心吊胆啦！……可是他不肯……但愿上帝把他给我们送回来！……别忘了为他祈祷！”

“哦，奶奶，我不会忘的……为他，也为您祈祷！”

4月初就开始耕地了。这活儿特别吃力，因为土地还很坚硬，要用犁翻起来，再经滚齿耙平，用钉耙修整，必须雇几个短工，马丁先生父子三人劳力不够。的确，节气不饶人，只有等春天才能播种。还要栽种蔬菜，马铃薯要选种，“芽眼”好的才能保证好收成。

与此同时，牲口也要出圈。猪放出来，在院子和大道上游荡。奶牛放到牧场去吃青，无需人看管。早晨放出去，晚上赶回来。挤牛奶是妇女的活儿。

然而羊群，一冬天吃干草、白菜和萝卜，应当放牧了，时而赶到这一片荒野，时而赶到另一片荒野。看来，小把戏是牧羊的最佳人选。

马丁·马克卡蒂，如我们所知，只有一百来只羊，但是爱尔兰良种长毛羊，皮毛发灰而不是雪白，黑嘴巴黑蹄子。因此，小把戏第一次放牧，离开农场半英里，担负这新的职责颇为自豪。在他的指挥下，咩咩叫的羊群列队行进，他的狗伯尔克去收拾落伍者，几头公羊走在排头，羊羔则偎在母亲身边……这是多大的责任啊！万一哪只羊走失呢？万一狼在周围徘徊呢？……没关系！牧羊少年有伯尔克，皮带上还挂着刀，他不怕狼来。

他一早就走，背着一个褡裢，里面装着一大块面包、一个煮鸡蛋、一块肥肉，当作午饭，晚饭等回家一起吃。羊出圈时，他一只一只数，回圈时再数一遍。同样，随便出入狗都不理的山羊，他也看得很紧。

头几天，太阳刚露头，小把戏就赶着羊群上路了。西天还有几颗星星闪烁，他看着一颗颗熄灭，就好像是风吹灭的。这时，阳光抖瑟着穿过晨空，悄然追上他，并用宝石光去刺石子和草捆。他展望田野，往往看见在另一块田上，马丁先生和马道克推着犁，身后留下笔直发黑的垅沟。在另一块田里，西姆有节奏地撒种，接着再用钉耙搂一层薄土覆盖上。

应当记住，小把戏虽然刚进入人生，但遇事主要不是追求新奇，而是讲求实际。他不去考虑普通一颗种子怎么会结出穗来，而是关心一穗有多少麦粒、大麦粒或燕麦粒。等收获的时候，他打算数一数，就像数家禽产的蛋那样，然后登记计算的结果。这是他的天性。即使天上的星星，他也要数，而不是欣赏。

例如，他欢快地迎接日出，不是因为阳光普照大地，而是因为阳光把温暖撒向人间。据说，印度的大象向天边升起的太阳致敬，小把戏也模仿大象，而且奇怪这群羊怎么不拉长叫声表示感激。不正是太阳融化地面上的积雪吗？在正午的时候，这些畜生为什么不望太阳，而是紧紧挤在一起，低着头，只让人看见后背，摆出一副所谓的“歇晌”姿态呢。毫无疑问，羊都没有良心！

白天大部分时间，草场上只有小把戏一人的情况极少。马道克或西姆，有时就在路上站住，当然不是要监视牧羊少年，他们信得过，而是喜欢唠上几句。

“哎！”他们问他，“羊群还好吗？青草厚不厚？……”

“青草很厚，马道克先生。”

“羊听话吗？……”

“非常听话，西姆……问问伯尔克就知道了……从来没有逼得它咬它们！”

伯尔克不大好看，但是非常聪明，非常勇敢，它已经成为小把戏的忠实伴侣。好在他们两个一聊就是几个钟点。小男孩对伯尔克说话时，看着它眼睛。伯尔克长鼻子的褐色鼻孔不翕动，仿佛在嗅他的话，同时摇动尾巴恰似饶舌——它那尾巴正是人们所说的“信号机”。两个好朋友，年龄相仿，完全合得来。

到了5月份，田野一片绿了。牧草芊绵，驴食草、三叶草、苜蓿等又密又长。不错，播了种的田地，刚出苗，颜色淡淡的，好似婴儿刚生的头发。小把戏去拔苗助长。有一天，马丁先生来看他，他就讲了这个了不起的想法。

“喂！我的孩子，”农场主答道，“如果揪你的头发，你以为就能长得

快吗？……不能！只会把你弄疼了。”

“那就不该这么干？……”

“对，永远也不要伤害任何人，同样也不要伤害庄稼。等夏天到来，让大自然行动，所有这些绿苗就会长出大穗，割了之后打出麦粒，麦秸也有用！”

“马丁先生，您认为今年会有好收成吗？”

“对！兆头不错。冬季不算太严寒，开春之后，晴天也比雨天多。上帝保佑，这种天气再有三个月，收成交租子就绰绰有余了。”

然而，还有些敌人要对付，就是那些贪婪的鸟儿，在爱尔兰的田野上繁衍。燕子倒也罢了，只是在有虫子的几个月呆在这里！可是，麻雀又无耻又贪吃，不愧是空中老鼠，专门吃播下的种子；乌鸦尤为可恶，给庄稼造成的危害极大，叫人难以容忍！

啊！可恶透顶的害鸟儿，小把戏的肺简直都要气炸了！它们那样子是在捉弄人。他赶着羊群走在牧场上，就轰起一群群黑乎乎的鸟儿；它们爪子垂下来，聒噪着飞走。那些飞禽个头儿很大，翅膀有力，很快就飞走了。小把戏跑步追赶，还鼓动伯尔克，伯尔克狂吠着，追得筋疲力尽。拿那些鸟儿有什么办法呢？根本靠不到近前；它们却可以蔑视人，只离十步远。继而，“呱呱呱！……”黑压压一片飞走了！

小把戏气愤的是，立在小麦或燕麦田中间的草人，根本就不顶事。西姆做的草人样子很可怕，手臂伸开，身上穿的破布片，在风中飘动。儿童见了肯定要害怕，而乌鸦却一点不怕。也许应当想象出某种装置，不但更可怕，而且不这么默不作声。我们的小主人公考虑很久，才想出这样的主意。模型的手臂固然能动，这是当然的，而且风大的时候就不止说话，还能叫喊：必须让模型喊叫。

应当承认，这是个妙主意，实施也不难，只要西姆往模型头上安一个在风中旋转发响的铃就行了。

唉！头两天，那些乌鸦先生即使没有害怕，至少感到惊讶，可是到了第三天，它们就不理会了，小把戏看见它们泰然落在草人头上，响铃无法同它们的聒噪竞争。

“毫无疑问，”小把戏心想，“这人世间不是完美的！”

除了这类烦扰，农场诸事务顺利进行。小把戏也非常幸福。在这年冬季的漫长夜晚，他在写字计算方面大有长进。现在，他傍晚回来，就把帐目整理好。除了鸡蛋，他还按照孵出的日期和种类给鸡雏登记并编号。小猪和小兔也同样处理，而爱尔兰像别的地方一样，猪和兔都是大家庭。对这个少年会计来说，这不是简单的任务。因此，全家人都感激他。他的头脑极有条理，也受到大家的鼓励。每天晚上，马丁先生都给他一个石子，他就放进陶罐里。在他的心目中，这些石子跟先令具有同等价值。归根结底，这只是一件约定的事。此外，罐里还装着他在利默里克剧院初次登台赚的那枚金币，但不知为何有所保留，他没有对这家农户提起。再说，他什么也不缺，也用不着花这笔钱，就不大看这金币的价值，倒是认为小石子标示了他的干劲儿和完美的行为。

季节对农事有利，一到7月份的最后一周，就准备收割饲草了。饲草长势很好，农场全体人员都要动员起来。要收割50多英亩，由马道克、西姆和两个短工负责。妇女当帮手，晾晒割下的新草，晒干了打成捆，再运回码在棚子里。这个季节雨水多，显然一天也不能耽误，晴天就抓紧干。这一周当

中，小把戏也许有点忽视羊群，总想帮马丁娜和凯蒂干点活儿。他干劲十足，用耙子搂草，搂成一捆一捆的！

这一年就这样过去，是马丁先生经营凯尔文农场收成最好的一年。如果再有帕特的音信，那就万事如意了。真让人以为是小把戏带来的福运。收税和收租的人员来了，他们就全部付清了。冬季又不太寒冷，非常湿润，春天来得早，又给农民一个丰年的兆头。

大家又回到田里干活儿。小把戏又去放羊，同伯尔克度过漫长的白昼。他看到草返青，听见小麦、大麦、燕麦抽穗时的细微声响。和风拂着大麦柔软的叶子令他开心。继而，大家急不可待谈论又一个丰年，这个话题能让老祖母喜笑颜开……对！马克卡蒂全家人都确信，过不了三个月，就会添一个新成员：凯蒂正准备给这家庭送一个礼物。

在8月割草季节，人手正紧的时候，一名短工发了烧，不能干活了。如果还能雇到割草工的话，必须招来一个替代他。不过，事情很讨厌，马丁先生要跑到西尔通乡，这就得耽误半天工夫。因此，当小把戏主动要去的时候，他欣然同意了。

可以放心他能把信捎到地方。5英里路程他很熟，因为每个星期天都走个来回，这段路难不倒他。他甚至提出走着去，既然马和驴都忙着拉车运草。他一大清早就动身，打算中午之前返回。

小把戏天一亮就出发，放开脚步，他兜里揣着一封信，是农场主要他交给西尔通客栈老板的，褡裢里装着他路上吃的东西。

天气晴朗，东风吹拂，十分凉爽，他轻轻松松就走了3英里。

路上和孤零零的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所有人都忙地里的活儿。田野展现无数草捆，一望无际，不久就要运回去。

前面有一片密林，大路沿边缘绕过去，至少延长一英里。小把戏要争取时间，认为最好从树林里穿行。于是他钻进去，自然也产生森林引起儿童的那种恐惧：森林里有强盗，森林里有狼，森林是夜晚讲述的各种故事的发生地点。诚然，对待狼，爱尔兰人称作“教父”，因此还要祈祷神灵让狼身体健康。

小把戏在林间小道走了百十来步，就站住了，他发现一棵树下躺着一个男人。

那是到这地方来的行客呢，还是过路人，仅仅歇歇脚就再赶路呢？

小把戏站着瞧，见那人不动弹，就又往前走。

那人叉着胳膊，帽子扣在眼睛上，睡得很死。看样子他挺年轻，顶多25岁。他靴子沾了泥土，衣服也满是灰尘，毫无疑问，他沿通往持拉利大道走了很长一段路。

不过，小把戏特别注意到，那个旅客大概是海员……对！看他那服装，看他那涂了柏油的帆布袋里装的行李，准备帆布袋还有个地址，我们的小男孩一走近就看清了。

“帕特……”他惊叫一声，“是帕特！”

对！是帕特，一看他同两个兄弟相似的长相，就能认出来，多久没有音信，家里人多么盼望他回来！

这时，小把戏正要叫醒他……忽然又停住。他转念一想，全家人都没料到帕特回来，尤其他母亲和祖母，一见到他太激动，就可能害病。不行！最好先告诉马丁先生一声……马丁先生会把事情安排稳妥……他会让两个女人

有个思想准备，事先就知道他们的孩子回来了……至于去给西尔通客栈老板送信的事儿，没关系！明天再办吧……况且，帕特是农家孩子，不是一个好劳力，不亚于任何人吗？……再说，年轻的海员很累了，事实上，他乘火车半夜到达特拉利，就离开那座城市。他一起很快就能到达农场。关键是赶在他之前，以便让他父亲和兄弟及时得到消息，能迎他一下。

最后还有3英里，行李包没必要给他留下，不是吗？为什么小把戏不能背走呢？这孩子不是挺有劲了，双肩背得动吗？……而且，他背上水手背包，该有多高兴啊……一个漂洋过海的背包……想想看吧！……

小把戏抓住扎口的绳结，将背包放到背上，就快步回农场。一出树林就是大道，有半英里笔直的一段路。

小把戏朝这个方向还没有走上五百步，就听后面喊叫起来。真的，他既不想站住，也不想放慢脚步，而是尽量往前赶。可是，那人不但喊叫，还跑步追上来。

那是帕特。

他醒来不见了行李包，火冒三丈，赶紧冲出树林。望见孩子走到了大道的拐弯处。

“哎！小偷……还不站住？……”

可以想象，小把戏根本不听那一套。他拼力跑，但他背着包，肯定要追上，那年轻海员的腿脚肯定在甲板上锻炼出来了。“唉！小偷……小偷……你逃不掉……真是明目张胆！”小把戏感到帕特在后面只离二百步远了，就丢下背包，撒腿跑起来。

帕特抬起行李包，还继续追赶。

简短节说，已经望见农场了，帕特才追上孩子，揪住他的衣领。马丁父子正在院子里从车上卸草捆，他们一见帕特，禁不住叫起来：

“帕特……我的儿子！……”

“弟弟……哥哥！……”

于是，马丁娜和凯蒂跑来了，祖母也跑来了，都搂住帕特……小把戏站在一旁，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芒，他心想会不会亲亲他呢……

“哼……我抓住个小偷！”帕特嚷道。

几句话就解释清楚了，小把戏扑过去，爬到帕特的脖子上，就好像爬上一艘船的桅楼。

### 第十三章 二人洗礼

马克卡蒂全家多高兴啊！帕特回来了，年轻的海员回到凯尔文农场，全家团圆，三兄弟欢聚在同一张餐桌，祖母同孙子相聚，马丁和马丁娜同所有孩子相聚！

而且，看来今年收成又不错。饲草丰收了，农作物产量也不会低。马铃薯，神圣的马铃薯，从地垅里涨出来，露出淡黄色和淡红色！那是现成的面包；只要煮一煮，放在最简陋的炉灶炭火灰中烤一烤，就能吃了。

首先，马丁娜问帕特：

“我的孩子，你回到家能呆上一年吧？”

“不行，妈，只呆6个星期。我那是个好职业，不想放弃……过6星期，我就得返回利物浦，重新登上监护人号……”

“只6星期！”老祖母咕哝一声。

“对，不过，这回是去当水手长，一条大船上的水手长，那可是个人物……”

“好哇，帕特，帕特！”马道克说着，亲热地紧紧握住兄弟的手。

“在我动身的那天之前，”年轻的海员又说道，“家里若是需要两条结实的胳膊，就用我的。”

“这我们不拒绝。”马丁先生答道。

这天，帕特刚认识他嫂子凯蒂：他哥哥是在他上次远航启程之后结婚的。他非常高兴，看出嫂子是个出色的女人，甚至认为应当感谢嫂子——在他返回船上之前——给他添个侄儿，——添个侄女也行。他乐得能当上叔叔，并拥抱了凯蒂，把她当作在他远航时来到家的一个姐姐。

可想而知，小把戏看着这种激动的场面，不会无动于衷。他虽然呆在大房间的角落里，却从内心里分享这种喜悦。现在也轮到上前见面，况且，他不已经是家里人了吗？他们向帕特讲了小把戏的身世。诚实的小伙子听了很受感动。从此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还别说，”年轻的海员重复道，“我看见他拿着我的行李包逃跑，就把他当成小偷啦！他差一点儿挨几巴掌……”

“哦！您给我几巴掌，”小把戏回答，“肯定打不疼我，因为我什么也没有偷您的。”

他这样说着，注意看帕特。这是个强壮的小伙子，身体十分健壮，一副果敢的神情，显得很爽快，由于风吹日晒，面孔发黑了。在小把戏的心目中，一名海员，就是个重要人物……是个特殊的人……一位航海的先生。他完全理解，老祖母特别喜爱帕特，拉着他的手不放，仿佛不让他急着离开他们！……

自不待言，在头一段时间，帕特讲述他的遭遇，解释为什么这么久没有音信——实在太久了，让人以为他回不来了。他还真险些再也回不了家园。监护人号航行在南半球海域，在印度一个海岛上触礁。船上遇难的人只好上了一个荒岛，远离航线，无法跟外界联系，困了13个月之久。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又让修复的监护人号下水了。船和货物全保住了。帕特又勇敢又肯干，表现十分出色，因此，利物浦的马尔卡德公司接受船长的提名，在下次横渡太平洋的航行中，任命帕特为水手长。现在万事如意。

第二天，凯尔文农场的全体人员又下地干活，显而易见，代替得病的短工，是一把干劲十足的好手。

9月份到了，正是秋忙季节。如果说像往年一样，小麦产量不高，可是

黑麦、大麦和燕麦丰收了。毫无疑问，1878年是一个好年景。收租的人若是着急，圣诞节之前就可以前来，他们会用现金如数交付。储备的粮草足可以过冬。话又说回来，马丁·马克卡蒂未能扩大积蓄，他靠劳动能保证现时生活，却不能保证将来。爱尔兰

佃农的未来，总受变幻莫测的气候的摆布。这是马道克始终关切的问题。因此，他对这种社会状况的仇恨也与日俱增，最终要争取废除封建地主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将土地归还给农民。

“要有信心！”凯蒂一再对他说。

马道克只是注视他而不回答。

就在当月9号，急切盼望的事件发生了，这是凯尔文农场的大喜日子。凯蒂卧床不久，就产下一个女婴。所有人兴高采烈！这婴儿就像天使，鼓着翅膀从窗户进入大房间。祖母和马丁娜都争着抢着抱。马道克亲着他的孩子，脸上漾起幸福的笑容。他的两个兄弟也都特别喜爱这个侄女儿。这不是家族大树的主枝，凯蒂·马道克这枝结出的头一个果实吗？但愿另外两枝也同样结出果实。年轻的母亲受到多么热烈的祝贺、百般的疼爱和照顾啊！激动得流下多少眼泪啊！……就好像这婴儿出生之前，这所住宅是空的！

至于我们这个小男孩，他得到允许吻一下新生婴儿时，从来没有像这样激动。

家里谁也不会怀疑，一等凯蒂能够参加，这事儿就要庆祝一番。没用多久就可以操办了。再说，这计划也很简单。在西尔通教堂给孩子洗礼仪式结束之后，本堂神甫和马丁先生的几个朋友，有五、六个人吧，都是毗邻的佃户，两三英里的路程不在乎，大家在凯尔文农场聚会。午餐已经备好，既丰盛又富有营养。这些淳朴的人很高兴来参加喜宴，跟这正派的家庭同乐。全家人尤为欣悦的是，帕特也在，因为到9月底他就要动身去利物浦了。毫无疑问，掌管生育的女神卢喀那。把事情安排得十分妥善。如果当初她不是可恶的异教徒，那么他们就会点一支香烛敬献给她。

首先要决定一件事：给孩子起什么名字？

老祖母提议叫贞妮，这个建议没遇到丝毫异议，挑选教母也很顺利。大家都确信老人乐意当教母，便异口同声向她提出来：不错，从老祖母到曾孙女，四世同堂；教母最好能靠得住，至少在教女童年时期。不过，在这件事情上，首先考虑的是感情问题，其他问题都在其次：这位老妇人仿佛又恢复了母爱，当大家郑重其事地向她提出来的时候，她立刻感动得流下泪来。

教父呢？……唔！有待解决！这事儿进展可没这么快。找个外人？……连想都不要想，家里有两个兄弟呢，也就是说有两个叔父，帕特和西姆，都争取当教父这份荣誉。可是，指定这个，那个又不高兴。当然，帕特是西姆的哥哥，在对峙局面中占先。但他是个海员，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海，怎么可能监护他的教女呢？……他明白这一点，尽管有点伤心，还是把机会让给西姆。

这时，老祖母倒有了个主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管怎么说，她有权指定一个合她意的教父。喏！她指定小把戏！

什么！这个收养的孩子，这个没人知道家庭的孤儿？

这样合适吗？……当然，大家知道他聪明、勤劳、忠诚……他受到农场

---

卢喀那：罗马神话中司生育的女神。

所有人的喜爱，钦佩和赞赏……但毕竟……小把戏！……况且，他还只有七岁半，当教父未免小了点儿。

“没关系，”祖母说，“他太小，我太老，这就相互补偿了。”

的确，如果说教父还不到8岁，那么教母却有76岁了，二人加起来84岁。老祖母振振有词；平均每人才42岁……

“正是年富力强。”她又补充道。

可以想见，尽管每人都想取悦于她，可是她的提议却需三思。大家征求年轻母亲的意见，她倒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她对小把戏有一种近乎母爱的感情。然而，马丁先生和马丁娜颇犯踌躇，主要考虑这孩子是在利默里克墓地捡到的，没有查出身世，也不知其父母是谁。

这工夫，马道克干预进来，做出决断，他说小把戏的智力明显超过年龄，凡事认真勤肯，这能从他额头上看出来，也就是说他将会有出息，鉴于这些理由，马道克决定下来。

“你愿意吗？……”他问小把戏。

“愿意，马道克先生。”小把戏回答。

他回答得很干脆，使每个人都感到惊讶。毋庸置疑，他有责任感，能对他的教女前途负责。

9月26日，天刚一亮，大家就准备参加仪式，全换上节日服装，妇女乘车，男人步行，欢欢喜喜前往西尔通乡。

然而，他们一到教堂，就碰到一个难题，谁也没有料到，是本堂神甫提出来的。

他问选中谁当新生婴儿的教父。

“小把戏。”马道克回答。

“他多大年龄？……”

“7岁半。”

“7岁半？……小了点儿……不过，这没有什么妨碍。告诉我，我想，除了小把戏，他还有名字吧？”

“神甫先生，我们不知道他有别的名字。”老祖母回答。

“没有别的名子？”神甫重复问道。

他又转向小男孩，问道：

“你应当有个洗礼的名字吧？”

“没有，本堂神甫先生。”

“哦，是这样！我的孩子，是出什么意外，你从来就没有洗礼？……”

是意外还是别有缘故，在这件事上可以肯定，小把戏提供不了任何情况。在他的记忆里，没有一点这种洗礼仪式的印象。而马克卡蒂一家人十分虔诚，遵守教规，却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实在令人奇怪。事实如此，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事儿。

小把戏一时呆若木鸡非常尴尬，他以为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不能当贞妮的教父了。这时，马道克却高声说道：

“唉！本堂神父先生，如果他没有受洗礼，那就给他洗礼吧！”

“如果他已经洗礼了呢！……老祖母指出。”

“没关系！那他就是双料的基督教徒！”西姆也高声说道。“在小丫头之前给他洗礼吧。”

“真的，有何不可呢？”本堂神甫答道。

“那他就能当教父啦？……”

“完全可以。”

“一前一后，给两个人洗礼，没有什么不妥吧？”凯蒂问道。

“我看没有什么困难，”本堂神甫回答。

“如果小把戏为他本人找到教父和教母的话。”

“我当教父……”马丁先生应道。

“我当教母。”马丁娜也说道。

哈！小把戏一想，真高兴，他同收养他的这家人结合得更紧密了。

“谢谢……谢谢！……”他连声说着，就亲起老祖母、凯蒂和马丁娜的手来。

要有个洗礼的名字，便给他起名叫埃狄，日历标志这一天。

埃狄，行啊！不过，很可能他还继续叫小把戏……这名字对他非常合适，大家也都叫惯了！

就这样，年少的教父先生洗礼了，仪式一结束，老祖母会将孩子放在洗礼盆上，根据教母的意愿，孩子的俗名和教名都叫贞妮。

紧接着，教堂的钟就丁当发出欢快的响声，教堂门口也放起鞭炮，铜子儿也像下雨似的落到当地孩子的身上……门前聚集了那么多人！真让人以为本郡所有穷人都相约来到西尔通广场。

亲爱的小把戏，你是否预见有朝一日，也是在这样隆重的场合，你站在头排呢！

大家迈着轻快的脚步回农场，本堂神甫走在前头，邀请的邻居，男女客人共有 15 位。宴席摆在大房间，大家落座，马丁先生专门从特拉利请来一名出名的女厨师。

不用说，这桌令人难忘的宴席，菜肴所需的食品全是农场的存货，一样也没有从外面购买，有香料浓汁浇羊腿、香草白汁炖小鸡、美味油脂漫过餐盘的火腿、白葡萄酒烩兔肉，还有鲑鱼和白斑狗鱼，是在卡申河里打的。

无需补充说明，这些丰盛的食品，小把戏都在笔记本支出栏上如数登记，他的帐目一丝不苟。因此，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又吃又喝。况且，席上壮小伙子做出了表率，他们强健的肠胃吃进多少菜肴也不在乎，只要菜肴丰盛就行。好家伙！从晌午吃到晚上，三道主菜，还有尾食，尽管葡萄干大米布丁做的量很大，尽管每人一张醋栗酱馅饼配生芹菜，餐桌上什么也没有剩下。

还有美酒，有浓黑啤酒，还有淡黑啤酒，还有汽水，还有于斯克博威士忌，还有白兰第，还有杜松子酒，还有著名配方的烈酒，“要热、要浓，要多”。足够醉倒本省酒量最大的人。宴饮持续了 3 小时，要结束时，一双双眼睛发亮像火炭似的，一张张脸红得赛似燃烧的煤炭。当然，在马克卡蒂家里，大家还是有节制的……他们并不因为鄙视为新教徒开设的“烧酒馆”，就去光顾为天主教徒开的“烈酒馆”。再说，这是洗礼的日子，不是应当宽容一点儿吗，本堂神甫不是在这儿为他们赎罪吗？

然而，马丁先生并不放松，注视宴饮的人，颇为意外地发现二儿子帕特喝酒有节制，而他兄弟西姆却要进入醉乡。

近邻的一位大农场主感到奇怪，一名水手能这么控制自己的酒量。

“因为我知道约翰·普兰的故事。”年轻的海员回答。

“约翰·普兰的故事？……”有人高声问道。

“故事或者歌谣，怎么说都行。”

“好哇！唱给我们听听吧，帕特。”本堂神甫说道，他觉得不妨娱乐一下。

“挺悲伤的……而且没完没了！”“没关系，唱吧，我的孩子……我们有时间，能一直听完。”于是，帕特以宏亮的声音唱起咏叹调；小把戏听着，为以是大洋通过他的口在歌唱。

约翰·普兰咏叹调

1

约翰·普兰杯不停，  
饮到最后还要饮，  
可以相信我这话，  
他已喝得醉醺醺。  
泡泡一家小酒馆，  
一泡就是两钟点，  
要把津贴全喝掉，  
还用多泡些时间？  
一次潮汐一出海，  
这钱还能挣出来，  
真是酒鬼糊涂蛋，  
又去酒馆饮开怀！……  
渔夫喝酒克罗梅，  
每喝必醉成恶习。  
打渔行业太艰苦……  
约翰·普兰下海去！

“好哇！他终于离开酒馆啦！”西姆高声说道。“酗酒的人离开酒馆太难受啦！”大农场主说道。“他喝足啦！”马丁先生指出。“过量啦！”本堂神甫说道。帕特又唱道：

约翰·普兰打渔船。  
起个名号叫卡万，  
船头尖尖如利箭，  
备有前帆三角帆。  
其他渔船已驶远，  
远远驶离渔港湾，  
约翰约翰快点跑，  
快点赶回上渔船。  
现在大海正退潮，  
退潮好似望风逃，  
看看不过两时辰，  
潮汐不是开玩笑。  
约翰如不快启锚，  
不快下海真糟糕。  
一旦延误变了天，  
他的渔船就报销。

“可以肯定，他喝酒误事，要倒楣的！”老祖母说道。“他是自我倒楣！”本堂神甫附和一句，帕特继续唱道：满天乌云夜黑暗，

黑暗狂风起骤然，  
好似鸱鹰扑下来……  
约翰睁大夜猫眼。  
睁大眼睛看近前，  
什么声响传耳畔？  
原来撞到岩石上……  
如果怠慢真危险！  
船身左右直摇晃，  
海水险些灌满舱，  
一股大浪打过来，  
可能船毁要遭殃。  
约翰·普兰直嘟囔，  
不干不净骂海浪，  
费了九牛二虎力，  
连滚带爬到船上。  
约翰一边拉帆索，

一边连声打酒嗝，从兜掏出大烟斗，再用火镰点着火。天要严寒无处躲。自身也要穿暖和，套上雨靴戴风帽，漆布大衣身上裹。穿戴好了立桅杆，桅杆立起颇费难。不过约翰很灵活，约翰·普兰是壮汉。接着要拉三角帆，沉重帆布堆眼前，拉住吊索猛一跳，爬上桅杆赛猴猿。最后就要收缆绳，收在船头盘齐整，再去船尾把住舵，轻帆正好借疾风。风帆疾驶赶航程，我想醉汉没做梦，经过耶稣受难地，划个十字表虔诚。

“一个爱尔兰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划十字。”马道克严肃指出。

“就是喝了酒也不能忘。”马丁娜附和一句。“上帝保佑他！”本堂神甫加了一句。帕特接着唱咏叹调：

4

从此一直到岬滩，  
海湾足有两里远，  
弯弯曲曲细如带，  
这段航道最凶险。  
好似迷宫里面转，  
正午航行也费难，  
每当出海从此过，  
多么勇敢也胆寒。  
约翰轻舟又熟路，  
臂膀有力眼有数，  
知道左转还右拐，  
驶向岬角海口处，  
古老信号灯模糊，  
隐约岬角向海突，  
这里水流极狭窄，  
望去仿佛断了路。  
行驶速度要放慢，  
降帆不再借风力，

只凭惯性驶向前。  
约翰驾帆再一看，  
大潮号灯已不见……  
只因船到出海口，  
掉头东北认航线。  
这个地点认出来，  
正在沙滩岬角外，  
只要往左掉船头，  
就能安然驶入海。  
检查帆索不懈怠，  
系在铁环别松开，  
约翰怎算上航道……  
约翰·普兰向大海。  
“大海！”小把戏心想。“在海上有多好啊！”

5  
前路空空是汪洋，  
黝暗可怖空荡荡！  
闪电微光也不见，  
极目望去唯迷茫。  
高空咆哮风也狂，  
狂风不久要下降，  
不堪暴雨积云重，  
重又跌到海面上。  
狂风果然降下来；  
半空呼啸声可哀，  
又从半空俯冲下，  
势欲推山又倒海。

帕特的歌声又停下，这回谁也没有发议论。每人都侧耳细听，就像凯尔文农场变成约翰·普兰的渔船，咏叹调的风暴在上空怒吼。

6  
约翰毕竟有主张，  
不怕风硬抢风航，  
从前出海遇逆风，  
常像这样逞顽强。  
此时约翰挂满帆，  
哪怕狂风掀翻船，  
挂满帆好贴近风，  
强借风力驶向前。  
风暴越刮势越猛，

约翰丝毫不放松，坚持作业要打渔，拖网撒在大海中。绳索越拉越绷紧，拖网越拖越显沉，船拖渔网随风跑，不慌不忙好渔民。渔船正在作业时，顺其自然不偏驶，甚至不必去掌舵，掌舵反而徒费力。……约翰头重昏沉沉，眼睛模糊也发浑，于是抓起酒葫芦，拔下塞子提精神。举起葫芦对嘴喝，一口一口如解渴，千不该来万不该，睡卧船尾入梦柯。约翰不再叫普兰，应当

改称肚灌满。葡萄烧酒杜松酒，

灌满肚子睡正酣！

“这么冒失！”马丁先生高声说。

“据说也有个神保护喝醉酒的人。”西姆自然要指出这一点。“那个神就得忙坏啦！”马丁娜截口说。

“看看会怎么样吧！”本堂神甫应道。“帕特，唱下去。”

7

晨空万里好天气，

朝阳脸色真艳丽，

只有薄薄几片云，

匆匆飞走尽逃逝。

既然大家都忘记，

危险也就无需提，

个个渔夫乘潮水，

返回港湾心欢喜。

每条渔帆都勿急，

并排一只挨一只，

壮观赛似大舰队，

凯旋回港得胜利。

“约翰·普兰呢？”小把戏问道，他非常担心在拖网船上睡觉的醉汉。

“别急呀。”马丁先生回答。

“我真怕他出事儿！”老祖母补充一句。

8 真的！出了什么事？渔帆好像有问题，

为何猛然掉了头，

疾风吹送往回驶。

其他渔帆在后边，

拉网打渔继续干，

海上作业如往常，

谁也没想早回还。

难道夜间出海难，

风暴打倒一条船？

要不哪来这残骸，

哪来残骸漂海面？……人们急忙到这里……只见海上船一只，

龙骨裸露底朝天，

翻船漂流任东西！

“船翻啦！”小把戏惊叫。“翻船啦！”老祖母重复。

9

快呀！大家快帮忙！先得拉上大拖网，一点一点往上拉，要把渔网收船上。复滑车是好工具。边拉边钩挺省力，拖网越拉越靠近……只见网中一尸体！此人海上遇了难，尸体捞上多凄惨，克罗梅的打渔夫，普兰家的小约翰。

10 这次事故很明显，渔船拖网无人管，随风流转忽一横，一个大浪就打翻。人人见此都明白，酒鬼送命不奇怪，自己结网罩自己，掘墓还把自身埋！他的尸体捞上船，

一副惨相不忍看！

灌满海水未解酒，  
俨然还是一醉汉！  
“真不幸！”马丁娜说道。  
“我们要为他祈祷！”老祖母也说道。

11

遗体赶紧运回去，  
渔民给他办后事，  
这个酒鬼真可怜，  
不能出海去墓地。  
如果愿听我一言，  
葬在何处我来选，  
远离酒馆挖墓坑，  
不能喝酒只安眠。  
咏叹一曲悼普兰，  
出海从此少约翰。  
又逢渔讯潮有信，  
渔民出海驾轻帆！

帕特的声音好似嘹亮的军号，抛出忧伤的咏叹调这最后一句。宾主感触极深，都没再议论，只是为每个人的健康干杯，这样又多喝了满满十杯……大家分手时相约，即使在陆地上，也绝不效仿约翰·普兰。

#### 第十四章 他还不到九岁

这个大喜的日子过去，大家又下地干活，一时间干了很多活儿。毫无疑问，帕特并不觉得是回来度假，他帮助父亲和兄弟，表现出极大的干劲儿。这些海员，即使不在船上，也都能吃苦耐劳，确确实实都是好手。帕特正赶上秋收大忙季节，紧接着又收蔬菜。可以说，他风风火火，就像前桅楼的一名水手，这种说法他常用，但必须给小把戏解释。跟小把戏在一起，不把事情说出个所以然来，那是完不了的。他总围着帕特转，帕特也把他当成朋友——这是水手对见习水手的友谊。一天活儿干完，全家人聚在晚餐桌上，小把戏多么高兴听年轻的海员讲述他们的航行，他所经历的意外事故、监护人号所遭遇的暴风雨，以及横渡大洋的快速而出色的航程。他尤为感兴趣的是给马尔卡德公司运回丰富货物，三桅商船要运往欧洲的货物的装运。毫无疑问，这种交易极大地震动了他这务实精神。在他看来，船主胜过船长。

“这么说，”他问帕特，“常说的贸易就是这样啦？”

“装上一个地方的产品，运到不产这些物品的地方去卖……。”

“卖的价钱要高？……”

“当然了……要赚钱嘛。还有，从别的地区进口产品再销售

“卖的价钱总要高吗？帕特？”

“总要高些……尽量多卖钱！”

帕特对凯尔文农场度假，这种问题；小把戏提了百八十遍，这表明他不相信。可惜动身的日子到了，帕特要离开农场回利物浦，大家都特别伤心。

9月30日这天离别，帕特要离开他所爱的人。这一去要有多久见不到面啊？他也说不准，不过，他答应写信来，经常写信。大家多么激动地同这诚实的小伙子拥抱！在场的老祖母流下眼泪。可怜的老太太年纪这么大了，帕特再回来的时候，还能看见她在儿孙中间，坐在炉灶前纺线吗？至少在别离的时候，她同全家人一样健康。再说，这个郡的农民可望有个好年景，丝毫不用担心已经让人感到凉意的冬天。因此，帕特对他哥哥说：

“我希望你写信告诉我，没什么忧虑的事儿，马道克。只要有勇气和意志，日子总能过下去……”

“对……帕特……如果运气好的话，但是运气找不来。你看到了，弟弟，不停地耕种，而土地却不是你的，也永远不会成为你的，还有，要受歉收的摆布，勇气和意志都无济于事！”

帕特无言以对，可是，他同哥哥最后一次握手时，却低声说了一句：

“要有信心！”

乘车一直把年轻的海员送到特拉利，送行的人有父亲、大哥、三弟，以及依依不舍的小把戏……帕特乘火车到都柏林，再换乘客船去利物浦。

接下来几周，农场的活儿还很忙，收获的庄稼要脱粒，打完场，留够种子，马丁先生就去市场出售。

出售粮食，引起我们这小男孩极大兴趣，因此，这位农场主也把他带去。不要指责这8岁孩子如此热心于货利。绝不要！他生来如此，是本能促使他对生意感兴趣。况且，马丁·马克卡蒂照惯例，每天晚上给他一个石子，他就挺满足，看着自己的财宝扩大而满心欢喜。我们也应当指出。爱尔兰这个种族同利欲俱生，绿宝石岛居民喜受赚钱，当然钱财来路要正，在特拉利市场或附近乡镇，每当马丁先生做了一笔好生意，小把戏就像自己获利的喜不自胜。

10月、11月和12月也都顺利过去，农活儿早已结束，到了圣诞节前夕，收租子的人来到凯尔文。租金已准备好，可是一旦换成收据，农场就所剩无几了。因此，马道克一望见收租人来了，就赶紧离开家，他不愿意眼看辛辛苦苦种别人的田所挣的钱，就这么给人家了。总要担心未来。好在过冬有保障，储备能顶到开春耕种的时节，没有额外花费。

新的一年特别严寒。大家轻易不出门。当然，农场里的活儿也不少。那么多牲口，不是得需要饲养照料吗？小把戏专门负责家禽，可以放心让他管。母鸡和小鸡精心照管，也精心登记。这期间，他也没有忘记他还有个教女。

在贞妮母亲有事的时候，他抱着孩子，用笑脸逗她笑，给他唱歌，摇她入睡，心里该有多美啊！可见他非常认真履行职责。教父，几乎等于父亲，他就把小孩子视为自己的女儿，为她的前途制订了抱负极大的计划。除了他，不给他请别的教师……他先教孩子说话，再教识字写字，往后再教“持家”……

这里要指出，小把戏受益于马丁先生父子，尤其是马道克的传授。在学习方面，他没有停留在跟格里普失散时的水平——可怜的格里普，始终占据他的头脑，永远不会在他的记忆中消失。

冬季相当严寒，春天便来得迟。牧羊少年由伯尔克陪伴，又开始执行往常的任务。他赶着一群绵羊和山羊，到农场方圆一英里之内的牧场上。他年龄太小，还干不了力气活，心里特别难过，真盼望快点长大。有时，他向老祖母提起这个念头，老祖母点头回答说“

“别着急……总会长大的……”

“可是现在，我就不能给一小块地播种吗？……”

“你能撒撒种，就那么高兴？……”

“对，奶奶。我一看见马道克和西姆迈着均匀的步伐，扬起手臂往拢沟里撒种，就非常想跟着模仿。那活儿真棒，想想特别有意思：种子要在田城里发芽，抽出长长的……长长的穗儿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也不知道，孩子，但是上帝知道，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应当满足了。”

这次谈话还真有效果，过了几天，就看见小把戏在一小块犁过修整好的田里，十分灵巧地撒燕麦种，受到了马丁·马克卡蒂的称赞。

因此，等纤细绿芽一拱出土，他多么顽强地保卫未来的收成啊，天一亮就起来，用石块赶那些强盗乌鸦！还有一件事，不要忘记提一提。就在贞妮出生时，他在大院子中间栽了一棵小杉树，心想幼树和婴儿两个将一起长大。他也费了好多脑筋，想法儿保护细弱的小树，对付那些害鸟。毫无疑问，小把戏和这样掠夺种类的代表，永远也不会成为好朋友。

1880年夏天，在西爱尔兰农村，劳动非常艰巨。可惜气候不太好，影响土地的农作物产量。多数郡的收成不如去年。不过，还无需担心饥荒，因为马铃薯可望丰产，尽管收获时间要晚点儿，也应当满足了。其他作物长势不好，小麦稀稀落落；至于黑麦、大麦、燕麦，应当承认，这些粮食要减产，不够当地的需要。当然，这要引起涨价，可是，这些作物产量极低，不得不全部留作来年的种子，根本没有富余出售的，涨价对农民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些户农家能节省出一点，不是还得缴纳各种租金吗？再说，付了租金之后，家里就连一个先令也不剩了。

这种形势的后果，就是在一些郡中促进了民族主义运动。每逢爱尔兰农村的天边升起穷困的乌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许多地方响起土地同盟会成员的抨击和绝望的怒吼，对地主发出可怕的威胁，不管是不是外国人，大家

都记得，苏格兰和英格兰地主就被视为外国人。

这年6月份，饥饿的暴民在韦斯特波特街头高喊：“紧紧抓住你们的农场！”农村传遍这样的口号：“土地属于农民！”在多尼戈尔、斯莱戈、戈尔韦的一些地方，发生了小规模暴乱，凯里也未能幸免。老祖母、马丁娜和凯蒂都为马道克提心吊胆，看他天黑离开农场，次日才回来，一副走远路而疲惫不堪的样子，而神色更阴沉，更愤懑了。他是去大乡镇参加了集会，会上有人主张起来反抗地主，进行普遍抵制，迫使地主撂荒土地。

但是，爱尔兰总督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派警力密切监视民族主义分子，这就更增加了全家人对马道克的担心。

马丁先生和西姆同马道克的想法一样，但是看他出去时间很久才回来，就什么也不表示。几个女人却忍不住，恳求他谨慎点儿，注意自己的言行。她们要他下保证不参加争取地方自治的起义，说那只能导致一场灾难。

马道克发火了，大房间回荡他的怒吼。他大发议论，声讨疾呼，就好像在聚会的热烈气氛中。

“干一辈子活儿还受穷，穷困永无休止！”他反复说道。

马丁娜和凯蒂吓得发抖，唯恐有巡逻警经过农场，在外面听见马道克的言论，而马丁先生和西姆坐在一旁则重着脑袋。

小把戏目睹这种悲伤的场面，心情非常激动。他经历了那么多不幸的遭遇，一旦在凯尔文被人收养，苦难就不该到头了吗？难道未来给他预备了更大的磨难？

他只有8岁半，体格很好，幸好没有患上儿童疾病，当初无论受折磨，受虐待，还是无人关怀照顾，都未能损害他的体质。就好比进行相应压力试验的锅炉，经受住了多少大气压的考验，是啊！小把戏经受了考验——这个字眼恰如其分——经受住了最大抗力的考验，在身心两方面，都能表现出惊人的耐力。从他发达的肩膀，已然宽展的胸脯，虽然纤细但全是肌肉的有力四肢，就能看出这一点。他的头发呈棕褐色，留得很短，不像安娜·威斯顿小姐那时让他的长发髻遮住额头。他的眼睛为深蓝色，眸子熠熠闪光，透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活力。他的嘴唇微微收紧，下颚有点宽，表明他性格的魄力和果断。这一点尤为引起他这新家庭的注意。这些庄稼人既严肃又深沉，都相当喜于观察，不能不注意到这孩子很突出，天生讲求条理和实干，如果有机会运用这种天性，他肯定能有所作为。

收割饲草和收粮食作物的大忙时节，气候条件不如去年。一如所料，粮食歉产数量相当大。农场本身的人手就足够了，不必雇用短工。过冬的粮食部分有保障，然而这一年，他们能凑足钱付租金和杂税吗？

冬季来得很早，刚入9月份，就来了一股寒流。后来又下了几场大雪，早早就得把牲口赶回圈。大地一片白，积雪又厚又硬，无论绵羊还是山羊，都吃不到地面的草。而且完全有理由担心饲草顶不到开春。最慎重的人，至少有条件的人，就购买一些储备起来，马丁·马克卡蒂就属于这后一种。不过东西奇缺，他只有花高价才得以购进一部分，算起来，饲养漫长的一冬天，也许还不如卖掉牲口。

各地形势都非常严峻，土地冻了几尺厚，尤其爱尔兰这里是轻型的硅质土壤，上点有限的肥料也保不住，一旦冬季顽固地持续，冰冻期超过正常的限度，农民就束手无策。如果土壤保持砾石一般坚硬，犁铧又有什么作用呢？如果不能及时播种，整个年景不就毁了吗？然而，一个季节气候的变幻，人

是改变不了的，只能叉起胳膊等待，眼看着储存的粮食日益减少。叉起的胳膊可不等于劳动的手臂！

至了11月末，这种状况就更加恶化。大雪过后又是严寒天气，温度计的水银往往降到零下19度。

正是在这个时候，马丁·马克卡蒂和马道克为了措几周之后要交的租金，不得不卖掉一部分牲口，其中有一大批绵羊，事不宜迟，要到特拉利商人那里拿到现金。

12月15日这天，地面结冰，马车很难行驶，马丁先生父子就决定徒步前往。在这种天气要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步行80英里，确实够艰难的，很可能要两三天才能回来。

家里人不免以担心的神情，看着他们俩天蒙蒙亮就离开农场。天气虽然干冷，但是西边聚积沉重的云雾，不久可能要变天了。

马丁先生和马道克于15日动身，到17日傍晚之前恐怕回不来。

直到傍晚，天气变化不明显。气温又下降了一两度，下午起风了，这又增加一层担心，因为，冬季海风灌到卡申河谷，能刮得地动山摇。

16日夜晩，一场暴风雪来势极猛。农场房舍披上白装，离开十步远就看不见了。河中冰块相撞，发出巨大的声响。在这个时候，马丁先生和马道克在特拉利办完事，已经上路往回走了吗？无从知晓，有一点是确切无疑，就是到了18日晚上，他们还没有回到家。

狂风呼啸，刮了一夜，不难想象，老祖母、马丁娜、凯蒂、西姆和小把戏，该有多么焦虑不安啊。农场主和他儿子，这时也许在雪后暴风雪中迷路了吧？……也许他们离农场还有几英里，就精疲力竭；又饿又冻，倒在路上奄奄一息了吧？……

次日，将近上午10点钟，天边开始放晴，狂风也减弱了。由于刮了一阵南风，一时间积雪板结了。西姆说，他要带着伯尔克去迎一迎父亲和大哥，大家同意他这样干，但是有个条件，他必须答应让马丁娜和凯蒂陪同前往。

这样一来，小把戏尽管想去，不得不同祖母和婴儿留在家里。

此外，大家还商定，沿路寻找只能走出两三英里，西姆若是认为有必要还往前寻找，必须赶在天黑之前回家。

一刻钟之后，家里只剩下老祖母和小把戏了。贞妮在隔壁房间，即马道克和凯蒂的卧室睡觉。按照爱尔兰的风俗，一只篮子，用两根绳子吊在顶棚的一根梁上，就是孩子的摇篮了。

老祖母的扶手椅放在炉灶前，小把戏将炉膛里的泥炭和木柴火挑得很旺。他不时起身，去看看他的教女醒没醒，听到孩子动一动就担心，随时准备喂她点温奶，或者轻轻悠摇篮，让她重新入睡。

老祖母魂不守舍，侧耳细听户外的所有动静：茅顶上覆雪板结的啪啪声、木板受寒冷的刺激咯咯响。

“你什么也没有听见吗，小把戏？”她问道。

“没有，奶奶！”

小把戏用指甲刮刮玻璃窗花，张望一片白色的院子。

约摸12点半的时候，小姑娘轻轻叫了一声，小把戏赶紧过去，见她还没有睁开眼睛，就悠了一会儿摇篮，让她又入睡了。

他不愿意把老奶奶一个人撂在那儿，正要过去，忽听外面有声响，更注意倾听，窸窣的声音仿佛是从马道克卧室隔壁的牲口棚传来的。不过，隔壁

是一堵实心墙，无需担心，也许是老鼠在垫草之间乱窜，窗户又关着，没有什么怕的。

小把戏小心推上隔开两个房间的这道门，急忙回来。

“贞妮呢？”老祖母问道。

“又睡着了。”

“那你就呆在我身边吧，我的孩子……”

“好吧，奶奶。”

两个人向炉火倾着身子，又谈起马丁和马道克，接着又谈到去找他们的马丁娜、凯蒂和西姆。

但愿他们没出事儿，这种暴风雪的天气，有时就会发生可怕的灾难！唉！坚强有力的男子汉是能够应付的……他们一回到家里，就能烤旺旺的炉火，从桌上端起搀热糖水的烈酒。……小把戏只需往炉膛投一抱劈柴。

马丁娜和其他人已经走了两小时，还没有回来的迹象。

“要不要我去大门口，瞧瞧，奶奶？”小把戏提议。“大门口再往前走，望得更远些……”

“不行……不行！……家里不能没人，”老祖母回答。“如果只有我看家，那就等于没人啦！”

他们又聊起天来，然而时过不久，由于担心和疲倦，老太太开始打盹——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小把戏按照习惯，往她脑后塞了一个枕头小心不弄出一点响动惊醒她，走到窗口守望。

他刮掉一块玻璃上的冰花，往外观望。

户外一片雪白，一片寂静，仿佛在墓地里。

既然老祖母睡着了，贞妮又在隔壁房间休息，他到路上望望总没有什么妨碍吧。这种好奇心，或者说想看看人回来没有的这种愿望是完全有情可原的。

于是，小把戏打开房门，又轻轻关上。他踏着没膝的积雪，走到院子的栅门。

一望无际，白色的路上，没有人影，听听西边的方向，根本没有脚步声。马丁娜、凯蒂和西姆不在附近，因为严寒的天气声音能传得很远，伯尔克在远处汪汪叫也能听得见。

小把戏一直走到大路中间。

这时，又听见扒东西的声响，引起他的注意，不是大路上，而是从院子传来的，在房子右侧牲口棚那边，窸窣声似乎伴随着低沉的吼叫。

小把戏一动不动地倾听，心怦怦直跳。不过，他勇敢地朝牲口棚墙壁走去，过了那侧的拐角，他更加小心，蹑手蹑脚地溜过去。

声响一直不断，是在牲口棚里，靠马道克和凯蒂房间那一角后边。

小把戏预感要出事儿，就贴着墙根爬行。

他一爬过拐角，就惊叫一声。

那里的草泥墙损坏了，灰泥日久脱落，对着贞妮睡觉的房间出现一个挺大的破洞。

是谁扒开的洞？……是人呢……还是动物呢？……。

小把戏毫不犹豫一个箭步蹿到屋里……。

恰巧这时，一只大个头儿的动物往外蹿，将这小男孩撞个跟头。

是一条狼，一条非常健壮的狼，尖尖的嘴巴像楔子、它们在漫长的冬季，往往成群结队在爱尔兰乡村游荡。

这条狼扒开草泥墙，钻进房间，咬断吊绳，在雪地上拖着贞妮摇篮逃走。

小姑娘哇哇大叫……

小把戏毫不犹豫，手持短刀追狼，同时绝望地高呼救命。然而，谁听得见呢？谁又能来救助呢？凶猛的野兽若是回身咬他呢？……难道他还考虑这些？……难道他还想这有生命危险？

……不！他眼里只有被这条大狼拖走的孩子……

狼跑得很快，它叨着一根绳子拖的摇篮轻得很，小把戏跑出百十来步才追上。狼绕过农舍的墙壁，冲上大路，正要朝特拉利方向跑去，却被小把戏追上了。

狼停下了，丢下摇篮，回身扑向我们的小男孩。

小把戏伸出手臂，挺身迎着狼，就在这野兽扑到脖子上的当儿，他的刀也刺入狼的软肋。不过，他的胳膊还是被狼咬伤只觉一阵剧痛，他便倒在雪地上，失去知觉。

幸好在他昏倒之前，传来狗叫声。

是伯尔克，他飞跑过来，扑向狼，吓得狼急忙逃窜。

几乎与此同时，马丁·马克卡蒂和马道克赶来了；西姆、马丁娜和凯蒂跑出两英里，终于找见他们。

小贞妮保住一条命，母亲把她抱回家。

至于小把戏，马道克给他止住伤口的流血抱回农舍，放到他在老奶奶房间的床上。

他一苏醒过来就问：

“贞妮呢？……”

“她在那儿呢，”凯蒂回答，“在那儿……还活着……多亏了你，我的勇敢的孩子。”

“我真想亲亲她……”

他看见小女孩在他吻胸蛋时笑了，随即又合上眼睛。

## 第十五章 坏年头

小把戏伤势不重，只是流血过多。当时他们再晚到一会儿，那么，马道克只能抱起一具尸体，凯蒂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了。

要说小把戏在养伤的这几天，受到多么无微不至的照顾，就大可不必了。他这个穷苦的孤儿，不知父母是谁，现在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他有个家庭。他想起在凯尔文农场度过了多少幸福的日子，就多么激动地敞开心扉，接受所有这些人的温情啊！要知道有多个幸福的日子，数一数每天晚上马丁先生给他的石子不就行了吗？遭狼袭击给他的那颗石子，他多么欣喜地放进旧陶罐里啊！

一年结束了，元旦一过，冬寒更加严酷了。必须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可怕的狼群在农场周围出没，草泥墙壁不足以抵挡那些食肉动物的牙齿。马丁先生父子好几回鸣枪吓唬那些凶猛的野兽。全郡各地都如此，在漫漫长夜，平野回荡着凄厉的狼嚎。

对！这年冬季非常凄惨，极地的刺骨寒风仿佛集中吹向北欧。大家知道，强劲的北风，带来极北地区的何等严寒。糟糕的是，严寒期恐怕要延长，就像害了热症的人畏寒期延长那样。如果患者是大地，它受雾凇的蹂躏，像垂危之人的嘴唇那样开裂，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它的生育能力就要永远丧失，犹如在空间运行的那些死星。

农场主和他家人当初的担心，完全被这个季节异常的严寒所证实。不过，多亏有了卖羊的钱，马丁先生能对付租金的杂税。因此，过圣诞节时，代理人来收租金，就如数拿去，他还不免感到意外，因为大部分农场没有收上来租金，他不得不诉诸法律，收回佃农经营的地土。然而，冬季延续太久，误了播种期，马丁·马克卡蒂整个来年怎么办呢？

而且，倒楣的事情接踵而来。由于气温急剧下降，降到零下30度，四匹马和五头奶牛在圈棚里冻死了。棚圈年久失修，几处又被狂风刮坏，一时难以遮挡严实，家禽所爱的损失也很大，超出了他们想象。在小把戏的帐户上超支一栏不断扩延。此外，还令人担心的是住房也恐难经得住这样的破坏——房舍一旦毁坏，全家就会落到极其危险的境地。因此，马丁先生、马道克和西姆不停地修补，从外面加固房屋。然而，这种草泥墙壁，这种大风能撕裂的茅屋，总是叫人提心吊胆，难保不在狂风中塌毁。

有时一整天，谁也出不了门。大路无法通行。积雪超过一人高，贞妮出生时在院子中央栽的那棵小杉树，仅仅露出挂白霜的树梢。必须挖开一条通道，才能去牲口棚，每天24小时要清挖两次。从一处往另一处搬饲草也极其困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不停地下雪，天气还是持续严寒。当然下的不是零星小雪，而是狂风席卷的雪子冰粒。因此，不落叶的树木也被砸秃顶了。

卡申河两岸之间，冰块山积，真像冰山一般，令人担心开春转暖，冰块融化，会不会造成水灾。一旦河水泛滥，漫至农场，马丁先生怎么能保住房舍呢？

不管怎么说，当务之急，还是采取措施保住牲畜，的确如此，狂风阵阵扫荡，将圈棚草顶掀掉，要赶紧修好。余下的羊和牛马，数日在露天棚里受冻，有些冻死了。他们不得不在凛冽的寒风中好歹重新盖上棚顶。只好舍弃靠大路的外侧牲口棚，拆下草顶，覆盖到另一部分圈棚上。

马克卡蒂全家的住房也未能幸免。一天夜里，阁楼坍塌，住在上面的西

姆不得不搬下来。然而，上面覆雪太重，怕梁木吃不住，顶棚也有塌毁的可能，必须用厚木板侧立着支住。

已经到了暮冬，但严寒却未稍减，2月份同1月份一样冷，平均气温低到摄氏零下20度。他们呆在农场里，就好比遭受海滩的

人，流落到北极的岸边，冬季盼不到头。更糟的是，冰排引起卡申河水泛滥，会造成更大的灾害。

不过也要说一句，食物倒无需担心，肉菜都不缺，冻死的牲畜：奶牛和绵羊，在冰雪里很好保存，储备还相当丰富。家禽虽然死得多些，猪却耐寒，仅仅猪肉就能保证长时间食用。至于取暖，泥炭所余不多，要节省，每天去拾些埋在雪中被狂风吹折的树枝，也就够用了。

再说，他们父子已经磨炼，身体健壮，顶得住恶劣的气候。就连我们的小男孩，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劲头。两个女人，马丁娜和凯蒂，同大家一起干活儿，也都挺住了。小贞妮一直呆在密封严实的房间里，像温室的一株花木在生长。唯独老祖母状态明显不佳，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也无起色，身体病痛又加上精神忧煎。她看到儿孙的未来岌岌可危，实在承受不了，真替全家人发愁。

到了4月份，气温渐渐恢复正常，升到零上。然而，要融化冻土屋，还要等待5月份的暖和天气，播种已经过了节气，太晚了。也许饲草还能长得丰茂吧？至于粮食作物，肯定成熟不了。因此，他们考虑，最好不要白白浪费种子，干脆集中力量栽种蔬菜，10月末就能收获，尤其大量栽种马铃薯，而马铃薯能使农村免遭饥荒的恐怖。

积雪融化之后，土地会是什么样子呢？无疑冰冻层深达五、六尺，那已不是松软的土壤，而是像花岗石一般坚硬了。犁铧怎么能豁开呢？

时间不得不推迟，至5月下旬再开始耕种。太阳仿佛丧失了热力，积雪融化得非常缓慢，而在本郡的山区，要到6月份雪才能化完。

农户都普遍决定放弃粮食作物，只栽种马铃薯。凯尔文农场这样做，罗金汉庄园的其他农场也一样。这种措施不仅在凯里郡，而且扩展到西爱尔兰各郡，芒斯特省也像康诺特和阿尔斯特省。

只有伦斯特省大地的冰冻化得快，播种还可望有收成。

这样一来，佃户遭到重创之后，不得不拼命修整土地，争取给蔬菜生产创造好条件。在凯尔文农场，马丁先生父子缺少牲口，耕地十分艰巨。只有一匹马和一头驴配套，可以用来拉犁，碾子和平耙。不过，他们一天干12个小时，经过数日把活儿抢出来。终于栽种了30英亩马铃薯，却又担心冬季来得早而前功尽丧。

可是，爱尔兰多山地的各郡，又闹了同一种灾害。6月末，烈日炎炎，融化山坡大片积雪。芒斯特省溪流密布，也许比其他省份受害大，就拿凯里郡来说，山洪爆发酿成灾害。许多河流泛滥成灾，大片地区被淹，多少房屋被激流冲毁，使居民无家可归。洪水突然袭来。这些可怜的人徒然等待救援。牲畜几乎全被淹死，庄稼也毁掉了，千辛万苦的劳动，全部付之东流！

在凯里郡，罗金汉庄园一部分土地被卡申河水淹没。农场方圆两三英里一片汪洋，变成湖泊，这种状况持续了半个月；洪水汹涌，冲走连根拔起的树木、板棚的残骸、邻居的屋顶，大水破坏的各种漂流物，还有牲畜尸体：农民损失了数百头牲畜。

洪水一直漫延到凯尔文农场，仓房和牲口棚，几乎冲毁。尽管极力抢救，

也只保住几头猪，其余牲畜都被冲走了，住房虽然没有掀起来，但也不同程度地损坏，因为大水涨到房基才停止，而且一整夜滚滚洪流威胁房屋。

总之，给这地方的最后一击，最可怕的灾难，就是这里栽种马铃薯的河谷地完全冲毁了。

马克卡蒂一家站在门口，从未面临如此巨大的苦难，前途从未如此凄惨。面临的困境无法摆脱这些不幸的人生已成问题。有人若是要求马丁先生向国家付锐，向地主付租，他怎么回答呢？

佃农的负担的确很重，佃农接待收税官也好，接待收租人也罢，总是眼看着自己的辛苦钱大部分进入他们的腰包。如果说地主要付 30 万英镑地产税，60 万英镑的济贫捐的话，那么农民落到个人头上的租税更是不堪其负，要缴纳修路费、过桥费、警察费、司法费、监狱费、还要服劳役，总额高达一百万英镑，这还仅仅指爱尔兰而言。

缴纳苛捐杂税，如果收成好，一年还有点余富，也就是说好年景的时候，佃农已经负担很重了，还得留下钱交地租。如果土地贫瘠冬季气候恶劣，夏天又发大水，整个地区遭灾；那么半空就要升起收回土地和饥饿的幽灵，佃农怎么办呢？收租的还照样按时来收租，收租人一过，最后的节余一扫而光……这就是马丁·马克卡蒂所遭遇的境况。

小把戏来到里头一段时间所度过的欢乐时刻，如今安在呢？现在没活儿干了，大家不再劳动，一家人忧心冲冲，围着眼看着要垮掉的老祖母。

况且，这场大灾大难，毁掉了本郡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从 1881 年初冬各地就爆发了“抵制运动”，也就是激烈的农业罢工。以便阻止土地出租或耕种——毫无成效的办法，只会同时导致佃农和地主破产。通过这种方式，爱尔兰并不能摆脱封建制度的压榨，土地也不能在公平的条件归还给佃农，同样，也不能废除地主所有制的有害规定！

然而，受贫困打击的那些乡，骚乱愈演愈厉。凯里郡首当其冲，多种集会甚嚣尘上，要求自治的鼓动分子明火执仗，高举土地同盟会的旗帜走遍全郡。去年，巴涅尔先生受到三个选区的拥护。

马道克不顾妻子的和母亲的极大担心，毫不犹豫地全力投入这场运动，他顶着风寒，饿着肚子，什么也阻挡不住，从一个村镇跑到另一个村镇，大力宣传，以便让佃农达到共识，一致拒绝交地租，在撤销租类后阻止土地出租，马丁先生和西姆拉也拉不住他；况且，他们本人，又何尝不同意他的观点呢？原因很明显，他们辛劳的结果，还是一贫如洗，眼看被赶出全家经营多年的凯尔文农场。

这期间，当局知道在大灾之年，农民很容易起来闹事，就采取了防范措施。总督急忙下令，防备民族主义分子可能组织的暴动。“山区保安队”在乡村巡逻，任务就是协助执达吏及其助手，必要的话，还要强行驱散集会，逮捕爱尔兰警察署列入黑名单的狂热分子。显而易见，马道克此刻没有被捕，那也不要多久就得加入被捕者之列。爱尔兰驻扎——这个词很恰当——三万名士兵，人民怎么对付得了这种制度呢？

可以想见，马克卡蒂一家终日该是多么提心吊胆！大路上一传来脚步声，马丁娜和凯蒂就吓得脸色煞白，老祖母也抬起头来，继而重又垂在胸前。莫不是警察奔农场而来，要抓马道克，也许还要抓他父亲和兄弟？……

马丁娜不止一次恳求她长子，千万不要采取同盟会主要成员相威胁的措施，城里已经大肆逮捕，很快就要波及农村。而马道克又能到哪儿躲藏呢？

到海滨岩洞里避难，去密林中藏身，在爱尔兰这样的冬季，想都不要想。再说，马道克也不愿离开他妻子和女儿，他就算在警察监视松点儿的北方郡找到安全的地方，又能如何，他没有钱把凯蒂接去，也维持不了生计。民族主义分子的钱柜，尽管收入高达二百万，也不够发动反对地主阶级的起义。

因此，马道克还呆在农场，哪怕等警察追来搜查再逃走。因此，他们要注意大路上的来往车辆行人。小把戏和伯尔克在周围转悠，只要有人接近半英里远，就会马上发出警报。

此外，马道克特别担心的，还是圣诞节时，帐房先生要来收租。

迄今为止，马丁·马克卡蒂一直能交上租子，农场的收入不够，就加上前几年的一点积蓄，只有那么一两次，他请求宽限几天，以便凑足租金，好说歹说才得到允许，可是今天，他到那儿去筹措钱呢？牲畜全死了，积蓄也被苛捐杂税吃光，什么也没有剩下，还拿什么去卖钱呢？

我们并没有忘记，罗金汉庄园主是个英格兰贵族，他从未来过爱尔兰。即使这个地主对佃户，有宽厚之心，可是他既不认识他

们，也就无从关心，他们也同样无法向他求助。在这种情况下，二地主约翰·艾登代理经营庄园，这个二地主也住在都柏林，极少接触佃户，只派人按时收租。

每年一次来到佃户马克卡蒂这里收租的人，名叫哈尔贝特。他那人心狠手辣，看惯了农民的穷苦境况，绝不会心生怜悯，像执达吏，是扣押财产，废除租契的行家，对任何哀告都从来没动过心。他干这一行冷酷无情，这是众所周知的。他走遍这个郡的农场，已经大显身手：拒绝可能使一户人家摆脱困境的延期，毫不留情地将一家人从寒冷的住所里赶走，他执行成命，仿佛越严格越有乐趣，唉！爱尔兰还不一直是老样子：从前就有人大言不惭地宣称：“杀个把爱尔兰人不算犯法！”

因此，凯尔文这里人人自危，不久，哈尔贝特就要来讨租。他照惯例，12月份最后一周，要走遍罗金汉庄园。

12月29日早晨，小把戏头一个望见他，就急忙去通知聚在大房间的一家人。

全家人都在：父母、两个儿子、老祖母和凯蒂放在膝上的曾孙女。

代理人推开栅门，步伐坚定地穿过院子，——那是主人的步伐——又推开大房间的门，连帽子也不摘，连问好的招呼也不打，比他闯进来的这户人家更有主人的派头，拣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坐下，从皮包里掏出几张纸，粗声大气地说。

“这一年我要收一百英镑，马克卡蒂。我想，这一点我们一致吧？.....”

“对，哈尔贝特先生，”佃农回答的声音微微发颤。正是一百英镑.....不过，我请您宽限一下日期.....有几次您允许了.....”

“宽限.....几次宽限！”哈尔贝特嚷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到哪个农场，都听见这个调子！.....难道艾登先生能用宽限向罗金汉爵士交帐吗？.....”

“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个坏年头。哈尔贝特先生，尽可以相信，我们这农场也没有幸免。”

“这并不关我的事，马克卡蒂，我不能同意延期。”

小把戏蜷缩在暗角里，叉起胳膊，瞪大眼睛听着。

“瞧您，哈尔贝特先生，”佃户又说道，“可怜可怜穷苦人……只是宽限我们一点时间……冬季这不过了一半了，还不算太寒冷……下一个收获季节，我们就能补回来……”

“您想付款还是不想付款；马克卡蒂？”

“我们想付，哈尔贝特先生……请听我说……我向您保证，我们不可能……”

“不可能！”代理人嚷道。“哼！想法儿筹款，卖掉……”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剩下的洪水给毁了。……现金还不到一百先令……”

“现在，你们要耕种都没能力了，”代理人嚷道，“你们还指望明年收获交清租金？……算了吧！您这是拿我开心，马克卡蒂？”

“不是，哈尔贝特先生，上帝也不容，不过，发发善心，不要夺走我们这最后的希望！”

马道克和他兄弟默默呆在一旁，看着父亲在那人面前低声下气，强忍住心头的怒火。

这时，老祖母从坐椅上欠起身，声音低沉地说道：

“哈尔贝特先生，我77岁了，而77年来，我就住在这农场，先是我父亲经营，后来是我丈夫和我儿子，直到今天，我们每年都交了租，我们是头一回请求他宽限一年，我绝不相信罗金汉爵士会把我们赶走……”

“这事儿扯不上罗金汉爵士！”哈尔贝特粗暴地回答。“他连认识都不认识你们，罗金汉爵士！不过，约翰·艾登先生倒是认识你们……他给了我明确的指示，你们若是不付租金，那就得离开凯尔文……”

“离开凯尔文！”马丁娜高声说，她那脸像死人一样苍白。

“一周之后！”

“让我们到哪儿找个避身的地方？……”

“随你们的便！”

小把戏见过非常悲惨的事情，他本人也受过巨大的苦难……然而，他似乎从未目睹过这种情景。这不是痛哭呼号的场面，但是更加惨不忍睹。

这工夫，哈尔贝特已经站起身来，将几张纸收回皮包之前，又问一句：

“再说一遍，你们想不想付款？”

“拿什么付啊？……”

是马道克插言，他声音宏亮地抛出这句话。“是啊！……拿什么付？……”他重复道，

同时缓步朝代理人走去。

哈尔贝特早就认识马道克，知道他是反地主同盟会的最积极分子，心想这无疑是清除他的好机会，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客气，就耸了耸肩膀，以嘲讽的口气回答：

“您还问拿什么付？……那可不是去参加什么集会，同叛乱分子混在一起，抵抗地主就行的……那得干活儿……”

“干活儿！”马道克说着，伸出耕作磨硬的手掌，“难道这双手没干过活儿？……难道我父亲、我兄弟、我母亲，在这农场住了多少年，难道都叉着胳膊？……哈尔贝特先生，不要讲这种话，因为我听到这种话控制不住……”

马道克话说半截，用拳头补充完整，吓得代理人倒退两步。于是，他要

发泄社会不公在他心中积累的全部怒火，他这样做，也充分利用爱尔兰语所包含的力量——有人就这样评价这种语言：“您若是为自己的性命辩护，那就用爱尔兰语辩护！”他这样激烈地批驳，正是为了他自己的性命，为他全家人的性命。

他发泄完了，心情轻松了，便走到一旁坐下。

西姆感到心潮沸腾，就像炉火一样炽烈。

马丁·马克卡蒂耷拉着脑袋，不敢打破马道克激烈言辞之后的难堪沉默。

哈尔贝特以鄙夷而傲慢的神态，一直注视这些人。

马丁娜站起身，对代理人说：

“先生，现在是我哀求您……请您同意宽限日期……这样我们就能付给您了……只容几个月……拼命干活儿……累死也心甘情愿！……先生，我恳求您……我跪下求您……发发善心！……”

可怜的女人说着，就跪到这个男人面前；而这个冷酷无情的人，只凭那神态，就是对这女人的极大侮辱。

“行啦，妈！……太过分了……太低三下气啦！”马道克将马丁娜拉起来。“向这样的豺狼祈求没用……”

“是没用，”哈尔贝特回敬道，“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用！拿钱来……马上拿钱来，不然，一周之内就把你们赶走……”

“一周之内，好哇！”马道克高声说。“不过，现在我们还是这房子的主人，我要先把您赶出去……”

他扑向代理人，抱腰将那人推到院子里。

“你干什么呀，我的儿子……你干什么呀！”马丁娜连声说，但其他人都垂着脑袋。

“我干什么，哪个爱尔兰人都会这么干，”马道克回答，“将地主赶出爱尔兰，就像我把他们的代理人赶出这农场一样。”

## 第十六章 驱逐

1882年初，马克卡蒂一家就落到这种境地。小把戏刚满10周岁。这段生活，从时间计算当然短，但从所受的磨难来看，就已经很少了。总的算来，他只过上3年幸福生活，也就是他到农场这3年。

他从前所经历的困苦，现在又落到他最爱的人头上；落到已经变成他自己的这个家庭头上，这场不幸要猛然扯断母子兄弟之间的联系。他们被迫分离，各奔东西，也许要离开爱尔兰，反正在这家乡岛国活不下去了。近年来，不是驱逐了三百五十万佃农，而这种命运不是也要落在马克卡蒂一家人头上吗？

上帝怜悯这个国家吧！饥馑赛似瘟疫，赛似战争，将这里变成一片荒凉。同为灾难，同样后果。我们始终记得1740年冬季，饿死了多少人，而1847年还要可怕，称为“黑年”，人口锐减五十万。一遇荒年，许多村庄人都走光了，农舍的门全敞着，可以随便出入：没人住了。佃户被驱逐出去，毫不留情。农业生产的心脏遭受打击。如果说仅仅小麦、黑麦、燕麦歉收，还可能等待丰收的一年。然而，如果冬季又长，气候又恶劣，扼杀马铃薯的生产，那么乡下人就只好逃往城市，进“工厂”避难，有的干脆流亡到海外。多少人已经背井离乡，这一年，还有许多农民决定走这条路。正是由于这类灾难，有些郡人口锐减。从前，爱尔兰人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人口，现在，仅仅在美国，就有六、七百万爱尔兰裔的移民。

移居国外，这不是马克卡蒂一家人注定的命运吗？对，而且还要尽快。无论是土地同盟会的声讨，还是马道克所参加的集会，都不能改变事情的现状。灾民太多，赈济的粮食也根本不够，“地方自治”协会的捐款，很快就要用光。至于发动反对地主的起义，从而抢大户，但是总督决意要以武力镇压。

他这样居心，从可疑的郡、即最穷困的郡部署大里警察这一点，就能看出来。因此，马道克还是多加小心为妙，但是他不肯，他怒不可遏，豁出去干了，鼓动农民暴动。他父亲和兄弟由他带动，跟他一道干起来，怎么也劝阻不了，小把戏担心警察闯来，天天在农场周围守望。

这期间，他们靠最后一点收入生活：几件家俱变卖点儿钱，冬季还要持续几个月！……怎么坚持到开春呢？看来这新的一年直接受到影响，又能期待什么呢？……

对现时和未来的这些愁苦，又加上祖母身体状况所引起的忧伤，可怜的老太太受生活变故的冲击，日益衰弱，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她不再离开房间，连床也不起了。小把戏常常守在她身边，他怀抱两岁半的贞妮冲她笑；她喜欢两个孩子在身旁，有时还接过小姑娘，二人对笑……她瞻念这个女孩的未来，是多么忧心忡忡啊。于是，她对小把戏说：

“你非常喜欢她，对不对？……”

“对，奶奶。”

“你永远也不会抛弃她吧？……”

“不会……永远也不会！”

“愿上帝保佑她活得比我们幸福！……不要忘记，她是你的教女！……等你长成一个大小伙子，她还是个小姑娘！……教父就跟父亲一样……一旦她父母不在了……”

“不，奶奶。”小把戏回答，“别这样想！……人不会总这么倒楣的……”

邀过几个月就行了，您的身体也会好起来，我们还会看到您像从前那样，坐在大圆椅上，贞妮在您身边玩……”

小把戏嘴上这么讲，心里却十分难受，眼中不觉漾出泪儿，因为他知道老祖母患病，病得很厉害。然而，他极力克制自己，至少在她面前要克制。要哭就到外面去，不要让任何人瞧见。还有，他一直害怕代理人哈尔贝特再带人来，将全家从这唯一的住所赶走。

1 月份头一周，老太婆的病情加重了。接连昏迷过去几次，有一次好久未苏醒过来，让人以为长逝了。

6 日来了一位医生，是特拉利的那种行善的医生，即使赚不了钱也不拒绝给穷人看病。他像古代那样，骑马巡游在这荒僻的农村。正巧经过这里，小把戏认识他，在郡首府见过，这次望见他从大道经过，就求他进屋看看。医生进屋扫了一眼，只见这里一贫如洗，病人年事又高，又抑郁寡欢，恐怕朝不保夕。

这种状况，也难以向这家人掩饰，老祖母还能活多久，不是几个月，甚至不是几周，也只有几天了。她的头脑还完全清醒，而且保持到咽气的时候。她生为乡下女人，富有活力，经受多少苦难的磨砺，坚忍不拔，临终还要同死亡搏斗，这场面实在揪心。但是，人又要昏厥，呼吸停止，心脏也终于停止跳动了……

医生开了一剂药方，以缓和老人临终的痛苦，然后离开农场，他受行善的念头指引来到这里，给这农舍留下的是悲痛。

去特拉利抓药，来回要用 24 小时……但是，拿什么付药钱呢？……交过捐税，钱就光了，全家只靠自家产的蔬菜维持生活，什么也没有买。抽屉里一个先令也没有了。家俱衣物全已变卖，再也没有什么可卖的了……穷困到了黑暗的极限。

小把戏这才想起来，安娜·威斯顿小姐在利默里克剧院给他那枚金币，还一直放在那里，就那女演员来说，纯粹是开玩笑，但是他却认真扮演西波，认为这钱是应得的。因此，他将金币小心放在钱柜里，也就是他放石子的那个陶罐里。……而此刻，他还能希望将来有一天，那些石子会换成便士或先令吗？

农场里没人知道小把戏有这枚金币，他有了个主意，要用这钱给老祖母抓药。这至少可以减轻她的疼痛，也许能多活一些日子，谁知道呢？……还兴许好起来……尽管人已不行了，小把戏还总抱有希望。

他决意执行这个计划，但是不露一点儿口风。不容置疑，他用这钱做什么，这是他的权利。不过，时间紧迫，不能迟疑了。因此，他打算夜间出发，免得让人看见。从这里到特拉利，一个来回 24 英里，对一个孩子来说，路程太长了，可是他想都没有想。平日，他不守在老祖母身边的时候，就到外面守望，跑出一两英里，监视大路，看那代理人是否带人来驱逐这一家人，警官是否带人来抓马道克，因此他去抓药，至少一整天不照面，别人会留意吗？

第二天，1 月 7 日凌晨两点钟，小把戏吻了吻昏睡的老奶奶，没有把他弄醒，轻轻推门出了房间，抚摸一下伯尔克，狗迎上来，仿佛问他：“带我走吗？”不行！他要把狗留在农场，在他外出这段时间，万一有可疑的，忠实的狗就会发出警报。他穿过院子，打开栅门，就独自走上前往特拉利的大道。

天还一片漆黑。现在是 1 月初，冬至刚过 3 周，这里又地处西径 52 度，

北纬 53 度，太阳要很晚才能从西南地平线上升起，早晨 7 点钟，山顶才刚刚染上曙光。小把戏乘黑夜大约走了一半路程，他并不害怕。

天气特别晴朗，也特别寒冷，虽然只有零下 12 度，星斗满天，闪闪烁烁，大路一条白线，一望无际，仿佛由雪光照亮。咯咯的脚步声非常清脆。

小把戏凌晨两点动身，打算开黑之前返回。根据他在本子上的计算，8 点钟能到特拉利。6 小时走 12 英里，对一个脚力好不怕累的小男孩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在特拉利歇两小时，找一家小酒馆，花两三个便士，吃一块面包、一块奶酪，喝半升啤酒，然后抓了药，大约 10 点钟再上路，赶在晚半晌返回。

这项计划安排得很好，不出意外情况他就要严格执行。路好走，天气有利，可以加快脚步。他庆幸寒冷将大风压下去了。

的确，如果凛冽的西风夹着雪粒抽打，小把戏就不可能顶风赶路。老天帮忙，他真感谢上帝。

当然，他也怕路遇危险，万一碰到狼群呢？这种危险可是千真万确的。尽管这年冬天气候不算太恶劣，但是本郡的森林和平原却总回荡着凄厉的狼嚎。小把戏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因此，他一来到旷野，独自走上漫长的路，看到挂霜的树木骷髅似的鬼样子，心就不免怦怦直跳。

我们的小男孩走得真快，两小时没有歇一歇，一口气走了 6 英里。

现在大约凌晨 4 点钟，西边还黑乎乎的，但是出现淡淡的斑点了，而迟归的星也开始变得苍白了，还要 3 小时，太阳才能冒出地平线。

小把戏觉得需要喘口气，歇十来分钟，就拣一个树桩坐下，从兜里掏出一个埋在炉火灰里烧熟的大土豆，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样就能顶到特拉利了，4 点半钟，他又上路了。

无需交待小把戏并不担心迷路，从凯尔文到郡首府这条路，他非常熟悉，因为马丁·马克卡蒂赶集总带他，他乘车不知多少趟了。但那是好年头，是他们活得高兴的时候……离现在太远啦！

大道一直渺无人迹，一个行人也没有，对这种情况，小把戏倒未予注意，可是连一辆去特拉利的马车也没有，如能碰一辆顺路的车捎个脚儿，他就少受不少累。看来，他只能靠自己这两条小腿了，——小腿儿，不错，但是很结实，总之，又走完 4 公里，也许不如头 6 英里那么快了，但毕竟只剩下两英里，现在才 7 点半钟，西天最后几颗星隐没了。高纬度地区的凄凉曙光，朦朦胧胧照空间，还得等太阳穿透低洼地段的浓雾。眼睛能望得更远了。

这时，从特拉利来的一伙人，出现大道的尽头。

小把戏头一个念头，就是不想让他们瞧见；然而，他们见到这个孩子又能说什么呢？因此，他不多加考虑，本能地跑到灌木丛后面，蹲在那里，以便窥视走过来的那伙人。

那是一伙警察，有 12 名，由一位警官带领。自从这个地区受到密切监视，就不能碰见由总督命令组建的这类巡逻队。

小把戏路遇一伙警察，也就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可是，他差一点儿惊叫一声，只见收租人哈尔贝特走在队列里，后面跟随驱逐佃户的四名打手。

多么揪心的预感啊！那代理人带打手是去凯尔文农场吗？还有这队警察，是要去抓马道克吗？

小把戏的思想不愿意停留在这个念头上，他一等那伙人不见了，蹿到路上，尽力跑步前进，大约 8 点半钟，就到了特拉利城边的房舍了。

头一件事就是去药店，等着药剂师按照方子抓药，然后，他拿出他的全部财富，那枚金币付药费，由于这剂药很贵，药剂师只找给他 15 先令。这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对不对？……

既然是给老祖母抓药，小把戏就根本不想讨价不价，反之，他却要从自己的饭钱上省出来，他没要奶酪和啤酒，只买了一大片面包，大口大口啃起来，还买一块冰，放在嘴边融化。10 点稍过，他就离开特拉利，踏上凯尔文的回程。

往常，白天这个时辰，乡村会有几分繁忙的景象。道路上车辆来往，有载人的轿车，拉货的大车，驶往本郡的各个镇子，令人感到商业和农业的生活。唉！大灾之年所造成的可怕饥荒和贫困，已使这个省人口大减。多少农民生活不下去，只好背井离乡！即使在正常年头，每年不是也有 10 万爱尔兰人前往新大陆、澳大利亚或南部非洲，寻找一块土地，可望不至于饿死。不是有移民公司，收取两英镑，就把移民一直送到南美洲海岸吗？

因此，这一年，爱尔兰西部地区移民的规模更大，这些道路，从前那儿热闹，现在好像变成荒漠，或者更为惨不忍睹，成为居民抛弃的地方……。

小把戏一直快步赶路，他不理睬疲劳，使出超常的力量，当然，那伙巡警在他之前两三个小时，他不可能赶上，不过，警官和他手

下人，以及哈尔贝特和他的打手，在雪地留下的脚印，正是沿着通向凯尔文农场的这条路。这就更促使我们的小男子要尽快赶回去，他根本不顾因走远路而发僵的双腿，甚至不像去时那样半路歇歇脚，连停下几分钟喘口气也不肯。他一直走，不停地走，约摸下午两点钟，离凯尔文农场只有两英里。再走半小时，就在一片白色的平原中间，显现农场的全部房舍。

小把戏就吃了一惊：不见升起一点炊烟，而大房间并不缺燃料。

再者，这地方散发的气氛，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冷落而遗弃之感。

小把戏加快脚步又鼓了鼓劲儿跑起来，跌倒了再爬起来，跑到院子的栅门前……

什么景象啊！栅门打破了，院子踏得乱七八糟，房舍、牲口棚、仓房，顶盖全已欣掉，只剩下四堵墙壁，房顶茅草全抽下来，一扇门、一扇窗框也没有了，是要拆毁房子，使之住不了人，以便阻止这家人赖在这儿不走吗？……是人的手故意毁坏的吗？

小把戏愣住了，他感到一阵恐惧，不敢跨进栅门……不敢靠近房子……

然而，他还是把心一横，要进去看一看，万一父亲或他一个儿子在里面呢……

小把戏走到门口，叫了一声……没人回答。

于是，他坐到门槛上哭起来。

他外出的时候，发生了这种情况。

这种非人道的驱逐场面，在爱尔兰各郡并不罕见。驱逐佃户，不仅一座座农场，而且一座座村庄都没人住了，然而，那些可怜的人，被人从他们所生，所长并期望终老的住宅赶出去，在别处又找不到栖身之所，也许他们还要打回来，闯进门暂且住下吧？

好吧！阻止他们的办法非常简单：将房舍破坏得无法住人。要架起一个“攻城槌”，即三角架吊根铁链，横栓一根粗梁木。这种破城槌所向披靡，能掀去房顶，撞塌烟囱，撞炉灶，撞破房门，撞掉窗户，只留下墙壁……这样一片废墟，挡不了狂风，又积雨水，积雪，这户人家再也不会来避身，地

主及其代理人就全放心了。

这种驱逐方式屡见不鲜，达到野蛮残忍的程度，爱尔兰农民心中聚积那么多怨恨，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凯尔文这里驱逐场景更加残酷。

实际上，这种非人道的行为还有泄愤的成份。哈尔贝特要让马道克为他粗暴的话付出代价，不仅带打手来执行二地主的驱逐令，还告发了这个佃农，知道他是追捕对象，这样，警察就奉命来抓他。

首先，打手把马丁先生、他妻子和儿子赶出屋，动手砸烂室内的东西。他们对老祖母也不留情，把她从床上拉起来，拖到院子里；老太太还支撑着站起来，诅咒这些凶手，说他们在残害爱尔兰人，随即倒下死了。

马道克本来还来得及逃走，但是此刻他怒不可遏，操起一把斧子，扑向那些坏蛋……他父亲和兄弟也同他一样，要保卫他们一家人，……可是，那些打手和警察人多势众，法律拥有武力：所谓法律，就是这样残害正义和人道。

反抗警察的行为十分明显，不仅马道克而且马丁先生和西姆也被捕了。这样一来，虽然从 1870 年之后，凡是驱逐佃户必须给与补偿，但他们却丧失了这项法令所提供的好处。

老祖母是基督教徒，总不能葬在农场，必须运到公墓。于是，两个孙子将她的遗体放到担架上，二人抬着走，后边跟着马丁先生、马丁娜，以及怀抱孩子的凯蒂，由警察和那帮打手押送。

送葬队列踏上利默里克大道。被捕的一家人，护送一个可怜老太婆的遗体，谁能想象出比这还可悲而凄惨的场面呢？……

小把戏终于克制住恐惧情绪，跑遍劫后的每个房间，只是地上躺着家俱的残骸，他还连声呼唤……可是没有应声……一个人也没有！

他赶回来，却看见房子成了这样子；这所宅院，是他度过唯一几年幸福生活的地方……有多少层关系令他依恋，不料毁在最后一场灾难中！……

他又想起他的财宝，那些石子标志他到凯尔文农场之后的天数。他去找装石子和陶罐，见陶罐完好无损，还在角落里。

啊！这些石子，小把戏坐在门槛上，要数一数：总共 1540 个。

这表示他在农场生活 4 年零 80 天，从 1877 年 10 月 20 日至 1882 年 1 月 7 日。

现在，他必须离开农场，想法儿去找他视为自己的一家人。

在走之前，小把戏从半毁的抽屉里找出他的衣物，打了个包裹。他回到院子，在他教女出生时栽的树脚下挖了个坑，将装石子的陶罐埋上……

然后，他诀别已成为废墟的房舍，冲上暮色沉沉的大道。

## 第二部

## 第一章 大老爷

皮博恩爵士躺在太师椅上丝毫不失文雅的姿态，掀起放在办公桌上的各种纸张，打乱散放的报纸，摸摸他穿在身上的金黄色长绒便袍的口袋，又掏出铁灰色上衣的口袋，转过头来，微微皱皱眉，以加强眼神的威严。

这位大老爷不动声色，通常只是有这种贵族方式，表达他的强烈不满。

他的上身微微前倾，看似要俯下身去，瞧瞧大穗台布覆盖到桌腿的桌下面，随即又改变主意，屈尊伸手到壁炉角，按了按铃，

贴身仆人约翰几乎立刻来到，停在门口。

“你看一看，我的皮夹是不是掉到桌子底下了。”皮博恩爵士说。

约翰俯下身去，撩起厚厚的台布，起来时还是两手空空。

大老爷的皮夹子根本不在那下面。

皮博恩第二次皱了皱眉。

“皮博恩夫人在哪儿？”他问道。

“在她的房间里。”仆人答道。

“阿什顿伯爵呢？”

“他在园子里散步。”

“替我问候皮博恩夫人，对她说我希望能尽快同她谈话。”

约翰来个原地向后转——训练有素的仆人在办事中无需躬身施礼——他以机构的步伐走出办公室，去执行主人的命令。

皮博恩爵士大人现年 50 岁，而他的高贵家族已延续了几个世纪，从来没有辱没门庭，丧失贵族资格的事情，他是上议会著名议员，从内心里怀念从前的封建特权，怀念有封地的时代、年金、自由地和庄园、高度的审判权，怀念他的祖先，以及每个效忠的人对他们的毫无保留的敬意。凡是爵衔抵不上他的人，凡是出身的家族不如他的久远的人，在他的心目中，都同平民百姓、农奴仆役没什么两样。他是侯爵。儿子是伯爵。至于从男爵、骑士或其他低等爵位，在他看来，几乎无权到真正贵族府的候客厅。他身材又高又瘦，脸刮得光光的，因惯做鄙夷之态而眼睛无神，话语又少又冷淡，皮博恩爵士堪称高傲绅士的典型；这类绅士是在他们老贵族头衔的外壳里铸造出来的，幸而趋向消失，甚至要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这贵族王国里消失了。

应当指出，这位侯爵是英格兰人，而侯爵夫人是苏格兰人，二人门当户对，决意永远不从高位上下来，似乎是命运安排要留下血统高贵的子孙。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因为这些伟大种族的先祖，当初是用高质量的泥土捏成的。在他们想象中，上帝在神圣的天堂，一定要戴上手套接待他们！

房门打开了，由于是一位高贵夫人进入会客厅，仆人要通报：

“皮博恩夫人！”

侯爵夫人，对外讲 40 岁，身材又高又瘦，脸颊瘦削，长发贴在两鬓，嘴唇总是紧绷着，鹰钩鼻子十分高贵，胸脯扁平，一对溜肩——她长这么大从未漂亮过，但是在举止神态的高贵方面，在理解传统和特权方面，皮博恩爵士绝找不到更般配的人。

约翰搬上前一把饰有徽章的扶手椅，等侯爵夫人坐下，就退出去了。

高贵的丈夫以这种言辞表达：

“请您原谅，侯爵夫人，我不得不请您离开房间，赏光到我书房来谈一次话。”

两位贵族老爷太太即使私下交谈，也讲这类话，请不必大惊小怪。这才

是高雅。再说，他们接受了从前“扑粉的假发”绅士学校的教育。他们绝不肯降低身份拉家常、即狄更斯戏称的“鸚鵡饶舌废话多”。

“悉听尊便，侯爵，”皮博恩夫人回答。“您渴望向我提什么问题呢？”

“是这样一个问题，侯爵夫人，想请您帮着回忆一下。”

“您请讲。”

“侯爵夫人，昨天我们去纽马基特我们的 attorney 莱伊德先生府上，是不是下午 3 点来钟从府邸启程的？”

“L' attorney 是联合王国民事法庭的律师。”

“不错……昨天……下午。”皮博恩夫人答道。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的儿子，阿什顿伯爵，也与我们同车前往吧？”

“他与我们同车前往，侯爵，他坐在前排的座位上。”

“两名跟班不是站在车尾吗？”

“对，照往来的规矩。”

“话说到这里，侯爵夫人，”皮博恩爵士微微点头赞同，又说道，“那您一定还记得，我带了一个皮夹子，里面装着材料，有关当地威胁要同我们打的这场官司……”

“不公正的官司，当地居然这么大胆，这么放肆告我们！”皮博恩夫人接口道，并且加重语气讲这句话，听来意味深长。

“这个皮夹子，”皮博恩爵士又说道，“不仅装有重要的材料，还装有要给我们律师的 1 百英镑现钞。”

“您记得一点不错，侯爵。”

“您知道事情的经过，侯爵夫人。我们中途没有下车，一直到纽马基特。莱伊德先生在门口迎接我们。我向他出示了材料，要往他手里塞 1 百英镑。他回答我们说，眼下他哪样也不需要，还说一到该反击当地这种企图的时候，他就要登门拜访……”

“可恶的企图，如果在从前，那就会被视为对领主权的侵害

“也许您回来时，放在书案上了吧？”

“我原也以为是这样，侯爵夫人，我在这文件堆里找了，但是徒劳……”

“从昨天起，谁也没有来这里吗？……”

“有，约翰……贴身仆人，没有理由怀疑……”

“总应当谨慎点，对别人留心，”皮博恩夫人回答，“哪怕怀疑错了。”

“不管怎样，”侯爵又说道，“皮夹子有可能滑到马车座位下面

“那么跟班就会发现，除非他认为那 1 百英镑应当据为己有

“一百英镑，”皮博恩爵士说道，“万不得已，损失就损失了；可是，家族的那些材料，则规定我们对当地的权利……”

“当地！”皮博恩夫人重复道。

“莫让人感到，”这是爵爷府开口讲话，“将这个区打入附属的低下行列，其要求是可悲的，无需认真看待……”

“那么，。”她又说道，“万一根本没有公道，……我们的官司打输了呢……”

“毫无疑问，这场官司我们肯定打输，”皮博恩爵士断言，“既然不能

造出这些地契……”

“这么说，挨着园子的上千英亩树林，从金雀花王朝起就属于皮博恩庄园，现在就要划归地方啦？……”

“对，侯爵夫人。”

“这太可恶啦！……”

是可恶，就同在爱尔兰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各种威胁那样，要求‘自治’，要把土地归还给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哼！我们生

活在一个奇怪的时期，如果总督不把土地同盟会的魁首绞死。维持好秩序，我就不知道，或者说，我太清楚事情会有什么结局……”

这时，书房的门找开了，一个少年来到门口。

“唔！是您，阿什顿伯爵？”皮博恩爵士说道。

侯爵和侯爵夫人见到儿子，总称呼这个爵衔，从不疏忽；同样，少年必须回答：

“我这里问候您，我的父亲大人！”

否则，他就认为忽略了他出身的全部礼仪。

说完，他就走向他母亲大人，恭恭敬敬地吻了吻她的手。

这个 14 岁的贵族少年五官端正，却是一副罕见的平庸相，而这种相貌，即使随着年岁的增长，也不会增添几分活力和智力，这完全是一位侯爵和一个侯爵夫人的自然产物；这两个人落后了两百年，抵制现代生活的所有进步，是克伦威尔之前的真正托利派，是两个冥顽石化的典型。这个少年，虽然被侯爵夫人娇惯坏了，虽然庄园的仆人十分驯顺，能满足他最微不足道的任性，他还是在在本族的本能驱使下，行为相当规范，从头到脚都保持了伯爵的派头。的确，他这年龄的品质，他一样也不具备，没有不假思索的善举，没有心灵的冲动，也没有青春的热情。

他被教养成一个小先生，在接近他的人中间，他只看见低下的人，毫不可怜穷人，体育方面已经非常内行：骑术，打猎，赛马，槌球游戏或打网球，样样精通，然而，他却几乎完全蒙昧无知，尽管有六七位教师应聘给他上课也无济于事。

出身高贵的这类贵少，注定要成为一个十分高雅又十分蠢笨的人，其数量固然呈减少趋势，但如今还存在，阿什顿伯爵即是其中一员。

皮夹子的事儿也问了他。他还记得，他父亲大人离开律师家时，手中拿着皮夹子，上车从纽马基特走时，并没有放进皮大衣兜里，而是扔在身后的一个靠垫上。

“您讲这话有把握吗，阿什顿伯爵？……”侯爵夫人问道。

“有把握，夫人，我认为皮夹子不可能从车里掉出去。”

“由此可见，”皮博恩爵士说道，“我们回到庄园时，皮夹子还在

“由此也应当得出结论，是被一名仆人拿走了。”皮博恩夫人补上一句。

这也完全是阿什顿伯爵的看法。他一点也信不过这些家伙，认为他们不是密探，就是窃贼，往往两者兼之，应该像从前对待大不列颠的农奴那样，拿鞭子抽他们。（他从哪儿知道在不列颠从前有农奴呢？）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侯爵和侯爵夫人没有派一名贴身仆人，派一名马夫也好，专门侍候他。有个专门的仆人，就可以手把手地调教了，等等……

这样讲，就是要承认，脉管里流的是皮博恩家族的纯血！

总而言之，谈话得出结论，皮夹子被人偷走，窃贼正是一名仆人，应当调查一番，稍有嫌疑者，就要立即交给警察，因为，皮博恩爵士既没有高级裁判权，也没有低级裁判权了。

谈话至此，阿什顿伯爵按铃唤人，不大工夫，管家就来见几位大人。

皮博恩爵士的管家斯卡莱特先生，是个假温顺的真典型，是个虚伪奸佞的小人，总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却受到庄园所有仆役的极大憎恶。他总是甜言密语，假仁假义，并甜密密，假惺惺地虐待手下人，既不生气，也不拿大，用利爪去爱抚他们。

他在侯爵、侯爵夫人和阿什顿伯爵面前，那副谦抑的样子，活像教堂执事面对本堂神甫。

主人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无可怀疑，皮夹子放在马车的一个坐垫上，还应当在那地方。

既然皮博恩爵士和夫人这么认为，斯卡莱特先生也就这么认为。马车驶回来的时候，他恭恭敬敬地站在车门口，车厢里很暗，看不清皮夹子是否在侯爵所指出的位置上。

也许斯卡莱特先生本来想提个醒儿，皮夹子也许在路上遗失了……他还是把话咽回去了。这话意味皮博恩大人疏忽了。于是，他压下这种怀疑，只是说皮夹子里一定装有极重要的文件……这不是极其自然的吗？因为皮夹子属于……有幸属于庄园主这样一个重要人物。

“显而易见，”侯爵肯定地说，“是让人拿走了……”

“偷走了，如果大人允许这么讲的话。”管家加上一句。

“对，偷走了，斯卡莱特先生，不仅偷走一大笔钱，而且偷走能证明我们家族在本区权利的文件！”

本区竟敢申诉权利，对抗高贵的皮博恩府，这种无耻的行径，在出身所享有的特权普遍受到尊重的时代，绝不可能发生，管家一想到这一点，就义愤填膺，半举起颤抖的双手，两眼垂视地面；斯卡莱特先生这时的表情和神态，谁没有瞧见，谁就想象不出，一个伪君子装模作样的艺术达到多么绝妙的程度。

“不过，如果是偷走的……”他终于又说道。

“什么……如果是偷走的？……”侯爵夫人生硬地插一句。

“请夫人宽恕，”管家急忙辩解，“我是说……既然是偷走的，那只能是……”

“府里的一个人干的！”阿什顿伯爵接口道，他扬起手中的鞭子，摆出一副封建领主的姿势。

“斯卡莱特先生，”皮博恩伯爵又说，“请调查一下吧，以便找到一个或几个罪犯，并要求司法干预，既然在庄园之内已不准执行家法！”

“如果调查不出结果，”管家问道，“大人还要采取什么措施？”

“府上所有人都辞退，斯卡莱特先生，所有人！”

管家听了这句回答，就退出去了；接着，侯爵夫人返回自己的房间，阿什顿伯爵则到园中看他的猎犬。

斯卡莱特先生必须立即执行交给他的任务。他丝毫也不怀疑，皮夹子是从纽马基特到庄园的路上，从马车上颠出去的。这是明摆着的事，但是这就归咎皮博恩大人的疏忽了。既然主子要求他确认为偷窃，他就确认是偷窃……

要求他找出一个小偷，他就找出一个小偷……哪怕将所有仆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进他的帽子里，抽到哪个，哪个就承担罪责。

于是，跟班、贴身仆人、女佣、厨师、车夫、马夫、全召到管家面前。自不待言，他们全部声称自己是清白的，而斯卡莱特先生，尽管在这件事情上有自己的看法，他还是含沙射影，极其恶毒地向他们暗示，威胁说皮夹子若是找不到，就把他们送交警官。一个或几个小偷，不仅偷了一百英镑，还拿走了在这场官司中确证皮博恩大人权利的真本……为什么就不会有哪个仆人出卖主子，去讨好当地政权呢？……谁能证明自己不是被人豢养做内奸呢？……听好啦！抓住这个坏蛋，押送诺福克去服苦役就算他命大……皮博恩大人可是有权有势，偷窃他这样一位贵族老爷，就等于偷窃王族成员……

斯卡莱特就是这样数落，让所有人接受他的审问。可惜的是，谁也不肯屈服，承认自己是罪犯；管家仔细调查完毕，就赶紧向皮博恩爵士汇报，没有查出任何结果。

“这些人串通一气，”侯爵断言，“谁知道他们不是分了赃呢？……”

“我认为大人说得对，”斯卡莱特先生附和道。“我提出的每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这就足以证明这些人串通好了。”

“斯卡莱特，您搜查了他们的房间、他们的衣柜、他们的箱子吗？”

“还没有。大人一定同意，没有警官在场，我不可能有效地进行搜查。”

“不错，”皮博恩爵士回答。“派个人去坎特克……最好……还是您亲自去。“我要求调查结束之前，谁也不准离开府邸。”“大人的命令立即执行。”

“警官也一定会想着带几个人来，斯卡莱特先生……”“我把大人的意思转告给他，他一定会满足这种要求。”“您再去纽马基特，通知一下我们的律师莱伊德先生，我要同他谈谈这件案子，在府里等他。”

“今天就通知到。”

“您这就走吗？……”

“立刻走。我要在天黑之前返回。”

“很好。”

这场面发生在4月29日上午。斯卡莱特先生没对任何人讲去坎特克干什么，他只吩咐给他备一匹最好的马，正要认镫上去，忽听门房旁边的侧门铃声响起。

侧门打开，门口出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他正是小把戏。

## 第二章 四个月

属于芒斯特省的科克郡，与利默里克和凯里郡毗邻，在班特里湾和约尔一哈文之间的南部。首府是科克城，主要港口与港口所在的海湾同名，是爱尔兰船舶来往最多的一个港口。

这个郡有好几条铁路，其中一条经过马洛和基拉尼，一直通往特拉利。偏北一点，在纽马基特南部6公里，沿布莱特沃特河的那段铁路上，就有坎特克镇，再往北两公里就是特林戈尔庄园。

这座出色的庄园属于古老的皮博恩家族，拥有连成一片10万英亩土地，在爱尔兰是最肥沃的，划分五、六座农场，经营规模很大，给地主带来的租金在当地也是最高的。因此，侯爵仅靠这片地产就十分富有，还不算侯爵夫人在苏格兰地产的收益。侯爵的财富，在当地名列前茅。

如果说罗金汉公爵从来不到凯里郡巡视他的土地，那么这种做法，却不能指责到皮博恩爵士头上。每年，他或在爱丁堡，或在伦敦逗留四、五个月，其余时间，从4月至11月，他总是回到特林戈尔古堡居住。

这样大面积的一座庄园，必然拥有大量佃户。在侯爵的土地上生活的农业人口，足能组成一个大村庄。特林戈尔堡的农民，固然不受代替那个罗金汉公爵的一个叫约翰·艾登的人管理，不受代替那个约翰·艾登的一个叫哈尔伯特的人压榨，但是也不能得出结论，他们就受到更好的待遇。毫无疑问，管家斯卡莱特严厉追究未付租金的佃户，将他们赶出住地；不过，他有一套自己的做法，对他们采取同情的、怜悯的态度，一想到他们要流离失所，要挨饿，就感到伤心，并且肯定地对他们说，驱逐他们，他的主人也十分痛心……尽管如此，那些可怜的人还是照样被赶走，他们也不大可能想到那些贵族老爷难过，就会感到几分安慰。

这座古堡始建于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距今约有3百年了，但是还上溯不到皮博恩家族十分珍视的金雀花王朝时代。不过，它经过现在主人的修缮，增建了城堞、突廊、哨楼，又在侧面城壕上建了一座从不吊起的吊桥、一个从不放下的狼牙闸门，从而外观有了一副封建时代城堡的派头。

古堡内部房间很宽敞，比爱德华四世或无土地约翰那时代舒适多了。这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污点，但是这些贵绅内心十分追求安逸舒适，也就容忍了这一污点。

古堡两侧排列着下房和附属建筑，有马厩、仓库、厨房配膳室等。古堡前正院很大，栽了挺拔的山毛榉，两侧各有厢房，由一扇高大的铁栅门隔开，而右厢房是门房的住所，说门房不如说门官，这个字眼儿更具有中世纪色彩。

就在铁栅门要给管家斯卡莱特打开的时候，我们的小主人公拉了右厢房的门铃。

从马克卡蒂家收养的孩子离开凯尔文农场那一难忘的一天起，将近四个月过去了。几行文字就足以说明这期间他的生活状况。

当时快到晚上5点钟，天已黑了，小把戏抛弃了成为废墟的农舍。他从特拉利回来的大路上，没有碰见马丁先生和一家人，于是头一天念头要走利默里克方向，认为警官一定把他们押往那里了。

找到马克卡蒂一家人，不管什么命运也同他们在一起，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怎么不大一点儿，强壮一点儿，好干活儿挣点钱啊？

---

无土地约翰（1167—1216），英国国王（1199—1216），1202年被剥夺强国采邑，故有此称呼。

他可以出卖劳动力，能吃苦耐劳……唉！才10岁，能期望什么呢？

看以后的，等挣来好多工钱，就给他养父养母，再往后他发了财——他是能办到的——就保证他们过上富裕日子，回报他在凯尔文农场所享受的幸福。

可是眼下，在这寒冷的黑夜，小把戏走在渺无人迹的大道上，走在这被活不下去的人抛弃的荒凉地区，他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孤独。他这年龄的孩子，一般总有点关系，不是同一个家庭。就是同一个儿童救济院，他这样孤苦零丁实在少见，不就像一片落叶，随风在路上飘转吗？不知要被风吹往何处，直到化为尘土的时候为止。不！没有人，没有一个人会可怜他！他若是找不到马克卡蒂一家人，就不知道会落到什么地步……可是，去哪儿找他们呢？……向谁打听他们的下落呢？假如他们没有被捕，他们是不是决定离开这个国家，是不是像许多同胞那样，要迁往新大陆呢？……

于是，我们的小男孩决定朝利默里克走，这要穿过白皑皑的雪原，天气寒冷，如果不刮刺骨的寒风，这种低温还受得了。现在空气静谧，有一点声响就能传出很远。他就这样走了两英里，没有碰见一个人，可以说他是盲目地往前走，以前，他从未贸然朝这地方走过；这里接近山的余脉，前边展现大片大片杉林，天边都显得更加黝暗了。

小把戏去特拉利打个来回，已经疲惫不堪，这回走到此处，就感到自己再怎么坚持，也筋疲力竭了。他的双腿发软，脚总绊到辙沟。然而，他不愿意，绝不愿意停下来，拖着脚步，又勉强走了半英里，最后一点力气用完，他就仰身倒在斜坡上，这里高大的树木枝桠被冰霜花饰压弯了。

这里两条道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小把戏就是能站起来，也难以判断应该走哪条路。他躺在雪地上，手脚冻僵了，眼睛要合上，就在要失去知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大声呼救：

“救命啊……救命啊……”

远处的犬吠声，几乎立刻穿过于冷的夜空传过来，吠声越来越近，继而，一条狗蹿到路口，耷拉着舌头，用鼻搜索，眼睛像猫一样

闪闪发亮。

狗三跳两跳，就扑到孩子身上……不必担心，它不是要吃这孩子，而是挨着趴下给他取暖。

不大工夫，小把戏就苏醒过来，睁开眼睛，感到滚热的舌头爱抚着舔他冻僵的手。

“伯尔克！”他喃喃叫道。

正是伯尔克，他唯一的朋友，他在凯尔文农场的忠实伴侣。

小把戏也报以爱抚，同时感到义犬胸脯的温暖传遍他周身，于是又缓过来，心想他在世上不再孤苦零丁了……他们俩一道去寻找马克卡蒂一家……无可怀疑，主人一家被驱逐之后，伯尔克会愿意陪伴他的……可是，它怎么来到这里的呢？……大概是那些打手和警察用石子和棍子把它赶跑的吧？……事情的确是那样，伯尔克受到粗暴的驱赶，只好返回农场，半路经过这里。现在，它还能找到那些警察的踪迹……小把戏也只能依赖它的本能找到马克卡蒂一家人了……

他同伯尔克聊起来，就像在凯尔文牧场上聊天度过漫长的时日那样……伯尔克以独特的方式回答，连声轻轻叫，那意思是不难理解的。

“走，我的朋友，”小把戏说道，“走吧！”

于是，伯尔克连蹦带跳，冲上一条路，跑在年少主人的前头。

不料却发生这种情况，伯尔克还记得挨了押解人的打；不愿意再走利默里克那条路，就站着凯里郡的边界，走向纽马基特，科克郡的一个镇子。小把戏根本不知道，结果越走越离马克卡蒂一家人越远，到了天亮，他又累又饿，就在一家小客栈停下，要个房间，要点儿吃的。他往农场的东方方向走出 12 英里。

小把戏除了一包衣物，不要忘记他口袋里还揣着钱，是他在特拉利用那枚金币买药找回来的，15 先令，不是一大笔钱吗？可是两张口吃饭，再怎么节省，每天只花几便口，这点钱也用不了多久，赶不了多远路。我们的小男孩也真节省，在这家小客栈要间阁楼，只吃马铃薯，休息了一天一夜，又同伯尔克上路了。

他向客栈老板打听马克卡蒂一家人，老板不经意地回答从未听说过。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这一冬天，被驱逐的佃户太多了，公众不会注意凯尔文农场那令人心碎的场面。

小把戏跟着伯尔克，继续朝纽马基特方向走去。

整整 5 周，他才到那个镇子，可以猜得出，这段时间，他是怎么度日的。他从未向人伸手乞讨，从来没有！他面临这新的考验，天生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没有屈服过。不过，他在小客栈买份儿饭时，好心的人看到这孩子无依无靠，不免同情，往往多给他点儿面包、蔬菜和肥肉，值两便士只收一便士，但这不算乞讨。他打了饭，同伯尔克一起吃。他们俩睡在仓房，蜷缩在草堆里，忍饥受冻，尽量节省那枚金币所余的一点小钱儿。

也有人施舍。有好几次，小把戏临时干点活儿。他和狗在一家农场呆两周，代替外出的牧人照顾羊群，管吃管住，不拿工钱。干完活儿他就又上路。还有几次捎信，从一个村庄送到另一个村庄，也挣了两三先令。不幸的是，他找不到一处长住的地方。这是冬季、人手都闲着，而且这年冬天又普遍穷困！

尽管打听不到马克卡蒂一家人的下落，小把戏还是没有放弃寻找他们。他这样盲目地行走，不知越走越近，还是越走越远。究竟问谁去呢？谁又能向他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呢？等到了一座，一座真正的城市，他再打听吧。

他唯一的担心，就是别人见他独自一人，这么小年龄没人保护，就把他当流浪儿收容，关进贫民学校或习艺所。不！过流浪生活怎么艰苦都行，绝不回到那种可耻的地方！……再说，还要把他和伯尔克分开、绝不干！

“对不对，伯尔克，”他对狗说，同时把狗的和善大脑袋拉到他膝上，“我们谁离开谁都不能生活吧？”

自不待言，忠实的狗回答他：这是不可能的。

他从伯尔克又联想起他从前在戈尔韦的伙伴，心想格里普是否像他这样，没吃没住的地方。啊！他们若是相逢，他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许三个人，加上那个善良的西茜，自从离开悍婆家，他就再也没有一点西茜的消息！……现在一定长成大姑娘了……能有十四、五岁……到这个年龄，就能在农村或城里找个事儿干，当然勉强维持生活，但终究自己养活自己……他又转念，他到了这个年龄，就不难找到一份差使……不管怎样，西茜不会把他忘记……童年的所有这些记忆重又浮现在他脑海，强烈得令人吃惊：那个恶婆的虐待，耍木偶戏的那个托恩皮泼的残忍……比较而言，现在他孤单一人，没人管着，倒觉得他不像那段该诅咒的

时期那么可怜！

这期间，他在这个郡到处跑，日子一天天流逝，他的生活状况也未见改善。幸而这年2月份不太寒冷，穷人不必挨冻了。冬天要过去，这回可望春耕春种的日期不会推迟了，大田的话可望早些开始。羊群、奶牛也可以去放牧了……小把戏也许能在哪家农场找到活儿干吧？……

不错，在这五、六周的时间里，我们的小男孩只能靠零散挣的几先令，以及那枚金币所余下的零钱生活，他这全部财富花到2月中旬，只剩下6便士了。然而，他每天吃饭十分节省，尽管他没有吃过一次饱饭，甚至不是每天都能吃上，我们还是说每天吃饭十分节省。他忍饥受累，脸色苍白，身体明显消瘦了。

伯尔克也瘦得皮包骨，身体状况显然不佳。它不得不在村子边垃圾堆里找吃的，小把戏会不会很快落到同样地步呢？……

然而，他并不绝望。绝望不符合他的性格。他还有极大的毅力，始终不伸手乞讨。一旦最后1便士买了最后一块面包，他又怎么办呢？……

总之，3月13日那天，小把戏和伯尔克走到纽马基特，身上只有六、七便士了。

这两个半月，他们俩就在这个郡各处流浪，未能找到落脚的地方。

纽马基特距凯尔文约20英里，镇子既不很大，人口也不很多。由于爱尔兰总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这类乡镇始终未能发展成为城市，不但没有兴盛，反而显得衰败了。

小把戏盲目游荡，却没有转向特拉利方向，也许有些遗憾吧？我们知道，他总念念不忘海洋——大海，永不枯竭的奶母，养育一切有勇气靠她为生的人！当城市或农村没有工作的时候，在海洋上却不会失业。成千上万的船只，不断地在海上航行。海员不像工人农民那样害怕贫困。比较一下马丁·马克卡蒂的二儿子帕特的境况，和被逐出凯尔文农场的一家人的境况，不是就足以看到这一点吗？尽管小把戏感到做生意比航海的吸引力更大，但他心里还是合计，他这年龄上船当个见习水手还可以。

主意已定，到了纽马基特，他还要往远走，一直走到海边，到重要海运中心科克那一带，找个上船的机会……眼下得生活，必须挣几先令，好能继续赶路，这样，他同伯尔克到了纽马基特，过了五周还没有离开。

我们还应当记得，他最担心的是被人当流浪儿抓住，关进救济院里。特别幸运的是，他的衣服还像样子，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个穷孩子。他带的衣物不多，但也够穿了，他的鞋子也顶住了长途跋涉。他这身装束，走到哪儿也不必脸红。没有想到用当地的救济金，供他吃并供他穿。

总之，他在纽马基特逗留期间，干些儿童力所能及的小差使。为这人或那人送个信，给人扛扛轻便的行李，卖卖火柴。多亏他那早熟的生意头脑，有一天他用挣来的半克朗买了火柴，再出手还真赚了点钱。他那一本正经的相貌能引起人的注意，他叫卖的声音清亮：

“点亮儿，先生……火柴！”散步的人听了就想买他的东西。

总的来说，小把戏和伯尔克在这镇上，比他们穿越这个郡的艰难行程少吃点苦。他凭着自己的聪明，甚至还找到一些生活来源，看来他似乎应当留在纽马基特，可是4月末，29号那天，他突然踏上通往科克的大道。

不用说伯尔克跟随他，此刻，他兜里只有 3 先令零 6 便士。昨天有人若是观察过他，今天就会注意到他的形貌发生很大变化。他有几分惶恐不安，总是左顾右盼，仿佛有什么事怕人窥探。他走路脚步飞快，差不多撒腿跑起来。

他过了纽马基特镇边上的几户人家，正好早晨 9 点的钟声响了。阳光灿烂。一到 4 月末，绿宝石岛的春天就开始了。乡野有了一点生气。但是，我们这小男孩心事重重，无论犁铧耕地，扬手撒种，还是牛羊散布在牧场上吃草，都不能令他重温凯尔文农场的情景。不能！他径直往前走，伯尔克跟在身旁，不时以询问的目光望他一眼，这回不是狗给年少的主人带路了。

从纽马基特到坎特克有六、七英里，两小时就走完了。小把戏带一块面包，分给忠实的伯尔克一半，在路上就吃完了，到镇子也没歇一歇，穿过街道，一直赶特林戈尔堡，正好古堡的大钟指中午 12 点。

### 第三章 在特林戈尔堡

在厢房一侧的门打开的时候，管家斯卡莱特奉皮博恩老爷之命，正要出正院的大铁栅门，前往坎特克。阿什顿的狗闻出伯尔克，极不欢迎，都狂吠起来。

小把戏害怕双方打起来，伯尔克寡不敌众，就示意它走开，狗顺从了，走到一片荆丛后面隐蔽。

管家望见他来到古堡门前，就喊他走过去。

“你要干什么？管家恶狠狠地问他。

要知道，管家对成年人和颜悦色，对小孩子却要摆出一副凶相——可爱的性情，对不对？

“粗嗓门”吓不住我们这男孩，他在悍婆家里，在托恩皮泼身边，在贫民学校里，早就听惯啦！不过，他还是懂规矩，摘下帽子，朝斯卡莱特先生走去，但是并没有把他当作特林戈尔庄园主皮博恩爵士大人。

“说不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斯卡莱特先生又问道。“如果是讨施舍，那你就快滚开！……不会给你这样小要饭的……不会！连一个铜子儿也不给！”

这么多废话，小把戏都没法插嘴回答，只好站开一点儿，免得被马踢着。与此同时，几条狗也蹿过院子，继续狂吠大合唱。一时沸反盈天，说话几乎听不见了。

因此，斯卡莱特先生提高嗓门儿又说道：

“我可把话说在前面，如果你还不走，在古堡附近转悠，我就揪着你耳朵，把你送到坎特克，关进贫民习艺所！”

以这种口气威胁，小把戏也毫不慌张。不过，他趁瞬间停歇，终于回答一句：

“我不是讨施舍的，先生，我也从来没有讨过……”

“给施舍你接受吗？……”斯卡莱特管家讥讽地反问道。“不……谁给也不要。”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要同皮博恩爵士面谈。”

“见爵士大人？……”

“见爵士大人。”

“你以为他会接见你？……”

“对，因为事情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对，先生。”

“什么事啊？”

“我只能同皮博恩爵士面谈。”

“那好！从这儿出去！……候爵不在古堡。”

“那我就等着……”

“至少不要在这儿等！”

“等一会儿我再来。”

这个可恶的斯卡莱特，换另外一个人，见小孩这样坚持，回答这样干脆，就会想他来特林戈尔古堡，一定是有正经理由，也就要多加注意，态度和气一些。可是，斯卡莱特却反而大发雷霆：“不能这样随便同皮博恩爵士大人

说话！”他喝斥道。“我是庄园的管家！有事先对我说，你若是不告诉我来干什么……”“我只能对皮博恩爵士讲，请您通报一声……”

“坏孩子，”斯卡莱特先生扬起马鞭回答，“滚开，要不就放狗咬你的腿！……你小心点儿！……”

几条狗受管家喝斥声的煽动，也都逼过来。

小把戏特别担心伯尔克要来救援，从荆丛后面蹿出来，这就会把事情弄复杂了。

狗吠越来越狂烈，阿什顿伯爵闻声也从院里出来，走向大铁栅门，问道：

“怎么回事儿啊？”

“有个小孩来乞讨……”

“我不是乞丐！”小把戏重复道。

“一个流浪儿……”

“滚开，讨厌的要饭花子，别说我的狗可不客气啦！”阿什顿伯爵嚷道。

那几条狗果然越来越凶，只是由皮博恩少爷控制住。

这时，皮博恩爵士出现在古堡正门的台阶上，显示整个的威严形象，他发现斯卡莱特先生还没有动身去坎特克，便缓步走下台阶，穿过正院，询问尚未动身又这么喧闹的缘故。

“请大人原谅，”管家回答，“是这个淘气精赖着不走，一个乞丐“我第三次讲，先生，我根本不是乞丐。”小把戏强调说。“这孩子要干什么？”侯爵问道。

“要同大人面谈。”

皮博恩爵士向前跨一步，整个身板儿挺起来，摆出封建领主大老爷的派头。

“您要同我面谈？”他问道。

尽管面对一个孩子，他也用尊称。无与伦比的高雅，侯爵从未用“你”称呼过任何人，无论对侯爵夫人，还是对阿什顿伯爵，甚至50年前，据说对他的奶母也如此。

“那就说吧。”他加了一句。

“侯爵先生昨天去过纽马基特吧？……”

“对。”

“昨天，是下午吧？……”

“对。”

斯卡莱特先生不胜惊诧。现在是这孩子问话，而大人却肯回答他！

“侯爵先生，”孩子又问道，“您没有失落一个皮夹子吗？……”

“不错，那皮夹子呢？……”

“我在纽马基特的大路上拾到，现在给您送来。”

他说着，将皮夹子递给皮博恩侯爵，殊不知皮夹子的失落在特林戈尔古堡造成这么大混乱，引起这么多怀疑，冤枉了这么多无辜的人。这样一来，就是他大人的过错了，尽管还有损于他的自尊心，同样，对仆人的指控也就不攻自破，管家也不必去坎特克请警官，尽管这使他大人极为不悦。

皮博恩爵士接过皮夹子，检查一下里面装的材料和钞票，那里面也有他的姓名和地址。

“是您拾到这个皮夹子的吗？”他又问小把戏。

“是的，侯爵先生。”

“您一定打开看过啦？”

“我打开看看是谁的。”

“您也看到有一张钞票……但是，您大概不知道有多大面价吧？”

“那是1百英镑的钞票。”小把戏毫不犹豫地回答。

“1百英镑……那就值？……”

“两千先令。”

“啊！您知道啊，既然知道，您就没有想过据为己有吗？”

“我不是小偷，侯爵先生，”小把戏自豪地回答，“同样，我也不是乞丐！”

皮博恩爵士抽出钞票，塞进衣兜里，又关上皮夹子。至于小男孩，他施了个礼，向后退了几步，这时，爵士大人丝毫没有流露出这一诚实的行为令他多么感动，只是问了一句：

“您把这皮夹子送回来，想要多少报酬呢？……”

“哼！……也就几先令吧……”阿什顿伯爵先表看法。“或者几便士，也就配拿这么点儿钱！”斯卡莱特先生急忙附和。

小把戏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对方却讨价还价，他一想就不禁恼火，便说道：

“我这么做，既不要先令，也不要便士。”

说罢，他朝大路走去。

“等一下，”皮博恩爵士说。“您多大年龄啦？”

“快到10岁半了。”

“您父亲呢……母亲呢？……”

“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

“您有家吗？……”

“没有家。”

“您从什么地方来？……”

“从凯尔文农场来的，我在那儿住了4年，4个月前才离开。”“为什么？”

“因为收养我的那个佃户被人驱逐了。”

“凯尔文？……”皮博恩爵士又说。“我想，那是属于罗金汉庄园的吧？……”

“大人没有记错。”管家回答。

“现在，您要去干什么呢？……”侯爵问小把戏。

“我要回纽马基特，我在那儿还一直能维持生活。”

“您若是愿意留在古堡，总有派您的用场。”

这当然是一种好意。但是不要以为，这是傲慢而冷漠的皮博恩爵士由衷的想法，也不要以为他讲这话时带着微笑或爱抚的目光。

小把戏明白这一点，因此，他要想一想，而没有急于答复。在特林戈尔堡所见的情景令他深思。爵士大人和他儿子阿什顿，一

副嘲弄人的凶相，小把戏没有什么好感，而一见面就态度粗暴令他气愤的管家斯卡莱特，就半点好感也没有了。此外，还有伯尔克。人家要雇佣他，不见得要伯尔克，这是他好日子和坏日子的伴侣，如若分开，他怎么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不过，留在这里，生活确实有了保障，他怎么能不把这建议看作一次幸

运机会呢？因此，从他理智而言，他应当接受，如果回到纽马基特，恐怕要后悔的！……狗固然是个难题，但是以后找个机会提一提……主人会同意接纳的，哪怕当作看家狗……再说，在庄园干事总能挣点钱，如果节省……”

“怎么的！……你干不干？”管家喝斥道，他倒希望看着这孩子见鬼去。

“我能挣多少钱？”小把戏受实用思想的怂恿，坚决地问道。

“每月两英镑。”皮博恩爵士回答。

每月两英镑！……他觉得这是一大笔钱，老实说，对他这样年龄的一个孩子，大大出乎意料。

“谢谢大人，”他说道，“我接受这个位置，也尽量让大人满意。”

小把戏当天就这样加入古堡的仆役行列，一周之后，经过侯爵夫人的同意，又升为皮博恩家族继承人的马夫，可谓优越的差使。

在这一周，伯尔克怎么样呢？它的主人胆敢把它引进古堡的……院子里，这是不言而喻的吗？……不，因为，它会受到最差的接待。

要知道，阿什顿伯爵有三条狗，几乎爱惜如命。同他的狗在一起，这就足以满足他的兴趣，施展他的智慧。这是纯种狗，苏格兰的出色指示犬，脾气暴躁，谱系至少可以上溯到诺曼人入主的时代。一条狗要经过铁栅门，如果不想被这几条恶犬咬死，就得急忙蹿过去，因为饲养员就喜欢挑逗狗斗殴。因此，伯尔克只好在附近转悠，等天黑之后，新升任的马夫给它送点儿自己省下来的食物。结果，小把戏和伯尔克双双瘦下来……没关系，幸福的日子会来

临，也许他们会双双胖起来！

我们叙述这孩子的悲惨经历，现在他又开始一种与从前截然不同的生活。且不说在悍婆家和贫民学校度过的那几年，只拿他在凯尔文农场那段日子比较，地位发生多大变化啊！他在马克卡蒂家里如同在自己家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给人当奴仆的那种枷锁的压力。然而，他在古堡这里所能唤起的是彻里彻外的冷漠。侯爵把他看成一个穷小鬼，每月施舍给他两英镑，侯爵夫人把他当作候客厅里一个小动物，伯爵则把他视为送给自己的一件玩物，给时忘了叮嘱别打坏。至于斯卡莱特先生，他十分敌视，蓄意不断折磨这孩子，而且机会多得很。那些仆役也不例外，他们认为他无非是皮博恩爵士不得不收容的孩子，在特林戈尔堡比他们低下得多。见鬼！大户人家的这些仆役也有自己的骄傲，是长期保住的一种地位的自豪，轻易不能让这类流浪者给沾污了。因此，在干活的各种细微处，在大餐室里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让他感到这一点。但是，小把戏毫无怨言，也不回敬，只是尽心尽职，等干完主人吩咐的最后几件事，回到单独住的小房间时，又感到多么心满意足啊！

然而，在这种恶意的环境中，却有一个女仆对他感兴趣。那不过是个洗衣妇，名叫凯特，负责洗古堡的衣物。她有50岁，一直生活在这庄园，大概要在这里终老，除非被斯卡莱特先生赶出去——他已经有过这种企图，这个可怜的凯特不幸取悦于他。皮博恩爵士的一位表兄弟，爱德华·基尼先生，看样子是一位很风趣的贵绅，他就讲过凯特在征服者纪尧姆的时代，就已经开始洗衣物了。不管怎么说，凯特丝毫没有受缺乏慈善精神的环境的浸染，保留一颗善心，小把戏很高兴能在她身边得到几分安慰。

---

征服者纪尧姆（1028—1082），诺曼底公爵，他于1066年征服英国，成为英国国王（1066—1087）。这里是挖苦的风趣话。

因此，当阿什顿伯爵不带小马夫出门时候，当他受了管家或别的仆人欺侮的时候，他就和凯特一起说说话。

“忍着点儿！”凯特一再对他说，“不要理睬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也不是东西，我看没有一个拾了皮夹子能送回来。”

也许洗衣妇说得对，甚至可以说，这些寡廉鲜耻的人，还认为小把戏这么诚实是个傻瓜呢！

一名小马夫就是一件玩物，由侯爵和侯爵夫人作为礼物送给阿什顿伯爵。一件玩物，这字眼儿十分恰当。他是个任性而好胡来的少年，就拿这玩物开心，大多时候吩咐干的事都不合常理，然后又无缘无故取消。一个钟头不知按铃叫他多少遍，让他整理这处，弄乱那处，还让他穿上五颜六色的大号服或小号服，号服上的钮扣多得像春天玫瑰的蓓蕾，把我们的小男孩打扮成热带地区的一只鸚鵡。阿什顿伯爵无论走在镇子的大街上，还是漫步在园子的林荫道里，往往让他离 20 步远跟随，贵少的虚荣心从而得到极大的满足。无论主人怎么任性，他都麻利地执行，无可指责，犹如一台机器服从机械师的意志。请看他侍候马车的情景：他挺着胸膛，两臂叉在紧身的号服上，立在马刨前蹄的马车前面，等待他主人上车，继而，等马车已经启动了，他又飞身上去，抓住车篷的皮带，冒着手抓不住而摔死的危险！而那马车，是由一个不熟练的人赶的，跑得飞快，不管撞到马路牙子，还是险些压死行人！……阿什顿的车驾，在坎特克大名鼎鼎！

总而言之，小把戏二话不说，随主人怎么折腾，也不见得多么不幸。这玩意儿在运转，只要主人还喜欢，就能继续运转。当然，这个贵少娇惯坏了，喜怒无常，极有个性，要随时准备他会出尔反尔。孩子的玩具迟早总要玩腻了，没有弄坏就扔掉。不过要知道，小把戏可下了决心，绝不让人给打碎了。

再说，他并不认为，在特林戈尔堡的这种生活状况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求其次，他人在这里，心却期望，一有了机会就另找谋生之路。他人小志大，绝不甘心给人当马夫，这挫伤他天生的自豪感。在皮博恩家族的继承者面前，这种丧失自我的状态令他感到屈辱，而他觉得自己胜过这贵少。对！胜过，尽管阿什顿伯爵还上什么拉丁文课、历史课，等等……那些老师来教他，尽量往他脑瓜里灌，就像给水罐灌满水一样。其实，他那拉丁文，不过是“狗拉丁语”——英国这种说法相当于法语中的“厨房拉丁语”——还有他那历史知识，也足够读《名马录》。

小把戏固然不了解那些好东西，但是懂得思考。到 10 岁，他就知道考虑事情。他给这位少爷公正的评价，给这样的人干事有时感到脸红。他多么惋惜农场的那种富有生气的有益劳动，以及在马克卡蒂一家人中间的生活，而他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古堡的洗衣妇，是他唯一能谈谈心的人。

而且，很快就有机会，考验这位好心女人的友谊了。

这里应当提一句，多亏小把戏送回来的材料，同坎特克当地打的官司，皮博恩府胜诉了。不过，小把戏的这一行为，似乎被忘记了，为什么要感谢他呢？

5 月、6 月、7 月相继而过。一方面，伯尔克饥一饱一顿，好歹能吃着点东西，它似乎明白，在园子周围游荡的时候要特别当心，绝不能引起怀疑。另一方面，小把戏三次领取两英镑的月薪，共有 6 英镑，一大笔钱了，他入了帐，而开支一栏还空着。

这三个月，皮博恩爵士和夫人的唯一活动，就接待客人和回访，这是毗

邻的庄园主礼尚往来。在招待会上，不言而喻，这些庄园主交谈的话题，大多不离爱尔兰地主的处境。看他们如何对待佃农的要求、土地同盟会的主张，如何对待忠于爱尔兰的解放事业，73岁高龄的格莱斯顿先生，他们甚至大发慈悲，祝愿巴涅尔先生登上绿宝石岛的最后绞刑架！夏季一部分时日就这样度过了。皮博恩爵士、皮博恩夫人和他们的儿子，通常要离开古堡，旅行几周，大多情况是去苏格兰，到皮博恩夫人祖传的庄园。今年则例外，要去远游，这是上流社会的传统强加给特拉利一带贵族人家的，而皮博恩爵士他们还没有做到。他们打算去游览风景秀丽的基拉尼湖地区，游览方案得到侯爵夫人的首肯，皮博恩爵士就定于8月3日启程。

主人家这次去旅游如果小把戏可望在古堡清闲几周，那他就错了。既然皮博恩夫人由贴身女仆玛丽蓉陪同，既然皮博恩爵士有贴身男仆约翰跟随，那么，阿什顿伯爵也就绝少不了他的马夫的侍候。

于是出现一个大难题：伯尔克怎么办呢？谁照看它呢？……谁喂养它呢？

小把戏决定同凯特谈谈这种情况，凯特一口答应照看伯尔克，绝不让任何人知道。

“一点也不要担心，我的孩子，”好心的女人回答。“你那条狗，我爱它就像爱你一样，你外出这段时间，它不会走掉的！”

小把戏听了，就上去亲亲凯特的左右面颊，并在启程的头天晚上，他把凯特介绍给伯尔克，同这忠实的动物告别。

#### 第四章 基拉尼湖

正是按上文所讲的决定，8月3日上午启程。侯爵和侯爵夫人的两名贴身仆人，坐上古堡的行李车，押送到3英里远的火车站。

小把戏也陪同前往，奉命特别照看少主人的行李。况且，玛丽蓉和约翰商量好了，要让“这没用又没人认的孩子”自己想法托运——在候客室和下房，他们就这样叫他。

没用的孩子事情办得却很聪明——在旅客窗口拿了卡片，他就把阿什顿伯爵的行李都登记好。轿车沿着阿洛河岸行驶，将近中午时分到达火车站。皮博恩爵士和夫人下了车。由于不少人走出火车，要瞧瞧这些高贵的旅客——自不待言，他们都非常恭敬——阿什顿伯爵也不失时机地耍一耍他的马夫。他呼唤他的名字“boy”，不知道他有别的名字，就沿袭这种称呼。小把戏走到马车跟前，不料迎胸掷过来一块旅行毛毯，他一个趔趄，差一点横在路上，惹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

侯爵、侯爵夫人和儿子走进预定的头等车厢，约翰和玛丽蓉坐到二等车厢的硬座上，并不邀请小马夫同他们一起上车。小把戏则占了一个无人的包厢，刚旅行就独自一人丝毫不遗憾。

火车立刻启动，就好像专等特林戈尔堡高贵主人的到来。

小把戏已经乘过一次火车，但是在安娜·维斯顿小姐的怀抱里，一路总睡觉，没有什么印象了。至于这些一节挂一节的车厢，飞驰而过的车辆，他在戈尔韦和利默里克一带早已见过。他的愿望今天就要实现了，由一辆火车头一吐着一团团黑烟，嘶鸣着的钢铜骏马拉着朝前跑。此外，他最赞赏的，不是满载旅客的车厢，而是满载工贸市场从一地运往另一地的货车。

小把戏从玻璃放下的车门观望。尽管火车行驶的速度并不快，但是他觉得太了不起了：那些房舍树木沿着铁路朝后退去，那些电线由一根杆子架到另一根杆子，传递电报的速度比消失的景物还要快，那些与火车交叉而过的车队，只能望见牛叫马嘶的模糊的一片。他那极其敏感想象力，刻上多少印象而永难磨灭！

火车沿着布莱特沃特河左岸行驶一段路，真是风景如画；在小站停了几次，将近下午两点钟，到米尔斯特里特停车25分钟。

高贵的皮博恩一家没有下车，玛丽蓉被叫去侍候女主人。约翰站在包厢门旁边，随时准备听候主人的吩咐。小马夫奉阿什顿伯爵之命，给他买个“开心机”，即能消磨一两小时的简易读物。小把戏走到车站书摊前，一时犹豫不决，这也是有情可原的。最后，他还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而不是皮博恩少爷的口味，买了一本《基拉尼湖导游手册》，可是一交差，就挨了一顿痛斥！特林戈尔堡的继承人，哪有什么闲心研究旅游路线！他还能真把游览的地区放在心上！他来这里父母带他来的！《导游手册》应当换成漫画报；看那种以传说为题的毫无意义的荒谬漫画，他似乎才能得到乐趣。

两点半钟，火车离开米尔斯特里特。小把戏重又守在车窗。现在，列车进入山区；景色纷呈，多所变化。浮云不多，太阳当空，这是爱尔兰难得的晴朗天气。皮博恩爵士可以庆幸旅游期间不会下雨。侯爵夫人的阳伞比雨伞更有用。不过，还是有淡淡雾气飘动，使山峰线条柔和，显得更加秀丽。小把戏朝铁路南侧望去，能观赏那一带山巅，有凯尔巴纳夫峰和帕斯峰，海拔两千来尺。的确，整个爱尔兰，还是基拉尼湖周围地壳变动得最剧烈。

不久，列车就越过科克和凯里郡的边界。小把戏留着少爷不要的导游手

册，饶有兴趣地注视火车的路线。凯里这个名称，唤起他多少往事啊！凯尔文农场在这北边 20 多英里，是他童年度过最珍贵几年的地方，如今已经没人住了：冷酷无情的二地主将马克卡蒂全家人赶走！……他的目光从景物移向自身，直至列车到达基拉尼站停下，他还沉浸在这种痛苦的回忆中。

这座小镇同欧洲任何城市一样，坐落在美丽的湖畔是一种运气。基拉尼这种幸福而方便的生活，也许多亏了铺展在它脚下的波光涟涟的清澈湖水，夏季游客蜂拥而至，绝不是来看本郡主教府及其主教堂，也不是来看精神病院、修女院、方济会修道院或贫民习艺所。绝不是！游客纷纷聚在这小镇，是受这里湖泊自然风光的吸引。如果地壳再一变动，湖泊平复，湖水流入地下，而基拉尼镇还依然存在，那就太遗憾了，尤其对肯马尔家族而言，因为这个镇子属于他们那拥有 9 万英亩土地的大庄园。旅馆比比皆是，而离城四分之一英里的洛赫兰奇湖滨还有不少。

皮博恩爵士已经挑中这湖滨的最好的一家旅馆，可惜不巧，那家旅馆正受到“杯葛”。爱尔兰语这个新词来源于一个叫杯葛的上尉的名字：当时在他庄园的短工拒绝干活，他不得不救助于警察收回粮食。杯葛这个词正是抵制的意思。那家旅馆之所以受到抵制，只因老板驱逐了几名佃农，旅馆既没有侍者，也没有厨师，连供货商也不敢卖给他任何东西了。

侯爵和侯爵夫人只好去另一家旅馆，推迟到次日再去湖滨。小马夫安放好少爷的行李，又要整个晚上待命；这就是明令不准他离开候客厅，而皮博恩少爷则在大客厅游客摆贵少的谱儿，看书，交谈或者打牌。

第二天，一辆马车在旅馆台阶下等候。那是一辆舒适的四轮大马车，双篷可以放下来，后排座给约翰和玛丽蓉，小马夫可以挨着车夫坐到车前座。旅行箱里装满了换用的衣物，还装了大量食品，足够应付延误时间，旅馆不足等旅途中的各种意外情况，因为，无论何时何地，几位大人的餐饮必须保证。然而，他们从基拉尼动身，并不想乘这辆车。

这是安排好的，皮博恩爵士平常，甚至在上议院的辩论中，总嘲笑务实精神，而他却以这种出色的精神，将他的游览路线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头一部分是湖上揽胜，就应当走水路；第二部本地探奇，就应当取陆路，一直到海岸。这样一来，叫来这辆大马车，只备高贵的游客第二阶段乘坐。因此，大马车一早就启程，从东岸绕过基拉尼湖，到湖对岸布兰顿别墅等候。由于皮博恩爵士凭自己的智慧，确定用 3 天时间横渡湖泊，这 3 天里，贴身女仆、贴身男仆和小马夫都不能离开主人。想一想，要在这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航行，我们的小男孩该有多么欢欣鼓舞啊！

当然，这还不是大海，不是无边无际，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的汪洋大海，不过是湖泊，没有向贸易提供任何口岸，只有游船在湖面上游戈。即便如此，小把戏也乐不可支。昨天，他第二次乘坐火车。今天，有生以来他要头一回乘船。

从基拉尼镇到湖东岸那段路，侯爵、侯爵夫人和他们儿子是乘坐轻便马车去的，而小马夫跟着约翰和玛丽蓉徒步前往。走到座广场的拐角，小把戏望见还没有时间参观的大教堂。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只有做工的人。其实，基拉尼只在 1 万多游客从联合王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几个月，才显得繁荣热闹。在这几个月中，城里居民仿佛全是车夫和船夫，他们厚颜无耻地宰来此一游的过客，极力讨价还价，但又不过分无礼。

在栈桥码头停着一只船，等候几位大人，船上有五个人：四名桨手和一

名舵手。坐椅带软垫，如果阳光大晒或下起雨来，就拉起船篷，保证游客的舒适。皮博恩爵士和夫人在长椅上落座，阿什顿伯爵坐在他们身边；两名仆人和小马夫则坐在前面；缆绳解开，几只桨一起入水，船离开河岸。

基拉尼湖水域有 21 公里，由 3 个湖组成：上湖，通过格林绍恩和杜戈里两条河，接收这个地区的水流；马克罗斯或托尔湖，奥文格里夫各溪水由洛赫兰奇狭渠导入湖中；下湖，即洛赫莱恩湖，湖水通过劳恩河等河流注入大西洋岸边的丁格尔湾。应当指出，湖水是从南往北流淌，这就是为什么下湖位于另外两湖的北面。

如果看平面图，这 3 个湖所构成的形象，酷似一只硕大的蹼足类动物，如鸕鹚或别的什么，洛赫兰奇运河为腿，上湖为蹼足，马克罗斯湖和洛赫莱恩湖为身子。游船是从洛赫莱恩北岸出发，因此，游览路线是从下游往上游行进，先观赏下湖，再到马克罗斯湖，然后沿洛赫兰奇运河逆流而上，进入上湖。皮博恩爵士制定了日程表，每个湖要游览一天。

绿宝石岛最高山脉就坐落在这个地区的南部和西部，一直绵延至嵌入科克郡海岸的美丽的班特里湾。那儿有个小渔港，名叫格伦加里夫，须知 1796 年，法兰西共和国派兵援助爱尔兰兄弟，霍什率领那 1 万 4 千人马，就是在那个小小港登陆的。

在三个湖中，洛赫莱恩湖水域最为宽阔，长 3 英里半，宽 3 英里。湖东岸耸立着卡恩蒂厄尔山脉，那周围绿油油的树林，大部分属于马克罗斯庄园。湖中突起不少岛屿，有布朗、兰贝、赫伦、穆斯诸岛，其中以罗斯岛为最大，伊尼斯法伦岛为最美。

游船首先划向伊尼斯法伦岛。天晴气朗，阳光灿烂，而大多时间，阳光对这个省特别吝啬。微风吹皱湖面。小把戏陶醉在这有益于健康的天光水气中，同时观赏随着行船而变化的迷人景色。不过，他把感受藏在心里，绝不用感叹表达出来，否则人家会让他闭口。

的确，皮博恩爵士和夫人未免诧异；美丽的自然风光，是为了愉悦贵族的目光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未受过教育而又出身卑贱的人居然如此敏感。况且，我们也没有忘记，这是几位大人出游，这样做才符合身份，但是游过之后，恐怕他们不会留下任何记忆。至于阿什顿伯爵，看到什么景色也不大动心。他带来几条渔弦，打算在他高贵的父母为尽义务，去参观湖岸或周围的废墟时，自己留下来钓鱼。

这种情况特别令小把戏伤心。果然，游船到伊尼斯法伦岛靠岸，侯爵和侯爵夫人一让儿子陪同他们参观，可爱的小伙子就回答：

“谢谢，你们去游览这工夫，我还是喜欢钓鱼。”

“可是，”皮博恩爵士又说道，“岛上有一座著名修道院的遗址，如果不去看看，这个岛子的主人，我的朋友肯马尔爵士是不会宽恕我的……”

“如果伯爵喜欢的话……”侯爵夫人无精打采地说。

“当然……我喜欢，”阿什顿伯爵回答，“我的马夫也要留下，给我备鱼饵。”

于是，侯爵和夫人由玛丽蓉和约翰陪同走了，而小把戏就为了服从少爷的任性，就一眼也看不到伊尼斯法伦岛上的古迹，心中极不痛快。再说，侯爵和侯爵夫人参观回来，也谈不出什么像样而持久的印象。那座修道院的建筑美，又能向这些麻木不仁的头脑讲些什么呢？那修院始建于公元 6 世纪，由四部分建筑体构成，罗曼式礼拜堂拱腹镂雕花纹十分精细，整体隐蔽在绿

树丛中，周围一片片冬青、紫杉、桤木、野草莓树等，而这些树种类的最出色的桐，似乎都生长在这岛上，即德·博维小姐极恰当地称作基拉尼瑰宝的“圣徒之岛”。

如果说阿什顿伯爵不肯陪两位大人去伊尼斯法伦岛上探胜，那也绝不要以为他虚掷了时间。固然，由于不得法，他钓到一条大鳟鱼又跑了，心中的火气就发泄到他的马夫头上，没完没了地讲些粗鲁的话。但是后来，又有两三条鳊鱼上了钩，在他看来，这就比他毫不介意的那些愚蠢废墟强多了。

他觉得钓鱼是消磨时间的极好方式；因此 1 小时之后游船又停到罗斯岛，他还是不愿上去游览，又将钓弦抛入清澈的湖水中而小把戏也不得不留在身边侍候，皮博恩爵士和夫人则在肯马尔爵士属地的浓荫下，炫耀那漫不经心的高贵气派。

的确，这个 24 公顷的岛子，属于首屈一指的肯马尔庄园。庄园主修了一条堤坝，将罗斯岛连到湖东岸，离他那建于 14 世纪的古老的封建城堡不远。罗斯岛和林苑完全向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开放，也许这一点令侯爵和侯爵夫人反感：谁愿意来谁来，在百年古树的浓荫下，漫步在杜鹃花丛夹护的、点缀薄荷花和阿福花的绿茵上。

侯爵和侯爵夫人频频停歇，游了两小时之后，又回到游船等候的小码头，阿什顿伯爵正在训斥他的马夫，而两位大人不屑听小把戏解释就派了不是。小把戏的过错就是鱼不大上钩，吃少爷的鱼饵特别小心。结果一直到晚上，阿什顿伯爵总犯脾气。

他们重又登船，船夫划向湖心，避开哗哗作响的奥苏利万瀑布，沿西岸划到洛赫兰奇湖入口处，离那儿不远就是皮博恩爵士要下榻的狄尼斯别墅。

小把戏又坐到船头，因屡受冤气而忿忿不平。不过，他很快就置于脑后，又随着想象在静静的水面上飘荡。他不是从导游手册看到有关基拉尼湖的有趣传说吗？从前这里展现一个山谷乐园，由一个闸门拦住附近河流的洪水。有一天，看守闸门的姑娘贸然降低闸门，激流冲进来，淹没村庄、居民及其头领。据说从那以后，他们就生活在湖底，谁若是在洛赫莱恩湖上贴着平静的水面倾听，就能听见他们在鳊鱼和鳟鱼王国欢度礼拜天。

下午 4 点钟，几位大人在狄尼什别墅上岸。这里是湖左岸，离洛赫兰奇湖入口不远，位于格勒纳海湾里侧。他们下榻的旅馆，条件还算将就。直到晚上 9 点钟，小把戏才完事儿，奉命立刻回客房，连几个小时的自由时间都没有。

次日游马克罗斯湖。湖长两英里半，宽度是长度的一半，可以说是个形状规整的巨大水塘，周围的庄园已没有主人居住，参天的乔木又回归自然，却丝毫不失其魅力。

这回，阿什顿伯爵倒肯陪伴侯爵和侯爵夫人。少爷让小马夫跟随，是让他拿着猎枪和小猎物袋。从前，这一带树林有不少野猪

出没，如今几乎完成绝迹了，让位给大红鹿，恐怕用不了多久，大红鹿也要在联合王国的森林中绝种了。

如果那些非常警觉的红鹿肯到射程之内，阿什顿伯爵一定会大显身手，猎杀几只。巨大的失望，那些船夫白白费力将猎物赶向猎人，小把戏也白白当了一回猎犬，结果景点也没有看上。不过，托尔美丽的小瀑布、教堂和修院已成废墟的 13 世纪方济会一座古老修道院，几位大人倒觉得不参观也罢。

马克罗斯修道院有一棵出奇高大的紫杉，树围有 15 尺。侯爵夫人在参观

修院时，不知来了什么兴趣，也许要留个纪念吧，忽然想要摘取一片紫杉树叶。她的手已经伸向大树，不料被导游一声喝住：

“尊贵的夫人要当心！……”

“要当心？……”皮博恩爵士重复道。

“当然了，侯爵夫人！侯爵夫人若是摘了一片树叶……”

“怎么，难道马克罗斯城堡的主人禁止吗？”侯爵口气高傲地问道。

“不，侯爵先生，”导游回答。“不过，这棵树谁摘掉一片叶，谁就要在当年死掉……”

“就连侯爵夫人也不例外？……”

“侯爵夫人也不例外！”

侯爵夫人一听这话，受到极大震慑，差一点昏过去。再晚说一会儿，她就摘了一片要命的树叶了。要知道，绿宝石岛上的人相信这些传说，就像相信《福音书》一样，阔阅世家的这些子孙，跟城乡的帕迪一样迷信。

皮博恩夫人回到狄尼斯别墅还心惊肉跳，一直想她所冒的危险。因此，虽然刚刚下午两点钟，皮博恩爵士也要推迟到次日再游览上湖。

至于阿什顿伯爵，他没有打到猎物，简直懊恼到了极点，如果说他精疲力竭的话，那么他一刻也没让歇息的猎犬，即他的小马夫，又累到什么程度呢！不过，狗是不会抱怨的，而且小把戏自尊心太强，也绝不会发怨言。

次日用过餐，几位大人又登上船。正逢洛赫兰奇湖逆水，船夫不得不“拼力划桨”，帕特·马克卡蒂如在场就会这么说。湖口逼窄，形成激流漩涡，水流十分湍急，船只摇晃得很厉害，我们的小主人公觉得有趣，而皮博恩爵士和夫人则不以为然。由于侯爵夫人吓得惊恐万状，阿什顿伯爵也不舒服，侯爵甚至要吩咐船掉头回去。不过，船手奋力划了几桨，终于冲过了急流，船到了相对平静的水面，只见两侧岸边有悦目的睡莲，1英里半远处矗立一座高1千8百尺的山峰，那是苍鹰栖息的地方，故名叫鹰巢峰。

船夫告诉几位大人，他们若是肯对那座高山讲话，那座山就会殷勤地回答。那确实有回音现象，极受游客赞赏。然而，侯爵和侯爵夫人无疑认为，同这个“没有引见给他们的”回音对话，未免有失身份。不过，阿什顿伯爵没有错过这个好机会，喊了两三句荒唐的话，最后问他是谁，却得到这样一句答复：

“你是个小傻瓜！”鹰巢峰回答，但是借躲在半山腰刺柏树丛后面的某个游客之口讲出来的。

几位大人受到极大侮辱，扬言若是庄园主在封建庄园还运用高级和低级裁判权的时代，这种缺乏教养的回声如此无礼，就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船夫立刻加速划桨，船行快起来，约摸午后1点钟，就抵达上湖。

上湖的水域面积相当于马克罗斯湖，但形状不规则，便增添了几分美色。南面隆起克罗马格兰山脉陡坡；北面层层迭迭，是覆盖着浅红色欧石楠的托米山和紫山的圆顶。南岸一片参天大树，遮蔽着基拉尼山谷。然而，不管上湖的山水景色多么迷人，几位大人也不大欣赏，除了小把戏之外，谁也没有游兴。因此，皮博恩爵士吩咐船划向盖恩米恩河口，去他们要下榻的布兰顿别墅，歇息之后再游览湖岸地区。一路十分疲劳，几位大人自然需要休息。对他们来说，横渡这几个湖，就等于横渡大洋。两名仆人和小马夫必须留在旅馆，如果说小把戏没有收到毫无关连的一道道命令，那也是因为阿什顿伯爵晚上7点就呼呼大睡了。

次日还要早起，因为皮博恩爵士规定的路线，旅程相当长。侯爵夫人则让人再三恳求。玛丽蓉觉得她脸色有点苍白，形容有点憔悴，于是引发讨论：究竟是继续旅行，还是当天就返回特林戈尔堡。皮博恩夫人倾向于这后种方案，可是皮博恩爵士却强调他们的密友，费朗卡斯塔尔公爵和维尔戈比尔公爵夫人，全都一直游览到瓦伦蒂亚，最后还是决定旅游路线不变。对此，小把戏特别满意，他真怕还没有见到大海就返回古堡。

旅行大轿车 9 点钟备好套。侯爵和侯爵夫人坐到正座，阿什顿伯爵坐到前排，约翰和玛丽蓉仍在尾座，小把戏还是坐在车夫身边。车篷放下来，等变天时再拉起来。最后，布兰顿别墅的全体人员恭恭敬敬地送行，高贵的游客这才启程。

两匹劲马拉着旅行轿车，沿着上湖一条支流杜戈里河左岸，行驶了四分之一英里，继而又驶上吉利安狄—里克山脉的陡坡，在陡峭的山路上行车缓慢，蜿蜒的道路每拐道弯，就有新的景色呈现在眼前。大概只有小把戏在观赏景致。这一带可能是凯里郡，甚或是整个爱尔兰最崎岖的地区。在此东南 9 英里，过了吉利安狄—里克山脉，便是卡朗图厄尔山，只见 3 千尺的高峰插入云霄，山脚下散布许多冰碛，那是冰川不断缓慢移动而积聚的不固定的乱冰块堆。

中午时分，旅行车从右侧过了托米山和紫山，驶上吉利安狄—里克山逼窄关口的斜坡。这个关口在当地很有名，叫敦洛口，而勇敢的罗兰更有力的一劈，也没有像这样劈开比利牛斯山。这里一片荒野，秀丽的小湖随处可见，风景各异，但是引不起这些高贵游客的兴趣，小把戏倒能讲出当地的传说，因为出发前他仔细看了导游手册。可是，谁也不会爱听他讲。

旅行车驶过山口，便是西北下坡路，速度快多了，下午 3 点钟就抵达劳恩河右岸。劳恩河起泄洪作用，将基拉尼湖水注入了格尔湾。旅行车沿河边行驶 4 英里，晚上 6 点钟到达小镇基尔戈比尼；这一程走了 9 英里，游客十分劳累，到小镇休息。

一夜很安静，旅馆不大舒适，但是为了款待贵客，许多设施更换了，而这些贵绅照例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恭敬和殷勤。次日，小把戏又极度不安：旅行车朝右行驶返回基拉尼，还是往左走去瓦伦蒂亚小海湾，再次游移不决。幸好旅馆老板说，卡尔狄根王爷和王妃，两个月前就是取道去小海湾那条路，皮博恩爵士一听，就明确对皮博恩夫人说，最好还是步那些尊贵人物的后尘。

上午 9 点钟，从基尔戈比尼启程。这一天却下雨了。车篷必须拉起来。小把戏坐车夫旁边没有遮拦，没关系！从前他挨过多少大雨浇啊！

不过，值得观赏的风光，我们的小男孩就一处也没有放过：西边云雾缭绕的山脉、西侧俯冲向海岸的又长又深的斜坡。大自然的美感逐渐在他心灵里滋长，这种记忆他不应当丧失。

下午，随着卡朗图厄尔峰高耸的群山向东退去，伊夫拉格山脉又从西天升起来。据导游介绍翻过山，路就好走多了，下坡一直到卡厄尔西文小港口。

傍晚，几位高贵的游客到达卡拉莫尔小镇，这一天走了十来英里的路程。这地区游客不多，旅馆设备很好，挑不出什么毛病，无需动用旅行车中的储备。

次日动身，赶上下雨天，海风强劲，乌云翻滚飞驰，阳光时而从云隙中射出来。小把戏大口大口呼吸大海清新的空气。

将近中午的时候，旅行车拐了个急弯，又一起朝正西驰去，使几把劲过了逼窄的伊夫拉格山口，就拉住缰绳，往下溜车，一直到瓦伦蒂亚小海湾。车到终点站，停在卡厄尔西文一家旅馆门前的时候，还不到下午5点钟。

“这一路美丽的自然风光，几位大人很好欣赏了吗？”小把戏心中暗道。他还不知道，许多最有身份的人，出动旅游只为了说他们旅游过。

卡厄尔西文小镇坐落在瓦伦蒂亚海湾左岸。这里的海湾正好形成停泊港，起名为瓦伦蒂亚避风港。港湾外面有个同名岛屿，在布拉格—黑德角，是爱尔兰往西伸得最远的一个拳头。至于卡厄尔西文小镇，哪个爱尔兰人也绝不会忘记，那是奥康内尔的家乡。

次日，几位大人执意要将旅游计划贯彻到底，花几小时参观了瓦伦蒂亚岛。阿什顿伯爵是想射猎海鸥才肯前往，因此小把戏奉命陪同，心中乐不可支。

岛子在海湾处1英里处，一只渡船来往于卡厄尔西文和那个岛子之间。皮博恩爵士、皮博恩夫人用过餐，便同随行人员上船，到一个小港下船。那小港嵌入岛内，渔船进去躲避大洋的惊涛骇浪。

这个岛十分荒凉，周围怪石突兀，岛上崎岖不平，但是矿藏丰富，板岩矿非常有名。一些房舍聚成一个村落；房子的墙壁和顶盖全是用整块石板建造的。游客如有兴致，可以小住。小客栈很不错，吃住都不成问题。然而，他们何必住下呢？一旦参观了克伦威尔建造的已成废墟的老要塞，一旦登上了指示大海航船的灯塔，一旦观赏了15英里海中冒出的两个人山礁，上有灯塔指示那片可怕海域的斯凯利格火山礁，他们和这几位高贵的游客一样，还在瓦伦蒂亚逗留干什么呢？归根结底，爱尔兰西海岸有数百个岛屿，瓦伦蒂亚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这话不错，然而，瓦伦蒂亚却独享三点盛名。

首先，它是横跨欧洲直到乌拉尔山脉的三角测量的起点。

其次，现在它还是位于最西边的气象站，首当其中，迎接从美洲刮来的风暴。

最后，岛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建筑，皮博恩爵士和夫人由导游带去看过，那里固定着穿越大西洋并连接新老大陆的头一条海底电缆。1858年，安德逊船长沿着“大东方”航迹铺下电缆，1866年投入使用，当时唯独那一条，后来又新铺了四条，连接美洲和欧洲。

由美国总统布坎南从一个大陆发往另一个大陆的第一封电报，就是在那岛上接收的，电文采用福音式的话语：

“光荣属于天上的上帝，而和平属于大地上善良的人们！”

可怜的爱尔兰！你丝毫也没有放松歌颂上帝，可是，善良的人们何时能给你独立，保障你的社会安定呢？

## 第五章 牧羊犬和猎狗

旅行车于8月11日早晨就从卡厄尔西文启程，沿着伊夫拉格山余脉的海岸公路，在丁格尔湾小镇凯勒斯歇了歇，傍晚到达基洛格林镇。天气很坏，一整天刮风下雨。次日天气非常恶劣，几位大人的情绪也非常恶劣；从瓦伦蒂亚到基拉尼30英里，走完最后一段路程，不得不在基拉尼度过这趟旅行的最后一夜。

侯爵和侯爵夫人总算完成了传统的旅行，游了基拉尼湖和凯里山区……次日又上火车，下午3点钟回到特林戈尔堡，旅行10天归来。

“旅途这么累，值得吗？”侯爵夫人说道。

“还无聊得很！”侯爵附和道。

小把戏则不然，他带回来满脑子的记忆。

他首先关心的是问凯特，伯尔克怎么样了。

伯尔克情况不错。凯特没有把它忘掉，每天晚上，这个洗衣妇都带着她藏起来的食物，到她通常和伯尔克见面的地点。

当天晚上，小把戏回房间之前，先去附属建筑那一边看等候他的伯尔克。两个朋友见面的情景不难想象，相互那个爱抚就不必说了。

当然，伯尔克还是瘦得皮包骨，它不是每天都能吃饱肚子，但是看样子状态还不算太糟，它的眼睛很有神，射出聪明的亮光。主人向它保证，只要可能，每天晚上都来，并祝它晚安。伯尔克明白它无权挑剔，就不提出过多要求。况且，还必须小心。伯尔克来到特林戈尔堡附近转悠已经引起注意，阿什顿伯爵的几条狗有好几回狂吠起来。

古堡又恢复日常生活，即适于古老世家的寓公的植物式生活。

在古堡还要一直住到9月份最后一周，到那时，皮博恩全家照例要回爱丁堡过冬的住所，再去伦敦参加议院的会议。眼下，侯爵和侯爵夫人只能在乏味的生活中炫耀高贵。邻居之间重又开始定期而枯燥的拜访。他们肯定要谈起基拉尼之游。而皮博恩爵士和夫人的印象，恐怕要同已经游过湖的一些朋友的印象相混淆。应当赶快谈谈，因为侯爵夫人记性不好，这趟旅行已经模糊淡远了，就连那外岛屿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只知道从那岛上拉出“电缆”，欧洲一拉，美国那边铃就响起来，就像她按铃唤约翰和玛丽蓉一样。

然而，这种单调的生活，对小把戏来说几乎难熬了。他总受管家斯卡莱特的捉弄，被人家当成出气筒。此外，阿什顿伯爵又反复无常，一刻也不让他闲着，随时吩咐他干事，跑路，继而又取不断地来回折腾小马夫。小把戏感到自己的手脚被暴君的绳子栓住，总是不断地拉他运动。他无论在候客厅还是下房，被主人呼来唤去，支使来支使去，惹得人笑话，他也觉得深深受到侮辱。

因此，他晚上终于回到房间，就不免考虑他因穷困被迫接受他的职务。给阿什顿伯爵当马夫，能有什么出路呢？毫无出路。他天生适于干别的事情。做个地道的仆人，就是做一个驯服的工具，还有损于他的独立精神，也阻碍他自身的那种抱负。他生活在凯尔文农场的时候，至少感觉是平等的，被人看作是家里的孩子。老祖母的爱抚、马丁娜和凯蒂的亲热、马丁先生父子的鼓励，如今在哪里呢？老实说，他看重的还是每晚得到的又埋在那里废墟下的石子，而不是给皮博恩家当奴仆每月挣的金币。他生活在凯尔文农场的时候，总是长知识，干活，学习，以便有一天能够……而在这里，只是干些令人讨厌而又没有出息的事儿，只是顺从一个惯坏了的、又爱虚荣又无知的少

年的胡闹。他整天忙着整理的不是书籍——一本书也没有——而是满屋乱丢的东西。

还有少爷的轻便马车，简直把他害苦了。噢！那辆马车！小把戏一看见就恐惧。驾驶笨拙，随时都可能翻进沟里，阿什顿伯爵似乎专爱往最坏的路上赶，以便更厉害的颠簸他那抓住车篷带的小马夫。如果天气好的话皮博恩少爷驾别的车，敞篷轻便车或小马车出动，小马夫还少遭点罪，他坐在车里更容易掌握平衡。可惜，绿宝石岛上的天空动不动就破开，下来倾盆大雨！

小把戏不遭这种罪的时候极少，几乎每天，少爷都要驾驶带篷轻便马车，或去坎特克炫耀，或在特林戈尔堡周围长时间遛弯儿。大道上经常有一帮流浪儿，他们衣不蔽体，赫脚被石子磨破，气喘吁吁，一边跑一边嚷：“铜子儿！……铜子儿！……”小把戏心中十分难受。他经受过这种穷困，非常同情……阿什顿伯爵对待那些穷孩子，不是嘲笑就是喝骂，看他们靠近了，还举鞭子威胁他们……小把戏很想投给他们几枚铜板……但不敢，怕惹恼他的主人。

然而有一回，对方太可怜了，那是个4岁的小女孩，身子特别羸弱，金黄发髻又那么可爱，美丽的蓝眼睛盯着看看他，向他讨一个铜子儿……他投去一个铜板，小女孩拾起钱，惊喜地叫了一声……

这一叫声，阿什顿伯爵听见了，他当场抓住小马夫行善。

“你干什么，小马夫？……”他问道。

“伯爵先生……这个小女孩……只给一个铜子儿，就能把她乐坏了……”

“就像从前你在大路上游荡，别人扔给你铜子儿一样，对不对？……”

“不对……绝不是！……”小把戏嚷道，他一听人指责他伸手乞讨过，总要火冒三丈。

“那你为什么施舍给这个小叫花子？……”

“她盯着看我……我也看她……”

“我不准你看路上的野孩子……记住这话！”

小把戏不得不听命，但他对这样狠的心肠有说不出的恼火。

如果说他迫不得已，将那些孩子引起他的同情藏在心里，再有同样的情况，就不再贸然丢给他们铜子儿，但他仍然控制不住内心头一个冲动。

且说9月3日这天，阿什顿伯爵吩咐套上小马车，要去坎特克。小把戏像往常一样跟随，背靠背坐在车上，但这次奉命叉起胳膊，如同模特样一动不动。

小马车顺利驶到小镇。驾车的马受到看热闹的啧啧称赞，就口吐白沫，用力地跑前蹄。皮博恩少爷让马车停到主要商店门前。他的小马夫则站在高头大马的前面，费好大劲才拉住缰绳，旁边的野孩子都看得目瞪口呆，特别羡慕这个身上饰带特别神气的小仆人。

阿什顿伯爵让全镇瞻仰够了，将近下午3点钟，又赶车回特林戈尔堡，但是让马蹦蹦跳着慢跑。大路上通常都有乞儿，见人就喊：“铜子儿……铜子儿！……”他们见小马车普通，胆子就大些，要紧紧追随，受鞭子威胁才拉开点距离，最后还是拖在后面了。

只有一个还紧追不舍，那是个7岁的男孩，样子很精明，十分快活，因此是爱尔兰人的典型。尽管马车行驶速度不快，他也得奔跑着才能与马车齐头并进。他那双小脚被石子碰伤，又有鞭子威胁，但他还是坚持，手中举着

越桔树枝，要换取施舍。

小把戏怕他出事儿，让他离开，但是无济于事，他还继续追随小马车。

自不待言，阿什顿伯爵多次喝令他滚开，那倔强的孩子根本不听，冒着被压死的危险，一直靠近车轮奔跑。

皮博恩少爷只需一举鞭，马就会跑起来，但他不想这么做，还愿意保持这样的车速。因此，他特别讨厌那孩子跟在旁边，最后就真的抽了他一鞭子。

也是不巧，鞭梢儿正绞在那孩子的脖子上将他拖了几秒钟，勒个半死。幸好他最后挣脱，滚倒在地。

小把戏腾地跳下车，朝那孩子跑去。那孩子的脖颈勒出一道血印，疼得直叫唤。小把戏心中气愤极了，真想冲过去，狠狠教训一下阿什顿伯爵，别看这个恶少比他马夫年龄大，恐怕也要为他的残忍付出巨大代价……

“回来，马夫！”阿什顿伯爵勒住马，冲小把戏喊道。

“这孩子怎么办？……”

“回来，”皮博恩少爷挥舞着鞭子重复道，“回来……要不我也照样抽你！”

他只威胁而没有付诸行动还算好的，否则难说会出现什么情况。不管怎么说，小把戏还是有足够力量控制自己，他往流浪儿的兜里塞了几便士，便回到小马车后面。

“下次没有命令你再敢下车，”阿什顿伯爵说道，“我就狠狠教训你一通，再把你赶走！”

小把戏眼睛亮了一下，但是没有回答。而且，马车很快跑远，将那穷孩子丢在大路上，不过，他把手中的几便士弄得叮当响，完全得到了安慰。

从这天起，阿什顿伯爵受劣根性的推动，越发虐待他的小马夫，加倍训斥，极尽侮辱之能事。从前，小把戏是身体受折磨，现在是精神受折磨，全面衡量起来，他感到现在的不幸，并不亚于在悍婆破屋里或在托恩皮泼的皮鞭下！他经常想离开特林戈壁。走掉……可是去哪儿呢？……去找马克卡蒂一家吗？……一点音信也没有，而且他们也流离失所，怎么能帮助他呢？然而，他还是决意不再侍候皮博恩家族的这个继承人了。

再说，有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令他十分担心。

9月底临近了，侯爵、侯爵夫人和他们的儿子，按习惯要离开特林戈壁庄园。小马夫不得不随他们去英格兰和苏格兰，从而丧失了重新找到了马克卡蒂一家的全部希望。

此外，还有伯尔克。伯尔克怎么办呢？无论如何他也不肯抛弃伯尔克！

“我来看管，”热心的凯特有一天对他说，“由我来照看它。”

“对，您心肠好，”小把戏回答，“我可以把它托付给您……付给您它吃的费用……”

“噯！”凯特高声说，“这可不行……我挺喜欢这条可怜的狗……”

“不管怎么说……不能给您增加负担。可是我一走，整个冬天……也可能永远见不到它了……”

“为什么……我的孩子？……等你回来……”

“我回来，凯特？……我一旦离开，还能肯定回到这庄园吗？……在那儿……在他们去的地方，很难说他们不会把我打发走……也难说我不会……主动离去……”

“离去？……”

“对……偶然机会……摆到我面前……那也是我一贯的做法！”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善良的女人连声说。

“我在想啊，凯特，是不是最好当机立断……跟伯尔克一起离开这里……去农场找活儿干……到村子里或城里……不走太远……靠大海那边……”

“你还不满11岁呢！”

“对，凯特，还不满11岁！……唉！我若是十二、三岁，该多好啊……我个子会高些……胳膊也结实……我就能找到活儿干……人在受苦的时候，一年一年过得多慢啊！……”

“过得太慢啦！”善良的凯特本可以这样回答。

小把戏这样思前想后，一时还不知道如何是好……

一个完全偶然的事件，给他的犹豫做出了结论……

到了9月13日，皮博恩爵士和夫人住在特林戈尔古堡只剩下半个月了，但是已经开始准备启程了。小把戏想到凯特关于伯尔克的建议，还是放心不下，担心管家斯卡莱特冬天会留在庄园。不错，他作为庄园的代理要留守。这样一来，他就难免不注意到在附近游荡的那条狗，他也绝不会同意洗衣妇让那条狗呆在她身边。凯特还得像原来那样，偷偷地给伯尔克送吃的。噢！万一斯卡莱特先生知道那狗是小马夫的，他就会急忙告诉阿什顿伯爵，那么阿什顿伯爵若能一枪打中，会多么高兴把伯尔克脊梁骨打断啊！

这天下午，伯尔克一反常态，来到下房附近转悠。不巧，实在不巧，阿什顿伯爵的一条指示犬，一条恶狗跑到大道上。

两条狗老远望见，就哼哼着彼此表示敌意。它们之间是种类的敌视。爵士狗对农民狗只能感到鄙夷，而且这条恶狗脾气坏，首先发起攻击。它一看见伯尔克一动不动站在树林边缘，就冲过去，它扬着脸，露出利齿，显然要狠命咬一通。

伯尔克尾巴垂下，四条腿稳稳撑住，让指示犬靠近半身的距离，斜视着它，以防备袭击。

指示犬狂吠两三声，猛然袭击，咬伯尔克的臀部。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伯尔克一下扑到敌手的脖子上，眨眼间将它咬翻在地。

于是恶狗嗷嗷惨叫，在正院的另外两条狗闻声驰援，同时汪汪发出警报；不大工夫，阿什顿伯爵也由管家陪同赶来。

他冲出铁栅门，望见指示犬被伯尔克咬住不放，已经奄奄一息。

他嚎叫一声，却不敢去救他的狗，害怕遭到同样的命运。伯尔克一看见，就狠命一口，结果了指示犬的性命，然后不慌不忙，回到树林里，消失在荆丛后面。

皮博恩少爷由斯卡莱特先生陪同，朝前走去，到了犯罪地点，只见躺着一具尸体。

“斯卡莱特……斯卡莱特！”阿什顿伯爵嚷道，“我的狗给咬死啦！……那畜生，咬死了我的狗……它跑哪儿去啦？走……我们找到它……我要把它干掉！”

管家根本不想去追咬死指示犬的凶手，而且也没有费什么劲就把少主人劝住，皮博恩少爷也同他一样，害怕凶猛的伯尔克卷土重来。

“当心，伯爵先生，”斯卡莱特对他说。“您不要冒险追那只凶狗！哪天，驯猎犬的仆人会追到它的……”

“那是谁的狗？”

“没主儿！……那是在大路上游荡的一只野狗……”

“那它会逃离的……”

“不可能，因为，好几个星期以来，就看见它在古堡周围转悠……”

“好几星期啦，斯卡莱特！……也没有向我禀报一声，也没有给我把它除掉……那畜生咬死我的最出色的指示犬！”

应当承认，这个极端自私、极端冷漠的青年，对他的狗感情却很深，这是任何人从他心中激发不出来的。指示犬是他的宠物，是他打猎的伙伴，它的命运无疑就是误中笨拙主人的子枪而暴死，伯尔克的牙齿只不过加速了这种命运。

不管怎样，阿什顿伯爵极为痛心，极为恼火，考虑大肆报复的办法。他回到古堡院子，命人去把指示犬的遗体搬回来。

所幸小把戏当时不在场，否则他可能泄密，说出他同那凶手的亲密关系吧？伯尔克瞧见他，也可能朝他跑来，明显地把他牵连进去。不过，他很快就知道出了什么事。不久，不幸的阿什顿的悲伤就充斥整个特林戈尔堡。侯爵和侯爵夫人极力劝解，也无法安慰他们姓氏的继承人。这个受害者什么也听不进去，不报此仇绝不罢休，即使看到古堡全体仆役奉皮博恩爵士之命，以十分张扬的崇敬给死者送葬，他的痛苦也丝毫不减。等到他的爱犬遗体抬到园子一角，盖上最后一铲土之后，阿什顿伯爵不胜悲痛，回到房间，整个晚上也不肯出来了。

不难想象，小把戏该有多么担心，他睡觉之前，偷偷去找凯特商议，凯特也同他一样替伯尔克担忧。

“千万当心，我的孩子，”凯特对他说，“尤其不能让人知道那是你的狗……他们一知道，就会怪罪到你头上……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将指示犬之死归咎于他，小把戏还没大考虑这种可能性，他心想现在虽非不可能，至少很难继续照管伯尔克了。管家会派人监视下房一带，使伯尔克再也不可能靠近。每天晚上，它怎么能找到凯特呢？……凯特又怎么设法偷偷给它吃的呢？

我们的小男孩折腾了一夜，无限担忧，通宵未眠，主要考虑伯尔克，而不是他本人，因此他产生这样念头：是不是现在就不应当给阿什顿伯爵干了呢？他有思考的习惯，就冷静地审视这个问题，衡量利弊，最后决定下来，把在他头脑中萦绕几周的计划付诸实施。

直到凌晨3点钟他才睡着，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他跳下床，心中非常诧异，平常他早就被主人急促的铃声叫去了。

他头脑一清醒了，首先就考虑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决定，当天就走，提出的理由就是他觉得不适合给人当马夫。主人毫无权利不放他走，如果这种请求招来辱骂，他事先就决定忍气吞声。但是也要防一手：可能当即粗暴地把他赶走，他先就穿好从前在农场的衣服，虽说旧了，但很干净，他一直细心保存着，还要揣上钱袋，里面装着他这3个月积攒的工钱。而且，他恭恭敬敬地向皮博恩爵士说明他决定离开庄园，接着，他还打算向主人讨半个月的工钱。他干到9月15日，有权提出这种要求。他还设法同好心肠的凯特告别，只是小心别连累她，然后，他到附近一找到伯尔克，两个就结伴同行了，都高兴离开特林戈尔古堡。

小把戏来到院子时，约摸9点钟，他听说阿什顿伯爵日出之前就走了，感到非常惊讶。平常，这位少爷穿衣服总要他的小马夫侍候，喋喋不休他讲

些恶意的恭维话。

他的惊讶很快又转化挂虑，他发现驯犬仆人比尔和猎犬都不在狗舍，就很有理由担心了。

这时，凯特站在洗衣房门口，招呼他过去，小声对他说：

“伯爵带着比尔和两条狗走了……他们去追捕伯尔克！”

小把戏又冲动又气愤，一时说不出话来。

“当心，我的孩子！”洗衣妇又说道。“管家在监视我们，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让他们打死伯尔克，”他终于嚷道，“我一定会……”

这句话，斯卡莱特先生听到了，他过来粗暴地叫住小把戏。

“你说什么，小马夫？”他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

小把戏不愿同管家争吵起来，只是回一句：

“我要跟伯爵先生说去。”

“等他抓到那条该死的狗回来，你再跟他说吧……”斯卡莱特先生回答。

“他抓不着。”小把戏说这话时，极力保持镇定。

“真的！”

“抓不着，斯卡莱特先生……他即使抓到了，我跟您说，你也别想打死它！……”

“为什么？……”

“因为我要阻止他！”

“就你？……”

“就我，斯卡莱特先生。那是我的狗，我不会看着他把它打死！”

管家听了这样回答，一时目瞪口呆，小把戏却冲出院子，很快就进入树林。

小把戏寻找阿什顿伯爵的踪迹，在林中漫无目的地走了半小时，不时站住，匍伏在荆棘丛里倾听声响。树林静悄悄的，犬吠声从很远处传来。毫无迹象表明伯尔克像狐狸那样，被阿什顿伯爵的猎犬追捕，也无法辨明朝哪边走才能找见伯尔克。

游移不定，令人万分焦急！既然猎犬在追捕，伯尔克就可能跑很远了。有好几次，小把戏呼叫：“伯尔克！……伯尔克！”希望忠实的狗能听见他的声音。万一阿什顿伯爵和他的驯犬仆人捉住伯尔克，小把戏想也不要，一定上前阻止他们杀害它。他只认准这一点，只要还有力量，他就要保卫伯尔克。

他这样漫无目的地寻找，结果从古堡走出两英里多远了，忽听几百步远响起狗叫声，是从一个大水塘边大树林后面传来的。

小把戏站住了，他听出是那两条猎犬的吠声。

毫无疑问，伯尔克此刻正受追击，也许正跟受驯犬仆人的喊叫煽动的那两条狗搏斗。

不久，说话声都能听清了：

“当心，伯爵先生……我们逮住它啦！”

“对，比尔……这边……这边！……”

“冲啊……狗……冲啊！”比尔高喊。

小把戏冲过去，树林后面正沸反盈天。他刚跑出去二十几步，只听一声枪响。

“没打中……没打中！”阿什顿伯爵嚷道。“看你的，比尔，看你的！……”

别打偏啦！……”

第二声枪响离得相当近，小把戏从枝叶间都能看见火光。

“这下打中啦！”比尔叫嚷，同时猎犬也狂吠。

小把戏就觉得自身挨了那仆人一枪，两腿发软，就要瘫倒了，忽听六步远的地方有枯枝折断的声响，只见灌木丛洞里钻出一条狗，口吐白沫，浑身湿漉漉的。

正是伯尔克，刚才肋上中了那驯犬仆人一枪，就跳进了水塘里。

伯尔克也认出主人，小把戏掐住它的嘴，不让它发出呻吟声，又把它拖到枝叶最茂密的地方。可是，那两只猎犬会不会找到他和伯尔克的踪迹呢？……

不会！两条猎犬跑得筋疲力竭，又被伯尔克咬伤，就跟随比尔走了，失去了小马夫和伯尔克的踪迹。然而，他们是从那片树丛很近地方走过去，小把戏还听见阿什顿伯爵对他的驯狗仆人说：

“你肯定把它打死了吗，比尔？”

“对，伯爵先生……它正往水塘里跳的时候，一枪打中脑袋……水都变红了，已经沉底了，过一阵才能浮上来……”

“我真希望抓活的！”皮博恩少爷嚷道。

的确，特林戈尔庄园的继承人若能猎获伯尔克，赏给他的狗，看着跟主人同样残忍的狗把它活活吃掉，那他该有多么开心，才算彻底报仇雪恨！

## 第六章 二人相加 18 岁

等阿什顿伯爵、驯犬仆人和猎狗一消失，小把戏也许生来从未像这样，长时间深呼吸，呼吸这清新空气。还应当指出，等小把戏一放开扣住它的嘴的双手，伯尔克也同样深呼吸。小把戏放开手时还对他说：

“不要叫……不要叫，伯尔克！”

伯尔克就不叫。

这天早晨还算运气好，小把戏下决心要走，就穿上从前的衣裳，打了个小包裹，将钱袋塞进兜里。这样就免得回古堡讨个没趣，因为，阿什顿伯爵很快就会得知，咬死指示犬的凶手是谁的，可以想见，他会以什么态度接待他的小马夫。当然，不回古堡也有损失，他本来打算索取欠他的半月工钱，现在也只好作罢。权衡了一下，他还是愿意放弃。他离开了特林戈尔古堡，远离了皮博恩少爷和斯卡莱特管家。有他的狗陪伴，他别无所求，只想尽快远远地离开。

他的小小的财富有多少了呢？有 4 英镑 17 先令 6 便士，这是他生来所实际拥有的最大款数。不过，他并没有夸大这个数量，不像别的孩子，兜里揣这些钱就觉得自己富有了。不！他心里知道，他积攒的钱，如果不严格节省，很快就会花完，顶不到他遇机会找个落脚地方的时候——当然和伯尔克一起落脚。

幸好这条勇敢的狗伤得不重——只擦伤一层皮，没过多久就痊愈了。那个驯犬仆人朝它射，也不比阿什顿伯爵准多少。

两个朋友过了树林，上了大路，就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了：伯尔克高兴得浑身发抖，小把戏则有几分担心未来。

然而，他并不是信步游荡。起初，他想去坎特克或纽马基特，那两个镇子他熟悉；一个是他住过一段时间，另一个他也陪同皮博恩少爷多次去过。可是到了那里，就可能遇见他应当躲避的人。因此，他往南行，心里是有一定之规的。一方面，远离特林戈尔堡，选择别人不会追赶他的方向；另一方面，他要靠近科克郡首府：那港口所在的科克湾，是南海岸最繁忙的海湾……船只从那里启航……货船……大货船……名副其实的，驶往世界各地……绝不是那种近海船，也不是像韦斯特波或戈尔韦的那种渔船……那总是吸引我们这个小男孩，一种无法抗拒的经商的本能。

总之，关键是抵达科克港，这要走一段时间。然而，与其花钱乘马车或者火车，小把戏还有更好的想法：他步行穿过乡镇，就像原先他从利默克到纽马基特那样，一路上有可能挣上几先令。当然，30 英里的路程，一个 11 岁的孩子步行，确实得赶一阵子，他要用一周时间，只是在农场稍微休息一下。

天气晴朗，这个节气有点冷了，但是道路没有泥，也没有尘埃，条件极好，适于徒步旅行他头戴毡帽，身穿暖和和的外衣、坎肩和布裤，脚下一双带护腿皮套的好鞋，挎着一个小包，兜里揣着他那把刀——老祖母的礼物——手中拿一根棍子，是他刚从一道树篱砍下来的。小把戏这身穿载，不像个穷孩子。因此，他要小心别碰到坏人。不过，伯尔克一呲牙，就足以将行迹可疑的人吓走。

头一天赶路，歇息两小时，走了 5 英里，花了半先令。一个孩子和一条狗，两个花这点钱不算多，只能买一小份儿肥肉和土豆。是不是惋惜特林戈尔堡的饭食呢，小把戏连想都没有想。他走过包恩蒂尔镇不远，得到一户佃

农的允许，晚上就睡在谷仓里，次日花几便士吃顿饭，他又精神抖擞地上路了。

差不多还是同样天气，云彩之间露出蓝天。开始上坡，道路难走了。科克郡的这个地区山峦起伏，从坎特克到首府的一段路，要穿越博格拉山脉的复杂地形，经常碰到陡坡和急弯。小把戏只管朝前走，不会迷路。况且，他像中国人或狐狸一样，天生就能辨别方向。他感到放心的是，这条路并不渺无人迹。一些丢下田地又返回来的农民。几辆从一个村子驶向另一个村子的大板车。万不得已，总可以打听道儿。不过，他不想引起一点注意，没有问任何人就走过去了。

他快如飞，走了6英里时，便抵达狄里—古恩瓦，小镇就坐落在横切博格拉高原的大路上。小镇上有一家客栈，在那儿正吃饭的一名旅客向他提了两三个问题，问他从哪儿来，还要往哪儿去，而且非常满意他的回答，就请他一起吃饭。看来那人十分友好，小把戏便愉快地接受了，饱餐了一顿，伯尔克也没有被那慷慨的东道主所忘记。只可惜那位可敬的爱尔兰人不是去科克，而是前往本郡的北部，否则就会让他乘车捎脚了。

小把戏在客栈安稳地睡了一夜，天一亮就离开狄里—古恩瓦，要穿越博格拉山隘道。

这一天行程很累，风刮得极猛，在覆盖树林的山坡之间冲荡。大风沿着隘道拐来拐去，不管弯路朝什么方向，总像从西南方刮来，总是正对着小把戏，使他不能像帆船那样抢风航行。他只能顶着狂风，往往走十步退五步，抓住在岩石缝里长出的荆棘，总之，消耗很大体力只走一小段路。其实，如能乘上一辆大车或旅行车，那就帮了他大忙，但是路上一辆也没有碰见。博格拉山近个地段没有什么车辆来往。走在这迷宫里没有危险，很容易能走到当地的村庄。小把戏也没遇见几个行人，而且他们走的又是反方向。

我们的小男孩和他的狗走得太累，有好几次躺倒在树下的荆草上歇一歇。下午，小把戏加快了脚步，和伯尔克翻过了这个地区的最高点。这段路如果画在地图，也不过四、五英里。可是极为艰难。走过最难的一段路，再用两小时，就能抵达隘道的东端。

日落之后，恐怕就不要贸然走这条路。这里山高坡陡，夜幕降临得特别快，晚上6点钟就漆黑一片。尽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最好原地休息。这地方十分荒僻，是峭壁夹道，小把戏不大放心，幸而有伯尔克这个警觉而忠实的卫士，对它，主人可以完全信赖。

这个夜晚，路坡石壁凿出的一个窄洞，就是避身之所，墙草垂下形成帘子，松软的干土就算床垫，小把戏钻进去躺下。伯尔克过来趴在他脚边，两个就这样露宿了。

次日，天一蒙蒙亮，两个就继续赶路。天气要变，又潮湿又寒冷。还有15英里的路程，科克很快就会出现在天边。8点钟的时候，就跨越了博格拉山脉。坡路越发陡了，他俩下坡走得很快，但是也很饿，饿得肠子咕咕叫起来。伯尔克鼻子贴着地面，左右小跑，在寻觅食物，继而又回来，仿佛问它主人：“今天早晨，就不吃饭了吗？”

“快了。”小把戏回答。

果然，将近10点钟，他俩到十里铺停歇。

这是一家小小客栈，少年行客花了1先令，买了爱尔兰人的普通餐：土豆、肥肉和一大块名叫“舍得”的红奶酪。伯尔克也有一大份儿加菜汤的稠

糊食物。吃完饭休息，休息完又上路。这一带总是崎岖不平，零星有些耕地。这里气候庄稼熟得晚，有些田地农民刚刚收完大麦和燕麦。

路上不止小把戏一个行人了，他时而遇见乡下人，问声好，对方也礼尚往来。几乎没有什么孩子——我们是指在大路上游荡，跟在车后乞讨的那种孩子。因为游客不大可能来到这里，孩子伸手也乞讨不到。老实说，真若是有个流浪儿来求小把戏施舍，他还准能得到一两个铜子儿。可是，小把戏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下午3点钟，他俩走上一条沿河路，有七、八英里长。这条德里普塞溪是利河的一条支流，利河水则注入西南端的一个海湾。

小把戏若是不想睡觉，连夜赶路，就能到达离科克三、四英里的伍德萨伊德大镇。天黑之前把这段路赶出来！这不是不可能的，看样子伯尔克也持这种意见。

“好吧，”他心中暗道，“最后加把劲儿。到那儿我有时间休息。”

时间，没错儿！他要缺少的，绝不是时间，而不钱……噢！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有4英镑亮晶晶的金币，这还不算余下的一些便士。有这笔钱，能过上几星期又几星期……若算日子可不少……

上路吧，我的孩子，放开脚步！天阴了，风停了。万一下雨，也没处躲，只能找个草堆钻进去，那可舒服不了，而伍德萨伊德那儿的旅馆，却有好地方等着你呢。

小把戏和伯尔克于是加快脚步，还差一点到6点钟，离那镇子只有3英里了，伯尔克忽然站住，奇怪地哼了一声。

小把戏也站住了，望了望大路，什么也没有看见。

“怎么啦，伯尔克？”

伯尔克又叫起来，并朝右边河岸跑去，河岸也只有二十来步远。

“它一定是渴了，”小把戏想道，“真的，弄得我也想喝水了。”

他朝德里普塞溪走去，那狗叫得更厉害，一纵身跃进水流中。

小把戏非常吃惊，蹿跳几下到了河边，要呼叫他的狗。激流冲下一个人体，那是个儿童的躯体。伯尔克咬住那孩子的衣服——不如说是破布片。可是，德里普塞溪到处是漩涡，水流很危险。伯尔克要游回岸……很难游到，那孩子紧紧地抓住它的毛皮。

小把戏会游泳，我们还记得格里普教过他。他毫不犹豫，赶紧脱衣裳，可是这时，伯尔克最后一拼劲儿，终于到岸了。

小把戏只需俯身揪住那孩子的衣服，将他拖上安全的地方，而伯尔克一边抖身子一边叫。

这是个男孩，顶多有六、六岁，眼睛紧闭，脑袋耷拉下来，他昏过去了……

小把戏撩开那湿漉漉的头发，一看那张脸，该有多么惊讶啊？

这正是两周前在特林戈尔堡的路上，那个不怕威胁，挨了阿什顿伯爵一鞭子的孩子——当时，小马夫还跑去救护，慈悲的心肠却招来少爷的一阵挖苦。

这两周来，可怜的孩子还继续在大路上游荡……今天下午，他来到这地点，到了德里普塞溪边……口渴要喝水……毫无疑问……脚下一滑……就掉进水流里……若不是伯尔克有救生的本能，将他拖上来，那不要多久，他就会沉入漩涡里……

先得让他苏醒过来，小把戏就极力这么做，什么招儿都用上了。

不幸而可怜的孩子！他这瘦长的脸蛋儿、皮包骨的身子，表明他所受的各种苦：疲惫、挨饿、受冻。用手摸摸他的肚子，就能感到软塌塌的，像一个空口袋。用什么办法让他苏醒过来呢？哦！先得压他的胃，把灌进的水挤出来，再对着嘴给他做人工呼吸……对……小把戏想到这个主意……不大工夫，这孩子就喘气儿了，他睁开眼睛，随口说出的第一句话：

“我饿……我饿！”

I am hungry！这是爱尔兰人的呼叫，一生的呼叫！

小把戏还有点吃的，一块面包和一点肥肉，他咬了两三口喂进孩子嘴里，这孩子就贪婪地吞下去。必须小点儿口，免得噎着他。这些食物进入他的肚子就像空气进入倒空了的瓶子里。

这孩子感到恢复了体力，便坐起来，眼睛注意小把戏，犹豫了片刻，还是认出来了。

“是你……是你！……”他喃喃说道。

“对……你还记得？……”

“在大路上……想不起是什么时候了……”

“我……我知道……我的孩子……”

“噢！别抛下我！……”

“不……不会！……我送回去……你要去哪儿啦？……”

“就是走……往前走……”

“你住在哪儿？……”

“不知道……没住的地方……”

“你是怎么掉进溪水里的？……大概是想喝水吧？……”

“不是。”

“滑进去的？”

“不是……我掉进水……是故意的！”

“故意的？……”

“对……对……现在，我不愿意那么干了……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跟你在一起……我跟你在一起！”

小把戏泪水盈眶。才7岁，就产生寻死这种可怕的念头！……这孩子绝望，要寻死，因贫穷，无依无靠，饥饿而绝望！……

孩子又合上眼睛。小把戏心想，不要总问他……以后再说……况且，他的身世，小把戏知道……所有这些可怜的孩子，都有同样的身世……也是他小把戏本人的身世……只不过，他天生就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毅力，绝不会产生这样结束苦难的念头！……

然而，现在得拿主意。小孩这种状态，不可能走几英里赶到伍德萨伊德。小把戏也不可能把他背到那里。再说，天快黑了，当务之急是找个藏身之所。四周望望，既没有客栈，也没有农场。一边是大路，长长的德里普塞溪，没有大船，也没有小船。另一边，左边，是一望无际的树林。看来应当往左边走，必要的话，就在一棵树下过夜，睡在一堆熄灭的篝火旁边的草上。等出了太阳，小孩恢复了体力，他们两个不难走到伍德萨伊德，也许能抵达科克呢。今天晚餐足够了，还可以留一点明天早晨吃。

小孩太累，又睡过去了。小把戏抱起他，和伯尔克一起穿过大路，走进

树林二十多步。林中已经相当黝暗，全是百年以上高大的山毛榉：爱尔兰这个地区，这样山毛榉有成千上万株。

真是差强人意，他碰到一棵弯弯的大树，树龄很大，树干里空啦！可以当摇篮，当个窝儿，把他的小鸟儿放进去！树洞落满尘土，像锯末一样松软，再铺上一抱草，就是相当不错的床铺。而且，很可能够两个人睡，挤在一起更暖和。小孩在睡梦中，也能感到他不再孤单了。

过一会儿，就会把他安顿在树洞里，他的眼睛也没有睁一睁，但呼吸却平稳了，不大工夫就呼呼大睡了。

小把戏还要把他的被保护人——小把戏保护的人！——的衣服烤干，次日好穿。他点燃一堆干树枝，把破衣衫拧了拧，放在欢跳的火苗上烤，然后搭在山毛榉树的一根矮枝上。

该吃晚饭了，有面包、土豆、“舍得”奶酪。也不会忘掉狗，给它那份儿不大，但它绝不抱怨。小主人过去躺到树洞里，很快沉沉入睡，伯尔克就守护睡觉的两个人。

第二天，9月18日，小孩头一个醒来，非常惊奇自己睡在这样好的床上。伯尔克以保护者的姿态朝他尖叫一声……对啦！在搭救他时，它不是出了力吗？

小把戏也很快睁开眼睛，小孩搂住他脖子亲他。

“你叫什么名字？”小孩问他。

“小把戏。你呢？……”

“保伯。”

“好！保伯，去把衣掌穿上。”

保伯没等说第二遍。他是个有勇气的孩子，昨天投河的事，他几乎没什么印象了。现在，他不是有了一个不会抛弃他的父亲吗？至少，他不是有了一个在特林戈尔堡路上安慰他，给了他一把铜子儿的大哥哥吗？他表现出年少的这种信赖，信赖中还搀杂着爱尔兰儿童天生的亲热感。另一方面，小把戏遇到保伯，似乎又有了新的职责——父爱的职责。

保伯烤干的衣掌里又套了件白衬衣，该有多么高兴啊！面前放了一个圆形大面包、一块奶酪，以及从篝火灰堆里扒出来的一个大土豆，他眼睛睁得多大，嘴又张得多大啊！二人吃的这餐饭食，也许是他出生以来吃的最美的一餐……

他的出生？……他没有见过父亲，但有一点比小把戏强，他见过母亲……在穷困中死去，……丧母时他才两岁……三岁……保伯也说不准……后来，他给收进孤儿院，年龄很小，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后来缺乏资金，孤儿院关门，保伯流落到街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干什么也不知道，保伯！——跟其他孩子一起流落街头，大都没有家庭。这样一来，他就生活在大路上，到哪儿睡在哪儿，有东西就吃点儿，他好歹活着，保伯！——直到那一天，他已有两天两夜没吃东西，就想到死了。

这就是他的身世，他一边啃着大土豆一边讲述，而对一个早年在悍婆家寄宿过，又落到托恩皮泼手里充当摇柄，还进过贫民学校“念书”的孩子来说，这种身世并不新鲜！

保伯正喋喋不休他讲述，忽然，他那张聪明的脸变了色，完全苍白了，十分有神的眼睛黯淡下来。

“怎么啦？”小把戏问他。

“你不会把我一个人丢下吧？”他喃喃地说道。

这是他最担心的事。

“不会的，保伯。”

“这么说……你带我走？……”

“对……到我去的地方！”

哪儿？……保伯甚至都不追问，只要小把戏带着他就行了。

“可是，你的……爸爸……妈妈呢？……”

“我没有……”

“噢！”保伯说，“我一定深深地爱你！”

“我也一样，我的孩子，我们两个想法儿活着。”

唔！你就瞧着吧，看我怎么追马车，”保伯高声说，“他们扔给我的铜子儿，我拾了全给你！”

这孩子从未干过别的行当。

“不，保伯，不要再追马车了。”

“为什么？”

“因为乞讨不好。”

“哦！……”保伯答应一声，就沉思起来。

“说说看，你的腿有劲儿吗？”

“有劲儿……就是还不太长！”

“那好！今天我们要走远路，傍晚赶到科克去睡觉。”“赶到科克？……”

“对……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有许多船……”

“有船……我知道……”

“还有大海呢？……你见过海吗？”

“没有。”

“你会见到的！那一大片，老远老远……望不到边……上路！……”

二人出发了，伯尔克前边带路，它蹦蹦跳跳摇着尾巴。走出两英里，大路就离开德里普塞河岸，与最后注入科克海湾的利河并行。路上碰见好几辆旅游车，驶往这个郡的山区。保伯一见，受习惯的驱使，又追上去，连声喊叫：“铜子儿……铜子儿！”

小把戏赶上去。

“跟你说过，再也不要这样干了。”他又对保伯重复道。“为什么？……”

“因为向人讨施舍很不好！”

“为了吃饭也不好吗？……”

小把戏没有回答，而保伯非常担心有没有午饭吃，直到进了一家旅店，坐下用餐才放心。好家伙，花了6便士，大哥哥、小兄弟和狗，三个饱餐了一顿。

保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把戏有个脑袋，钱袋里还装着先令，付了店主的饭钱还有呢。

“这么好的钱币，”他问道，“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是干活挣来的……”

“干活儿？……我也特别想干活儿……可是我不会……”

“我教给你，保伯。”

“这就教……”

“不……等我们到那儿的。”

他们若是打算傍晚赶到地方，一点工夫也不能耽误。小把戏和保伯又上路了，而且走得特别快，下午四、五点就走到伍德萨伊德。既然只剩下 3 英里的路程了，就干脆赶到科克，不必在这小镇的一家客栈停留了。

“你不太累吧，我的孩子？”小把戏问他。

“不累……还行……还行……”小孩回答。

他俩又吃了一顿饭，又有劲儿，就接着走完最后一程。

晚上 6 点钟，他们抵达城郊。一家旅店老板给他们安排了一张床，他们俩搂在一起就睡着了。

## 第七章 科克 7 个月

来到芒斯特省的首府科克，难道小把戏就能开始发财吗？这座城市在爱尔兰列第三位，是商埠，工业城，也是文学中心。然而，文学、工业、贸易，这三个向人的活动敞开的领域，对一个刚入世的 11 岁的孩子又有什么帮助呢？他来到这里，无非加入穷人的行列，不就是扩大麇集在联合王国海滨城市的穷人数目吗？

小把戏要来科克，他就到科克了，可是这里的条件呢，老实说，对他实现未来的计划并不利。从前，当他在戈尔韦海滩游荡的时候，他那年幼的想象力活跃起来，对贸易发生极大的兴趣。从别的国家买货物运回来，到自己的国家再出手……多美好的梦想！真的，他一离开特林戈尔堡，就考虑这个问题。多尼戈尔救济院的一个孩子，若想成为一艘结实的大船的船长，从一个大陆航行到另一个大陆，那他就必须先快帆船或浆帆船上当见习水手，经过一段时间，再到远洋货船上当实习水手、水手、水手长、大副、船！现在，有保伯和伯尔克这样的累赘，他怎么能考虑到船上干活儿呢”……他若是抛下他们俩，那么他们怎么办呢？……既然他救了可怜的保伯的命——当然是由伯尔克帮着救的——那么他就有责任保障他活命。

次日，小把戏就把店主讨价还价，要租下只放一张干草床垫的破屋子。向前跨一大步。如果说我们的主人公还没有家具的话，那么以后会配置的。讲好破屋的租金：两便士，每天早晨必须付钱。至于吃饭，保伯、伯尔克和他就随意了——偶然厨房，随遇饭馆。等太阳一驱散天边的雾气，他们三个就出门了。

“船呢？……”保伯问道。

“什么船？……”

“你向我保证说能看到……”

“等我们到河边的。”

他们沿着相当宽又相当寒酸的郊区大街，去寻找船舶。他们进一家面包店，买了一个大圆面包。伯尔克好办，无需惦念，它已经在大街两旁的垃圾堆里解决了问题。

利河两条河汊夹住科克城，码头上看到几只船，但那不是大海船，不是能穿越圣乔治运河或爱尔兰海，再横渡大西洋的那种大船。

其实，真正的港口在下游，具体说来在昆斯敦，旧称考斯，坐落在科克湾；有快速渡船，从利河湾直到海上。

小把戏拉着保伯的手，一道进入城区。

城市建在河湾最大的岛上，有好几座桥梁与岩边相接。上游和下游的其他岛子，都修成散步的场所和花园——散步的场所树荫很浓，那些花园也一片葱绿。城中耸立不少古建筑：一座看不出风格的大教堂，它的钟楼十分古老，还有圣母教堂、圣帕特里克教堂。爱尔兰城市绝不缺教堂，也不缺孤儿院、救济院和贫民习艺所。在绿宝石的国度，总是有大量的信徒，也总是有大量的穷人。至于说回到一所济贫院去，哪怕只是这样想一想，小把戏也不禁憎恶和恐惧。女王学校建筑很华丽，他非常喜欢。可是要进入那所学校，必须掌握到的知识，而不是读写算。

城区各街道相当忙碌，那是清晨就干活的人在忙碌，商店开门，从宅第的大门走出一个个女仆，她们手中拿着扫把，或者胳膊翻着篮子，车辆在街上行驶，流动小贩推着货车叫卖，市场上堆积的食物，足够 10 万居民吃的，

包括昆斯敦的居民在内。穿过工商业街区，能看到皮革厂、造纸厂、呢绒厂、烧酒厂、啤酒厂等。丝毫还没有海港的特点。

小把戏和保伯愉快地散了一回步，便来到一座宏伟的建筑旁边，坐到一张石椅上休息。这地方能闻到生意的气味：腌肉、刺鼻

的香料、殖民地产品，以及黄油。须知科克不仅在联合王国，而且在全世界，是最活跃的黄油市场。小把戏敞开心胸，呼吸这自身繁殖的细胞的混杂气味。

建筑物耸立在利河两股水的汇合点上，合流的利河注入海湾。从汇合点起，河上就没有桥了，河道完全疏淡，从科克到昆斯敦这段水域自由航行。

保伯问过“船呢？”之后，现在又高声问道：

“大海呢？……”

是啊……大哥哥向他保证能看到的大海……

“大海……还在远处，保伯！我想，早晚我们会到那里的。”

的确，只要乘上在河湾兜揽生意的快速渡船，就能驶到大海。这既省时又省力。两个座位的船并不贵，不过几便士。头一天就可以开开眼，而且伯尔克分文不收。

小把戏坐在这只船上，快速驶过利河这段水路，简直乐不可支。他又想皮博恩那贵族之家，他们参观的瓦朗蒂亚岛周围，则是荒凉的大海。而这里景象完全不同，遇到许多船只，各种吨位的都有。河两岸大商店、浴场、建筑工地一个接一个，两个孩子坐在船头目不暇接。

他们终于到达昆斯敦，一座美丽的港口；南北长八九英里，东西宽6英里。

“这就是大海啦？……”保伯问道。

“不……只是一小块。”小把戏回答。

“还要大得多吗？……”

“对！……望不到边的。”

可是，渡船到昆斯敦就不往前行驶了。保伯没有看到他特别想看的大海。

真的，各种各样的船有数百只，既有远洋货轮，也有近海船舶。这是不言而喻的，昆斯敦既是中转港，又是近海港。英美远洋货轮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

从美国启航，将急件卸到这里，再由汽船分送到伦敦、利物浦、加的夫、纽卡斯、格拉斯哥、米尔福德，以及联合王国其他港口，总之航运繁忙，算起来有上百万吨。

保伯还司船只！……看吧！他绝想象不到竟能有这么多船，这也出乎小把戏的意外：靠岸的、停泊的、进港的、出港的，有的从海外各国驶来，有的要驶往遥远的国度，有的鼓鼓的风帆上挂着漂亮的航灯，有的马力巨大的螺旋桨搅动科克湾的海面。

保伯睁大眼睛，观看海湾的热闹景象，而小把戏面对展现在眼前的繁忙商运，则不禁想到一船船满载的货物：棉花包、羊毛包、葡萄酒桶、烈性烧酒桶、白糖袋、咖啡桶，心里琢磨这些货物总是买进卖出……这就是做生意……

然而，在昆斯敦码头上逗留有什么用呢，唉！这里展示那么多财富，也展示那么多穷困。那些“mudlarks”，即穷孩子和老太婆，一帮一帮的，在落潮露出的水坑里摸索；那些不幸的人，在街头巷尾同狗争夺垃圾……

小把戏和保伯又乘渡船返回科克。这趟游玩当然十分开心，但是也很费钱。第二天得想法儿多挣点儿，少花点儿，否则那几枚宝贵的金市，就会像拿在手中冰块一样融化了。眼下，最好还躺在客栈的破床上睡大觉，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小把戏加上他的朋友保伯，到达科克之后，半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就不必详细叙述了。冬季又漫长又寒冷，对于没有挨饿受冻惯了的的孩子，也许是很悲惨的。生活所迫，11岁就成了大人，如果说从前在悍婆里，他吃不上什么，现在也吃不饱，“从孩提时活下来”，那么，他跟保伯也活下来了。不止一次，他们在晚上只分吃一个鸡蛋，拿面包轮流蘸一蘸。然而，他们从不乞求施舍。保伯明白了乞讨是可耻的。他们寻找差使，送个信儿，指点货车去货站，帮下火车的旅客扛扛不太重的行李，等等……

小把戏要竭力节省他在特林戈尔堡挣的工钱所余下来的。然而，刚到科克不久，他就不得先花掉一大笔。不是应当给保伯买衣服和鞋吗？先令买“一套”新衣裳，全新的！保伯穿上该有多高兴啊！大哥哥穿得还挺体面，他再光头赤脚，穿着破衣烂衫就不适合了。一花掉这笔钱，他们就只能靠每天想法挣的几便士生活了。他们空着肚子，到挺羡慕伯尔克的，它东寻西找，总能发现点吃的。

“我倒希望是条狗！……”保伯说道。

“你吃东西还真没有挑拣！”小把戏说了他一句。

至于客栈的房钱，从来没有拖欠，因此，老板对这两个孩子挺感兴趣，不时送给他们一大碗热汤……自不待言，他们接受时不必脸红。

买了第一批东西之后，还剩下两英镑，小把戏坚持留着不花，就是总等待时机“投入在生意上”。这是他的措辞。保伯一听他这样讲，总是睁大眼睛。于是，小把戏就向他解释说，做生意就是把东西便宜买来，再贵了卖出去。

“是吃的东西吗？……”保伯问道。

“那要看情况，有吃的东西，也有不能吃的东西。”

“我还是喜欢吃的东西……”

“为什么，保伯？”

“因为买不掉的时候，至少还可以自己吃呀！”

“嘿！保伯，你对生意还挺开窍！关键是选准要买的东西，最后总能卖出，得到利润。”

我们的主人公每天想的就这事儿，有时也试探试探，以便增强信心。信纸、铅笔、火柴他若是试着卖这类东西，由于竞争多，就挣不了什么钱，卖报更好些，他和保伯停在火车站附近，那么引人注目，样子那么乖，又那么热情地推荐，行人总忍不住买他们的报纸、铁路手册、时刻表等一些便宜的小册子。这种生意做了一个月，小把戏和保伯每人有了一个扇形架子，将报纸和小册子整齐地摆在上面，让大标题露在外面，插图也非常显眼，总准备好零钱找给顾客。不用说，伯尔克始终没有离开主人。难道它认为是他们的同伙，至少是他们的伙计吗？他不时叨一份报纸跑向行人，蹦蹦跳跳的，显得那么喜幸，那么会讨好人！不久，甚至看见它背上放一只篮子，里面整齐地码好报纸小册子，下雨时就盖上一块油布。

这是小把戏的主意，说起来还真不坏：让伯尔克表现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全心投入到它的重要职务中，以便吸引老顾客，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妙的办法了。可是这样一来，就不能再疯跑，不能跟邻居的狗玩耍啦！现在，别人家的狗一靠近，这个聪明的动物，四条腿的小贩，冲它们发出多么凶的低沉吼声，露出多么尖利的牙齿！火车站附近的人都谈论卖东西小孩的那条狗，而且直接买伯尔克的东西，顾客从篮子抽出所需要的报纸，将钱投进挂在他脖子上的储钱罐。

这办法成功了，小把戏信心倍增，又想扩大“生意”，除了售报和小册子，他又添加火柴、盒装烟叶、廉价香烟等，结果，伯尔克驮着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店铺。有些日子，它的销售额高于它的主人，而主人并不眼红，恰恰相反，还奖赏给伯尔克一大块吃的，以及一大通爱抚。这条狗和两个孩子组成极好的家庭，但愿所有家庭都像他们那样亲密无间。

不久，小把戏就承认，保伯又机灵又聪敏。这个7岁半的孩子，虽没有大哥哥那样的务实精神，但是性情开朗，总是喜气洋洋。由于他不会读书写字，也不会算数，小把戏自然就肩负教授他的任务，首先就教他识字母表。他不是应当弄懂主要的报纸名称吗？他兴趣很浓，进步很快，因为老师教得耐心，他学得努力。学会认大字标题之后，便转认各栏文章的小字，继而又开始学写字和计算，感到几分吃力，不过，他多么充分利用所学的本领啊！他凭自己的想象力，以书店雇员自居，经营小把戏的店铺，在科克最漂亮的大街上摆出精美的书摊，打出美妙的“书商”的招牌。应当交待一句，他按销售额的百分比已经抽红，兜里装了不少了当响的便士，因此，碰到小孩向他伸手，他也肯施舍一个铜子儿了。他不是还记得他在大路上流浪……追马车那时候吗？……

小把戏每天记帐，也不必大惊小怪，他有这种特殊的本能，帐目十分规整：房钱多少，饭食多少，洗衣费多少，取暖和照明各多少，登记十分明细。每天早晨，他把购物要用的款项记在本上，晚上再平衡支出和收入。他会买东西，又会卖东西，因而总能赚钱。到了1882年年底，他的钱柜里就能存十来英镑了，如果他有钱柜的话。不过，他最常去提货的一名出牌商是个厚道人，向他提供方便，给他存上每周赚的钱，从而还能生点利。

不必讳言，我们这位少年凭着聪明，又极力节俭，生意做得挺红火，又有了新的抱负，要扩大生意规模，这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当抱负。再过一段时间，也许能在科克定居了。可是他转念又一想，到一座更大的城市，譬如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生财之道要多得多。这样考虑也不无道理。众所周知，科克不过是个中转港，相对来说，商业规模有限……然而都柏林……可是那太遥远了……都柏林！……然而，也不是不可能……当心，小把戏！……你的务实精神，难道幻想起来了么？……难道你要丢下猎物去追影子，丢下现实去追梦想吗？归根结底，总不能禁止一个孩子产生梦想。

冬季，无论1882年最后几个月，还是1883年的最初几个月，天气都不算太严寒。小把戏和保伯从早到晚在街上跑买卖，也还不太遭罪。不过，来到广场旁边和十字街头，冒着大风站在雪地上，毕竟还是很难受的。没关系！两个人从小就在恶劣的气候中磨炼出来了，有时虽然苦不堪言，但还是不辞辛苦，起码从未病倒过。每天天一亮，他们把最后几块煤投进铁炉燃烧，不管天气如何，也要离开住处，跑去提货，再赶火车进站离站的时候，到火车站台阶上去叫卖，然后由伯尔克驮着摊位，走街串巷去推销。只有星期天，

联合王国的城镇乡村都休息，两个孩子也歇业，呆在住所里补补衣掌，打扫卫生，将破房间尽量弄干净些，然后，一个整理帐目，另一个则练习读写和计算。下午，他们由伯尔克陪同，到科克城郊转转，或者沿利河一直走到昆斯敦——两个体面的小市民，在工作一周之后出来散步。

有一天，他们破次例，乘船游海湾，保伯有生以来头一回，望见无边无际的大海。

“船继续往前走，”他问道，“一直往前走……走很远很远……能发现什么呢？……”

“一个大国，保伯。”

“比我们国家大吗？……”

“大上千倍，保伯，你看见的这些大船，至少要航行一周才能抵达！”

“那国家有报纸吗？……”

“报纸，保伯？唔！有几百种……有些报纸卖到 6 便士……”

“你肯定吗？……”

“非常肯定……若想全看的话，甚至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保伯钦佩地看着这个令人惊讶的小把戏，在这样一件事上，他竟然这么有把握。至于那些大船，经常在昆斯敦中转的汽船，保伯最大的愿望是冲上甲板，爬上桅杆，而小把戏肯定愿意参观船舱和货物……

不过，迄今为止，他们哪个也没有上去过，没征得船长的允许他们不敢——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可是个人物！……至于请求允许，他们没有这种勇气，远远没有！想一想吧，正如小把戏常听人说，他又一再对保伯重复的：那是“上帝之下的主人”。

两个孩子的这一愿望，还是可以实现的。但愿有朝一日，她们能够得到满足，实现这一愿望，以及他们心中萌生的许许多多其他愿望。

## 第八章 头一个司炉

1882年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标志小把戏有起有落，有好运有厄运：马克卡蒂一家人失散，再也没有音信，在特林戈尔堡变过三个月，又同保伯相遇，在科克落脚，而他的生意兴旺起来。

在新的一年头几个月，生意虽然没有回落，也似乎达到了顶点。小把戏明白，再也没有扩大的可能了，于是，他思想就总萦绕一个念头：搞一种收益更大的经营，不在科克，在这里不行，要到爱尔兰一座大城市里……于是，他的神思飞向都柏林……为什么就不能有机会呢？……

1月、2月、3月过去了。两个孩子过日子十分节省。还有一次机遇，做了一笔生意，短时间就赢得了可观的利润，他们小小的财富又增加了许多。这回是关于帕涅尔先生竞选的一本政治小册子，小把戏得到在科克和昆斯敦各街道的专卖权。谁要买这本小册子，就得找他，只能找他，货物则驮在伯尔克的背上。这是名副其实的一笔好生意，到了4月初一结算，钱柜里就有30英镑18先令6便士了。两个孩子从未这样富有过。

于是，要不要在火车站附近租一个小门面的问题，工人就争论不休。在自己的店铺里该有多美啊！保伯这个鬼东西，一点怀疑也没有，总想这事……瞧瞧嘛，这店铺，摆着各种报纸、各种书籍，老板11岁，伙计8岁，成为纳税人，收税员会前来收税！真的！这的确叫人动心，两个孩子多有意思，肯定能赢得信誉……顾客不会少的。因此，小把戏也认真考虑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衡量利弊……考虑的结果，还是想去都柏林，仿佛受他命运的某种预感的吸引……总之，他还一直顶着，顶住了保伯的一再恳求，直到出现了一个新情况，才决定了他的未来。且说4月8日，星期天，小把戏和保伯早就打好主意，要去昆斯敦度过一天。这趟游玩的主要乐趣，还是到水手的一家小馆用午餐和晚餐。

“我们吃鱼吧？……”保伯问道。

“对，”小把戏回答，“甚至可以吃龙虾，没有龙虾就吃螃蟹，你若是愿意的话……”

“哦！行……我愿意！”

两个孩子穿上最好的干净衣裳，穿上擦得锃亮的皮鞋，天一亮就动身了，带着皮毛也刷干净的伯尔克。

天气好极了，春天的阳光明媚，微风习习，相当温暖。乘渡船沿利河顺流而下，真是赏心悦目。岸边有人演奏音乐，那都是街头乐手，演奏的音乐引起保伯的赞美。这一天开始就这么欢快，如果结束时也如此，那就太美啦。

刚上昆斯敦码头，小把戏就瞧准一家客栈饭馆，挂着“老海员”的招牌，似乎欢迎他们进去。

门口有一个小木桶，里面装了一些虾蟹，它们的夹钳和足在蠕动，等着哪个顾客肯出价好进入汤锅。靠窗口有一张餐桌，能看到港口突坝停泊的船只。

小把戏和保伯正要进入这个美味场所，注意力又被一艘大船给吸引过去：那艘船昨天进港，在昆斯敦停泊，正进行星期日的刷洗。

那是“火山号”八九百吨的轮船，从美洲驶来，次日要开往都柏林。问起一个头戴黄油布雨帽的老水手，至于他是这么回答的。

两个孩子正观看停在一百米远的那艘船，忽然一个满脸黑灰、双手漆黑的高个子青年走到近前，注视小把戏，他咧开大嘴，闭上眼睛，继而高声说：

“是你……是你！……是你吗？”

小把戏愣住了，保伯也目瞪口呆。这个人，竟然以“你”称呼！

……况且，还是个黑鬼！……毫无疑问，是认错人了。

可是，这个所谓的黑鬼却左右摇晃着脑袋，越来越冲动了。

“是我呀……你认不出我来了吗？……是我……贫民学校……格里普！……”

“格里普！”小把戏重复道。

正是格里普，二人搂抱在一起，激动地相互吻面，结果分开时，小把戏也变成了煤黑子。

在这儿重逢，真是喜出望外！贫民学校当年的学监，现在成了20岁的大小伙子，人很机灵，身体又强壮，他脸上若是没有保留从前的和善，那就一点也不像戈尔韦那些穷学生的出气筒。

“格里普……格里普……是你呀……是你呀！……”小把戏不住嘴地说。

“是我……是我……从未忘记你，我的孩子！”

“你当水手啦？……”

“不……在火山号船上当司炉！”

司炉这一称号引起保伯的极大注意。

“您的炉子上烧什么，先生？是肉汤吗？”他问道。

“不，小家伙，”格里普回答，“是烧锅炉，锅炉推动机器转，机器推动我们的船走！”

这时，小把戏才把保伯介绍给他从前在贫民学校的保护人。

“算个弟弟，”小把戏说道，“是我在大路上碰到的……他非常了解你，因为我常向他叙述我们的故事！……哦！亲爱的格里普，你有多少事要对我讲……我们分开差不多有6年啦！”

“你不也是吗？……”司炉反问道。

“好吧！走……去跟我们一起吃饭……刚才我们正要进这家饭馆……”

“噯！不！”格里普说道。“我要请你们吃饭！不过，先上船看看……”

“上火山号？……”

“对。”

上船……两个全上去？……保伯和小把戏简直不敢相信格里普这话，就好像是提议带他们上天堂似的！……

“我们的狗呢？……”

“啥狗？”

“伯尔克。”

“就是围着我转的这条？……是你们的狗？……”

“我们的朋友……格里普……一个朋友……是你这类型的！”要知道，格里普挺喜欢这一比较，伯尔克也得到他友好的爱抚！

“那么船长呢？……”保伯说道，他显得犹豫是极其自然。“船长上岸了，大副会像接待绅士一样接待你们！”

对此保伯毫不怀疑……由格里普陪伴……第一司炉……是个人物！

“不过，”格里普又说，“我得洗一洗，现在，我值完班了，要从头到腿洗一洗。”

“这么说，格里普，你一整天都没事儿啦？”

“一整天都没事儿。”

“我们要来昆斯敦，保伯，这主意多妙啊！”

“你这话我相信。”保伯说道。

“糟糕，”格里普截口道，“你也得洗一洗，瞧这脸，都让我给弄黑了，小把戏！你还一直叫这名字吗？……”

“对，格里普。”

“这样更好。”

“格里普……我还想亲你一下。”

“不要拘束，我的孩子，反正要往水桶里扎呢！”

“我行吗？……”保伯问道。

“你也一样！”

保伯也照样亲了亲格里普，也同样弄成一张小黑脸。

没关系！上了火山号船，到司炉舱室，手和脸打点肥皂就行了。上船……舱室……保伯简直不敢相信！

过了一会，三个朋友——不要忘记伯尔克——上了舢板，格里普摇起橹，舢板左右摇晃，保伯高兴到了极点；没用两分钟，他们就上了火山号。

水手长向格里普招了招手，那是真诚友谊的手势；格里普带着两位客人从入口下到锅炉舱，让伯尔克在甲板上随便跑。

进入舱里，只见格里普吊床脚放了一个脸盆，盛满了清水；三人在盆里洗去脸上的黑灰，恢复了本色。然后，格里普边穿衣裳边叙述他的经历。

贫民学校失火，他伤得挺重，被送进医院住了大约六周，痊愈了才出院，可是毫无生活出路。城市当局正极力重新安排那些穷孩子入学，免得他们在街上流浪。格里普在那可憎的环境呆过几年，记忆犹新，丝毫不渴望回去。夹在奥包德金先生和克里斯老妇之间生活，监视卡凯尔及其同伙那些坏孩子，这种位置没有一点令人羡慕的地方。况且，小把戏不在那里了，格里普听说他被一位漂亮的夫人带走了。去哪儿了呢？……他不知道，出院后寻找了一阵，但毫无结果。

于是，格里普离开了戈尔韦城，走乡串镇，收割季节在农场找点活儿干。没有固定的差使，他总为此忧心，只能到一处算一处，难以维持生计，然而不像在贫民学校期间那样不幸。

一年之后，格里普流落到都柏林，产生了到船上干事的念头。当海员，他觉得这种职业更稳定，更“实惠”，胜过任何别的职业。可是，已经到了18岁的年龄，当少年见习水手，甚至当实习水手也太晚了。既然上船当水手错过了年龄，他又不会船上任何别的活儿，那就干脆当司炉助手，于是受雇上了火山号船。呆在舱底，又闷又热，空气里充斥黑粉尘，这种环境并不舒适，也许谈不上多么理想。就算这样吧！不过，格里普勇气十足，人又勤劳，决心干好，于是生活有了保障。他为人处世很有分寸，又非常热心，很快就习惯了船上的一套规矩，从未惹人责备，赢得了船长及其助手们的尊敬，他们都挺关心这个没家没业的可怜家伙。

火山号轮船从都柏林到纽约或美洲海岸其他港口。两年间，格里普多次横渡大洋，负责把煤装舱并给锅炉供燃料。后来，他又产生了奢望，请求在技师指导下当司炉。船上先试用他，不久，上司对他的表现很满意。因此，实习期一结束，上司就把第一司炉的职务交给他。小把戏在昆斯敦码头与格里普重逢，他从前在贫民学校的伙伴，如今已是第一司炉了。

这个厚道的小伙子行为十分端正，不言而喻，商运许多海员喜欢逛窑子

和花天酒地那种事，格里普毫无兴趣，他总是把工钱存起来，积蓄逐月增加，已有 60 英镑，但他始终不愿意投放。拿钱生利，他能产生这种念头吗？实在难以想象，他会把钱投放到什么地方！

这就是格里普愉快叙述的经历，同样，小把戏也讲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嘿！小把戏的这段经历特别坎坷，收养他的那位安娜·威斯顿小姐演戏多么走红，在凯尔文农场如何过上体面而幸福的生活，后来那一家人如何屡不幸而失散，音信皆无，还有特林戈尔堡如何奢华，阿什顿伯爵又有何等壮举，临了这一切又如何结束，格里普听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保伯也提供了他的生平情况。保伯的生平！……天啊，也太简单了：根本就没有。他的真正生活，是从小把戏在大路上把他收留的那一天，确切地说，把他从投河自杀的水中救出的那一天开始的。

至于伯尔克，它的经历就是他小主人的经历，因此它就不讲了——如果真有人请它叙述，它也会当仁不让的。

“哎，现在，该去吃饭啦！”火山号船第一司炉说道。

“先参观完轮船再说！”小把戏急忙回答。

“先得爬上桅杆！”保伯加上一句。

“随你们的便吧，孩子们！”格里普回答。

他们先通过舱盖下到货舱。我们这位商人苗子看到这么好的货物，多么乐不可支啊：棉花包、白糖桶、咖啡袋，各种货箱，装着从新大陆运来的产品。他张大鼻孔，嗅着这沁人心脾的商业气味。真想不到，火山号船主派人去那么远购买所有这些商品，运回联合王国再出售……唔！有朝一日他小把戏……

格里普打断这种畅想，邀请他回到甲板，以便带他参观舰楼下的船长室的副手室，这工夫，保伯却爬上侧支索的绳梯横索，一直上了前桅杆的桁架上。真的！有生以来，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幸福，这样欢快，这样敏捷，像猴子一样，也许他就是当水手的好料吧？……

11 点钟，格里普、小把戏和保伯到老海员酒馆，围着一张餐桌坐下；伯尔克则席地而坐，嘴巴跟台布一边高。让我们想象他们的胃口有多好吧。

这餐也是格里普要大请客，有黑黄油摊鸡蛋、带一层金黄色颤巍巍皮冻的冷火腿、切斯特奶酪，配着冒沫的淡色好啤酒！还有龙虾，而不是普通螃蟹，穷人吃的黄道蟹，而是真正的粉白色的龙虾，一进沸水甲壳就变红的有钱人吃的龙虾；保伯断言，这要超过能“往肚子里装”的所有美味的东西！

当然，吃饭并不妨碍交谈，满嘴嚼着还说话；如果说体面的人不会有这种吃相的话，我们这几个年少的顾客却有情可原：他们不能耽误一点时间。

的确，格里普和小把戏在贫民学校忍受了有损人格的生活，相互间有多少往事要重温啊……那只可怜海鸥事件……那件惹出麻烦的羊毛背心的礼物……还有卡凯尔那些无耻行为！……

“那坏家伙后来怎么啦？”格里普问道。

“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小把戏回答。“对我来说，最倒楣的事就是碰到他！”

“放心吧，你绝不会碰见他！”格里普肯定地说。“不过，老弟，你既然卖报，我就建议你读一读！”

“我就是这么做的。”

“好哇！……有一天你会看到一条新闻：卡凯尔那个无赖得黄麻热症死

啦！”

“绞死啦？……哈！格里普……”

“对……绞死啦！这种下场……他是罪有应得！”

继而，他们又忆起学校失火的详细情况。是格里普救了这孩子一命，现在小把戏刚有机会向他表示感谢，紧紧握住他的双手。

“要知道，我们失散之后，我可一直想你！”他说道。

“这就对了，老弟！”

“只有我没有想念格里普！”保伯高声说，那声调流露深深的遗憾。

“因为你只知道名字，并不认识我，可怜的保伯！”格里普回答。“现在，你认识我了……”

“对，以后，我们俩聊天，就总谈论你，对吧，伯尔克？”

伯尔克叫了一声，表示首肯，于是赢得厚厚一份肥肉三明治，它一口就吞下去了。它和保伯的口味不同，好像一点也不爱吃龙虾。

这时，他们又问格里普去美洲的航行。于是，他就介绍了美国大城市、那里的工业、那里的商业，小把戏听得十分入神，都忘记往下咽东西了。

“要知道，”格里普指出，“英国也有大城市，你若是有机会，去伦敦、利物浦、格拉斯哥看看……”

“对……格里普，我知道……在报上看过……商业城市……可是太远了……”

“不……不远。”

“对乘船去的海员不远，但是对其他人……”

“那好！……都柏林呢？……”格里普高声说。“离这儿才 300 英里……乘火车一天工夫就到了……也不用跨海……”

这话最直接回答了他最强烈的渴望，他不禁陷入沉思。

“要知道，”格里普又说道，“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什么生意都有……货船到那儿，可不是像到科克这样，只是停一停……在那儿要装货……返航时也满载货物……”

小把戏一直听着，而神思却把他带走……带走了……”

“你应该去都柏林定居，”格里普说道，“我敢打保票，你到那儿做事要比这儿好……你若是需要点钱的话……”

“我们有积蓄，保伯和我。”小把戏回答。

“我也是这样认为。”保伯附和道，他还从兜里掏出 1 先令 6 便士。

“我也一样，有钱，”格里普说道，“我也不知道往那儿塞！”

“为什么你不存到……银行……投到什么上去呢？……”

“信不过……”

“可惜你损失了能给你带来的利息，格里普……”

“总比把本钱全损失了要好！……真的，我信不过别人，却信得过你，老弟。都柏林是火山号的船籍港，你若是去那儿，我们就可以常见面！……那多幸福啊，我还要向你重复一遍，你做生意若是缺钱，我情愿全给你……”

这个出色的小伙子说到就能做到，他又找到他的小把戏，真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他们俩好像紧紧捆在一起，什么事变也不可能斩断这种关系吧？

“去都柏林吧，”格里普又说道，“你要不要听听我的看法？……”

“说吧，我的格里普。”

“ 好吧！……我一直有这种念头……就这么办……你会发起来的…… ”

“ 我也一样……我一直有这种念头！ ” 小把戏干脆回答，他的眼睛射出异样的光芒。

“ 对…… ” 格里普继续说道，“ 我看到你富了……有一天……非常富有……可是，在科克赚不了多少钱！……想一想我对你说的话，不想好了就不要干…… ”

“ 这话对极了，格里普。 ”

“ 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 保伯叹道。

“ 你是说，小家伙， ” 格里普订正道，“ 现在你不饿了…… ” “ 是啊……也许吧……我这是头一回有这种感觉…… ” “ 那就出去走走吧。 ” 小把戏提议。

下午就是在散步中度过的，三个朋友合计出多少方案啊，同时带着伯尔克走遍了昆斯敦的码头和大街小巷！

到了该分手的时候，格里普把两个孩子一直送到渡船的桥头：“ 我们还会见面的…… ” 他说道。“ 重逢之后，不可能又见不到面了…… ”

“ 对，格里普……在科克……火山号再到这港停靠…… ” “ 为什么不在都柏林见面呢？火山号有时在那儿停几周！对……在都林，你若是决定…… ”

“ 别了，格里普！ ”

“ 再见，小伙子！ ”

他们内心都很激动，谁也不想掩饰，相互热诚地拥抱。保伯和伯尔克也跟格里普告别。渡船启动了，吃力地逆流而上，格里普站在原地，久久地目送他们。

## 第九章 保伯做生意的一个妙想

事后一个月，一个 11 岁的男孩和一个 8 岁男孩，推着由一条狗拉着的小车，往科克东南的约尔镇方向行走，穿过科克郡的东部地区。

两个孩子便是小把戏和保伯，那条狗便是伯尔克。

格里普的激励产生了效果。在昆斯敦港遇见火山号第一司炉之前，小把戏就梦想离开科克，去都柏林闯天下。相遇之后，他就决定将他的梦想变成现实。不要以为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他没有考虑会有什么后果：这是放弃确定的，去追求不确定的，何必隐瞒这一点呢？不过，在科克，他不可能再有所发展了。反之，都柏林会向他提供用武之地。这事儿征求保伯的意见，保伯明确表示，他随时准备走，而保伯的意见值得重视。

于是，我们的主人公便去出版商那儿，抽回自己积蓄的钱；对于他的未来计划，出版商也自然向他谈了几点看法，可是毫无效果；按说，这孩子远远超过同年龄的人，并没有耽于幻想的习惯——好幻想，是各个时代的爱尔兰人的共同特点。不！小把戏决心要走上坡路，这是到达高层的唯一办法，他的童稚的本能告诉他，离开科克去都柏林，就是在未来的路上往高处走。

现在的问题是，小把戏要走哪条路，利用什么交通工具呢？

最短的路线，就是乘火车到利默里克，再由利默里克穿越伦斯特省，一直到都柏林。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就是在科克上火车，直到爱尔兰的首都，等火车一停就下来。然而，这种交通工具有一点不好，就是每人必须花费一个金币，而小把戏却舍不得。他们有腿，有能走路的腿，何必非得坐火车呢？时间问题，根本无需多虑。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算。现在正是好季节，从 5 月至 9 日，道路一点也不难走。这趟旅行不但省一大笔费用，还能赚回来点儿，那该多有利，又该多有趣啊！

我们的少年商人就是这样考虑的：旅途不花钱反而赚钱，从一个村庄到另一座村庄，从一个镇子到另一个镇子，就像在科克做顺手的生意这样，卖报纸、小册子、书籍和纸张，总之，在前往都柏林的路上做生意。

这样做生意需要什么呢？只需一辆小车，像流动商贩那样，货物全放在车上，上面用油布罩上，防尘又防雨，伯尔克上套拉车是肯卖力的，两个孩子则在后面推车。沿海岸线的道路，能经过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如沃特福德、韦克斯福德、威克洛，还能经过一年当中这个季节人最多海水浴疗养地。当然，照这样可要走将近 200 英里。好吧！哪怕走两个月，三个月，也没有关系，只要流动货车能挣钱，又走向目的地就行！

因此，在昆斯敦遇见格里普之后一个月，即 4 月 18 日这天，小把戏和保伯推着车，伯尔克拉着车，从科克前往约尔，上午就到了，走这一程还不算太累。

他们俩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且，无论什么情况，伯尔克也不会想到发怨言。况且，也不会把它累坏了，上坡的时候，两个孩子跟它一样卖劲儿。这辆两轮车非常轻便，其实是二手车，小把戏在科克一个商人那里看准了买的。至于货物，主要是在火车站买的报纸、政治小册子——有的思想和风格都相当滞重，还有信纸、铅笔、钢笔及其他办公用品、盒装烟叶——进货就去挂着色彩鲜艳的爱尔兰山民招牌的最好零售店，此外，还有一些小杂货。这些货都不重，也好卖，挺有赚头。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村子的居民对这两个孩子很感兴趣，一个神态严肃，像个老派的商人，另一个一团喜气，令讨价还价的人脸红！

小车到达约尔，这是个6千居民的小镇子，在布莱特沃特河湾有个近海小港。这是神圣的马铃薯受重视的地方！现在已成为爱尔兰的真正面包的马铃薯，瓦尔特·雷利先生正是在约尔周围最初试栽的，爱尔兰人怎能忘记呢？

后半晌就在约尔度过。只在完全配齐了货，小把戏才肯休息，货物在邓加文的路上，很快就能卖完。进一家客栈饱餐了一顿，又要了一张床位，他和保伯合睡，也给伯尔克要了一个窝，他们觉得这是应该的。次日前往最近的小村子，中途在农场停留一下，每英里总能有两三家农场。天色稍晚的时候，小车往往在农场停歇，最好还是不要冒险走夜路。不错！是有伯尔克，能保卫主人和两轮货车，但还是稳当点儿好。

小把戏想起他从前在康诺特的路上所受的苦，从那之后，发生多大变化啊！这辆货车和残暴的托恩皮泼那辆小车，两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当初他在那黑乎乎的车箱里憋个半死！车子不同了，伯尔克也不像耍木偶戏的那条恶狗。我们的主人公可不摇动装置，让英国王公大臣跳舞...他可不靠人家施舍生活。而且，他对未来多么有信心，满怀希望，到都柏林能取得同样成功，甚至超过在科克的情况！

出约尔镇，要过一座桥，才能上邓加文镇的大路。

“这座桥！”保伯嚷道，“这么长，我从未见过！”

“我也没见过。”小把戏应了一声。

果然，布莱特沃特河湾上横跨一座桥，长有二百七十图瓦兹。没有这座桥，绕道得走一整天。

在清爽的西风中，小车行驶在木板桥上。

“这真像在船上！”细心的保伯指出。

“对……保伯……在船上，风从背后吹来……你感觉到了吧，风推动我们！”

平安过桥，再往前走就进入沃特福德郡，这个郡同伦斯特省基尔肯尼郡毗邻。

小把戏和保伯并不过度劳累，他们不赶路，何必那么匆急呢？关键是在约尔上的货卖掉，赚了钱，到了邓加文再重新上货。从约尔到邓加文，算上弯道也只有二十五到三十英里，小车走两三天当然就行了，走几天就当是散步游玩。临近海岸线一带村庄固然不多，但是一路上有不少农场，这种零售的机会不应忽视。铁路没有连接起海岸一带，农民很难买到日用品。因此，小把戏诚心决定流动售货。

非常成功，流动货车所到之处无不受欢迎。每天傍晚停下过夜时，保伯就数从早晨起收进多少先令多少便士，小把戏便登在“帐本”收入栏内，支出栏则记上他们吃饭住宿等个人花费。保伯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把这些钱币排起来，小把戏的最大乐趣，则是把收入加起来，而伯尔克的最大的乐趣，却是在他们算帐的时候趴在他们旁边，等着进入梦乡的时刻！

小车抵达邓加文镇是5月3日。已经空了——而不是镇子，而是指小车，必须全部上新货。这很容易，邓加文毕竟有6千5百居民，还是相当大的。这也是一个近海港口，对着邓加文湾，两岸由一条长550图瓦兹的堤道连接，跟约尔一样方便，不必绕道就能通过海湾。

小把戏在邓加文逗留两天。他有了个好主意，向近海船主廉价买了一些

---

法国旧长度，1图瓦兹合1.949米。

毛织品，认为到乡下很好卖。这东西既不沉也不占地方，不会给伯尔克增加多少拉车的重量。

这种有收益的旅行就这样继续。小把戏若是不背运的话，到达首都的时候就会变成资本家了。况且，流动售货一帆风顺，没有什么波折值得讲述，也没有发生意外情况，这是应当庆贺的。天气一直不错。大路上也没有任何险情。谁愿意虐待这些孩子呢？再说，爱尔兰南部沿海一带，一般碰不到坏人。这里的居民毫无那种行凶犯罪的本能。他们不像许多郡，如康诺特或阿尔斯特郡人那么穷困。大海养人。打鱼和近海运输，养活渔民和水手富富有余，附近的农民也受其影响。

小货车就是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过了离邓加文有 17 英里的特伦莫尔，两周之后，又走出 17 英里，到达芒斯特省边界城市沃特福德。小把戏终于离开了这个省，他在这个省的一段经历十分坎坷：在利默里克、凯尔文农场、特林戈尔堡的生活、基拉尼湖之行、在科克经商的初始。其实，那些悲惨的日子，他已经置于脑后，只记得在马克卡蒂家中度过的那三年，怀念那三年就如同怀念家庭之乐！

“保伯，”小把戏问道，“我不是答应过你，一到沃特福德就休息吗？”

“我想是吧，”保伯回答，“可是我不累，你想接着走吗？……”

“不……在这儿呆几天吧……”

“怎么，啥事儿也不干？……”

“总有事儿干的，保伯。”

的确，这座有两万五千居民的城市，坐落在舒尔河上，河上架了一座 39 孔美丽的桥，参观这样赏心悦目的城市，难道不算什么吗？还应补充一点，这是始终令我们的少年商人感兴趣的：沃特福德是个非常繁忙的港口，在芒斯特省东部首屈一指，有固定的航运船只通往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都柏林。

二人选了一家合适的客栈，存放了小车，便去码头走了几小时。那么多船只，有的到港，有的离港，看着还可能有片刻的厌烦吗？

“嘿！”保伯说，“若是格里普突然到了我们面前？……”

“不会，保伯，”小把戏答道。“火山号不在沃特福德停靠，我计算过，那艘船现在一定很远……在美洲海岸一带……”

“那边……那边吗？”保伯说着，手臂指向天水一线的天边。

“对……差不多……我估摸，我们到都柏林的时候，没准火山号也返回了。”

“又能见到格里普，该有多高兴啊！”保伯高声说。“他还会那么黑吗？……”

“可能吧。”

“唔！那也照样喜欢他！”

“说得对，保伯，因为，在我特别不幸的时候，他对我非常好。”

“对……就像那时你对我一样！”孩子回答，同时眼里射出感激的光芒。

如果小把戏想快些到达都柏林，那么他只需乘坐来往于沃特福德和首都之间的客船就行了，船票很便宜。杂货全卖掉，小车由船托运，两个孩子加上狗花几先令，坐船头的位置，航行 12 小时就到达目的地了。乘坐真正的轮船，一次真正的航行……经过圣乔治运河、壮丽的爱尔兰海面，望得见变化无穷的海岸景观，那该多有意思啊！

这肯定有极大的诱惑力！不过，小把戏还是考虑起来，这是他从来少不

了的。他倒觉得，等格里普返回，他们再到都柏林更有利。格里普熟悉那座巨大的城市，能带领两个孩子认路，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那城市太大，容易迷失。再说，头一段旅程收益这么大，何必中断呢？常性是小把戏的性格特点，终于战胜海上航行诱人的乐趣。他还费了一番唇舌才把保伯的思想拉回来，更加务实一些，决定照原来方式旅行，沿伦斯特省海岸北方走到都柏林。

因此，3天之后，又看见他们走在韦克斯福德郡大路上，就不必奇怪了。小货车满载货物，由健壮的伯尔克拉着，它总是那么用力，不知疲倦，胜过一头驴，甚至胜过一匹马。当然，上坡的时候，保伯也到前边拉套，小把戏则用肩膀抵着用力推车。

靠近沃特福德海湾一带，海岸迂回曲折，犬牙交错，大路不得不离开海岸。推着小货车，就望不见这里的海域了，只见康索尔角，这是绿色宝石最突出靠近圣乔治运河的地点。

也不必为此遗憾。这条大路不是穿越荒无人烟的地区，而是通过一个个大小村庄，连接一家家农场，这样，流动货车的各种小商品都卖出了好价钱。因此，从沃特福德到韦克斯福德虽然只有30英里，5月27日之前，小把戏没有赶到。

韦克斯福德比镇子大，是个拥有一万两三千居民的城市，坐落在斯拉尼河畔，靠近入海口。它就像一座英格兰小城搬到爱尔兰的一个郡内，只因韦克斯福德是英格兰人在这片土地上所拥有的第一要塞，后来发展为城市，但是要寨仍保留原貌。眼前一片废墟：城墙半坍塌，堡垒之间的护墙也残缺不全，小把戏看着也许有点惊讶。这情有可原，他不知道在乔治三世时期，这地方的历史：当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展开无情的斗争，相互残杀屠戮，所到城池杀人放火，夷为平地。他不知道那段历史也许更好：那些可怕的往事鲜血淋漓，染红了爱尔兰历史的多少页啊！他以后有余暇什么时候了解都不晚。

小货车又仔细上全货物，离开韦克斯福德，一路还是远离海岸，要走出15英里，快到阿克洛港时，大路才重又贴近海岸。但是这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原因有两条。

首先，这一带人烟稠密，村落毗邻，农场相接，这也多亏了铁路，从韦克斯福德，经由阿克洛和威克洛，直通都柏林。

其次，这地区风景秀丽。道路穿越密林，只见一片片高大的橡木和山毛榉，中间还挺立黑橡木，长在盖耳人土地上多么壮美。这一带田地大多由斯拉尼河、奥瓦卡河及其支流灌溉，就像从前，唉！宗教分裂时用鲜血浇灌一样！想一想吧，爱尔兰土地的这一角，有丰富的硫磺矿和铜矿，又由发源于附近山区的河流滋润，冲走一块块黄金；也正是在这一角，宗教狂热演出惨绝人寰的一幕幕！在思尼斯科西、弗恩斯，在其他许多地方，一直到阿克洛，都有遗迹可寻：当初1798年，乔治王的兵卒在上述地区杀害3万反叛者——他们就是这样称呼保卫家园和信仰的人！

到了阿克洛港停一停，休息一天，这是小把戏认为应当给他工作人员的——如果把伯尔克看作一个人，这话也对。

阿克洛有5千6百口居民，是个渔业区，一片繁忙景象。港口和外海之间隔着宽宽的沙洲。岩石覆盖着淡绿色的海藻，石崖脚下能捞到大量牡蛎，牡蛎在这里十分便宜。

“我敢说，你从来没有吃过牡蛎吧？”小把戏问贪吃的保伯。

“从来没有！”

“你想尝一尝吗？……”

“想啊。”

保伯一向来者不拒。不过，他只试了试，尝了一个牡蛎就打住了。

“我还是喜欢吃龙虾！”他说道。

“这是因为你年龄还太小，保伯！”

保伯回敬道，他巴不得快点儿长大成人，好会品尝，给与这种软体动物公正的评价。

6月19日上午，二人又走完一程，到达威克洛城，即威克洛郡首府，接着便是都柏林郡。

他们穿越的地方多好啊，这是爱尔兰景色最奇异的地区之一，吸引来的游人不亚于基拉尼湖风景区！这里景物如画，又变化万千，真是赏心悦目！起伏的山峦，赛似多尼戈尔和凯里两郡最美的山；布雷和达恩湖是天然湖，湖水清澈见底，映现湖滨的古建筑；还有，在奥沃加涧溪的汇流处，是格伦达卢赫山谷，及其青藤缠绕的钟楼、建在围了亮晶晶冰碛的小湖畔的古老小教堂，而拥有圣凯文士教堂的小山谷，又是整个绿宝石岛的朝香圣地！

至于流动售货，又如何呢？……嘿！生意越来越好。两个孩子流动小贩，始终受人欢迎。噢！他们远远离开了西北部穷困的几个郡，来到爱尔兰相对富裕的地区！这一地区靠近首都，因而借了光。的确如此，从阿克洛起，海滨一路上就有不少海水浴疗养地，已经从都柏林来了许多绅士之家。所有人穿着都很讲究，兜里有钱。在这些疗养地花的金币数量，比斯利戈或多尼戈尔那里的乡镇流通的大铜子还多。我们的少年商人的才能，就是将金币吸引到自己的钱柜里。而且，这一目标逐渐实现，可以肯定，在抵达旅行终点之前，小把戏的财富就能翻一番。

还有，保伯想出一个主意，对！一个主意，非常妙！是他大哥哥想不出来，而他能想出来的百分之百实现利润的主意，在这有钱孩子的世界，威克洛海滩的常客身上开发，总之是个天才的主意。

保伯已经多次显示，他是掏鸟能手，而爱尔兰大路两旁的树上鸟窝极多。

保伯是个猴子，但直到这时，他还丝毫没有利用自己爬高的本领！也只有那么一两回，不是爬上一棵山毛榉树顶掏了个鸟窝，就是用三根木棒支起来小木板设埋伏捉住了几只鸟儿，卖了几文钱。可是这回，在离开威克洛之前，他头脑里又浮现这个主意，就请求买一个大笼子，能装三十来只麻雀、山雀、金翅鸟、燕雀，或其他个头儿不大的鸟儿。

“干什么？”小把戏问道。“你要开始养鸟儿了怎么的？”

“不是。”

“那你要干什么？……”

“放飞呀……”

“那何必还装进宠子里呢？……”

应当承认，小把戏没法儿明白这种提议，但是一听保伯解释就明白了。

不错，保伯打算将鸟儿放飞……当然要收费。他拎着鸟儿叽叽喳喳叫的笼子，走在浴场海滩上同样叽叽喳喳叫的孩子中间……孩子中哪个还舍不得拿出几便士，向保伯赎买这些可爱俘虏的自由呢？……交了赎金，看着一只鸟儿飞走，该是多么有趣啊！

这在一个小男孩，尤其在一个小女孩心里，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儿！

保伯毫不怀疑，他这想法一定能成功，真的，小把戏也领悟这主意非常可行的一面。况且，试一试也花不了什么钱，于是买了鸟笼。他们离开威克洛，还没有走出去1英里，保伯笼子里鸟儿就满了，都急于飞走。

在一家家人蜂拥而至的许多海水浴场，这一招儿大获成功。小把戏这边忙着卖货车上的物品，保伯那边则拎着鸟笼，请求少爷小姐们同情可怜这些美丽的囚鸟儿。在掌声中一只只鸟儿放飞了，笼子空了……铜子儿也像雨点儿一般落入我们狡狴的小男孩兜里！

他这主意多妙啊，每天晚上，他怀着多么满意的心情，数他收入的钱，然后才计入当天的总销售额里！

两个人沿海边北上，前往都柏林，各显其能，7月9日下午到达布雷。

布雷离都柏林只有十四五英里，这个小镇卧在威克洛山脉甩出的一座小山脚下，仰视着三千尺高的勒格纳基利亚山峰。正因为环境优美，它似乎比英格兰海滨城市布赖顿更为赏心悦目。至少这是德·博维小姐的看法，她十分细腻又十分艺术地描绘了绿宝石岛的秀美。想象一下，旅馆、雪白色别墅、十分别致的村舍，聚成一片，到了夏季，居民和外来的游客加起来有五六千人。可以说大道两旁房舍连着房舍，一直延续到都柏林。布雷和首都有一条铁路相连，路基有时就被浪涛飞沫吞没，只因南面有秀丽的小山封闭门户，基利尼海湾十分逼仄，浪涛冲进来就十分凶猛。临近布雷，废墟就多起来。绿宝石岛哪座城市没有废墟呢？这里是本笃会一座修道院的遗址，接下来有一组名为“榔头”的炮楼，是18世纪为守护海岸建造的，而且19世纪还安上了大炮。据说，如果爬上海角的陡坡，借助一架望远镜，隔着爱尔兰海就能望见加勒地区山峦的轮廓。只听这么说，小把戏未能证实，一来他没有望远镜，二来他不得不提前匆忙离开布雷。

在波浪冲上来很远的沙滩上，以及人称“阅兵式”的布雷防波堤一带，聚集的儿童特别多，全是富家子弟，脸蛋红润，胖乎乎的，一出世就生活在蜜罐里，男孩不上学，女孩则在母亲和保姆的看护下嬉戏。不过，即使在布雷达，如果没有一帮破衣烂衫的人代表传统的贫困，终日在海滩拾漂流物，那么就不能说到了爱尔兰。

来到这镇上头三天，就生意而言，收益很大。货车上的商品抢购一空。要知道，这次上的货是儿童喜欢的，主要是简单的玩具，又很赚钱。保伯的鸟儿也取得意外的成功。从凌晨4点钟开始，他就设埋伏，逮一笼子鸟儿，下午，那些儿童顾客都争相放飞，直到笼子空了。不过，在布雷不能久留，都柏林才是目的地。足足两个月没有格里普的音信了，如果火山号返航了，停泊在港口，格里普在岗位上，那该叫人多高兴啊？

因此，小把戏打算第二天动身，然而他无法预料到，一个意外情况促使他尽快启程。

这天是7月13日，保伯设埋伏捕了鸟儿，将近早晨8点钟，他拎着一笼子鸟儿返回港口，这就保证最后一天会有可观的收益。

沙滩上和防波堤上还空无一人。

保伯绕过防波堤时，遇见三个12岁到14岁的少年——全是快活的贵少，穿戴十分华丽，海员帽扣在后脑勺，红色细呢短上衣，镶着压模成标准锚头的金扣子。

保伯头一个念头，是抓住这次机会，推销他放飞的商品，赶在海水浴时间之前重新上货。然而，那几个贵少嬉笑的样子，放肆的举止，引起他几分

疑虑。他们不像通常喜欢他的囚鸟的那种男孩女孩。看那三人很可能要嘲弄他和他的生意，他还是放聪明点儿躲开。

可是，那三个少年却不想这么就过去，年龄最大的那位小先生眼神天生就透出凶光。拦住保伯的去路，粗暴地问他去哪里。

“我回家。”孩子有礼貌地回答。

“这个鸟笼呢？……”

“是我的。”

“这些鸟儿呢？……”

“是我今天早晨抓的。”

“就是这小子，在海滩上转悠！”另一个贵少嚷道。“我见过他……认出他了……给两三便士，他就放掉一只鸟儿！……”“哼！这回，”最大的那个又说道，“一个铜子儿也不给，就让他放了……全放了！”

他说着，就一把从保伯手中夺过鸟笼，打开笼门，将鸟雀全放了。

这种行为会给保伯造成极大损失，因此，小男孩连声喊叫：“我的鸟儿！……我的鸟儿！”

三个小先生又放肆又愚蠢，狂笑起来。

他们干完了恶作剧，就准备回到防波堤上，忽然听见有人断喝：

“你们这么干太缺德了，先生们！”

是谁这么讲话？……是小把戏，他带着伯尔克刚到，看见发生的事情，又大声重复道：

“对……太缺德了，你们这么干！”

这时，他打量三个贵少年龄最大的那个，又补上一句：“不过，这种坏事，原来是阿什顿伯爵干的，我就不奇怪了！”那果然是侯爵和侯爵夫人的继承人。皮博恩贵族之家离开特林戈尔堡，昨天来到这个海水浴疗养场，住进这个镇子最舒适的一幢别墅。

“哦！这不是马夫这个小混蛋吗！”阿什顿答道，那口气蔑视到了极点。

“正是。”

“我要是没看错的吧，也正是这条狗咬死了我那猎犬的吧？……我还以为把它清算了呢……”

“看来没得逞！”小把戏回敬道，他面对从前主人的放肆态度，丝毫不慌张。

“好哇！今天既然碰到了，坏小子，我就把欠的帐还给你，”阿什顿伯爵嚷道，同时举起手杖冲上前。

“恰恰相反，皮博恩先生，您应当付给保伯的鸟儿钱！”

“不……先算清你的……就像这样！”

那个贵少照小把戏的胸脯就抽了一手仗。

小把戏虽比对手年龄小，但力气相当，而且更为勇敢。他猛一蹿，就扑到阿什顿伯爵面前，夺下他的手仗，狠狠给了他两记耳光。

皮博恩家族的继承人想要反击……可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转瞬间，小把戏就把他摔倒在地，用膝盖抵住。

那两个伙伴要上手把他救出去。然而，伯尔克也不会旁观，它挺起身子，咧开大嘴露出利齿威胁，如果不是小主人起来把它叫住，它真不会轻饶他们。

接着，小把戏又叫保伯：

“走吧！”

他不再理睬阿什顿伯爵和另外两个人，和保伯回客栈，而他们也不想跟伯尔克搏斗。

发生了这样让小皮博恩大丢面子的事，最好还是尽快离开布雷。挨揍的人尽管先进犯，若告到官府，那总是个大麻烦。小把戏本来可以这样考虑，稍微懂得点人情事理，那个爱虚荣的傻瓜会守口如瓶，不会张扬说起来脸红的一次遭遇。不过，那家伙却很难说，因此，小把戏付了房钱，给伯尔克套上货物已经售罄的小车，还不到早晨 8 点钟，就和保伯离开了布雷。

当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们两位少年行客到达都柏林。他们从科克启程，历时三个月，行程大约 250 英里，终于到达目的地。

## 第十章 在都柏林

都柏林！……小把戏到都柏林啦！……瞧瞧他吧！……这是演员要演大角色，从小镇剧院来到大都市剧院。

都柏林，这可不是一个郡的普通首府，不像只有4万5千居民的利默里克，也不像只有8万6千居民的科克。这是首都，是爱尔兰的首都，拥有32万人口。管理都柏林的市长，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在这岛国排列第二位，他手下有24名市参议员、两名郡长和市政议员。都柏林是不列颠群岛的大都市之一，是商品贸易的聚散地、工业生产基地、大学和各科学学校集中的文化中心，尽管如此，为什么习艺所还装不下这里的穷人，贫民学校还容纳不了流浪儿呢？

小把戏不想求助于贫民学校，也不想求助于习艺所，那就只有一条路，变成学者、商人或工业家，将来做一个靠年金生活的人。瞧吧，这很简单。

我们的小主人公离开科克，此刻还感到后悔吗？他听从了格里普的劝告，是不是胆大太大了呢？应当指出，那些劝告，同他本能的取向一拍即合。他预感到跻身于这芸芸众生之中，为生存的斗争还要格外激烈呢？……不！……他动身时信心十足，一路上这种信心丝毫也没有削弱。

都柏林郡隶属于伦斯特省，南部为山区，北部为平原和丘陵，盛产亚麻和燕麦，但这不是它的主要财富，它要向海洋索取财富：海上贸易每年高达3百50万吨，停泊船只1万2千艘——正因为如此，爱尔兰首都在联合王国港口中占第七位。

这府城市坐落在都柏林湾的里侧，周长11英里，比得上欧洲最美的城市，往南延至金斯顿港，往北则到霍斯港。都柏林港是由利菲河湾构成。两道“墙壁深入海中阻止淤沙，保证出入港畅通，让吃水20英尺的航船沿河流逆行到第一座桥：卡莱尔桥。

这座城市整个美景，若想一览无余，那就应当挑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等遮蔽远天的雾幕拉开之后，从海上进入这座京城。保伯和小把戏可没有这种好运气。他们沿着从金斯顿到都柏林的铁路线——乘火车只需20分钟——走来，到郊区头几户人家。天已经黑了，烟雾迷漫。

烟雾中只有几盏路灯透出点光亮。远郊区的这种景象，既不迷人，也不令人振奋，伯尔克拉着小车穿过错综复杂的狭窄街巷，房舍肮脏，店铺关了门，窑子却开门接客。到处是一帮一帮无家可归的穷人，好多人家都挤在贫民窟里，到处有酗酒的人，最可怕的是喝威士忌，喝醉了吵架斗殴，发生暴力事件……

这种景象，两个孩子已经在别处见过，因此并不吃惊，甚至也没有不安之感。然而，有多少他们这种年龄的孩子，光头赤脚，衣不蔽体，躺在门前的台阶上、墙角护石的脚下，一堆一堆形同垃圾！小把戏和保伯从一座轮廓模糊的教堂前面经过，那是新教的两座大教堂之一——多亏了啤酒巨商李·吉尼斯和烧酒巨商罗捐资数百万；两座教堂才修缮一新。正报9时的八口钟齐鸣，从钟楼传出来，震得钟楼的八角尖顶直颤动。

从布雷开始的这一程很长，走得很急，保伯疲惫不堪，就乘坐小车了。小把戏推车，以减轻伯尔克的负担，他想找一家客栈，或者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过这一夜，次日再找更合适的住处。他径直往前走。不知不觉穿过人称“随凡所欲”的街区，进入主要街道——圣帕特里克街；这条街从上述那座大教堂，直通另一座基督大教堂。街道宽阔，两旁房舍从前很舒适，现在就

破旧了，连着一一条条臭气冲天的小街；小街里的房子更是破烂不堪，惨不忍睹，令人怀念悍婆那间破房。这就像可怕的往中重又出现，冲击小把戏的思想……然而，这不是在多尼戈尔的一个村庄，而是在都柏林，绿宝石岛的首都。他做生意挣的金币数量，要比所有这些破烂衫的儿童兜里的铜子儿还多。因此，绝不能找个不大安全的地方，而要找一家像样的旅馆，食宿费用接受得了的就行了。

还真凑巧，在圣帕特里克大街上遇到一家，旅馆外观挺普通，设备还相当不错，小车也存放在这里。两个孩子吃了晚饭，就上楼到一间窄小的客房。这一夜，无论大教堂报时的齐鸣钟声，还是随心所欲街区的喧嚣，都不可能把他们从睡梦中吵醒。

次日天一亮，他们就起床。要侦察地形，就像军事战略家投入战斗前所做的那样。去找格里普，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火山号已以返航，停泊在港口，要见格里普就太容易了。

“我们带伯尔克去吧？……”保伯问道。

“当然了，”小把戏回答，“它也应当熟悉街道。”

伯尔克倒很痛快跟着去了。

都柏林城是个椭圆形，大直径有3英里，利菲河从城西流入，从城东流出，将全城分割为近乎相等的两部分。入城河口连接着两条环城运河——城北皇家运河，沿着内陆—东部大铁路；城南大运河，一直延伸到戈尔弗，将大西洋和爱尔兰海沟通了。

圣帕特里克大街的居民最为富有，其中包括犹太裔的旧货商人。下层爱尔兰人平时穿的破旧衣裳，就是从旧货店那里买的。有落补丁的衬衫、破成条条的衬裙、各种碎布料缝制的裤子、难以形容的男帽、还插着花的女帽，五花八门，拼凑起来穿在身上。同样，那些男女酒鬼也把破烂衣物拿到旧货店，卖几便士，再到附近的客栈，全买威士忌和杜松子酒喝掉。这些旧货店引起小把戏的注意。

早晨这种时候，街道相当清静，都柏林城里居民起床晚，而且，这里工业生产并不突出，工厂不多，有几家丝绸石、亚麻厂、毛纺厂，尤其丝绸厂，是在废除南特敕令之后，流亡到这里的法国人开设的。当然，啤酒业的烧酒业很繁荣；此处是罗先生著名的威士忌大酒厂；那处则是拥有1亿5千万法郎资产的黑啤酒厂，由地下管道连着维克利亚码头，而上百只船从那码头启航，将黑啤酒运往两个大陆。如果说工业生产逐渐衰落，那么商业却相反，不断地发展，在生猪和大牲畜出口方面，都柏林成为联合王国的第一市场。小把戏是在卖报和小册子的时候，看报上发表的统计数字和市场调查了解这些情况的。

他和保伯走到利菲河附近，什么都注意瞧一瞧。保伯话多，像往常一样喋喋不休。

“啊！这座教堂！……啊！这片广场！……这建筑多大呀！

……这街心公园多美！”

那座建筑是交易所，沿着圣母街走去，那是市政厅，那是商会，即全城商人聚会的大堂。再往远走，出现一座古堡。建在科克—希尔高地上，是笨

---

南特敕令：1598年，法国亨利四世在南特颁布的对新教派采取宽容态度的法令，1685年由路易十四废除。

重的砖石建筑。粗大的圆塔楼带有雉堞；当初是个要塞，经伊利莎白重修，旧貌难寻，现在充当总督府和行政及军事总部。过了总督府，又见斯特凡公园，园中屹立乔沼一世骑马奔驰的铜像，地下铺着翠绿的草坪。上有美树浓荫，四周建筑整齐而沉郁最宏伟的要数新教派大主教府和议会大厦。左侧还有梅里翁花园街，两旁矗立的建筑有伦斯特小古堡、王国公司饭店，以及奥内尔出生的故居，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王国公司饭店建筑，正面为希腊科林斯风格，大厅则为多利安风格。

小把戏让保伯饶舌，自己则在思考。他要从所见的景物中得出切实可行的主意。如何扩大他的小小财富呢？做什么买卖，他的财富才能翻一番，翻两番呢？

两个孩子在挨着富人区的穷苦街道信步走去，好几次迷了路。因此离开圣帕特里克大街之后，走了一小时，还没有走到利菲河滨路。

“这怎么没有河流啊？”保伯一再叨咕。

“怎么没有……一条河通到港口。”小把戏回答。

他们继续侦察，绕了不少弯路。过了古堡，又看见一大排四层波特兰石料建筑，正面长一百米，为希腊建筑风格，门楣有四根科林斯石柱，两边角楼饰有壁柱和顶楼。四周园子场地很大，已有青年在进行各种体育运动。这是体育场馆吗？……不对，这是大学，建于伊利莎白朝代，正式名称为三圣学院，那些青年便是爱尔兰大学生，他们酷爱体育，在胆量和活力方面，要同剑桥和牛津的大学生一争高低。这种学校不能跟贫民学校同日而语，校长也应当是另一类人物，不像奥包德金先生那个德行！

保伯和小把戏朝右拐去，还没有走出一百步，小家伙就嚷道：

“桅杆……我看见桅杆啦……”

“由此可见，保伯……有一条河流！”

不过，隔着码头的那些房顶望去，只能看见桅杆尖儿。因此，他们得找到通向利菲河边的一条街道，两个人朝那个方向跑去，伯尔克则跑在前头，尾巴直摇，鼻子贴地面，仿佛在追踪。

这样一来，他们看见基督大教堂，只是漫不经心地望了一眼；说来也怪，他们真的迷路了，其实两座大教堂之间，只隔着圣帕特里克大街这段距离。这座教堂很有特色，始建于12世纪，在都柏林算是最古老的，整体呈拉丁十字架形，侧翼方形钟楼好似碉堡主塔，上面竖起四根尖顶。没关系！以后还有时间参观。

尽管都柏林拥有两座新教大教堂，又有一位英格兰教大主教，也不要以为爱尔兰首都属于改革的新教。不！天主教徒有他们自己大主教的指引，从数量来讲至少占三分之二；许多教堂隆重奉行罗马仪式，如圣母无玷始胎瞻礼节、圣安德烈节；还有希腊风格的都会教堂，是耶稣徒的教堂，且不说要在托玛斯大街那区内建一座宏伟的大教堂。

小把戏和保伯终于到达利菲河右岸。

“真美呀！”其中一个说道。

“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美的地方！”另一个附和。

的确，码头是花岗岩砌的，旁边有美楼精舍，这样出色的景观，在利默里克或科克，在香农河畔或利河畔是看不到的。右岸有阿舍斯、阿莱申茨、伍德、伊赛克斯等码头；左岸有伊利斯、阿伦、国王饭店等码头，以及上游其他码头。

航船并不在利菲河这段水域停泊。如林的桅杆是在下游左岸的腹心更加密集。

“那大概是仓库码头吧？……”小把戏说道。

“过去看看！”保伯回答，他一听“仓库码头”，就产生好奇心。

过利菲河容易极了。都柏林两部分由9座桥梁连接，东边最后一座，即卡莱尔桥，最为壮观，将首都最美的两条街，西莫尔兰大街和塞克维尔大街沟通了。

两个孩子没有走上塞克维尔大街，否则就会远离拥挤的船舶吸引他们的仓库码头。不过，首先他们要一只一只察看停在卡莱尔桥下游河里的船。也许火山号就在那里下锚。从上千只船之间，他们能认出格里普的轮船。参观过的一艘船，就不会忘记，尤其格里普当第一司炉的轮船。

火山号不在利菲河码头。它绝不可能没有返航，也绝不可能停到码头仓库，或者船坞里修理。

小把戏和保伯沿左岸码头往下游走，也许这样一心想着火山号，就没有注意瞧海关大楼，按说这座建筑相当雄伟，方形立体冠以100尺高的圆顶，顶尖又装饰有希望雕像。至于另一个，倒是站住观赏一下。他就不会自己有货物，要在这里报关吗？……从遥远的国度运回来货物，交了关税，不是最令人羡慕的吗？……他什么时候能有这种满足的心理呢？……

他们走到维多利亚码头仓库。这港湾是商业城的中心，其脉管伸向无边无际的海洋，船只往来如梭，有的装货有的卸货！

保伯叫了一声：

“火山号……在那儿……在那儿！”

他没看错。火山号停靠在码头，正在装货。

过了一会儿，格里普撂下船上的工作，来见他两个朋友。

“你们……终于来了……”他反复说道，同时紧紧搂住，使他们喘不上气了。

三个人又沿码头往上游走，渴望好好聊聊，一直走到皇家运河岸边，正是从利菲河分水到运河的地点。

这地方几乎寂静无人。

“喂，你们是什么时候到都柏林的？”格里普问道，他一只胳膊搂着一个孩子。

“昨天晚上到的。”小把戏回答。

“昨晚才到？……看得出来，老弟，你犹豫了好一阵子，才决定

“不，格里普，你走之后，我就决定离开科克。”

“唔……已经有3个月了……我去美国，航行了两个来回，每次回到都柏林，就跑遍全城，希望碰见你……可是，没有一点小把戏的影子……没有一点保伯这小家伙的影子，也没有一点这条好狗伯尔克的影子！……于是我就写了信……你没有收到吗？”

“没有，因为信寄到科克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在路上走了两个月。”

“两个月！”格里普惊道。“这么慢，你们是乘哪趟火车来的呀？”

“哪趟火车，”保伯以狡黠的眼神瞧着司炉回答说。

“喏！就是我们这几条腿火车。”

“你们徒步走完了全程？……”

“徒步，还绕了个大弯子。”

“旅行两个月！”格里普感叹。

“还一点没花钱！”保伯说道。

“我们甚至还赚了一大笔！”小把戏补上一句。

于是，要把这次大有收获的征途讲给格里普听听，伯尔克如何拉着小车，走村庄过农场如何卖小杂货，捉鸟放鸟如何赚钱，请注意，这是保伯的一个妙法……

保伯先生的两个眸子闪闪发亮，好似两点火光。

后来，他们到布雷歇一歇，如何碰到皮博恩家族的继承人，那年轻的伯爵如何欺侮人，后来又如何。

“起码，你狠狠揍了他一顿吧？……”格里普问道。

“没有，阿什顿这个坏家伙，让我用膝盖按在地上，比挨顿揍还丢人？”

“反正一样……换了我，准按着揍他一顿！”火山号第一司炉又说道。

三个快活的人，一边讲述这些有趣的遭遇，一边沿运河右岸往上游走。格里普总是问得特别详细，毫不掩饰他对小把戏的钦佩。他多么能领悟生意上的事情啊……真是天才，又会买进，又会卖出，又会算帐……算帐至少比得奥包德金先生！……最后，小把戏透露他钱柜所积资本的总数：150 英镑，格里普不禁说道：

“嘿！老弟，你跟我一样有钱啦！……不过，我用 6 年挣的钱，你用 6 个月就挣出来啦！……我重复一遍在科克对你说过的话……你做生意准能成功……你准能发财……”

“在哪儿？……”小把戏问道。

“到哪儿都行，”格里普坚信不移地回答。“你若是留在都柏林就成……去别的地方也成！”

“我呢？……”保伯问道。

“你也一样，小家伙，但是有一条，你要常有捉鸟放鸟那样的主意。”

“我有主意，格里普。”

“还有，没征求老板的同意，什么事也别自作主张。”

“老板？……谁呀？……”

“小把戏呀！……难道你觉得他不像个老板吗？……”

“好哇！”老板说道，“就谈谈这件事儿吧……”

“对……不过，还是先吃饭吧，”格里普答道。“这一天我空闲。我熟悉这城市，就像熟悉火山号的锅炉舱和货舱一样……我得带你们一道逛都柏林……你会看出来干什么更好……”

他们在码头的一家海员酒馆吃饭，叫的菜非常可口，但又不重复在科克的那顿难忘的美餐。格里普叙述他的几次航行，保伯听得十分过瘾，小把戏也听着，但总是若有所思，显得智力超过他的年龄：考虑问题特别认真，思想总处于活跃状态，仿佛他一出生就已 20 岁，现在到 30 岁啦！

格里普带两个朋友走向市中心，靠近利菲河。这是富人的中心区，同贫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在这爱尔兰首都没有过渡，都柏林缺少中间阶级。上层社会街区跨过河流，一直延展到斯特凡公园。这里住着大资产阶级，既有教养又有学问，只可惜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分成两派。

塞克维尔是一条华丽的大街，两侧楼房的门面十分美观，开设豪华商店，住宅的窗户非常宽敞。这条宽阔的大街，晴天时充满阳光，刮强劲的东风时

空气清新。正式名字叫塞克维尔大街，但是爱国者把它称做奥康内尔大街。全国土地同盟会就是在这里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会的金字大牌子金光闪闪。

然而，就在这条美丽的大街上，有多少破衣烂衫的穷人啊，只见他们躺在人行道上，蹲在门口，靠在雕像座上。小把戏虽然见的多了，但是目睹这么多穷人，也不禁惊讶。老实说，在圣帕特里克大街还看得过去的，在塞克维尔大街就很刺眼了。

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特点：这里有大批报童，叫卖《都柏林报》、《都柏林快报》、《全国新闻》、《自由人报》，还叫卖天主教和新教的机关报和其他许多报纸。

“吓，”格里普说道，“这么多卖报的，大街上，火车站附近，码头上全是……”

“在这儿干这行没什么出路，”小把戏指出。他在科克干成的，在都柏林却不见得。

完全正确，竞争十分激烈，伯尔克拉的小车早晨装满报纸，恐怕到晚上还是一满车。

他们继续往前走，又发现几条华丽的大街、漂亮的建筑物，还看到邮政局，只见那大门建在爱奥尼亚式几根柱子上。小把戏心想，有多少信像一大群鸟儿落到这儿，或者飞往世界各地。

“建造邮政局，就是让你利用，老弟，”格里普说，“你会收到许多信件，都写上你的地址：都柏林商人、小把戏先生收！”

从前这个贫民学校的伙伴这样夸张而又热情的表达，我们的小男孩听了不禁微笑起来。

最后，他们又看到聚在一楼的四法院，大楼长 63 图瓦兹，大圆顶开凿了 12 个窗户，今天太阳还照顾给它点光芒。

“真的，”格里普强调说，“但愿你不要跟这座大楼打交道！”

“为什么？……”

“因为这里同火山号锅炉舱一样，也是个锅炉房，不过这里烧的不是煤，而是顾客，在这里，法官、律师、检察官以及法律的其他商人，将顾客架在文火中烧烤……烧烤……烧烤……”

“做生意难免要打官司呀，格里普……”

“反正尽可能少难上这种事！官司打赢了破费钱，官司打输了就破产！”

格里普十分内行的样子晃着脑袋。可是，三人又欣赏一座圆形大楼时，他的口气又变了，高声赞美这座多利安柱风格的宏伟建筑：

“爱尔兰银行！”他边致敬边嚷道。“老弟，这才是我希望你一天频繁出入的地方！……这幢楼里有房子一样大的钱箱！……保伯，你喜欢住进这样一间屋里吗？”

“这些屋子全是金子的吗？……”

“不是，但里面装的全是黄金！……但愿有一天，小把戏将金钱存在这里！”

格里普总是以同样的夸张口气，但讲的是确信不移的心里话！小把戏边听边欣赏这座宏伟的建筑，照火山号司炉的说法，这里聚积大量财富，几百万几百万擦起来。

毫无过渡，他们就从穷街走进幸福街；这里，漫步的大多是有钱人，而

那里，穷人伸手也没有执意求得行人同情。到处是警察，手中拿着警棍，腰上插着手枪，以便保证这个姊妹岛的安全。这是政治狂热所必不可少的！……爱尔兰人，帕迪弟兄？……不错，只要没有宗教争论或地产自治问题引起纷争！一纷争起来，他们脉管里流出来的就不再是古代盖耳人的血液，甚至用事实证明他们国家这样一句讽刺话：将一个爱尔兰人播在烤扦上，总会有个爱尔兰人转动扦子。

在这趟游览的过程中，格里普指给两个朋友看了多少雕像啊！再过半个世纪，雕像就会赶上人口多了。想象一下，这个青铜和大理石族，有威灵顿、奥康内尔、奥布赖恩、克兰普顿、纳尔逊、纪尧姆·德·奥朗日，以及这个时期仅有从1到4编号的乔治！小把戏和保伯从未见过这么多立在台座上的名人！

然后，他们又乘坐有轨电车游览，一路又见到其他建筑物，注意到有的雄伟，有的精美，便问格里普是什么，而格里普始终没有被问住。时而碰到一所关人的教养院，时而碰到一所以低报酬强迫人劳动的习艺所。

“这个呢？……”保伯指着库姆柏大街一座庞大的建筑问道。

“这个吗？……是贫民学校！”格里普回答。

这个名称唤起小把戏多少痛苦的往事！虽说他在那种凄惨的地方受了许多苦，但也是在那里认识格里普的……这就是报偿。看来，这围墙里圈了大量遭遗弃的孩子！当然，现在他们穿着蓝上衣、灰裤子，头戴贝雷帽，脚下穿皮鞋，不大像奥包德金不大放在心上的戈尔韦那儿的穷孩子。这是因为这所学校的主办者，爱尔兰教会慈善协会吸收学生，既供给他们吃住，又往他们头脑里灌输英格兰教的原则。应当补充一句，好在天主教贫民学校由修女管理，同他们形成激烈的竞争。

小把戏和保伯一直由向导带领，来到城西利菲河下游截止的地点，在一座花园的门口下了有轨电车。

一座花园？……其实是一个大园子，面积有1750英亩，名为凤凰苑，是都柏林引以为骄傲的。园中高大的榆树桂繁叶茂，绿草如茵，有牛羊吃草，矮树林幽深，里边孢子出没，那些花坛鲜花争艳，大片场地可用来操练阅兵式，那圈起来的场地则是马球场和足球场，在城市中间保留的这片田野，什么不具备呢？离中央林荫大道不远，矗立着总督的夏宫——这就需要创建一所军校和一个军人收容所，建一个炮兵营地和警察兵营。

尽管如此，凤凰苑还是发生谋杀事件。格里普指着，要孩子看沿沟边挖出的两个十字架形状。将近两个月前，5月6日，就是在这地点，几乎在总督的眼皮下，“无敌社”的匕首致命地刺中了爱尔兰国务秘书和副秘书，伯克先生和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爵士。

三人在凤凰苑散步，一直走到附属的动物园，便结束了这次首都之游。两个朋友同格里普分手已是5点钟，又回到圣帕特里克大街带家具的客房。他们说好在火山号启航前，只要可能，他们就每天见面。

临分手时，格里普还问小把戏：

“怎么样，老弟，这一下午，你有了什么好主意吗？……”“好主意，格里普？……”

“对……你打算做什么？……”

“我打算做的……不，格里普，我不打算做的，对。再做科克那种生意，在都柏林就火不起来……卖报纸，卖小册子，这里竞争的人太多。”

“我也是这么看。”格里普回答。

“至于沿街推小货车……我说不好……我能卖什么东西呢？……再说，干这行的人也太多啦！……不行！也许，最好有个落脚点，……租一个小店铺……”

“这不有主意了，老弟！”

“开一个店铺，要在行人特别多的街道……不是特别富的人……例如，就像‘随心所欲’那样一条街……”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啦！”格里普回答说。

“可是，卖什么呢？……”保伯问道。

“有用的东西，”小把戏答道，“要卖日常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吃的东西啦？”保伯又说道。“卖糕点，对不对？……”“真是吃货！”格里普高声说。“糕点，没有多大用……”“怎么没用……好吃呀……”

“光好吃还不够，最重要的还是必需品！”小把戏回答。“总之……再说吧……我考虑考虑……再到那条街道走走……那些商贩有的好像生意不错……我想，开设一家百货商店……”“百货商店……对啦！”格里普高声说，他眼前已经浮现小把戏的商店，有色彩斑斓的橱窗和金字招牌。

“我再考虑一下，格里普……不要操之过急……好好考虑考虑再做决定……”

“别忘了，老弟，我的钱全归你支配……我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老实说，我总带在身上挺碍事的……”

“总带在身上？……”

“总带在身上……扎在腰带里！”

“你为什么还不存起来呢，格里普？”

“对……存你这儿……你愿意吗？……”

“等等看吧……以后的，……如果我们的生意不错……我们缺的不是钱，而是使用钱的方式……风险别太大，能有收益……”“别怕，老弟！……我再重复一遍，你肯定能发财！……我看到你会有几百几千英镑……”

“火山号什么时候启航，格里普？……”

“再过一周。”

“什么时候返航？”

“两个月之内回不来，因为，我们要去波士顿、巴尔的摩……不知道还去哪儿……或者说，哪儿有货要装船就去哪儿……”“把货运回来！……”小把戏补上一句，同时羡慕地叹了口气。他们终于分手了。格里普朝码头仓库走去，小把戏则带着保伯和伯尔克过了利菲河，要回圣帕特里克街区。

一路上，他们遇到多少穷苦的男人和女人，又遇到多少喝了威士忌或杜松子酒，神志模糊而走路跌跌撞撞的人！……1186年在爱尔兰首都召开的主教会议上，约翰大主教对酗酒现象大发雷霆，又有什么用呢？七百年过去了，爱尔兰人还照样过度饮酒，就是另一个大主教，又一次主教会议，也奈何不得这种遗传的恶习。

## 第十一章 “小口袋百货店”

我们的小主人公 11 岁半，保伯 8 岁，两人加在一起，甚至还没到法定的成人年龄。小把戏投身商业，开设了一家商店……也只有格里普，这个对他的感情达到盲目而无理智程度的人，才会相信他的生意能开市大吉，逐渐扩展，最后能发大财！

但是有一点确凿无疑，两个孩子到达爱尔兰首都之后两个月，圣帕特里克区就添了一家百货店，特别引人注目，不但引人注目也引来本街区的顾客。

要找这家百货店，不要去圣帕特里克大街周围像“随心所欲”那样一条穷街。小把戏选择地点，还是喜欢靠近利菲河，最后决定在比德福特街开店，这个街区生意好做，顾客购买的东西不是没用的，而是生活必需品。日常用品，只要物美价廉，总是有买主的。这位少年老板在科克推小车沿街叫卖，后来又穿行芒斯特省和伦斯特省各郡，从“生意的重大实践”中就领悟了这一点。

真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商店，由伯尔克看守，它表现出看家狗的忠实，不用再像一头驴那样驯顺地拉着商店了。一块醒目的招牌：“小口袋商店”——是向大多数发出的小小邀请，下面则标明：LittleBoyandCo. LittleBoy，就是小把戏。AndCO，就是保伯……当然还有伯尔克。

位于比德福特街的这幢楼房是四层楼，有许多套房间，第二层由房主自家占用，房主奥布赖恩先生，从前是销售殖民地产品的商人，发了财之后，现在退出商界，他有 65 岁，是个健壮的单身汉，享有诚实人的好名声，而且名副其实。奥布赖恩先生听一个 11 岁半的孩子，要租他楼下已经闲置数月的商店，不禁深感诧异。可是，他又听了这孩子既明智又实际的答案，怎么能不感到满意呢？这孩子来求租，并预交一年的租金，他又怎么能不由衷地产生好感呢？

不要忘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别同一般小说的主人公混淆——由于身体发育好，肩膀很宽，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即便如此，就算十四、五岁，要经商，开商店，哪怕打出“小口袋商店”这样谦抑的招牌，不也还是太年轻了吗？

不管怎样，奥布赖恩先生与众不同，换了别人，也许一开始就拒之门外。然而，看这孩子穿戴整剂，样子挺有信心，说话也相当有分寸，他就没有立刻送客，一直听他讲到底了。这个无家可归的弃儿的经历、他同穷困所作的斗争、他的种种遭遇、他在科克卖报和小册子的生意、他一直走到道都的流动售货，这些讲得娓娓动听，引起奥布赖恩先生的浓厚兴趣。奥布赖恩先生承认小把戏具备重要的品质，听他阐述十分清晰，合情合理，引用可靠的论据，老先生从中看到他的过去——一个这种年龄孩子的过去——完全能保证将来，因此完全被这孩子打动了。老商人热情接待了小把戏，保证在必要时给他出主意，决定密切关注他这年少房东的试验。

双方签定了租契，小把戏预交了一年租金，便成为比德福特街的营业税缴纳人了。

小把戏的公司租赁的一楼有两大间，一间临街，一间对着里院，临街房间开商店，另一间作卧室。不过，里面还隔出一小间办公室和厨房，有烧煤的炉灶供厨娘使用，只待有朝一日小把戏雇来一名，眼下还谈不上，两个人吃饭花销不大，有时间就吃点东西，要抓住没有顾客的空闲。顾客是第一位的。

这家商店如此精心地布置，如此巧妙地陈列，又如此整洁，顾客怎么能不来购物呢？货物非常齐全。我们的小老板交租金之后，将余下的现金全买了货物，从批发商或制造商那儿批发来的物品，都摆在小口袋百货店的货桌和货架上。

首先，这个街道的旧货店廉价提供了6把椅子和一个柜台……对，一个柜台，带有货物标签盒，能上锁的抽屉、帐桌、笔墨和帐本。另一间屋的家具有一张大床、一张桌子、一个放衣物的大衣柜，总之最基本的需要，仅此而已。要知道，带到都柏林150英镑是可支配的资金，三分之二已经用掉，因此，手应当把得紧点儿，别超支，要留一点储备。货物陆续卖出，就陆续补充，百货店始终保持货物齐全。

自不待言，帐目完全合乎规矩，这就必须每天登记卖出的货物，再入大帐本——小把戏的大帐本！——上面的营业额要结算出来，以便每天晚上核查钱柜的状况——小把戏的钱柜！贫民学校的那位奥包德金先生不见得能搞出更好的帐簿。

现在，在小把戏的百货店里能买到什么呢？……这个街区的日常出售的物品，这里几乎样样齐全。如果说纸店专卖纸张，五金店专卖五金制品，铁器店专卖铁制品，书店专卖书籍，那么我们的少年商人却别出心裁，将办公用品、生活器皿、所有人都能看的书籍，如年历和教课书等，全都汇聚在一店。小口袋商店这里物有定价，都写在门前的价目牌上，顾客花钱不多，什么都能买到，而且，在日用品货架旁边，还陈列一架玩具，有小船、木排、铁铲、皮球、球拍、槌球和网球，专门提供给5岁到12岁各年龄的儿童，不适合联合王国那些成年的绅士。保伯喜欢照看这个货架，把货摆好。他给这些玩具掸灰，手多痒痒，尤其想摆弄小船，几便士一只的小船。这里要赶紧补充一句：保伯特别当心，不能把他老板的货物弄旧了；老板可不开玩笑，常对他说：

“一定要正经干，保伯！你若是不正经干，就会让人相信，你一辈子也干不了正经事！”

不错，保伯快满8岁了，到这个年龄还不懂事，那就一辈子也懂不了事。

没必要逐日叙述小把戏公司如何赢得公众的钦佩和信赖。只需知道这家商店很快就火起来。奥布赖恩先生十分惊讶，他的房客安排生意十分巧妙。买进卖出固然好，而善于买进卖出则更好，关键正在于此。这也是这位老商人多年运用的方法，既十分精明又十分节省，以便积聚财富。诚然，他开始经商时已经20多岁了。而不是12岁。因此对这个少年也持厚道的格里普那种看法，认为小把戏能很快发家。

“千万别太操之过急，我的孩子子！”每次谈话结尾时，他总这样叮嘱小把戏。

“不会，先生，”小把戏回答，“我一定走得慢些，多加小心，因为我的路还长着呢，我的两条腿必须悠着点儿！？”

这里应当指出，小口袋商店能一举成功，有点异乎寻常，这和它的名声不翼而飞，传遍全城有关。两个孩子开设并经营一家百货店，商店老板还是上学的年龄，而合伙人还是玩弹子的年龄，这不是更能引人注目，引来顾客，一下子就时髦起来吗？还有，小把戏也没有忽视做广告，在报上按行数付款发了几条消息。但是，他一文钱没花，就有人在《都柏林报》、《自由人报》和别的报纸的头版上，发表了引起轰动的文章。不久，记者也纷纷来访，对，

采访小把戏，也采访保伯本人！采访所用的时间，跟采访格莱斯顿大人的时间一样。不过，我们还不至于断言，小把戏的名望可以跟巴涅尔相提并论了，尽管社会上大谈特谈比德福特街的这个少年商人，大谈特谈他那赢得各方好感的生意。他成为时髦的英雄——这别具一种重要性：大家到他商店购物。

顾客受到多么礼貌、多么殷勤的接待，就不必赘述了。小把戏耳朵后夹一支笔，眼睛注视一切；保伯也十分精神，眼睛闪闪发光，头发打着髻，活像鬃毛狗的脑袋，女士见了抚摸他的头，就像抚摸一只小狗。对！那是名副其实的女士：夫人小姐，来自塞克维尔大街、拉特兰区，以及上流社会所居住其他街区。这样一来，架子上的小玩具几小时就卖光了。各种小车就到公园的路上行驶，小船也都驶往水池。圣徒帕特克里啊！保伯可忙坏了。那些脸蛋红润的孩子，跟同龄的商人打交道，简直高兴极了，非要他亲手服务才行。

所谓时髦，只要能持续买卖就准能兴隆！小把戏公司这样时髦，能持续下去吗？不管怎样，小把戏兢兢业业，也毫不吝惜自己的才智。

没必要再补充说明，火山号一返回都柏林，格里普首先来看他的朋友。使用“惊异”的字眼，也不足以描摹他的心态，他钦佩到了极点，他从来未见过像比德福特街这样的商店，而且据他说，自从开设了小口袋商店，比德福特街就比得上都柏林的塞克维尔大街、伦敦的斯特兰德区、纽约的百老汇、巴黎的意大利人大街。他每次来探望，总觉得应当买一样东西，以便“促销”，其实没有他也销得很好。这天买一个皮夹子，要取代他从未有过的皮夹子。另外一天，又买了一只彩色鲜艳的双桅横帆船，要送给火山号他一位同事的孩子，而那同事根本就没有孩子。再如，他买的最贵的东西，一个海泡石的精美烟斗，镶着仿琥珀的烟嘴。

而且，他非要小把戏收下钱不可，反复对小把戏说：

“喂！老弟，行啊！……行得很啊，比得上1百多转的螺旋桨，不对吗？……现在，你成了小口袋号的船长……你只要生火开船就行啦！……多久以前，我们俩穿着破衣烂衫，在戈尔韦街头游荡……我们在贫民学校的顶楼，又饿又冻！……对了，卡凯尔那个混蛋，他被绞死了吧？……”

“据我所知，还没有，格里普。”

“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的，你要注意收好报导行刑场面的报纸！”

继而，格里普又回到船上，火山号重又启航；再过几周，又会见到这名司炉出现在百货店，他又买东西把钱花光。

有一天，小把戏对他说：

“格里普，你一直认为我能发起来？”

“这还用问，老弟！……这就跟我确信，我们的同学卡凯尔最终要套上绞索一样！”

对他来说，这是人间所能达到的坚信程度。

“喂！你怎么样，我的好格里普，你就不想想将来吗？……”

“我？……我还想什么？……我不是有职业吗？我不会随便改行的！……”

“你干的这行挺艰苦，挣的也不多！”

“挣的不多？……每月4英镑……管吃……管住……管取暖……有时能把人烤焦！……”

“而且是在船上！”保伯也指出，他的天大幸福的事，就是能乘上他卖给贵族子弟的船航行。

“不管怎么说，格里普，”小把戏又说道，“当司炉永远也发不了财，而上帝是要让人在世上发财……”

“你这样讲，真有绝对把握吗？”格里普摇头问道。“这是他的命令吗”……”

“对，”小把戏回答。“他要人发财，不仅为自己幸福，也要给应当得到而未得到幸福的人带去幸福！”

我们的小男孩若有所思，神思已经飞远，也许他回忆往事，又看到他在悍婆破屋的伙伴西茜、他未能找到踪迹的马克卡蒂一家人，以及他的教女贞妮，他们大概都在受苦受难……然而他……”

“喏，格里普，”他又说道，“你想好了再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在陆地上呢？……”

“离开火山号船？……”

“对……离开火山号 跟我合伙干……你完全清楚 LittleBoyandCO 是什么意思？……哎！andCO，由保伯代表也许还不够……你若是加进来……”

“唔……我的朋友格里普！……保伯重复道，“你加进来，我们俩会多高兴啊！……”

“我也一样，孩子们，”格里普回答，他听到这建议深受感动。“不过，你们要我直说吗？……”

“说吧，格里普。”

“好吧！我太大啦！”

“太大啦？……”

“对！……顾客若是看见我在商店里，像我这样一个瘦高个子，那就不伦不类啦！……那就不再是 LittleBoyandCO！公司合伙人，应当是小孩子，才能吸引来顾客！……我超过这个公司的标准……会给你们造成损失！……你们是小孩子，生意才做得这样好……”

“你这话也许有道理，格里普，”小把戏回答。“可是，我们也会长大的……”

“我们也会长大的！”保伯随声附和，同时踏起脚往上拨身子。

“当然了，你们还真得当心，别长得太快啦！”

“这可阻止不了！”保伯指出。

“阻挡不了，对啦……因此，趁你们还是小孩子，就尽量做好生意！……见鬼！我身高5尺6寸，量得很准，一超过5尺，在你们这儿就不合适了！再说，小把戏，我不是你的合伙人，但你知道，我的钱由你支配……”

“我不需要……”

“反正随你的便，假如你想扩大生意……”

“我们两个人手不够……”

“对了！……你们为什么不雇个女人，给你们做家务呢？”

“这我考虑过，格里普，奥布赖恩先生那个好人还向我提过这种建议呢。”

“奥布赖恩先生那个好人，说得对。你不认识一个你信得过的诚实的女佣人吗？……”

“不认识，格里普。”

“找一找……能找到的……”

“等一等……我想有……一个老朋友……凯特……”

这个名字引起一阵欢叫。伯尔克也插进嘴来，简直难以想象，它一听见特林戈尔堡洗衣妇的名字，接连猛跳两下，尾巴像空转的螺旋桨那样疯摇，眼里射出奇异的光芒。

“哦！你想起来了，我的伯尔克！”小主人对它说。“凯特……对不对……善良的凯特！……”

伯尔克听到这话，就用爪子扒门，仿佛只等一声令下，就飞快跑向那座古堡。

小把戏向格里普介绍了凯特情况。没有比凯特更合适的人选了……应当让凯特来这儿……凯特是操持家务的能手……她在这里，绝不会损害小把戏公司的利益。

不过，她一直在特林戈尔堡吗？她还活在世上吗？……

小把戏急忙写信，赶头一班邮差。第三天他就收到回信，信上的大大的字体还好辨认。收到回信之后还不到48小时，凯特就在都柏林下火车了。

小把戏当初受她保护，分别18个月之后，多么热情地欢迎她啊！一下子就投入她的怀抱，伯尔克也蹿到她的脖子上，她简直不知道无回答哪一个……她流下眼泪，等她在厨房安顿下来，认识了保伯，眼泪又簌簌往下流。

这天，善良的凯特准备了第一顿晚餐，格里普接受邀请，和朋友一起吃饭，分享这种幸福！次日又启程远航，火山号船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满意自己命运的司炉。

也许有人要问，这里管吃管住，而且食宿都由她亲爱的孩子供给，她还领工钱吗？当然领工钱了，而且比本街区任何女佣人的薪金要高，如果服务得好，还要提高工钱！在特林戈尔堡服务之后，又为小把戏服务，这绝没有降格，请相信我们的话。比如，她绝不肯再像从前那样，用“你”称呼她的主人，因为，小把戏不再是阿什顿伯爵的马夫，而是小口袋商店的老板了。保伯具有公司合伙人的身份，凯特就称为保伯先生，她只对伯尔克以“你”相称，伯尔克也无异议。况且，伯尔克和凯特，两个之间感情多么深啊！

商店添了这个厚道的女人，借了多大力啊！家务多么井井有条，房间和店铺多么整洁啊！到附近饭馆去吃饭，这就不大像老板，而像伙计了。小把戏的公司必须完整。要自己开伙。这才符合礼俗的要求。自己雇一个高明的厨娘，这既显身份，又有益于健康。而凯特愿意做好饭，也同样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熨熨烫烫，收拾好衣物，总之，成为佣人的典范，难能可贵的是又非常节俭，又非常诚实……就这样一个女佣人，在特林戈尔堡还受仆役们的大肆嘲笑，不过，何必提起皮博恩那家人呢！让侯爵和侯爵夫人在虚荣的排场中醉生梦死吧，这里不值得一提了。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1883年这一年算下来，小把戏公司获利很大。尤其最后一周，圣诞节和新年订货太多，百货店几乎迎接不暇。玩具货架不知上了多少次货，且不说其他儿童用品，人们很难想象，保伯卖出多少小船、快艇、双桅纵帆船、双桅横帆船、三桅帆船，以及机动邮轮！其他货物也同样畅销。上流社会人士，到小口袋百货店已成为时尚。一件礼物，只有贴上小把戏公司标签，才算是精选的。唉！孩子崇尚什么时髦，父母就得听从，这简直就是父母的天职！

小把戏离开了科克，放弃了卖报生意，如今他一点也不后悔。他还是看

准了，来到爱尔兰首都，就能找到更大的市场。他十分活跃，又非常谨慎，不断增长的营业额就是明证，而且只凭自己的资金，得到奥布赖恩先生的赞许。这位老商人确实惊诧不已：这孩子执意恪守这一行动准则，绝不偏离一点。他和格里普一样，多次提出资助，小把戏每次都谢绝，仅仅十发恭敬地接受他给出的主意。

总之，第一次年终结帐——奥布赖恩先生认为帐目没有一点虚假——小把戏有理由满意：他到都柏林半年时间，资本增长了两倍。

## 第十二章 重逢

启事：关于凯里郡西尔通乡凯尔文农场从前的细户马丁·马克卡蒂一家人，如有人了解情况，务请通知都柏林比德福特街小把戏公司。

1884年4月3日，我们的主人公在《都柏林报》上之所以能看到这则启事，是因为这是他亲笔起草，亲自送到报社，每行花两先令刊登出来的。次日，又以同样费用在其他报上重复刊登，在小把戏的思想里，这半个金币不可能派上更好的用场了。怎么可能忘掉这个善良而不幸的一家人，怎么可能忘掉马丁和马丁娜、马道克和凯蒂及其小女儿、帕特和西姆呢？他可是他们收养的孩子呀！他有义务尽一切可能找到他们，帮助他们，如能以幸福报答他们给予他的温情，那他心里就会乐开花！

农场房舍毁掉了，这些老实厚道的人到哪儿去找栖身之所呢？他们仍留在爱尔兰艰难地度日吗？或者，马道克为了逃避追捕，登上流亡国外的航船，去了遥远的国度，澳大利亚或美洲，而他父母和两个兄弟也同他一道流亡了吧？帕特还在航海吗？小把戏想到那家人正在穷苦中挣扎，心中不禁就无限郁伤，无时无刻不感到难受。

因此，一连几周，他每星期六都在都柏林的各报上刊登寻人启事，并十分焦急地等待反应……没有得到一点信息。假如马道克在爱尔兰坐牢，那就肯定能有他的消息。从而可以断言，马丁·马克卡蒂先生同家人离开凯尔文农场，一定上船去了美洲或澳大利亚。他们在那里一旦找到第二祖国，会不会抛弃第一祖国，永远不回来呢？

再说，奥布赖恩先生通过好几个保持通信的老关系，得到一些情况，证实了他们流亡到澳大利亚的这一假设。他收到贝尔法斯特邮来的一封信，对那家人的命运就再也无可怀疑了。根据择自一家移民介绍所的登记簿，将近两年前，马克卡蒂一家六口人：三名男子、两名妇女和一个小女孩，就是在贝尔法斯特港上船前往墨尔本的。在那广阔的大陆上，要找到他们的踪迹谈何容易，奥布赖恩先生求人寻觅毫无结果。小把戏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马克卡蒂家的二儿子身上，但愿他还在利物浦的马尔卡德公司的船上当海员。因此，小把戏写信给那家公司的主管，但得到的答复是，帕特辞职已有15个月，不知道他去给哪艘船做事了。还有一线希望：帕特回到爱尔兰的某个港口，看到关于他一家的寻人启事……希望固然微乎其微，可是别无他法，只能抱住不放。

奥布赖恩先生要给年少的房客一线希望，但终归徒然。有一天，他们谈到这种可能性。

“我的孩子，”老先生对小把戏说，“你迟早会见到马克卡蒂一家人，否则的话，我倒觉得奇怪了。”

“你们……在澳大利亚！……相隔几千英里，奥布赖恩先生！”

“你还能这么说嘛，我的孩子！难道澳大利亚不在我们街区吗？……难首澳大利亚不在我们的门口吗？……如今，距离消失了……由蒸汽机消除的……马丁先生、他妻子和孩子一定能回国，我敢打保票！……爱尔兰人不会抛弃他们的爱尔兰，假如他们在那里获得成功……”

“还抱这种希望，能算明智吧，奥布赖恩先生？”小把戏摇着头回答。

“当然明智了……只要他们像你说的，是有勇气而聪明的劳动者。”

“勇气和聪明，并不是总能解决问题，奥布赖恩先生！还得看运气，时

至今日，马克卡蒂一家就没有什么运气。”

“没有的东西，总还会有的，我的小家伙！就拿我来说，你以为我就总那么幸运？……不！我经历许多坎坷：生意不顺利，碰到倒楣的时候……直到有一天，我感到自己主宰了局面……你本人，不就是一个例子吗？当初，你不是穷困手中的一件玩物吗？……可是今天呢……”

“您说得对，奥布赖恩先生，有时我就想，这一切是不是一场梦

“不，我亲爱的孩子，这是确切无疑的现实！不错，你远远超过一个孩子可能达到的，这非常了不起，你终究才12岁嘛！但是，理智不能以年龄衡量，正是理智不断引导你……”

“理智？……对……也许吧。不过，每当考虑我现在的境况，我就觉得这有几分偶然……”

“生活中偶然的成分。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多，一切都环环相扣，逻辑关系的紧密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你仔细观察一下，一件倒楣的事儿不伴随一生幸运的事儿，是极少见的……”

“你这么认为，奥布赖恩先生？……”

“对，我的孩子，看看你的情况，就更不要怀疑了。我是过来人了，也就经常联想到你。可以说，你到那悍婆家，是一件不幸的事儿……”

我在那认识了西茜，却是件幸运的事儿，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爱抚，那是我生来头一次得到的！我那可怜的小伙伴，她怎么样啦，我还能见到她吗？……不错！那是件幸运的事儿……”

“还有，幸好那悍婆特别凶残，否则你就要留兰道克村的那间破屋里，直到人家又把你送回多尼戈尔救济院，然而，你却逃跑了，逃出去，却又落到那个耍木偶戏的人手里！……”

“噢！魔鬼！”小把戏嚷道。

“他是魔鬼才是好事儿呢，否则，你不在那木偶箱子里，也还是给那粗暴的托恩皮泼干事儿，到处流浪。你逃脱他的魔掌，就进入戈尔韦贫民学校……”

“我在贫民学校里遇到格里普……格里普对我太好了，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的命……”

“这又把你引到那个怪癖的女演员那儿。生活完全变了样，这我承认，但是一点儿也没给你增添体面，她把你当成玩物，玩够就把你扔掉了……”

“我不怨她，奥布赖恩先生。不管怎么说，他收养了我，对我非常好……后来……我明白许多事情！根据您的推理，应当承认，也多亏她抛弃，马克卡蒂一家才把我收养在凯尔文农场……”

“正是如此，我的孩子。就在那也是……”

“噢！奥布赖恩先生，这回您就难以说通了，这些好人的不幸遭遇。怎么又能是一种机遇呢……”

“是，也不是。”奥布赖恩先生回答。

“不是，奥布赖恩先生，不是！”小把戏口气坚决地说。“如果我发了财，而发财的开端就是马克卡蒂一家的破产，那我一生都要遗憾的！我情愿当那家人的孩子，在那农场过一辈子……我会看到我的教女贞妮长大，除了收养我的一家人的幸福。我还能梦想一种更大的幸福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孩子。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但愿事物的长链有一天能让你承认，他们为你所做的……”

“ 奥布赖恩先生，他们最好还是不要求助于任何人！ ”

“ 这我不再坚持，我尊重给你添光彩的这种感情……我们还是继续推理，到达特林戈尔古堡。 ”

“ 噢！恶人，那个侯爵、那个侯爵夫人、他们的儿子阿什顿！……我要忍受多大的屈辱！……我最坏的日子，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

“ 还是回到我们推演的方式，在那里受罪，同样连着运气。你在特林戈尔堡，若是爱到好待遇，也许现在还留在那里…… ”

“ 不，奥布赖恩先生！马夫的差使？……不！……绝不……绝不会！……我在那里只是等待……一等我有了积蓄…… ”

“ 比方说， ” 奥布赖恩先生又指出， “ 你到那古堡，肯定有个人非常高兴，那就是凯特！ ”

“ 啊！出色的女人！ ”

“ 肯定还有一个人，对你离开那里感到非常高兴。那就是保伯，因为，你不离开，就不可能在大路上碰见他……就不可能救他的命……你也不可能把他带到科克，两个人那么勇气十足地干起来，并在那里同格里普重逢；而且此刻，你也不可能在都柏林…… ”

“ 跟一位对我们友好又最杰出的人交谈，真是一大乐趣！ ” 小把戏说着，紧紧抓住老商人的手。

“ 而且你什么时候需要，这个人都会给你出主意！ ”

“ 谢谢！奥布赖恩先生，谢谢！……对！您的话有道理，您的经验错了！在生活中，事物都是紧密相连的！……上帝保佑我能帮助所有我喜爱并爱过我的人！ ”

小把戏的生意如何呢？……生意非常兴隆，这是毫无疑问的。时尚不会削弱，而且恰恰相反，甚至还有了一条赢利的新途径。根据奥布赖恩先生的建议，百货店又增添了食品杂货零售业务，可以想见，在这一项能销售多少种物品，铺面很快就显得太狭小了，必须把楼下的另半边租下来。嘿！奥布赖恩先生，是多么随和的房主啊，而小把戏，又是多么知恩图报的房客啊！整个街区的居民，都愿意到小口袋商店的购物。凯特不得不帮忙，而且心甘情愿。整个商店，这么洁净，这么整齐，这么诱人！生意多忙啊，例如：要进货，要销售，要接待那么多顾客，上午跟下午一样忙，每天晚上还要算帐，核对收入！一天忙到晚，有多少回，若是没有老商人帮把手，小把戏公司真的就忙不过来啦！

毫无疑问，商店真该添一名懂行的伙计。然而，谁靠得住呢？少年老板不愿意引进一个生人，需要一个诚实、积极而又认真的人，其实这样的人找不到。需要一个好会计，安置到第二商店后面的办公室里。这会减轻许多负担。唉！格里普若是答应就好啦！……白费劲儿！怎么劝也不行，格里普下不了这个决心，按说他完全适合占据这个位置，坐在黑漆桌旁边的高凳子上，耳朵上夹一支笔，在他的帐单夹中间，为每个供货商开个户头……这总比在火山号船上对着锅炉烤肚子强！怎么恳求也没有用！自不待言，每趟航行回来，第一司炉把全部空闲时间都供献给百货店了。他主动帮忙，这情况要持续一周，接着，火山号又远航了，48 小时之后，格里普就离开绿宝石岛几百英里了。他一走，总叫人伤心，他一回来，又总叫人高兴。他就像一位长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唉！留下吧，格里普朋友，留在他们身边吧！

不过，这位长兄还继续到小把戏公司来购物，全部财富还依然扎在腰带

里。只是到了这个时期，他才接受了奥布赖恩先生和小把戏的劝告，钱终于撒手了，不要以为小口袋商店老板会同意格里普成为出资者或股东，不！他不需要格里普的钱。他自己拥有相当数量的积蓄，存在爱尔兰银行里，拿一个支票册，而司炉的积蓄则存在储蓄银行里——这是一家很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当时存款额高达四百多万。格里普尽可高枕无忧，他的钱放在保险的地方，而且还逐年增加利息，可以向爱尔兰所有圣徒保证，储蓄银行比得上他的腰带。

这里要指出一点，如果说格里普很固执，不肯脱下海员工作服，换上帐房先生带亮光府绸套袖的上衣，他还是出了力，给小把戏招来顾客。火山号的所有伙伴及其家属，都到这家商店来买东西。他还在港口的水手中间大肆宣传。就好像他是小口袋商店的推销员。

“你就等着瞧吧，”有一天他对小把戏说，“你会看到船主都要纷纷到你这儿来购物！那样一来，就得给远航的轮船准备一箱箱食品、一箱箱罐头！……你就成为批发商了……”

“批发？”保伯插言道。

“对……批发……有商店、酒窖、仓库……比得罗先生和基尼斯先生。”

“吓！”保伯惊叹一声。

“当然了，AndGo，”格里普回答，他对保伯喜欢叫这个绰号，“你们还记得我对你们说……”

“每趟航行……”小把戏接话。

“对……每趟航行都说。”格里普又接着说，“你会发财的，会发大财的……”

“既然如此，格里普，你为什么不愿意入伙呢？……”

“我？……让我放弃现在的职业？……”

“你还有希望受提拔，从第一司炉升为机械师吗？……”

“机械师？……哦，不！……我可没有那么大雄心壮志！那得要研究透了……现在，我是做不到……太迟了……眼下这样我就满足了……”

“听我说，格里普，我还坚持……我们需要一名伙计，要绝对靠得住的……你怎么不肯和我们一起干呢？”

“我根本不懂您那套会计帐目。”

“我不用费劲就会让你懂的！？”

“对了，在贫民学校那儿，我总看见奥包德金先生摆弄帐目！……不行，老弟，不行！……从前我在陆地上太不幸了，现在我在大海上太幸福啦！……我见到陆地就害怕！……唔！等你成为大商人，等你有了大船，那好哇，我向你保证，我就为你的公司航行

“瞧你，格里普，说正经的，想一想，以后你会觉得孤单啦！……假如有一天，你想结婚怎么办？”

“结婚……我？……”

“对……就是你！”

“就这个笨头笨脑的格里普，还要娶个媳妇，还要生孩子？……”

“当然了……跟所有人一样。”保伯回答，那口气就像熟谙人生的一个成年人。

“所有人？……”

“当然了，格里普，就连我本人……”

“听一听……这小孩崽子，也瞎掺和！”

“他说得对。”小把戏说道。

“你也一样，老弟，你打算……”

“也许有一天，我要考虑。”

“好嘛！这位，还不到13岁，那一个，还不到9岁，现在就谈论结婚啦！”

“不是说我们，而是说你，格里普，你快要到25岁啦！”

“稍微考虑一下，老弟！我，一个司炉……结婚……一辈子有三分之二的  
的时间，就跟非洲的黑人似的！”

“哦，是这样！格里普害怕生一大堆小黑孩吧？”保伯高声说道。

“这很可能啊！”格里普回答。“我只能娶一个黑人姑娘，起码，在那边……在美国内地……娶一个印第安人姑娘！”

“格里普，”小把戏又说道；“你不应开玩笑……我们是考虑你的利益……等一上了年纪，你就要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话……”

“有什么办法呢，老弟……我知道……你说得有道理，……一起生活真是太幸福了……可是，我靠这一行生活……将来还得靠这一行生活，我无法想象要抛弃这一行！”

“总之……你什么时候愿意都行，格里普……这里始终有你的位置。总有一天，你会坐在舒服的办公桌后面……头戴无边圆帽，耳根夹着笔……在公司里分一份红利……如果不是这样，我倒感到奇怪了……”

“那我就得完全变了……”

“哦！你会变的，格里普！……人人都变……为了改善地位，变才是明智的……”

尽管一劝再劝，格里普还是不肯听从。事实上，他挺喜欢自己的职业，赢得火山号船主的好感，也受船长的器重，朋友的喜爱。因此，他不希望太伤小把戏的心，就对他说：

“等返航的……等返航的……到那时再说吧！……”

可是，他回来之后，就一句也不提他走时说过的话：

“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吧！……”

结果，小把戏公司只好雇一名伙计，负责记帐，奥布赖恩先生找来一个从前的会计，贝尔富先生；奥布赖恩先生了解他的根底，可以为他打保票。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不是格里普！……

年终形势好极了，总帐由上面提到的那个贝尔富做出来，算出有多少货，有多少钱存入爱尔兰银行，总额达1千英镑。

这时候，1885年1月份，小把戏刚满14岁，保伯已有9岁半，两个人年龄不大，身体却非常健壮，一点儿也看不出从前受过苦。他们脉管里流着豪迈的血，盖耳人的血液，就像香农河、利河和利菲河流经爱尔兰，以使他们生机勃勃。

百货店生意兴隆。显而易见，小把戏开始发迹了。毫无疑问，在这方面，他做的生意，并没有投机的性质。而且，他天生谨慎，也不会去投机；当然，如果有机会他也绝不会放过，要有男子汉大丈夫——给他用上这个字眼儿——敢做敢为的气概。

这期间，马克卡蒂一家的命运，总黄绕他的心，他接受奥布赖恩先生的建议，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写了信，但是移民官员回信称，他们已不知那家人的去向——在那辽阔的国家，中部地区在当时几站是陌生之地，许多人一去

都杳无踪迹了——马丁先生和他的孩子，很可能到遥远的地方，在大量饲养羊的农场才找到活儿干！……可是，在那边阔的大陆，究竟是哪个省，哪个县呢？……

帕特离开了马尔卡德公司之后，就再也一点消息也没有了。未必不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找父母了。

自不待言，小把戏从前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念念不忘的只有马尔卡蒂一家人，以及他在悍婆那里的小伙伴西茜。至于兰道克村的那个恶婆、那个凶残的托恩皮泼、皮博恩那个贵族之家，小把戏丝毫也不放在心上。还有安娜·威斯顿小姐，他奇怪还未见她在都柏林舞台上演出。如果她到都柏林，他会不会去拜访她呢？也许去，也许不去。不管怎样，他没有机会表明态度，因为，那位著名的女演员在利默里克演砸了之后，就决定离开爱尔兰，甚至离开大不列颠，去外国做“贝因哈特”式的巡回演出了。

“卡凯尔呢……绞死了吗？”

这句一成不变的问话，每次火山号返航，格里普一跨进小口袋商店，都要重复一遍。得到的回答也是一成不变：还没有听说卡凯尔的消息。于是，格里普就翻旧报纸，却没有找到一点关于“贫民学校那个臭名昭著的无赖”的报道！

“等着吧！”他说道，“要有耐心！”

“真的，那个卡凯尔，为什么就不能变成一个令人尊敬的小伙子呢？”奥布赖恩先生有一天问他。

“他，”格里普提高嗓门儿，“就他……那个混蛋？……说死也不肯做个正派人！”

凯特了解戈尔韦那些穷孩子的事情，就同意格里普的看法。况且，这位厚道的女人和司炉特别投机。只有一点分歧：凯特一再催促格里普放弃航海，而格里普执意不肯，于是争起来，争吵声震得厨房的玻璃窗哗哗响。因此，到了年底，这个问题没有向前动一步，司炉又回到火山号船——照他的说法，他“只要看一眼”，炉里的火就点燃啦！

11月25日已是隆冬天气，下起大雪，狂风卷起地面的雪团，犹如鸽子的羽毛。这天十分严寒，只有呆在家里才好过些。

然而，小把戏却不能呆在商店里，早晨他收到一位供货商从贝尔法斯特寄来的一封信。由于一张单据而无法下帐，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可能引起一场官司，而打官司，最好还是极力避免，即使是面对联合王国戴假发的法官。至少这是奥布赖恩先生的看法，他深知其中的奥妙，力劝小伙子前往贝尔法斯特，妥善解决这件事。

小把戏承认这个建议很正确，就决定照他说的做，一天也不耽误。乘火车去，才三十来英里，赶9点钟那趟车，当天上午就到达安特里姆郡的首府，一下午时间大约够了，跟对方达成一致意见。再乘晚车午夜之前就能返回。

保伯和凯特就得照看商店了，老板拥抱同他们告别，就去海关总署附近的火车站，买了去贝尔法斯特的车票。

这样天气出门，就不大可能注意看沿途的景物。再说，火车行驶的速度飞快，时而沿着海滨，时而拐进内陆，出了都柏林郡，穿越米斯郡，在比较重要的港口德罗赫达停了几分钟，但是小把戏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看到 1

英里外的著名战场，即导致斯图亚特王朝彻底垮台的博因战场。火车又驶入劳斯郡，在邓多克停了停，邓多克是绿宝石岛的古城之一，是大名鼎鼎的罗伯特·布鲁斯加冕的地方。火车往前行驶，进入阿尔斯特省地域：这个省的多尼戈尔郡令我们这年少旅客忆起早年的苦难。列车又穿越阿马郡和唐郡，便跨入安特里姆郡的边界。

安特里姆郡是个荒蛮的地方，大多火山积层，遍布岩洞，其首府即是贝尔法斯特。这是个商埠，拥有 300 百万吨的商船，人口很快就要达到 20 万，农业几乎集中为亚麻的种植，而工业人口不下 6 万，分散在 160 个纺麻厂中，同时也有文学传统，以皇后学院为代表的文学显示很高的价值，因此，贝尔法斯特在爱尔兰城市中居第二位。嘿！还有一点，说起来相信吗？这座城市还属于雅克一世的一名宠臣的后代！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碰到如此奇特的社会现象。

贝尔法斯特坐落在狭窄的拉根河口，河的入海航道很长，穿过数不清的沙洲。这虽然是个工业中心，总酝酿政治磨擦，确切地说酝酿个人利益的冲突，但是要承认，新教和天主教的斗争也非常激烈。前者与后者不共戴天，只因后者要求独立。一派高呼奥朗日的名字进行联络，另一派系着黄带作为标记，进行由来已久的冲突，尤其到了 7 月 7 日，著名的博因河战役纪念日那一天。

这一天虽非 7 月 7 日，温度又低至零下 4 度，而全城却沸反盈天。巴涅尔派分子起来闹事，眼看要导致“土地同盟会”和地主阶级两派人交手。同本城大多工厂紧密相关的发展亚麻生产协会本部。甚至要保卫，以防意外。

然而，小把戏另有要事，无暇关注政治事件，先得去拜会他的供货商，碰巧主人在家。

这位商人在办公室里，瞧见进来一名少年，不禁有几分诧异，再听他维护利益时所表现的智慧，又感到不小的惊讶。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问题完全解决，仅用两小时。小把戏要乘晚班火车返回。他前来贝尔法斯特，避免了一场官司，如果说未虚此行的话，那么他那游览市容，不料又遇到一件惊喜的事。

天快黑了，雪停了。可是，凛冽的寒风从拉甘河湾长驱直入，天气特别寒冷。

小把戏经过一家大纺织厂时，被一群人挡住去路。人群密集，堵塞了街道，小把戏只好从人群缝里往前挤。这是发工钱的日子，这里聚了大量男女工人。他们刚才听到宣布，下周要减工资，全都义愤填膺。

须知这种亚麻工业种植和纺织，是从前废除南特敕令之后，由流亡的新教徒带入爱尔兰的，尤其贝尔法斯特地区。这些家族在亚麻业好多工厂里拥有巨额利润。这座工厂恰恰属于信奉英格兰教的一家公司。然而，大部分工人却是天主教徒，这就不能理解，他们提出要求，该有多么激愤而怒不可遏。

喊声很快变成了威胁，石块纷纷飞向工厂的门窗。这时，好几支警察小队冲入这条街，企图驱散集会，逮捕肇事者。

小把戏怕误了火车，想挤出去，但是徒然，眼看自己要被冲过来的警察撞倒，有被踩死的危险，他就赶紧躲进一个门洞里，这时，已有五、六名工人挨了猛击，顺着墙壁倒下去。

他附近就倒下个少女，是一个可怜的青年女工，只见她脸色苍白，身体羸弱，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虽已 18 岁，但看上去只有 12 岁。姑娘被撞倒，

高声呼叫：

“救命啊……救命啊！”

这声音？……小把戏仿佛听出来啦！……这声音仿佛从遥远的记忆中传来……他说不准……但是听了怦然心动……

等群众大部分被赶走，街道基本清了，小把戏就俯身看那可怜的姑娘……她一动不动……小把戏抬起她的头，让路灯光照见她的脸。

“西茜……西茜！……”他轻声叫道。

正是西茜……她却听不见小把戏的呼叫。

于是他不再多加考虑，把这个不幸的姑娘当成自家人，就像兄弟对姐姐那样，将她扶起来，搀着她走向火车站，而这姑娘没有恢复神志，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

小把戏将西茜安置到一等车厢，躺在软席上，火车开了，她还没有苏醒。小把戏跪在她身边，呼唤她……对她说话……紧紧搂住她……

怎么！难道他没有权利将他的难友西茜劫走吗？……除了在可恶的悍婆那里，经常受她保护免遭虐待的孩子，可怜的姑娘又能指望谁呢？

### 第十三章 改变肤色和职业

1885年9月16日这一天，在爱尔兰——我们说什么？——在不列颠所有岛屿，在整个欧洲，在全世界，难道还有什么地方，比小把戏公司开的小口袋商店更幸福吗？……我们不相信，除非那是天堂最美好的一角。

西茜呆在大房间里，小把戏站在床头；她刚才认出，现在这个健康强壮的少年，正是当年从悍婆破屋的鼠洞钻出去的那个孩子。

他们二人分手时，她不过7岁，如今已经18岁了。但是，如果不是干活劳累，生活又清苦，陷入工厂的消磨人的环境里，她还能变成一位美丽的少女吗？

两个人12年没有见面了，然而，小把戏单听声音就认出西茜，比看脸面还有把握。而西茜这边，则找出她在心中对这孩子保留的全部记忆。

他们俩手拉着手，于是谈起这些往事，回顾过去，就像在他们穷困的镜子里照照自己！

凯特站在旁边，也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保伯的喜悦；则以令人惊讶的感叹词表达出来，而伯尔克应和的半音“汪！……汪！……”同样是异乎寻常的。奥布赖恩先生也在场，听了这次谈话非常感动。商店伙计贝尔富先生如果不是呆在办公室里，埋头给公司算帐，当然也要同大家一样激动。他们常听小把戏提起西茜——就像提起马克卡蒂一家人那样——因此没见面就认识了。在他们看来，她就是小把戏的姐姐，仿佛昨天才离开，现在回家来了。

这个场面只缺格里普，可以肯定，他虽然从未见过西茜，但是一眼就能认出小把戏念叨的少女。而且，无需多久，圣乔治运河上就会显示火山号轮船进港的信号。到那时，一家人就团圆了。

至于这个女孩子的经历，可以猜得出来，那是爱尔兰所有穷苦孩子的经历。就在小把戏逃走之后半年，悍婆因饮酒过度而死掉，西茜又被送回多尼戈尔救济院，在那里呆了两年。然而，还有许多不幸的儿童在等待，不能无限期地把她留在那里……她将近9岁的时候，9岁就得自谋生路了。给人家当保姆管吃管住，没有工钱，她也不够格，难道工厂里没有活儿干吗？于是，就把西茜打发到贝尔法斯特，那里工厂雇佣大量工人。西茜在工厂里每天挣几便士糊口度日，生活在亚麻有害健康的灰尘中，受人喝斥，还挨打，没有任何人庇护，但是，她始终那么和善、温柔、乐于助人，而且适应了人生的惨酷。

西茜落到那一步，看不到任何改善境遇的可能，自身逐渐沉入深渊，就在她不相信会有人来解救时，一只手却伸过来抓住她……伸手的人正是最初得到她爱抚的那个孩子，如今已成为一家商店的老板！对！正是小把戏把她从贝尔法斯特那地狱搭救出来，安置在他的店里——他的店里——她要成为这里的主人——对！主人！他一再重复——而不是佣人……

她……佣人？难道凯特能容忍吗？……难道保伯能把活儿交给她干吗？……难道小把戏能允许吗？……

“你愿意把我留下啦？”她问道。

“这还用问，西茜！”

“可是，起码我得干事儿，生活不能让你负担吧？……”

“对，西茜。”

“那要做什么呢？……”

“什么也不做，西茜。”

事情没有结果。事实上，西茜了解了商店销售的情况，一周之后，就在柜台里面安顿下来，这也是根据她正式表达的意愿。真的，这对顾客又增添一种吸引力：这个清秀的少女在新的环境中，已经恢复了活力。而且，她天生的容貌那么可爱、那么聪颖，正适合当小把戏公司的老板娘。

西茜一个最强烈的愿望，就是看到火山号第一司炉上门来。她已然了解格里普在贫民学校那几年的表现，也知道在小把戏逃脱悍婆的魔掌之后，是格里普代替她保护这孩子。她尽量保护小把戏免遭那恶婆的蹂躏，同样，格里普也保护他免受卡凯尔及其同伙的欺侮。后来，若是没有这个好小伙子的牺牲精神，可怜的孩子就要葬入学校的大火中了。第一司炉返回的时候，肯定能受到热情招待。然而，由于生意上的需要，这次航行日期拖长了，到了1886年年终，火山号还没有回到爱尔兰海的近海域。

此外，现在一帆风顺，生意兴旺。12月31日年终结算，营业额又超过去年。两千多英镑，这就是小口袋商店现在的资产，没有任何债务——奥布赖恩先生审核了，认为准确无误。这位正直的商人只能祝贺年轻的老板，同时叮嘱他始终要特别谨慎。

“守财往往比发财还要难。”奥布赖恩先生说着，把盘点清单还给他。

“您说得对，”小把戏回答，“请相信，奥布赖恩先生，我不会熬不住闸的。不过，钱存入爱尔兰银行，总有点遗憾，那不是生利的办法……钱在那儿睡大觉，就像人一样，睡大觉的时候就不干活儿了……”

“不，我的孩子，那是休息，金钱和人一样，也需要休息。”

“不过，奥布赖恩先生，如果碰到好机会……”

“机会好也不够，还必须好极了。”

“同意，碰到这样情况，我深信，您会主动劝我……”

“抓住？……当然了，我的孩子，但有个条件，必须属于你这种类型的生意。”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奥布赖恩先生，我绝不会冒出来个念头，到我根本不懂的交易中去冒险，但是话又说回来，在谨慎从事的同时，总可以设法扩大生意……”

“在这种情况下，我若是不赞同就错了，我的孩子，假如我得知十分保险的生意……对……也许……总之，到时候再说吧！”

老商人十分明智，不愿意进一步许诺。

有一个日期要特别指出，值得在小口袋商店的日历上用红笔打叉标明，就是2月23日。

这天，保伯在玩具商店里侧，爬到梯子顶上，忽听有人叫他，差点儿摔下来：

“嘿！爬上鸚鵡杆儿了，……嘿！”

“格里普！”保伯嚷道，同时从上面滑下来，就像个淘气孩子顺楼梯栏杆滑下来似的。

“正是我，AndCo！……小把戏好吗，小老弟？……凯特好吗？……奥布赖恩先生好吗？……看来我哪个也没落下吧？”

“哪个也没落下？……还有我呢，格里普？”

这是谁说的话呢？……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少女，她走到火山号第一司炉跟前，毫不拘束地，冲他每边脸蛋重重吻了一下。

“对不起！”格里普深感诧异，高声说道，“小姐……我不认识您呀……”

怎么？……在这里，不认识的人相见也亲亲脸吗？……”

“那好，等我们相识了，我再重来吧……”

“她是西茜呀，格里普！……西茜！……西茜！……”保伯连说几声，就放声大笑。

这工夫，小把戏和凯特进来。可是，格里普这个鬼东西，简直狡猾极了，硬说听不明白别人的解释，非要把小姐的两下吻还给小姐不可。圣帕特里克见证！他觉得西茜多么清纯可爱，多么光艳照人！他从美洲带回一个精美的男士旅行用品盒，里面装有鞋拔子、刮胡刀和香皂，是预备给小把戏将来用的，但他一口咬定是专为西茜买的，他早有预感，在百货店能见到她，结果西茜不得不收下礼物——而真正应当收这礼物的人，却并没有因此不高兴。

现在，在比德福特街的商店里，飞走多少好日子！格里普不在船上干活的时候，拿他的话来说，他就“不再启航了”。显然，小口袋商店的柜台有一种吸引力，可以说有一块磁石，磁力达到仓库码头，将他吸到西茜的身边。有什么办法呢？这种自然法律很难抗拒。小把戏也注意到这一点。

“我这姐姐，她很可爱吧？”有一天，他问格里普。

“你姐姐，老弟！要知道，即使她不可爱也还是可爱！……她即使长得丑也还是不丑！……她即使凶恶……”

“凶恶……西茜？……噢！格里普！”

“是啊……我净说蠢话！这是因为我不会表达……假如我会表达的话……”

恰恰相反，他表达得很好，至少，凯特是这么想的。格里普回来3周了，有一次，凯特对小把戏说：

“我们的格里普，就好比蜕皮的动物……他从黑色又渐渐变回来，恢复了肤色了……我认为他在火山号船上不会干很久啦！”

这也是奥布赖恩先生的看法。

然而，3月15日，火山号轮启航去美洲，全家人送行，第一司炉又回到工作岗位，难道火山号离不开他吗？——至少他这样声称。

一去7周，5月13日返航，格里普的“肤色变化”仿佛更明显了。当然，大家还同样热烈欢迎他。可是他同别人拥抱时，却显得不是那么激动，而西茜只吻一下他的左脸蛋，他也只吻一下西茜的右脸蛋。拘谨起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两个人见面的时候，格里普态度变得严肃了，西茜也一本正经起来了，这就给晚上聚会增添了几分拘束。等格里普要回船上的时候，小把戏就对他说：

“明天见吧，我的好格里普？……”

他经常回答：

“不行……明天锅炉舱里有急活儿……我来不了！……”

可是，到了次日，善良的格里普还像头一天一样又来了，甚至提前一小时，还有个异乎寻常的现象：他的皮肤肯定日益变白了。大家恐怕会认为，格里普正处于心理适应的阶段，准备接受劝告，放弃司炉的职业，入伙参加小把戏公司。小把戏就是这种看法，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尽量避免催促格里普，最好还是让他自己决定。

到了6月初，果然有所表示了。

“生意，一直不错吧？……”格里普问道。

“你能判断出来，”小把戏回答，“我们的商店不冷清。”“对……买

东西的人真多！……”

“很多，格里普，尤其西茜来到柜台之后。”

“我也一点不感到奇怪，老弟！但是我不明白，在全都柏林，甚至在全爱尔兰，不是她买的货物也有人买！”

“事实上，很难遇到更可爱的姑娘售货了……”

“也更……或者更……”格里普接过话茬儿，却找不到配得上西茜的一种比喻。

“也更聪慧吧！”小把戏补充道。

“这么说……挺好？……”格里普又问道。

“我跟你说过啦！”

“贝尔富先生呢？……”

“贝尔富先生也好。”

“我不是问他的身体！”格里普也许有点急躁地回答。“贝尔富先生的身体，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同我有关系呀，格里普。贝尔富先生对我们很有用……他是个很出色的会计……”

“他内行吧？……”

“非常内行。”

“我认为他有点老了……”

“不……一点也不显老！”

“哼！”

这“哼！”的一声，似乎说用不了多久，贝尔富先生就老迈不堪谈话到此为止。小把戏认为应当转达给善良的凯特和奥布赖恩先生，他们俩听了不禁微笑起来。

过了五六天，小家伙保伯插手进来，他问格里普：

“火山号船很快又要启航了吧？”

“大家都这么说，有可能吧！”格里普回答，他的额头布满乌云，仿佛刮了西南风的大海上空。

“这么说，”AndCo.又问道，“你只要瞧一眼，不是又把锅炉点着了吗？……”

第一司炉的眼神果然闪一下光，不过，这无疑因为西茜走过去。秀美而笑盈盈的姑娘有时站住，说道：

“格里普，您能帮我够下来那盒巧克力吗？……我的个子不够1高……”

于是，格里普取下巧克力盒。

有时还说道：

“您能帮我搬下来那箱白糖吗？……我的身体还不够强壮于是，格里普就搬下来白糖箱。

“你这次远航，时间长吗？”保伯问道，他那狡猾的样子和偷觑的眼神，仿佛在嘲笑他的朋友格里普。

“我想很长！”司炉摇着头答道。“至少四五周吧……”“哦！5周，飞快就会过去！……我还以为你要对我说5个月呢！”

“5个月？……干吗不说5年呢！”格里普高声说，他心慌意乱、就好像一个判了5年监狱的可怜家伙。

“那样……你就高兴了吧，格里普？”

“唔！……你要我怎么样呢？……对！我真是……”

“你真是个大傻瓜！”

保伯说罢，做了个意味深长的鬼脸，便走开了。

事实上，格里普已经半死不活了，因为，像一只苍蝇撞灯罩那样，终日四处碰壁，这不能算作生活。既然还没有决定留下来，他还是得走，这便是6月22日所发生的情况。

就在格里普出航期间，小把戏征得奥布赖恩先生的同意，做了一笔生意，为公司挣了可观的利润，一位发明人生产了一种玩具，小把戏毫不犹豫地买下专营权。

这种玩具由小把戏公司，即两个孩子专卖，就更加引人争相购买。绅士人家的孩子要去海滨游泳，无不要这种相当贵的玩具作为礼物，而保伯专门卖这种货品，但是忙不过来，让顾客等急了。西茜不得不来帮把手，这丝毫也没有影响销售。食品百货部虽然货物齐全，但是营业额眼看被玩具部超过去了。不过，最后要归总到小口袋商店的钱柜里，帐房先生也没有什么可忧伤的。仅此一种畅销货，资本就增加几百金币。如果这种势头不减，再加上圣诞节期间正常的利润，到12月31日年终结帐，总额就很可能达到3千英镑。

这样，小口袋商店的少年老板就有了条件，等哪天西茜想结婚时，能给她相当一笔嫁妆啦！何必隐讳呢？格里普这个青年，人还不赖，挺讨西茜的喜欢，只是她始终不愿表露出来，可见他会成为一个完美的丈夫。不错，公司里的人全都知道。但问题是，格里普能决定下来吗？……商船上少了他行吗？……如果他不在岗位上，蒸汽机能运转吗？……假如小把戏对他说他也许想结婚了，他不会笑掉下巴吗？……

鉴于这种种情势，7月29日火山号船返航时，这位第一司炉显得越发拘束笨拙，越发愁苦忧伤了……总之，越发不幸了。他的

货轮于9月15日还要远航……他怎么样……这回他还要走吗？

有这种可能，因为小把戏态度很坚决——真难以想象他的心肠这么狠！——他绝不催促，反正这事儿势在必行。只等格里普打定主意，正式求婚。归根结底，这关系他姐姐的终身大事，而现在姐姐依靠他，他就有责任保证她的幸福……然而，规定的头一个条件——“必不可少”的条件——格里普必须放弃海员生涯，同意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公司……否则，不答应！

这回，格里普可真给逼到墙角了，他不能再跟自己过不去，不得不表明态度了。

果然，有一天，他围着凯特转——他还是最愿意向这位好心肠的女人敞开心扉。凯特好像若不经意地对他说：

“格里普，西茜变化多大，越来越美了，您没有注意吗？”

“没有……”格里普回答，“我没有注意……我干吗注意呢？……我不瞧……”

“哦！您不瞧？……那好，睁开眼睛，您就会瞧见，我们这儿的姑娘该有多漂亮！……您知道吗，她快满19岁了？……”

“什么……真的吗？……”格里普回答，其实，他差不多准确地知道西茜的年龄。“您恐怕弄错了吧，凯特……”

“我没弄错……19岁……不久她就要嫁人了……小把戏要给她找一个诚实的小伙子……年龄要二十六、七岁的……噢！就像您这样……要知道，

我们希望找一个完全信得过的人……譬如说，不在商船上工作，那不行……在商船上工作不行！……总是远航的人……他们就不必前来求婚！……海员……丈夫……这两者不大协调！……再说，由于西茜会有一大笔嫁妆……”

“她不需要嫁妆……”格里普说道。

“不错……一个特别可爱的人儿……可是，有嫁妆也不妨害组织家庭……因此，我们年少的老板不久就能找到……”

“他看中了一个人？……”

“我想是的。”

“一个常来商店的人？……”

“时常来。”

“我认识吗？……”

“不……您好像不认识他！”凯特回答，同时注视着眼睛低垂的格里普。

“哦……那人……西茜小姐喜欢吗？”他讷讷问道，话语停留在嗓子眼里。

“瞎……说不准……有些人就是犹豫不决……”

“上帝呀，有些人就是蠢！”格里普说道。

“这正是我的看法！”好心的凯特回答。

迎面抛给司炉的这句话，还没有阻止他远航，一周之后，9月15日他又走了。到了10月29日，他又返航的时候，显然做出了重大的决定，只是还没有明确讲出来。

他有时间，简言之，火山号要在船籍港至少停留两个月。必须大修，换机器和锅炉。在最后这趟航行中，格里普的眼睛大概过分忽略温度，有两三回烧干锅了。

两个月富富有余，尤其这只是一句话的事。

“西茜小姐还没有结婚吧？”他一进商店就问凯特。

“还没有，但是不会拖了……迫在眉睫！”好心的女人回答。

自不待言，既然火山号轮船解除了武器，司炉在船上就无事可干了。因此无需大惊小怪，不说他总呆在，也是经常呆在小把戏的商店里，就差住下了。真邪门！这么长时间，事情还是没有进展。

火山号大修按期完工，决定再过一周就启航。然而，格里普这个傻瓜还没有开口——至少没有开口讲出大家期待的话。

进入12月份的头一个星期，忽然发生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奥布赖恩先生收到从澳大利亚寄来的一封信；回复他上一封信函，复信包含这样一条消息：

马丁·马克卡蒂夫妇、马道克夫妇及其年幼的女儿、西姆，以及找到他们的帕特，全在墨尔本上船返回爱尔兰。他们运气并不好，要回国时，还像当初离开时那样穷困。他们乘坐一艘移民船，昆斯兰德号帆船，横渡大洋的时间肯定要长，也很艰难，3个月之内到不了昆斯敦港。

小把戏收到这种消息，心里多么难过啊！马尔卡蒂一家人始终不幸，找不到工作，走投无路！……不过，他终于又能见到收养他的那家人了……他要帮助他们……唉！他怎么不再富有十倍，以便使他们的境况好上十倍呢！

小把戏请求奥布赖恩先生把信交给他，他接过来就放在办公室里，奇怪的是从这天起，他再也不提这事儿了，仿佛收到这封信之后，他就回避谈论从前在凯尔文农场的那家人。

这个消息倒对格里普产生影响。这有谁料得到呢？人心啊，你总不变，哪怕是在第一司炉的胸膛里！马克卡蒂那家人要回来了，小把戏喜爱的那两个哥哥，帕特和西姆，一定是两个出色的小伙子……他会不会把他当作姐姐的人，嫁给那两个中的一个，谁说得准呢？……总之，格里普变得嫉妒了，嫉妒得要命，于是，12月9日那天早晨，小把戏把他拉到一边说话时，他就决意结束这种局面。

“走，格里普，到我办公室去……我要同你谈谈。”

格里普面无血色，跟在小把戏后面，难道他预感到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一等二人单独在一起，面对面坐下，小口袋商店老板就口气冷淡地对格里普说：

“我也许要做一笔比较大的买卖，需要用一下你的钱。”

“怎么，”格里普回答，“提出来不是太早吗！你用多少？……”

“你存在储蓄银行里的钱全用。”

“用就取吧。”

“这是你的存折……签个字，我今天就去提……”

格里普打开存折，签了字。

“至于利息，”小把戏又说道，“我就不跟你谈了……”“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从今天起，你就加入了小把戏公司。”

“以什么身份？”

“合伙人。”

“那……我的船呢？……”

“你请假好了。”

“那……我的职业呢？……”

“你就放弃好了。”

“我干吗放弃？……”

“因为你要娶西茜。”

“我……我要娶……西茜小姐！”格里普重复道，他那样子好像没听懂。

“对……是她愿意嫁。”

“啊！……是她……”

“对……因为你愿意娶……”

“我？……我愿意……”

格里普不知道自己回答什么，而小把戏讲的话，他一句也没听见。他拿起帽子，戴在头上，又摘下来，放在椅子上，一屁股坐到帽子上却毫无觉察。

“好了，”小把戏对他说，“你结婚时只好另买一顶。”他当然要买一顶帽子了，但是他始终未弄明白，他的婚事是如何定下来的。在二十来天里，就连西茜算在内，谁也未能把他从惊愕的状态中拉出来。没关系！举行婚礼之后……这种状态会过去的。

果然如此，到了12月24日，即圣诞节的前一天，格里普穿上一身黑礼服，仿佛去参加葬礼，而西茜则穿上白衣裙，仿佛去参加舞会。奥布赖恩先生、小把戏、保伯和凯特也都换上星期天的服装；尽管这还是星期五。两辆马车停到小口袋商店门口，拉他们所有人去比德福特街天主教罗马教堂。过了半小时，格里普和西茜从教堂出来，二人不就结了婚啦，而他们彼此结合，谁也不感到惊奇！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变化。大家欢天喜地，回到小把戏公司商店，又开门售货，因为这是圣诞节前夕，商店货物如此丰富，顾客这么多，是不能关门停业的。

## 第十四章 三面环海

3月15日，大约在格里普和西茜结婚之后3个月，纵帆船多里斯号离开伦敦德里港，借轻快的东北风驶入外海。

伦敦德里是同名郡的首府，这个郡挨着爱尔兰南部的多尼戈尔郡。伦敦人称它为伦敦德里，因为从前经过没收划归，这个郡几乎隶属于不列颠群岛的首都，还因为是伦敦出钱才把这座城市从废墟中拯救出来。然而，爱尔兰人却不听那一套，没有别的抗议办法，就只是称它德里、这也不好怪罪。

这个郡的首府是一个重要城市，坐落在福伊尔泻湖口的左岸，街道特别宽敞、整洁，虽有1万5千人口，但并不繁华。旧城墙原址辟为林荫散步路，城中丘岗上矗立一座主教堂，还有一些难以辨认的遗址，如圣科伦班修道院、12世纪著名建筑摩尔神庙。

港口吞吐量很大，出口的商品很好，诸如青石瓦、啤酒、牲畜，还应当说，也大量出口移民。那些不幸的爱尔兰人，被穷困驱逐到国外，又有多少返回故国呢？

洛赫—福伊尔湾狭窄的入口，每天有几百只船进出，那么有一只纵帆船离开伦敦德里港，当然不足为奇了。那么多来来往往的船只，每年有60万吨，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多里斯号启航呢？

这种看法是对的。不过，这只帆船还是值得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因为船上载的是凯撒和他的财富。凯撒，就是小把戏；他的财富，就是运往都柏林的一船货物。

小把戏公司的少年老板，怎么跑到多里斯号船上了呢？

事情是这样：

西茜和格里普结婚之后，小口袋商店特别繁忙，新年购物，年终结帐，顾客蜂拥而至，有增无减，商店要新设货部，等等。格里普也跟着一起忙乎，尽管他还因结婚而惊讶不已。成为可爱的西茜的丈夫，他总觉得这是一场梦，一醒来就消失了。

“我向你保证，你结婚了。”保伯反复对他说。

“对……我觉得是这码事儿，保伯……然而……有时候……我不敢相信！”

1887年开端万事亨通。总之，小把戏只希望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就行了，但是心中难以排除一个重大忧虑：等马克卡蒂一家重又踏上爱尔兰的土地，如何确保这些可怜人的命运。

一家人在墨尔本上了昆斯兰德号船之后，有什么消息吗？没有，这年头两个月，翻遍航海通讯，也没有看到一点消息，直到3月14日，有人才在《航运报》上看到这样两行文字：

“本月3日，在阿桑普森岛附近海域，勃恩萨伊德号轮船遇到昆斯兰德号纵帆船。”

从南半球行驶来的帆船，不能取道苏伊士运河缩短航程，因为没有机械动力很难逆流驶入红海。因此，从澳大利亚驶往欧洲，昆斯兰德号帆船必须绕过好望角，而当时它还航行在大西洋上。如果没有顺风，它还需两三周抵达昆斯敦港。在此之前就应当耐心等待。

不过，勃恩萨伊德号船同昆斯兰德号船相遇的消息，毕竟让人放下心来。小把戏想起看这期《航运报》，的确有收获，尤其他浏览报上的商业新闻时，注意到这样一则广告：

“3月13日，伦敦德里：后天，本月15日，将拍卖从汉堡驶来的多里斯号船上的货物，共计150吨，有桶装烧酒、桶装葡萄酒、成箱的肥皂、成桶的咖啡、成袋的香料，拍卖的收入，全部归债主哈里顿兄弟所有，等等。”

小把戏看了这条消息，不禁陷入沉思，想到这笔生意可做，也许能获大利。多里斯号一船货处于拍卖的境地，价钱肯定降得很低。大部分是日用百货，而桶装烧酒和葡萄酒，又可以给食品部增添新品种，这不是一次进货的好机会吗？……总之，我们的主人公头脑里净想这事，实在憋不住，就去征询奥布赖恩先生的意见。

老商人看了广告，听了小伙子的考虑，他不是轻易发表看法的人，思考了一下才回答：

“对……这是一笔生意……所有这些货物，只要能低价买进，再卖出去就能赚高额利润……不过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货物质量好，二是要低于市场价40%到50%。”

“您同我想到一处来了，奥布赖恩先生，”小把戏答道，“我还加一句，不亲眼看看多里斯号船的货，就不能拍板儿……今天晚上我就动身去伦敦德里。”

“说得对，我陪你去，我的孩子。”奥布赖恩先生回答。

“还要烦劳您吗？”

“当然……我要亲自验货……那些货我熟……我这一辈子净做这种买卖了……”

“谢谢您，奥布赖恩先生，我真不知道如何感激您……”

“争取从这笔生意中获利，我别无奢望。”

“不能耽搁了……”小把戏又说道。“后天准时拍卖……”

“哦！我准备好了，孩子……拿起旅行袋就走……这不用多长时间！明天，我们就上多里斯号船上仔细验货……后天，货物我们买还是不买，要看质量和价钱，当天晚上就动身回都柏林。”

小把戏立刻去通知格里普和西茜，说他打算晚上动身去伦敦德里……他征得奥布赖恩先生的同意，要做一笔生意……当然，大部分资金要投进去，但是极其慎重……他外出48小时，就把小口袋商店交给他们管理。

这次离别尽管时间很短，但特别突然，格里普和保伯都很遗憾……尤其是这个小家伙。四年半以来，小把戏和他要暂时分手，这还是头一次……亲兄弟也不如他们两个亲密……至于西茜，她看着她这亲爱的孩子离开，心中不禁一阵难过。其实，离开两三天，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再说这桩买卖，小把戏有奥布赖恩先生当参谋，绝不会投机冒险，绝不会损害他在商业中的地位……

两位商人，一老一小，上了晚上10点钟的火车。这回路程要远；过了唐郡首府贝尔法斯特——小把戏就是在那里找见他亲爱的西茜的。次日早晨8点钟，两位旅客在伦敦德里站下车。

命运真是变化无常！小把戏来到伦敦德里，要完成他从商生涯的重大举动，却离他入世之初受苦的地方，多尼戈尔郡偏远的小村兰道克仅30英里！过去12年了，他在爱尔兰绕了一周，经历多少坎坷，经历怎样的悲欢呢？……他想到这些了吗？……他注意到这两处靠近的奇特情况吗？……我们不知道，不过，姑且让我们替他观察吧。

奥布赖恩先生极其严格地检验了多里斯船上的货物。货物的质量和品种

完全符合小口袋商店老板的需要。如能低价买进来，小把戏就能实现巨额利润，使他的资本至少增长三倍。老商人若是为自己办货，就毫不迟疑了，他甚至建议小把戏赶在拍卖之前。向哈里顿兄弟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价钱。

这个建议很好，小把戏立刻采纳，去同多里斯号船债主会晤，并买下这船货，由于付现金而价钱更加优惠。哈里顿兄弟见买主这样年少，如果说吃惊的话，那么看到他讲价钱时十分聪明，就更加惊奇了。再说，有奥布赖恩先生做中保，这桩买卖顺理成章，当即用一张爱尔兰银行支票付清。

总共三千五百英镑，差不多是小把戏的全部财产，买下多里斯号船的货物。因此，买卖一成交，他就难以掩饰激动的心情。

这船货要运到都柏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仍雇用多里斯号，免得装卸货了。船长乐得答应，不仅运费有保证，又是顺风，航行两天就到了。

这事儿定下来，这一老一少只要乘当天晚上的火车就行了。这样，一个往返没有超过 36 小时。

这时，小把戏又产生个念头，他建议奥布赖恩先生同乘多里斯号船返回都柏林。

“谢谢你，孩子，”老商人答道，“可是，不瞒你说，大海和我，我们始终合不来，而且，最后总是大海占上风！没关系，你若是高兴的话……”

“这对我很有吸引力，奥布赖恩先生……航程这么短，又没有什么危险，况且，我也不愿意丢下我这船货！”

这样一来，奥布赖恩先生就独自返回都柏林，次日天刚亮就到站了。

就在同一时刻，多里斯号出了福伊尔泻湖航道，驶向沟通河湾和北运河的狭窄通道。

正是西北顺风船，如果风不停，这次航行就一帆风顺了。这艘纵帆船可以沿海岸线航行，因受高高的海岸翼护，近海水域总是更加风平浪静。然而正值 3 月份，接近春分，在这近海水域天气变化无常。

多里斯号船由近海航行的一位船长指挥，名叫约翰·克莱尔，手下有八名水手。看样子，他们全很内行，非常熟悉爱尔兰海岸线一带水域。从伦敦德里到都柏林，他们闭着眼睛也能抵达。

多里斯号全帆驶出海湾，一驶入大海，小把戏朝西望去，就看到伊尼斯哈文港，坐落在多尼戈尔岬头遮护的海湾口，再往远看，便是爱尔兰最北端，长长的马林岬角。

头一天航行看来一帆风顺。我们这位少年乘坐多里斯号风帆，行驶在海上，多么惬意啊！海浪不大，又是后满侧风，非常容易操纵，毫无问题，就是一名少年见习水手也会觉得自己是熟练的海员。然而有时，小把戏头脑闪过一个念头，他想到底舱里装的这船货，只要这深渊裂开一条缝儿，就能将他的全部财富吞没……

没有任何不祥的征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忧虑呢？多里斯号是一条非常结实的船，是一条出色的帆船，掌握在敢于弄潮的船长手中。

真可惜，保伯不在船上！这回是“真的”航行，而不是在科克或都柏林码头停泊的火山号船上，AndCO 若是和他在一起，该有多么高兴啊！如果一开始小把戏就预见到从海路返回，他肯定要带着保伯，而保伯也会喜出望外。

这条海岸线延伸至安特里姆郡的边界，景色十分壮观，只见石灰岩白壁赫然陡立，深深的岩洞足以住下盖耳神话中的所有人物。那边矗立着“烟囱”，而炊烟完全由浪花飞沫构成；那岩壁有雉堞和突堞，酷似要塞的城墙，经受

了无敌舰队西班牙人的炮击。那边又展现“巨人堤”，由石柱构成，巨大的玄武石桩由狂浪拍击，訇然发出钢铁之声；据数学好的游客称，那些石桩有四千多根。真是美不胜收。不过，多里斯号不敢靠近礁石海岸线；下午4点钟，驶过了东北方的苏格兰坎塔伊尔岬角，到克莱德海湾口，朝费尔角和费斯林岛之间驶去，以便通过北运河。

西北风一直刮到下午3点钟，吹散了高空的云彩。这时，多里斯号帆船距海岸有两三海里，而且风浪很小，几乎感觉不到船身前后摇晃。小把戏一刻也没有离开甲板，午饭是在甲板上吃的，打算晚饭也一样，要一直呆下去，除非到了夜晚太冷，不得不回到船长室。毫无疑问，这第一次海上航行只能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心中庆幸有了乘船押货这个好念头。他押着多里斯号船驶入都柏林港，总难免有几分得意，而且他也能猜出，得到奥布赖恩先生的通知，此刻格里普和西茜、保伯和凯特肯定去了码头边上，甚至到了南坦，或者突堤顶端的普尔比格灯塔下……

到了傍晚四、五点钟，东方升起大团大团云雾。天气骤变，乌云险恶，一片片由逆风吹送，迅速升起来。云脚下的蓝天，没有一处表明天黑之前能风吹云散。

“防备暴风雨！”这一警告似乎就写在那里，写在大海的变幻上。约翰·克莱尔明白，他仔细观望了天色，不禁皱起眉头。

“怎么样，船长？……”小把戏问道，他见约翰·克莱尔和水手的神情都不对，就不免吃惊。

“情况不大妙！”船长回答，同时回身眺望西边。

一直刮的西北风已经大大减弱了。本来鼓起的风帆，现在开始拍打桅杆了。前桅帆和后桅帆角索也都松懈了。三角帆不兜风了，上桅帆和二层帆接受了最后一点西风。多里斯号失去了风力，就受到外海域长浪的猛烈冲荡。帆船不行进，舵也就起不了作用，操纵起来就难了。

小把戏不顾约翰·克莱尔的催促，不肯下到舱室，船颠簸倒没大妨碍，他主要担心海风太平静。

这期间，阵阵东风吹来，越来越急，在运河里掀起波浪。层云拉长，占了天边三分之二的区域，被落日辉光照得更加黝暗。真是波谲云诡。

克莱尔船长采取了谨慎措施，吩咐放下上帆和二层帆，只留大三角帆和小三角帆，船后拉极少的帆，即抗击风暴而必不可少的三角帆。幸好当初离海岸两三海里航行，就是怕借不上风力，被暴风抛到岸上。

水手无人不知，春分时节，天气容易骤变，尤其在北运河航道。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狂风就袭击多里斯号船了，其猛烈程度难以想象，也是从未见过这种恶劣气候的人所能接受的。太阳一落，天空顿时黑沉沉的。风声呼啸，海鸥拼命逃向陆地。一时间，从龙骨到桅尖，整条船震撼了。常言道：“海从三面来”，也就是说，惊涛骇浪从前面和两侧冲击多里斯号船，浪涛的飞沫将船覆没。从绞盘到舵轮，全被打乱，掌舵的人只好紧紧抓住，水手们则贴着舷墙躲避。

“下去吧，先生！”约翰·克莱尔对小把戏说道。

“船长，请允许我……”

“不行，跟您说，到下面去，否则，一个浪头就会把您打下海！”

小把戏接受了，他回到舱室，心里极度不安，倒不是担心自己的性命，而是担心这船货物的安危。他的全部财富装在一个遇险的船上……这些财富

万一丧失，就再也挣不出来了……

情况越来越糟，非常严重。船长力图让多里斯号迎着风浪低速航行，以便避开海岸或保持一定距离。不幸的是，半夜一点钟的时候，大小三角帆都被狂风刮走。一小时之后，桅杆全部摧折，忽然，多里斯号向右舷倾斜，由于舱底货物移位，船身正不过来，海水就有漫过舷墙灌进来的危险。

小把戏被抛到舱室壁板上，摸索着爬起来。

这时，在瞬间平静中，呼叫声传到他的耳畔。甲板上一阵大乱。难道一股大浪将船劈开了吗？……

不是！船身无法复位，约翰·克莱尔怕船沉没，就准备抛弃这条船。尽管船身倾斜得厉害，放小艇下水十分危险，他们还是做到了。要赶紧上小艇，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小把戏听见招呼他的声音从半开的舱口传来，就明白了这一点。

抛弃这条船及其装载的全部货物？……不行……不能这么办！哪怕有一线保住的希望，小把戏也要决心抓住，不惜冒生命危险……他了解海洋法：一条海上被遗弃的船如果没有沉没，就属于头一个登上船的人……英国法律有明文规定：海上无主的船只归救捞者所有……

呼喊声更厉害了。约翰·克莱尔一直呼叫。

“他在哪儿呢？……”船长反复说道。

“船要沉啦！”水手喊道。

“可是……那小伙子呢？……”

“不能等啦……”

“啊！我得找到他！……”

船长赶紧从梯子下到舱里……

小把戏不在舱室。

他受本能的驱使，几乎未加思考，就决意留在船上，从货箱撞破的隔板处钻进货舱里。

“他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船长扯着嗓子连声喊他。

“他可能上了甲板……”一名水手说。

“他可能给打下海了……”另一个补充说。

“船要沉啦……船要沉啦！……”

这几句对话是在惊慌失措中讲的。果然，巨浪打来，多里斯号船倾斜得厉害，真叫人害怕翻个底儿朝天。

不能再耽误了。既然小把戏不回答，那就表明他又登上甲板，周围漆黑一团而无人瞧见，结果被大浪卷走了……这种情况极有可能！

船长又上来时，恰好帆船更深地陷入巨浪的谷中。他和船员便匆忙上了小艇，立刻解开绳索。在这狂风巨浪中，小艇很难保住，但是不管希望多么微小，这也是唯一保命的机会。小艇尽力划开，以免被沉船的漩涡卷进去……

多里斯号没有船长，也没有船员了……然而，这并不是一条无主的船，不是沉船的残骸，因为小把戏没有离开船！

孤单一人，独自留在船上，随时都可能沉没……但是他并不绝望，觉得有一种特殊的预感支持他的信心。他又登上甲板，顺风滑到舷墙不往里灌海水的泄水孔处。他思绪万分，也许第二次想到他所爱的人，想到马克卡蒂全家人，想到他和格里普、西茜、保伯、凯特、奥布赖恩先生所组成的家庭，心中乞求上帝的救护，为他们也为他自己救他一命……

多里斯号船没有进一步倾斜，眼下还没有任何危险。幸而船壳非常结实，经住了冲击，没有一处进水。在狂风巨浪中，一船货安然无损，这条船如果遇到什么船只，如果救护的人要据为己有，小把戏就会站出来据理力争。

夜晚结束，朝阳射出第一道光线，风暴猛兽减弱了。不过，大海还波涛汹涌。

小把戏在风中背向太阳，朝陆地方向眺望。

西方什么也没有望见，根本没有海岸线的轮廓。显而易见，夜晚由狂风吹送，多里斯号出了北运河，现在漂在爱尔兰海上，甚至在邓多克或德罗赫达附近。可是距离多远呢？……

海上不见航船，连一只渔帆也不见！不过，这条船体壳翻转，还往往隐没在浪涛之间，即使有船，也难以发现。

可是，唯一的生路就是遇到别的船只。多里斯号若是继续往西漂移，触到近岸的礁石上，船和货就全毁了。

能不能把握船的方向，驶向渔民光顾的海域呢？他想拉起还由绳索拴在桅杆上的一块帆，但是徒然，靠自己的力量不够，他掌握在上帝手中。

白天过去大半，形势并没有恶化。船体倾斜似乎没有超过限度，小把戏不再担心多里斯号会沉没了。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干：观望大海，看看能否出现一条船。

不过眼下，先吃点东西再说，以便恢复体力；应当强调一下，我们这个少年始终保持完全清醒的头脑，一刻也没有感到自己被绝望的情绪所攫获。他只注视一件事：保护他的财产。下午3时，东边展现一股黑烟；半小时之后，一艘大轮船清晰地出现，朝北驶去，离多里斯号有五六海里。

小把戏将一面旗挂在挠钩上，举起打信号：没有人瞧见。

这少年在这种情况下还不绝望，他生来具有怎样超常的魄力啊？暮色又降，这天不能指望再遇到船了。毫无迹象表明他的船离陆地不远。天空阴霾，没有月亮，夜晚黑洞洞的。海风没有增强之势，浪涛从上午起就平静下来。

夜晚温度挺低，最好还是下到舱里，没必要呆在外边，半锚开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况且，多少时刻处于忧虑中，小把戏十分疲倦，困意难捱，因为船倾斜而不能睡在吊床上，就撤下被子，裹在身上，躺在壁板脚下，不久便进入梦乡。

他睡了大半夜，天蒙蒙亮的时候，就让外面的喧闹声吵醒了。他起身倾听……难道多里斯号漂到岸边啦？……日出时一条船遇到它啦？

“归我们……我们是头一个！”一些人嚷道。

“不对……归我们！”另一些回答。

小把戏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毫无疑问，拂晓时，多里斯号被人发现。船员争着上船，现在又争论属于谁……他们爬上船，拥到甲板，动了拳脚……救护的人相互打起来。

小把戏只要一露面，就能制止对方，但是他绝不能这么做。那些人会合伙对付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扔下海，以避免再有人认领。他一刻也不耽误，赶紧躲藏起来，便跑到底舱，蜷缩在货物之间。

几分钟之后，喧闹声停止，表明双方和解，商定将遗弃的船拖到港口；双方再分船上的货物。

情况是这样。拂晓时，两只渔船驶出都柏林湾，发现三四海里的海面上漂浮的帆船。那些船员立刻驶向半倾覆的货船，要抢先抵达；因为按照法律，

漂流物属于首先上去的人。结果两只渔船同时到达，因此争吵起来，还要动手，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分享这一收获。嘿！近海这些可怕的渔民，这次“赶海收获太大”啦！

小把戏刚刚躲进货舱里，两条渔船的老大就顺舱口梯子下来，看看舱室有没有人，只听他们说道：

“幸好这货船上一个人也没有！……”

“哼！有人，也不会让他在船上呆长啦！”

可以想见，小把戏听了这种对话，心中多么庆幸躲起来。

这些野蛮人干得出来，为了占有这船货，他们不惜犯罪。半小时之后，两条渔船拖着多里斯号，挂满帆，一齐划桨，驶向都柏林。

9 时半到达海湾口，由于正是落潮，他们难以将多里斯拖进去，便朝金斯頓驶去，很快抵达突堤。

那里聚集不少人。多里斯号船到达的信号已经发出了，奥布赖恩先生、格里普和西茜、保伯和凯特，得知货船救回的消息，乘火车来到金斯頓，站在突堤上……

他们听说渔民只拖回一艘无主的船，该有多么惶恐不安啊……小把戏不在船上……小把戏遇难了……格里普和西茜、保伯和凯特都热泪盈眶……

这时，港口官员来了，他负责调查救船情况，好依法判定船与货的归属……救回货船的人就要发大财啦……

突然，舱口里钻出一名少年。他的亲人多么惊喜地欢呼，那些渔民又多么愤怒地吼叫啊！

转眼间，小把戏就上了码头。西茜、格里普、奥布赖恩先生，全都上前把他紧紧搂住……接着，他走向港口官员，声调坚定地说道：

“多里斯号船根本就没有被抛弃，船上的货是属于我的！”

这一满船货物，就因为他留在船上而保住了。再争论也没有用了。小把戏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货物归属小把戏，同样，多里斯号船仍归属昨天被人救起的克莱尔船长及其船员。渔民们只能领到应得的奖赏。

一小时之后，大家又在小把戏公司百货商店里重聚，该有多么满意啊！小把戏头一回航海，还真是九死一生！然而，保伯却对他说：

“嘿！我真希望跟你一起在船上！……”

“这么危险也愿意，保伯？……”

“愿意！”

## 第十五章 有何不可

毫无疑问，自从离开特林戈尔堡，小把戏步步顺利，福运频仍；搭救并收养了保伯，找到格里普和西茜，又促成他们的婚事，且不说他当上小口袋商店的小老板，生意特别兴隆。他靠着聪明，稳稳当地走上发财致富的道路，当然也靠着勇敢，他在多里斯号船上的行为就是证明。

他只缺一样幸福，因而还不能算十全十美：他未能回报所受马克卡蒂一家人的全部恩情。

因此，他多么焦急地盼望昆斯兰德号到达啊！航行的时间拖长了。这类帆船依赖风，又逢春分这种可怕季节，就必须有耐性。小把戏还往昆斯顿写了信，而昆斯兰德号的船主比尼特先生答应，一俟有了船进港的信号，就发电报通知他。

眼下，小把戏的商店里人也不得闲。小把戏成了英雄，一个 15 岁的英雄。他在多里斯号船上的遭遇，在危难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只能增加全城人对他的已有好感。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这船货，正经是他一次发财的机会。多亏了小口袋的广大顾客，果然有了这种局面。顾客蜂拥而至，令人难以置信。走了一拨，立刻又上来一拨。购买多里斯号船的茶叶、多里斯号船的白糖、多里斯号船的香料、多里斯号船的葡萄酒，一时成为时髦。玩具部稍显冷清了。因此，保伯就过来协助小把戏和格里普，而且还添了两名店员，而西茜坐在柜台里，开发票都有点忙不过来。几个月前，由于听从了奥布赖恩先生的意见，资本投入这船货的生意，结果能增长了四五倍。三千五百英镑至少会翻到一万五千英镑。老商人预见这种结果没有估计错。他也明确讲，这笔生意整个功劳归小把戏，不错，他是给予鼓励啦！然而，是这少年老板看了《航运报》，首先萌生这个主意，而且有目共睹，他又以多大的毅力，最后办成了。

小把戏的商店在比德福特街，甚至在这个街区，不仅货物最齐全，而且也是最美观的。一位女子的手会布置，做得十分周全，再说西茜还有格里普的积极协助！真的！格里普开始相信他是西茜的丈夫了，尤其子嗣有望之后——当父亲多自豪啊！他祖先留下来的家族，不至于在他这一代绝后了。这个忠厚的小伙子，是多好的丈夫啊，又忠诚，又体贴人，又……我们祝愿所有想要在人世不仅得到爱，而且受到崇拜的女子，都能有这样一位好丈夫。

他们一想起自己的童年，西茜在悍婆的破屋里，格里普在贫民学校，保伯在大路上流浪，甚至义犬伯尔克也曾在特林戈尔堡周围游荡，而现在又多么幸福，还不是借了这个 15 岁少年的福份儿。在这些幸运的人中，我们把伯尔克也列入，也不必大惊小怪……从关系来讲，难道它不属于小把戏公司吗，而凯特不是把它视为公司的一个合伙者吗？

至于同他生活有过关系的其他人，现在如何，或者将来如何，小把戏就不想过问了。毫无疑问，托恩皮泼还在各地方跑，演他那老掉牙的王家木偶戏；奥包德金先生还埋头记帐，越来越迟钝了；皮博恩侯爵夫妇还沉浸在那种高贵的愚昧中，而他们的儿子阿斯顿伯爵一出世就继承了这一点；安娜·威斯顿小姐还要演到第五幕时死去！总而言之，从未得知这些人的消息，只从《泰晤士报》看到，皮博恩爵士终于决定在上议院演说，但又不得不放弃，因为他大人那口牙出了毛病。至于卡凯尔，格里普深感诧异他还没有被绞死，不过他显然走近了绞刑架，近来在一次搜捕他那类小流氓时，他被关进伦敦监狱里。

再也没有必要去管这些出身高贵或贫贱的人物了。

现在只剩下马克卡蒂一家人，小把戏总是惦念，盼望他们回来的心情多么急迫啊！航海报告再也没有提到昆斯兰德号。如果再延迟几周，那就让人担多大心啊？……近来大西洋刮了几场大风暴……昆斯敦那里的船主答应了的电报也迟迟不到！

4月5日上午，电报局的职员终于送来电报，是保伯接收的，满商店立刻喊叫起来：

“昆斯敦来电报啦……”保伯连声喊，“昆斯敦来电报啦！”

大家很快就能认识那厚道的马克卡蒂一家人了……收养过小把戏的那家人回到爱尔兰……他从前唯一的家！……

听到保伯的喊叫，小把戏跑过去。紧接着，西茜、格里普、凯特、奥布赖恩先生，全都跟过来。

电文如下：

昆斯敦，4月5日9时25分。

都柏林比德福特街小口袋百货商店小把戏收昆斯兰德号今晨抵港。马克卡蒂全家下船。等待您吩咐。

比尼特小把戏一时感到窒息，心脏停止跳动，眼泪哗哗流下来，他把电报揣进兜里，只说了一句：

“很好。”

此后，他再也不提马克卡蒂一家了，这未免令格里普夫妇、保伯、凯特和奥布赖恩先生深感意外。他又像往常一样专心做生意。年轻的老板只是紧急要求贝尔富先生开了一百英镑的支票，但并没有指明用途。

四天过去了，这是圣周的最后几天，因为这年复活节是4月10日。

星期六早晨，小把戏集中全体人员，说道：

“商店关门，一直到星期二晚上。”

他让巴尔富先生和两名伙计休息。当然，保伯、格里普和西茜也都要利用这几天假日，可是，小把戏却问他们，三天假日愿意不愿意去旅行。

“旅行？……”保伯嚷道。“算我一个……去哪儿？……”

“去凯里郡……我想再去瞧瞧。”小把戏答道。

西茜注视他，问道：

“你愿意让我们陪你去吗？”

“那我很高兴。”

“那么，我也去行吗？……”格里普问道。

“当然了。”

“伯尔克呢？……”保伯又问道。

“伯尔克也去。”

于是，大家商量好，商店交给凯特，他们外出三天，做些必要的准备，要乘下午4点钟的火车，晚上11点到达特拉利，就地下榻，第二天……嘿！第二天，小把戏再宣布一天的安排。

4点钟，这几位旅客到了火车站，格里普和保伯兴冲冲的，当然了，他们干吗不欢喜呢？但是西茜却不那么喜形于色，她在观察，看出小把戏始终不露声色。

“特拉利，”这位少妇心中暗道，“那离凯尔文农场很近……他要回农场看看吗？”

伯尔克也许能回答，但她知道这狗守口如瓶，便不问它了。

义犬安置在行李车厢最好的窝里，保伯还特意叮嘱押运员，并给了一枚成色好的先令。然后，小把戏和他的旅伴上车——请上头等车厢。

从都柏林到特拉利，行程 170 英里，要行驶 7 小时。司机随口讲出的一个站名，引起我们这位少年的强烈兴趣。即是利默里克。

这令他想起他初登舞台演出的情景，在《一位母亲的悔恨》中，他那么拼命地抓住由安娜·维斯顿小姐扮演的肯代尔公爵夫人……只剩一点记忆了，要像短暂的梦境一般，印象磨灭了！

小把戏熟悉特拉利，带几个朋友去城中头一家旅馆，吃一顿不错的晚餐，睡了一夜安稳觉。

次日便是复活节。天一亮小把戏就起床了。就在西茜梳洗打扮，格里普在一旁侍候的时候，就在保伯睁开眼睛伸懒腰的时候，他去逛了这个镇子，认出马丁先生带他去过的旅店，他开始对生意发生兴趣的集市场，也认出那家药店，当年他用那枚金币给老祖母买药，等回去却看到老祖母死了……

7 点钟，一辆旅行车停到旅馆门前。旅馆老板保证是好马好车夫，而且尽量煞价：车辆多少钱，拉车的马多少钱，赶车的人多少钱，小费多少钱；按爱尔兰的方式计费。

他们饱餐一顿，7 点半出发。响晴天气，只有点浮云，太阳不太热，风也不太凶。复活节没有下雨，这在绿宝石岛的确非同寻常！这年春天来得早，草木又要欣欣向荣了。用不了多久，大地就会一片绿色，树木也要萌芽了。

从特拉利到西尔通乡有 12 英里。小把戏乘坐马克卡蒂先生的马车，在这条路上跑了多少趟啊！最后那次……是他独自一人……他从特拉利回农场……在去的路上，他望见那些警察和打手，还躲到一个灌木丛后面……他脑海里又浮现这些印象……再说，这条路毫无变化，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偶尔能碰见一家乡村客店，一片片荒芜的土地。爱尔兰人最抵制变化，爱尔兰毫无变化——甚至包括穷困在内。

10 点钟，旅行车到西尔通村停下。正是做弥撒的时候，钟声敲响了。始终还是那座简朴的小教堂，当初就建歪了，顶盖肿胀，墙壁也倾斜了。小把戏和他教女的双重洗礼仪式，正是在那里举行的。小把戏让伯尔克留在门外，他和西茜、格里普、保伯一道走进教堂。无论做弥撒的教徒，还是年迈的本堂神甫，谁也认不出他来了。在做弥撒过程中，大家心里都纳闷，哪儿来的这家人，彼此相貌都不像。

小把戏眼睛低垂，重温往事，好日子和坏日子在头脑里混淆了；而西茜、格里普和保伯却以感激的心情，为给他们这么大幸福的人祈祷。

在西尔通最好一家客栈吃了午饭，旅行车便驶往凯尔文农场，也只有 3 英里的路程。

又踏上这条路，小把戏感到眼睛湿润了，当年每逢星期天，他就陪同马丁娜、凯蒂，还陪同身体能走动时的老祖母，在这条路走了多少来回。多凄凉的景象！令人感到是个被遗弃的地方。到处房舍都毁了，毁坏得多厉害！——就是逼迫被驱逐的人离开他们最后的栖身之所。许多地方墙壁都挂着牌子，上面注明什么农场、什么房舍、哪片田地出租或出售……这地方只能收获穷困，谁还敢买下来或者租下来呢！

1 点半钟，路拐个弯，就望见凯尔文农场了。小把戏从胸膛发出一阵抽泣。

“就是那儿……”他低声说道。

这座农舍，破成什么样子！……树篱毁了，大门破了，左右仓房棚圈都半捣毁，院子里长满了尊麻和荆棘……里端正房没顶盖，房门没门板，窗户没窗框！五年来，雨、雪、风，甚至太阳，无不极力破坏。空荡荡的房间，敞开受各种恶劣天气的摆布，比什么都令人伤心，而那里，正是小把戏曾在老祖母旁边睡觉的房间。

“对！是凯尔文！”他重复道，就好像不敢进去……

保伯、格里普和西茜站在稍后一点儿，都默默无语。伯尔克不安的样子，来回跑动，嗅着地面，也忆起了往事……

这只狗猛地停下，扬起头，眼睛发亮，尾巴摇起来……

院子门口来了几个人：四个男子、两名妇女和一个小姑娘。他们穿戴很破，显然是受苦人。最老的一个人出列，朝格里普走去，从年龄判断以为他是这些外乡人的头儿。

“先生，”他对格里普说，“有人约我们在这地方见面……一定……是您啦？……”

“我？”格里普回答，他未免惊诧，注视这个陌生人。

“是啊……我们从昆斯敦下船时，船主交给我们一百英镑，他说奉命把我们带到特拉利……”

这时，伯尔克欢叫起来，冲向那位老年妇女，千方百计表现出友好的姿态。

“哦！”那妇女惊叹，“是伯尔克……我们的狗伯尔克！……我认出来啦……”

“您认不出我来了吗，亲爱的马丁娜妈妈，”小把戏说道，“您认不出我来了吗？……”

“是他……我们的孩子！……”

如何表达这种难以表达的心情呢？如何描述接下来的这一场面呢？马丁先生、马道克、帕特、西姆，都依次紧紧搂住小把戏……现在，小把戏又连连亲马丁娜和凯蒂。接着，他一把抱住小姑娘，将她举起来，又拼命亲她，把她介绍给西茜、格里普和保伯，高声说：

“我的贞妮……我的教女！”

大家亲热一阵之后，就到院子里面，坐在坍塌的石头上，讲述各自的情况。马克卡蒂一家人叙述了他们伤心的经历。他们遭驱逐之后，又被带到利默里克，而马道克在那里被判处几个月监牢。等他刑满释放，全家人就去了贝尔法斯特，乘坐移民船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不久帕特也放弃工作，去那里同家人会合。于是，他们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到处找活儿干，有时在一起干活儿，但是条件又是多么苛刻！有时则分头当饲养员，这样辗转奔波，千辛万苦，还是一无所获。那里的土地跟故土一样无情，5年之后，他们又离开异国他乡！

马丁先生见老了，马道克还像当年那样神色黯然，帕特和西姆因劳累困苦而疲惫不堪，马丁娜完全丧失几年前那种敏捷活跃的农妇特点，凯蒂持续发烧而显得面容憔悴，同样，贞妮小小年龄就吃尽苦头，明显发育不良；小把戏看着这些可怜的人，心中真是万分难过！……真让人心痛欲碎。

西茜站在两个佃农和小姑娘旁边，同他们一起流泪，尽量劝慰，对他们说：

“你们的不幸结束了，马了娜太太……像我们的不幸一样结束了……多亏了你们收养的孩子……”

“他……”马丁娜高声说。“他能怎么样呢？……”

“你……我的孩子？……”马丁先生重复道。

小把戏太激动了，喉头哽塞，一时说不出话来。

“你为什么把我们引到这儿来？这地方让我们想起悲惨的过去呀！”马道克问道。“为什么让我们来到我和全家长期受苦的农场？小把戏，为什么又让我们面对这些悲惨的往事？……”

这个问题在所有人嘴边，无论马克卡蒂一家人，还是西茜、格里普和保伯，都想提出来。小把戏安排两边的人到凯尔文农场见面，究竟是什么用意呢？

“为什么？……”小把戏勉强控制住情绪，回答说，“过来，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几个哥哥，过来一下！”

大家跟他走到院子中央。

那里杂草荆丛里，长一棵返青的小杉树。

“贞妮，”他对小姑娘说，“你看见这棵树了吧？……这是我在你出世那天栽的……它和你同龄，8岁啦！”

凯蒂看到这棵树，想起幸福的日子，不料好景不长，想到此处，便放声痛哭。

“贞妮……亲爱的……”小把戏又说道，“这把刀你瞧见了他从皮鞘里拔出一把刀。

“这是祖母给我的第一个礼物……你的曾祖母，你不怎么认识在这废墟中提起这个名字，马丁先生、他妻子和孩子，心里都感到一阵难受。

“贞妮，”小把戏继续说，“拿着这把刀，挖挖杉树脚下的土。”贞妮不明白什么意思，跪在那儿，分开杂草，在指定地点挖了个坑，不大工夫，刀就碰到一个硬物。

下面是一个陶罐，受厚厚一层土保护，完好无损。

“贞妮，把陶罐拿出来，打开！”

小姑娘照办了。大家一言不发，都注视她，等陶罐一打开，只见里边装着许多石子，跟附近卡申河边的石子一样。

“马丁先生，”小把戏说道，“您还记得吗？……每天晚上，您对我满意的时候，就给我一个石子儿……”

“对，孩子，没有一天你不配收到一个！……”

“这些石子儿表示我在凯尔文农场度过的时间。好吧！你数一数，贞妮……你会数数，对吧？……”

“哦，会数！”小姑娘回答。

她开始数石子，每一百个放一小堆。

“一千五百四十个。”她说道。

“不错，”小把戏接着说。“这表明我在你家里生活了四年多，我的贞妮……你的家成为我的家！”

“而这些石子，”马丁先生低下头，说道，“是你从我这儿收到的唯一工钱……本来我想把你这些石子儿换成先令……”“可是对您来说，我的父亲，这些石子儿就要换成金币！”无论马丁先生，还是他家任何人都无法相信，也不明白他们所听到的话。这样一笔财富？难道小把戏疯了吗？

西茜明白他们的想法，就赶紧说道：

“ 没事儿，朋友们，他的心和精神都同样健康，这是他的心在说话！”

“ 对，我的马丁父亲、我的马丁娜母亲、我的哥哥马道克、帕特和西姆，还有你，凯蒂，还有你，我的教女，对！……我很高兴，能把你们给我的恩情还回一部分……这片土地出售……你们买下来……再把农场建起来……钱，你们不会缺的……你们再也不用受哈尔贝特之流的虐待了……你们在自己的农场里……你们可以当家做主啦！……”

于是，小把戏讲述他离开凯尔文农场之后的整个经历，现在又是什么境况。他交给马克卡蒂一家人支配的这笔钱，由一千五百四十个石子表示金币种数的这笔钱，合一千五百四十英镑——对穷苦的爱尔兰来说，是一大笔财富！

这片土地上，洒了多少泪水，也许第一次落下快活而感激的眼泪！

复活节这三天，马克卡蒂全家和小把戏、保伯、西茜以及格里普一起呆在西尔通村。然后，大家依依惜别，小把戏他们又返回都柏林，4月11日早晨，商店又开门营业了。

1887年这一年又过去，是这小圈子人最幸福的一年。年轻的老板年满16岁了。他发了财。多里斯这船货销售的结果，超出了奥布赖恩先生的估计，小把戏公司的资产增长到两万英镑。固然，这笔财产有一部分属于格里普夫妇和保伯，小口袋商店的合伙人。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不是一家人吗？

至于马克卡蒂一家，他们买了二百英亩好地，又建起农场，购置农业物资和牲畜。毫无疑问，他们过上宽裕和舒心的日子，也就恢复了体力健康。想一想吧！这些爱尔兰人，这些普通的佃农，长期在地主的鞭子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现在自己有了农场，再也不为冷酷无情的主人干活了！

至于小把戏，他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他们收养的孩子，很可能有一天，更紧密的关系把他同他们连在一起。要知道，贞妮快十岁了，将来会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姑娘……有人会说，这不是他的教女吗？……噯！那怕什么，有何不可呢？……

至少这是伯尔克的看法。

突破封锁

## 第一章 “苔尔芬”号

一八一二年，克莱德河的宁静被隆隆的机器声打破，螺旋桨在水面上搅起千层白浪。这条名为“慧星号”的船只时速达六千米，定期往返于格拉斯哥和格勒诺克之间。自此，无数船只整日繁忙地穿梭于这条苏格兰河流的航道中。居住在大的商业城市的人想来特别熟悉蒸汽船只航海史上的这段掌故。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三日，格拉斯哥的泥泞的街头人潮涌动，有船主、商贩、手工作坊主、工人、水手、妇女、儿童。他们行色匆匆，直奔凯尔万船坞。凯尔万船坞是属托德和麦克·格莱葛瑞名下的一座大型造船厂。格莱葛瑞这个姓氏充分显示了过去的高地人的后代以工业家著称，而以前的古老的部落的子孙多沦落为工人。

凯尔万船坞位于克莱德河右岸，出城走几分钟就到了。看热闹的人潮涌进巨大的造船工地，连堤岸两头，码头墙上，商店房顶都被抢占一空。河面上的小艇也纵横交叉，拥挤不堪。左岸的戈旺高地也是密密麻麻的围观者。可实际上人们争先恐后想一睹风采的并非一个隆重恢宏的场面，只不过是简单的船舶下水仪式而已。格拉斯哥人对此早已司空见惯。“苔尔芬”号（就是这艘由托德和麦克·格莱葛瑞造船厂建造的船只），可有何与众不同之处？说真的，没有，这是一艘一千五百登记吨的大型钢船。性能优良，各项技术指标都很高。发动机是由朗斯菲尔德车间锻造，耐高压，能达五百马力的强大功率。两个双螺旋桨分别安装在船尾舵柱的两侧，在发动机的带动下高速运转——这是迪德式德米瓦尔系统的全新运用，它不仅使船只获得较快的速度，而且在特殊情况下使速度发挥至极限。船体的吃水深度也不深。行家们并没有自欺欺人，他们不无道理地指出该船只适合于中等水深的河道里。就算把这些看作“苔尔芬”号的独特性能，但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为何人群蜂拥而至。说到底，“苔尔芬”号与别的船只毫无二致。亦或它的下水标志着某个机械制造上的技术难关被攻破？也不是。克莱德河迎接过比它更大的船舶，“苔尔芬”号的试航是最平常不过了。

当涨起的潮水即将落下时，开航操作开始了；木槌敲在垫在平板龙骨下的楔子上，飘出一声声清脆悦耳的乐音。一阵颤栗划过庞大的船身；尽管船身只升起一点，但人们感觉得到船体正摇晃不已；船开始下滑，越来越快，不大一会儿，它就脱离了涂抹着厚厚一层油脂的滑道，进入克莱德河。顿时水面上烟雾笼罩，只看得见浓重的白色蒸汽正盘旋升空。船尾猛地撞在河床，旋即漂浮在巨浪峰顶。

试航圆满成功。“苔尔芬”号平静地荡漾地碧波里，它就像条鱼儿回到大海的怀抱，悠闲自得。两岸欢声雷动，掌声像雨点一样落下来。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欢呼雀跃呢？可能是那些心绪激动的围观者籍以表达他们的似火热情吧。这艘船究竟哪点激起群众这般不同寻常的兴趣？一句话，是由于笼罩在它即将驶往何地的那层神秘面纱。没人知道它出海的确切意图。问问周围的人，得到的答案必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这让人大吃一惊，但并不以为怪。

但据知情者或自称知情的人声称，“苔尔芬”号此行与美国大陆上厮杀正酣的那场残酷的战争有关。他们所知的也仅此而已。至于这是艘私掠船、运输船还是南部联军或北军的舰船，这就没人能说个所以然出来。

“哦！哦！”一个人嚷着，一口咬定“苔尔芬”号是为南部联军造的。

“呸！呸！呸！”另一人叫喊着，赌咒发誓说再快的船只，也不可能靠近美洲大陆沿岸海城。

因此这是个解不开的秘密，除非是格拉斯哥的万桑·普雷费尔和科的合作伙伴，至少是他们的心腹知己才可能知晓内情。

格拉斯哥城内极富经营头脑、生意兴隆、财源广播的商号当数万桑·普雷费尔和科商行。这是本城一个古老而倍受尊崇的家族所创，他们的先祖多巴科贵族老爷修建了本城最漂亮繁华的城区。《联合法令》颁布后，这些头脑精明的商人成立了格拉斯哥最早的一批商行。贩卖维尼吉亚和马里兰的烟草。他们暴敛巨资；一个新的商业中心从此诞生。格拉斯哥也很快发展成一个工业和制造业中心；棉纺厂、铸造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城市欣欣向荣，只几年时间就达到了最顶盛时期。

普雷费尔商行忠实地履行先辈的经营策略。它投身于最富风险的交易中，支持英国的商业发展。目前，商行老板是万桑·普雷费尔，他五十岁左右，尽管野心勃勃，但基本上还是务实求上进的，他的血管里流着纯净的船主的血液。除去生意上的事，平素他是五雷轰顶也面不改色之人，哪怕是生意的导向问题也触他不动。同时他为人诚恳正直。

但是，建造并武装“苔尔芬”号这个设想并不是他首先提出的，而是他侄子詹姆斯·普雷费尔的主意。詹姆斯·普雷费尔是位三十岁的美男子，享有“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商队中的最勇敢的船长”之美誉。

话说某日，坐在东蒂恩咖啡屋里，詹姆斯·普雷费尔怒气冲冲地看完美国报纸，把一项风险很大的计划告诉了叔叔。

“万桑叔叔，”他冷不防地说道，“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可以净赚两百万！”

“拿什么去赌？”万桑叔叔问道。

“一艘满载货物的船只。”

“没别的？”

“当然少不了船长和船员。但这并不包托在内。”

“等等看吧。”万桑叔叔故意用同义迭用答道。

“一切早就一目了然。”吉姆士·普雷费尔接着说道，“您不是看过了‘论坛报’、‘纽约先驱报’、‘泰晤士报’、‘里乞蒙调查’还有‘美国评论’吗？”

“早就翻得烂熟了，吉姆士侄儿。”

“您跟我一样认为美国这场战争还会打很久吗？”

“是的。”

“您清楚这场战争令英国，特别是格拉斯哥蒙受多大的经济损失吗？”

“尤其是我们普雷费尔和科商行的利益损失重大。”万桑叔叔答道。

“对。”年轻船长表示赞同。

“詹姆斯，每日我为此深受煎熬，我不无恐惧地想到这场战争会给我们的生意造成重大灾难。这并不是说普雷费尔商号实力不够强大，而是它的一些生意伙伴会因此破产倒闭。啊！这伙美国佬，不管他们是拥护奴隶制还是废奴分子，都给我统统见鬼去吧！”

如果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上来看，人道主义始终高于个人利益，万桑·普雷费尔此番话就有失公允。但考虑到纯碎的商业利益，他又不无道理。格拉

斯哥市场上棉花匮乏，而大量的棉花都是从美国进口来的。“棉花饥荒”日益严重，成千上万的工人沦落为靠乞讨、施舍过日。格拉斯哥拥有二万五千台机动棉纺机，美国内战爆发前，每天可纺棉六百二十五万米，即每年五亿磅棉纱。通过这些数字不难看出，棉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几近断绝，对城市工业造成的巨大冲击。每时每刻都有公司破产倒闭。所有工厂被迫暂停生产。工人们挣扎在饥饿线上。

也就是这幅令人目不忍睹的惨景使詹姆斯·普雷费尔萌生了这个大胆的计划。

“我要去寻找棉花，”他说，“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运回棉花。”

但因为他与万桑叔叔一样身为商人，所以他决定以商品交换的方式，通过买卖来达成。

“万桑叔叔，”他说，“这就是我的想法。”

“等等看吧，詹姆士。”

“事情很简单。我们只需建造一艘容积大、航行快的船只。”

“这倒可以。”

“船上满载军需品、粮食及衣物。”

“这也行得通。”

“我负责指挥。途中尽量避免与北军遭遇。我要突破南部港口的封锁线。”

“你向物资紧缺的南军高价兜售货物。”叔叔说道。

“我会满载棉花胜利返航……”

“他们会毫不吝啬地用棉花塞满你的船舱。”

“恰如您说的，万桑叔叔，您觉得如何？”

“还不错，你打算亲自出马？”

“是的，但得有艘好船。”

“这你不用操心。船员呢？”

“哦！我会想办法的。我并不需要太多的人手。精通航海即可。我们此行不是与北军正面冲突。而是要远远地避开他们。”

“你们必须甩开他们。”万桑叔叔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好了，詹姆斯，告诉我你打算驶往美国海岸的哪一处？”

“瞧这条线，叔叔，已经有船只突破了新奥尔良、维明顿和萨瓦拉的封锁。我呢，计划沿这条航线一直朝前驶向查理斯顿。除了“百慕达”号，还没有英国船只驶进过那片水域。我要像“百慕达”号那样，如果我的船吃水浅的话，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北军船只无法追踪。”

“查理斯顿的棉花简直泛滥成灾了。当地人别无他法，只有烧掉。”万桑叔叔又说。

“的确如此，”詹姆斯答道。“何况，这几乎是座死城，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博勒加尔将军又缺乏军需品；他必然高价收购我的货物。”

“太棒了，侄儿！你可时出发？”

“半年后，我必须借助漫长冬夜的掩护，这样此次航程会更顺利些。”

“放手干吧，侄儿。”

“一言为定，叔叔。”

“一言为定。”

“千万别声张？”

“千万别声张！”

于是，五个月后，“苔尔芬”号在凯尔万船坞建成。而没人知道它船行的真实目的地。

## 第二章 启航

“苔尔芬”号的仪器设备运转良好。船上的帆缆索具早已预备齐全，稍加调整即可使用。高悬三个纵帆的桅杆不过是奢侈的摆设。事实上并不能指望船只靠扬帆破浪逃开北军。主要还是靠船舱里的功率强劲的发动机。这种设计完全合乎情理。

“苔尔芬”号约十二月末将在克莱德河的海湾试航。造船师和船长二者孰最满意，还很难说清。新船乘风破浪，遨游在广阔的水面上。测程仪测出其时速为一万七千米。这个时速在英、美、法的航海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因而，“苔尔芬”号即使和最快的船只赛跑，也必能把它们远远地抛在后面。

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往船上装货了。轮船停驳在格拉斯哥桥（这是克莱德河入海前最后一座克莱德河大桥）下边的码头。巨大的码头上衣物、武器及军需品堆积如山，它们很快被搬运到船舱里。这些货物暴露了此行的神秘的目的。普雷费尔商行也不能长久保守秘密。何况“苔尔芬”号急着出海，英国水域并没有发现美国巡洋舰的踪影。到时还要招募船员，怎么可以对此永久地保持缄默呢？招募船员，却不告诉他们航行的目的地，这恐怕很难办到。更重要的是此行要冒生命危险。一般说来，当人会有性命之忧时，总喜欢知道为什么及怎样，但是这种危险的前景并没吓倒人。不仅雇佣的船员薪水很高，而且每人还可分到红利。因此水手们闻讯而至，其中不乏好手。詹姆斯·普雷费尔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但他沉着冷静下来，严格地挑选。二十四小时后，三十名曾为尊敬的女王陛下效劳的优秀水手组成了“苔尔芬”号的船员组。

出发日期定于一月三日。十二月三十一日，“苔尔芬”号已万事具备。货舱里军需品、食物装得满满的，煤舱里也贮满了煤。什么也无法挽留它的出海。

一月二日，船长站在船顶，威严的目光最后扫视了一遍他的船只。这时，舷门口出现一个人，他要求见詹姆斯·普雷费尔。一个水手把他带到艙楼。

此人身材魁梧、宽肩、面色红润，尽管表情憨痴，但无法掩饰住他细腻的心思，乐天派的性格。乍看上去，他对航海似乎是个外行，只见他不停地左顾右盼，不像一个经常在船上混的人。可是，他注视着帆缆索具，像水手那样晃荡着身子，又似乎是个经验丰富的水手。

他站在船长面前，盯着他，说道：

“您是詹姆斯·普雷费尔船长吗？”

“是我。”船长答道，“你找我有何贵干？”

“毛遂自荐。”

“船员已满员了，我们不缺人手。”

“哦！正相反，多一个人并不会碍您的事。”

“你这么想？”詹姆斯·普雷费尔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人，反问道。

“当然。”水手答道。

“你是谁？”船长问。

“您放心，我不过是个粗野的水手，一个强壮的家伙，一个快活的人儿。我的双臂坚实有力，完全能胜任船上的工作。”

“但除了‘苔尔芬’号还有别的船只，除了詹姆斯·普雷费尔还有别的船长。为什么你来这儿？”

“因为我只愿意为‘苔尔芬’号效力，只服从詹姆斯·普雷费尔船长的

命令。”

“我不需要你。”

“可人们总用得着壮汉。为了证明我确实有劲，就让你手下三、四个最强壮的水手与我比试一把，上吧！”

“请别多心！”詹姆斯·普雷费尔说道，“你叫什么？”“克伦科斯顿，先生。”

船长退后几步，以便好好打量这位大力士：他站在面前，整个人显得“方方正正”，他的气势、身材、外貌都说明他不是夸海口。船长觉得此人必有高举千斤磐石之力，看他的目光里也没有冷砌人心的寒霜。

“你去过哪些地方？”普雷费尔问他。

“各处都转了转。”

“你知道‘苔尔芬’号去那边干什么吗？”

“知道，这正是吸引我来此的地方。”

“很好。如果我放走你这样的壮汉，上帝也会诅咒我。去找大副马修先生登记一下。”

说完，詹姆斯·普雷费尔满心以为这个水手会离开，跑到船头上去，但他错了。克伦科斯顿站着没动。

“嗯，你听见我的话了吗？”船长责问道。

“听见了。”水手应道。“但我还有事要说。”

“啊！你真烦人，”詹姆斯不耐烦地说道，“我没时间和你废话。”

“我不会烦你太久，”克伦科斯顿反驳道，“只两句话，我告诉你，我有一个侄儿。”

“你那个侄儿可有位英俊的叔叔。”詹姆斯·普雷费尔说道。“呀！呀！”克伦科斯顿感叹道。

“你有完没完？”船长显得极不耐烦。

“事情是这样的：既然您要了叔叔，那也得捎带上侄儿。”“天！岂有此理！”

“对！这是规矩。叔叔和侄儿必须在一起。”

“你侄儿？”

“一个十五岁的男孩，目前还在见习。但他信心十足，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水手。”

“哦，克伦科斯顿大叔，”詹姆斯·普雷费尔叫起来，“你把‘苔尔芬’号当成培养少年水手的学校了？”

“别这么说小水手，”水手接口道，“说不定将来会出个纳尔逊、富兰克林式的人物。”

“当然！朋友，”詹姆斯·普雷费尔答道，“你这个人很对我的胃口。把你的侄儿带来吧；但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做叔叔的不是你自称的那个大力士，那就有得瞧。去吧，一小时后回来。”

克伦科斯顿没等他说第二遍。他笨拙地向船长敬了个礼就上岸了。一小时后，他带着侄儿回到船上。这是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脸色白皙，身子柔柔弱弱，看上去怯生生的，可没有叔叔的那般体格和意志。克伦科斯顿甚至不得不温言相待，让他不必害怕。

“走吧，”他说，“大胆点！没人吃咱们！船快开了。”

“哎！”年轻人答道，“愿上帝保佑我们。”

当天，克伦科斯顿和约翰·史蒂格斯叔侄加入了“苔尔芬”号。

次日清晨，五点，轮船的隆隆机器声响起，在锅炉的震颤下桥也瑟瑟发抖。蒸汽从阀门中逸出，发出嘶声长鸣，出发的时刻到了。

尽管天还黑沉沉的，码头上、桥上还是挤满了送行的人群。人们赶来向这英勇无畏的船只道别。万桑·普雷费尔紧紧地拥抱着詹姆斯船长。就像古罗马时代送别亲人上战场一样。他气度不凡，落在侄儿脸上的两个响亮的吻显示出一个不倦的灵魂。

“去吧，詹姆斯，”他对年轻船长说道，“早去早回，千万记住，要充分发挥你的优势。高价售出低价买进，叔叔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这句话是从《怎样作一个成功的商人》上引用的，话音一落，叔侄作告别分手，所有送行的人都上岸了。

这时，克伦科斯顿和约翰·史蒂格斯紧靠着站在艄楼上，叔叔兴奋地对侄儿说：

“太好了！太好了！两小时后我们就在海上了，我想象中的旅行就是这般开始的。”

小水手只是紧握克伦科斯顿的手，没说话。

詹姆斯·普雷费尔正在下发启航前的最后命令。

“有压力吗？”他问大副。

“有，船长。”马修答道。

“很好，解开缆索。”

他的命令马上被执行。“苔尔芬”号启程了。它穿过众多的船只，很快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只留下响彻云霄的欢送声。

“苔尔芬”号沿克莱德河顺流而下。克莱德河可说是人类辛勤劳动创造出的奇迹。六十年来，挖泥机不停地挖、铲，河道深达十五法尺，河宽也增加了三倍。格拉斯哥码头林立的桅杆和岸上的烟囱越来越小，最后完全隐在烟雾中。锤子、斧头的叮 声也越来越微弱，船驶至巴尔蒂克村，只见岸上农舍、别墅鳞次栉比，与工厂比邻而居。“苔尔芬”号减缓马力，慢慢航行在河堤间的狭窄水道里。其实宽度对一条可通航的河道来说并不十分重要，主要要求航道比较深。轮船由苏格兰海最优秀的水手驾驶，穿过漂漂荡荡的浮标，抛下挂着信号灯的石柱和沙丘，昂头前进。它驶过朗弗朱镇，来到克尔巴特克山脚下的布林港湾前（沿布林港往里走，可到达连接爱丁堡和格拉斯哥西城的运河口），克莱德河面也陡然变宽。

迷雾中，隐隐约约可以瞥见四百法尺高的敦巴顿城堡的轮廓。左岸格拉斯哥的船只在波浪中时起时伏。继续前行了几英里，船只行至詹姆斯·瓦特的故乡格里诺克门前。再下去就到了克莱德河的入海口，河水从这里的海湾流入北方运河里。“苔尔芬”号感受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的气息。驶出海口，它沿着风景如画的阿兰岛海岸航行。

船只绕过冈蒂尔角，驶过拉特隆岛。“苔尔芬”号派小船把领航员送回漂浮在海面上的小帆船后，船长一声号令，它取道爱尔兰北部海道，船舶一般都不走这边。不久，最后一块陆地也消失不见了。眼前是苍茫一片碧海。

### 第三章 海上

“苔尔芬”号有优秀的水手，这并不是指他们善长海战，他们都是些久经风霜经验丰富的海上雄鹰。仅此足矣，这些人虽都意志坚定。但多多少少有点生意人的投机心理。他们抛开荣誉，追逐财富。

“苔尔芬”号没有辜负造船师和船长的期望，航行很快，不久它就驶出英国水域。悬挂着英国国旗的“苔尔芬”号，任何北方海军都无权进攻。那好，死死咬住它不放；阻止它冲破海上封锁，绝妙之极，所以“苔尔芬”号会全速前进抛掉跟踪者。

船上始终高度警戒着。不管天气多么冷，必须派一个水手爬在高高的桅杆上，监视远方地平线上是否有船只追来。夜幕降临时，詹姆斯船长认真的嘱咐大副。

“不要让值班的海员呆的时间过久。”他说道，“天寒，他们也会心不在焉。这样会出现疏漏。多让几人换换班。”

“好的，船长。”马修答道。

“把克伦科斯顿安顿去。这家伙自称视力不错；得检验一下。让他值早班，早晨有雾，这样比较合适。出现什么新情况，马上通知我。”

说完，詹姆斯·普雷费尔返回船舱。马修先生派人叫来克伦科斯顿，向他布置了船长的安排。

“明早六点，”他说道，“你去前桅帆舵柄处的观察台。”

克伦科斯顿咕哝一声表示遵命，可马修还没转背，他嘴里哼哼唧唧的不知在抱怨些什么，未了，终于吼出声来：

“什么见他鬼的前桅帆的舵轮？”

这时他侄儿来艄楼找他。

“怎么了，克伦科斯顿？”他问。

“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水手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只是这条鬼船像刚从河里爬出来的落水狗似的摇头晃去，搞得我心里七荤八素，不是滋味。”

“可怜的人！”小水手叹道，感激地望着克伦科斯顿。

“我这个年纪竟然会晕船！什么孬种！”老水手又说，“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是还有什么前桅帆的舵柄，什么东西，想起来就心烦……”

“亲爱的克伦科斯顿，都是我拖累了你。”

“有您还有他。”老水手说，“别再提那事了，约翰。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的。”

说完，两人回到船舱。老水手看着侄儿躺在狭小的床铺上安静地进入了梦乡，他才放心睡去。

第二天六点，克伦科斯顿起床去换岗；他登上甲板，大副命令他爬上桅杆，小心警戒。

水手听了这席话，显得有点茫然；最后他似乎打定了主意，朝船尾走去。

“喂，你到底上哪儿？”马修责问他。

“您叫我去的地方呀。”克伦科斯顿答道。

“我叫你去前桅帆的舵轮。”

“是啊！我就是去那里。”水手镇定地答道，继续朝艄楼走去。

“你在开什么玩笑？”马修不耐烦地说，“你去后桅找前桅帆的舵柄，

简直就像个伦敦东区人听不懂叫他编根短绳还是打了结。你在哪艘船上干过，朋友？挂前桅帆的桅杆，傻瓜，挂前桅帆的桅杆！”

甲板上的水手们听到大副的冷嘲热讽，再看看克伦科斯顿一脸困惑的样子，禁不住哄堂大笑。老水手回过身来，走到艏楼上。

“呃，”他望着桅杆，清晨的浓雾把船遮得严严实实的，桅杆顶消失在一片白幕中，“要我爬上去？”

“对，”马修说道，“快点！圣巴特克，北军的船就快追上来了，而这个懒鬼还没到位。你到底上不上？”

克伦科斯顿没说什么，吃力地爬上舷墙；又抓住索梯，动作笨拙无比，既不知怎么用脚又不知如何用手；好不容易爬到了桅楼，他没有轻盈地荡过去，反而呆呆地站着，死命地抓住绳索不放，好像晕船。马修看到他那幅德性，简直惊呆了。气都不打一处出，只好喝令他马上下来。

“那家伙这辈子就没当过水手，”他对水手长说道，“詹森，去搜搜他的口袋。”

水手长马上跑去船舱。

这时，克伦科斯顿正费劲地往下爬；一不小心一脚踩空，他赶紧抓住一截动索，却不料其尾端松开了，结果，他“啪”地一声重重地摔在甲板上。

“笨蛋，蠢才，冒牌货！”马修劈头盖脸地骂着，发泄着心中的怒火。“你混到船上来干什么？哦！还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是个健壮的水手。你只是不会区分前桅还是后桅！好极了，咱们等会儿好好谈谈。”

克伦科斯顿没说话，默默地承受着这一通责骂。水手长这时回来了。

“这就是我在这个乡巴佬口袋里找到的：一个装着信的可疑的包。”他告诉大副。

“拿来！”马修命令着，“这些信贴着美国北方的邮票！‘哈里伯特先生，波士顿！’一个废奴分子！一个北方佬！……混蛋！你这个奸细！你混进来想出卖我们！慌什么！你可玩完了，你会尝到九尾猫的利爪的滋味！水手长，派人通知船长。你们给我看守这家伙。”

克伦科斯顿领受了这一席“恭维”，只是做了个鬼脸，根本没开腔。水手们把他的手脚牢牢地绑在绞盘上。

几分钟后，詹姆斯·普雷费尔从船舱里出来，来到艏楼。马修马上向他禀告了这一意外发现。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詹姆斯·普雷费尔勉强忍住怒火，责问道。

“没有。”克伦科斯顿答道。

“你混到我的船上究竟有何企图？”

“什么也没有。”

“你还指望找什么？”

“什么都不指望。”

“你是什么人？难道真如信件证明的那样，你是美国人？”

克伦科斯顿不置可否。

“水手长，给我打五十鞭，直到他开口。”詹姆斯·普雷费尔说道，“够你受吧，克伦科斯顿？”

“走着瞧。”老水手说道，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你们两个，去。”水手长指着两个水手命令道。

接到命令，两个壮汉上前去，剥掉克伦科斯顿的衣服，抬起可怕的鞭子，

举在犯人肩头上方。突然，小水手约翰·斯蒂格斯脸色刹白，惊慌失措地冲上甲板。

“船长。”他喊道。

“哦！侄儿！”詹姆斯·普雷费尔似有所思。

“船长，”小水手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道，“克伦科斯顿不愿意说的，我说！他缄默不语的事，我不会加以隐瞒。不错，他是美国人，我也是，我们两人都坚决反对奴隶制，但决不是奸细，来‘苔尔芬’号卧底，想把它出卖给北方盟军。”

“那你们来此有何贵干？”船长厉声质问，一边仔细地注视着这个男孩。

约翰先是犹豫了片刻，然后以坚定的语气说道：

“船长，我想和您单独谈谈。”

当约翰·斯蒂格斯还在那里举棋不定时，詹姆斯·普雷费尔不停地上下打量着他。小水手年轻的脸庞上皮肤细腻，声音特别温约婉转，白皙纤巧的双手刚刚染成茶褐色。一双大眼睛神采奕奕，但仍然充满了温柔的情感。看到这一切，船长脑海中灵光一闪。当约翰说出要求后，普雷费尔定定地看着克伦科斯顿，后者耸了耸肩；他又疑惑地看着小的，约翰躲闪着他的目光，他只说了句：

“跟我来。”

约翰·斯蒂格斯随他来到舰楼，詹姆斯·普雷费尔推开舱门，对紧张得面色泛白的年轻人说道：

“请进，小姐。”

约翰听他这么一叫，脸刷地一下变红了，两粒泪珠情不自禁从眼眶里滑落出来。

“请放心，小姐，”詹姆斯·普雷费尔放柔了声音，“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您们要到我的船上来？”

年轻女子不知如何作答，踌躇半晌；后来看到船长善意的目光，心情平静下来，决心讲述一切。

“先生，”她说道，“我想搭乘您的船去查理斯顿找家父。然而，由于北军的封锁，水陆交通都断绝了。我实在不知如何进城。这时正好听说“苔尔芬”号此行就是冲破封锁，驶进查理斯顿港口。因此，我上了您的船，先生，我事先没征得您的同意，请原谅。但如果我直接向您提出这个要求，您必然会拒绝我的。”

“当然。”詹姆斯·普雷费尔答道。

“所以，我只好瞒着您了。”姑娘坚定地说。

船长抱着双臂，在舱里走来走去。

“您叫什么？”他问。

“詹妮·哈里伯特。”

“但据从克伦科斯顿手头搜到的信件，您父亲不是在波士顿吗？”

“是的，先生。”

“在美国南北两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一个北方人却为何跑到南部城市里？”

“先生，我父亲是囚犯。当内战的枪声打响，合众国的军队被南部联邦军赶出索姆特要塞时，家父正在查理斯顿。他极力宣扬废除残酷的奴隶制，招致南方拥护奴隶制分子的忌恨。勒内加尔将军无视法律，竟下令逮捕了家

父，把他投入监牢。我当时正在英国一个亲戚家度假，他刚刚去世。因此，除了我家最忠实的仆人克伦科斯顿外，我举目无亲，子然一身。我想见到父亲，陪他坐牢。”

“哈里伯特先生以前是干什么的？”詹姆斯·普雷费尔问。

“他是位正直忠诚的记者，”詹妮自豪地说，“他是《论坛报》最受尊敬的一名主编，他是勇敢地捍卫黑人权益的斗士。”

“一个废奴分子！”船长激动地嚷起来，“就是那些借口废除奴隶制，在国内点燃战火，使人民流血，使国家变为一片焦土的人！”

“先生，”詹妮·哈里伯特脸色刷白，反驳道，“你侮辱家父！请您牢牢记住，即便我是一孤身女子，也要坚决捍卫父亲的名誉！”

鲜血涌上年轻船长的额头；既感愤怒又觉渐愧。他几乎就要恶言相向；但他极力克制住，拉开舱门。

“水手长。”他喊道。

水手长闻声赶来。

“这个船舱以后属于詹妮·哈里伯特小姐，”他说道，“在艙楼给我准备一张吊床。好了，你去办吧。”

水手长听到船长称这个小男孩为“小姐”，吃惊地望着她。詹姆斯·普雷费尔示意他退出去。

“小姐，现在您在自己家了。”

年轻船长说完就离开了。

#### 第四章 克伦科斯顿的诡计

哈里伯特小姐的事很快传遍全船。克伦科斯顿是有问必答，丝毫不觉尴尬。根据船长的命令，他早从绞盘上放下来了，也逃过了一场鞭笞。

“九尾猫，真是漂亮的小东西。特别是它那天鹅绒般的爪子。”克伦科斯顿开玩笑说。

放下来后，他马上回到船舱，把一个小箱子带给詹妮小姐。姑娘又换回了女装。但她关在舱里，不到甲板上去了。

至于克伦科斯顿，经盘问，他只作过骑兵，从没当过水手，对船上那套一窍不通，因此，人们只得让他歇一边去。

“苔尔芬”号驾长风破巨浪，遨游在辽阔的大西洋面上。詹妮小姐隐匿的身份被揭破的第二日，詹姆斯·普雷费尔快步走过舰楼。他实在不想再见到姑娘，与她旧话重提。

他散步时老遇见克伦科斯顿，老骑兵暗暗地打量着他，挤眉弄眼的，看来他对船长比较满意。很明显，老骑兵想与船长聊聊，他执拗地盯着詹姆斯，终于惹得船长心烦意乱。

“喂，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詹姆斯·普雷费尔朝着美国人吼着，“你阴魂不散地在我身边打转！到底有完没完？”

“抱歉，船长，”美国人眨巴着眼睛，“我有话说。”

“你有话说？”

“哦！很简单。我只是想亲口告诉您，您实质上是位正直勇敢的年轻人。”

“为什么是实质上？”

“实质上是，表面上也是。”

“你不必恭维我。”

“这不是恭维。希望您能坚持到底。”

“坚持到什么底？”

“您的使命。”

“啊！我要履行什么使命？”

“显而易见嘛。您允许小姐和我乘坐您的船。您把自己的舱房让给哈里伯特小姐。表现不错。您免去我受鞭笞之灾，真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您会把我们送到查理斯顿，太棒了。但事情还没完。”

“什么！还没完！”詹姆斯叫起来。被克伦科斯顿的话气坏了。

“当然没完，”美国人答道，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神情，“父亲还在那边坐牢呢！”

“那又怎样？”

“怎样，应该救出父亲。”

“救出哈里伯特小姐的父亲？”

“对，他是位高尚的人，一个勇敢的公民！完全值得为他冒险。”

“克伦科斯顿大叔，”詹姆斯·普雷费尔皱起了眉头，“你似乎很会说笑，但请记住：我没心情开玩笑。”

“您误会了，船长，”美国人辩解道，“我可不是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我说的事可能您先会觉得荒唐，但您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您别无选择。”

“天！难道我必须救出哈里伯特先生？”

“不错，您可请求勒内加尔将军释放他，相信将军不会拒绝您的要求

的。”

“如果他拒绝呢？”

“那时我们会不惜一切从南军鼻子底下劫走他。”克伦科斯顿平静地说道。

“那样的话，我不仅要躲避北军的追逐，突破查理斯顿的海上封锁，我还得领教南军炮火的轰炸，这一切只为了一个我素昧平生的家伙，一个我讨厌的废奴分子，一个只会纸上谈兵却不上前线像其他人一样抛洒鲜血的蹩脚文人！”詹姆斯怒气冲冲地吼叫着。

“噫！可能还会挨一炮！”克伦科斯顿接着说道。

“克伦科斯顿大叔，”詹姆斯·普雷费尔警告他，“请当心，别再向我提这件事了，否则，我就把你关进货舱里。叫你学会管住你的舌头。”

说完，船长令美国人退下，后者嘟哝着走开：

“嘿，我会就此罢休！开始行动吧！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当詹姆斯·普雷费尔说“我讨厌的一个废奴分子”时，他显然言不由衷。他根本不是奴隶制的拥护者，但也不愿承认林肯总统在官方发言中公开声明奴隶制问题是美国内战的导火索。而且，既然美利坚合众国三十六邦是自愿联合起来组成联邦政府，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南部八州在原则上讲完全有权脱离出来？实际也不是这样。他恨美国北方人，仅此而已。他恨他们，因为他们脱离了英国这个大家庭，漂洋过海来到异地，他，詹姆斯·普雷费尔，因而支持南部联军，任何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都不会认为他做错了。这就是我们这位“苔尔芬”号船长的政治观点；特别是这场美国内战让他个人非常恼火，他痛恨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因此，大家也就很容易理解为克伦科斯顿向他提出解救一名废奴分子，背叛他想与之合作的南部联邦时的激烈反应。

然而，美国人含沙射影的话却始终挥之不去。他把它们抛得远远的，可过会儿它们又盘旋在脑海中。次日，当詹妮小姐在甲板上遛达了一会儿时，他都不敢正视她。

这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面前这位女子一头漂亮的金发，眼睛里闪烁着智慧、温柔的光芒，完全能吸引一位三十岁的年轻男人的目光。但她的存在令詹姆斯心怀愧疚。他感受得到这位漂亮姑娘的灵魂由于痛苦不幸的磨练显得更加高大无私。他明白，自己对她的沉默意味着拒绝帮助她实现她强烈的心愿。詹妮小姐既没主动找詹姆斯·普雷费尔，也没刻意避开他。开始几天里，他们很少搭话，哈里伯特小姐平常很少走出舱门，要是克伦科斯顿没有活计的话，恐怕两人会永远僵持下去。詹妮小姐决不会与“苔尔芬”号的船长讲话。

可敬的美国人是哈里伯特家的忠实的仆人。他自小生长在哈里伯特家里，对主人忠心耿耿。他勇敢、充满活力，同时深谙人情世故。有目共睹的是：他思考问题有自己的方式；他对事件持有一种独特的哲学观点；他极少悲观失望，哪怕陷入最令人沮丧的处境中，他也能从容地脱身而出。

这位正直的人早就盘算着要救出哈里伯特先生，那只有利用“苔尔芬”号及船长本人达到这一目的，然后返回英国。这就是克伦科斯顿的计划。而詹妮小姐只一心想和父亲重聚，陪他分担牢狱之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试图拉拢詹姆斯·普雷费尔，就像大家刚刚看到的那样，他主动出击，轮番轰炸，可射手并没有缴械投降，反而更加顽抗。

“看来，”他捉摸着，“必须设法让詹妮小姐和船长握手言和。如果他俩就这样一直赌气下去，那什么都干不成。得使他俩开口说话，讨论，甚至争吵，互相谈心。如果詹姆斯·普雷费尔在这个过程中不自己主动要求作他今天拒绝的事，我情愿去上吊。”

可当他看见两个年轻人互相回避对方时，又不禁犯愁了。

“必须想个法子。”他想。

第四天早晨，他揉搓着手，满心欢喜地走进哈里伯特小姐的船舱。

“好消息，好消息！”他嚷着，“您根本想不到船长向我说了什么了。哦，真是位可敬的年轻人！”

“啊！”詹妮问，一颗心砰砰直跳，“他说什么了？”

“他说他要搭救哈里伯特先生，把您父亲从南军手中解救出来。并带他回英国。”

“真的？”詹妮激动地问。

“千真万确，小姐。这个詹姆斯·普雷费尔，多好的人啊！英国人总是这样：要么太好，要么太坏！啊！他真让我感动，我愿为他赴汤蹈火，即使粉身碎骨也再所不惜。”

听到克伦科斯顿的话，詹妮欣喜如狂。救出父亲！她从来不敢奢望！“苔尔芬”号的船长愿意为她拿船只和船员的生命涉险啊！

“瞧瞧这事，”末了，克伦科斯顿又说，“詹妮小姐，您真应该去向船长道谢。”

“这远远不是感激二字可以表达的，这是一种永恒的友谊！”姑娘大声说。

她马上离开舱室，去向詹姆斯·普雷费尔表达内心汹涌澎湃的激情。

“情况越来越好，”美国人低语着，“太顺利了，看来离成功不远了！”

詹姆斯·普雷费尔正在舰楼上来回巡视。诸位必能想像得到，他看到姑娘眼里噙着泪水向他走过来，感到很意外，詹妮小姐朝他伸出手，说：

“谢谢，先生，谢谢您的心意，我真不敢指望一个外国人像您那样！”

“小姐，”船长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

“先生，您愿意为我出生入死，甚至不惜牺牲您的利益！您已经做了太多了，您热情地接纳了我，而这，我实在无权享受……”詹妮又说道。

“请原谅，詹妮小姐，”詹姆斯答道，“坦白地讲，我实在不懂您在说什么。我所做的，任何一位有教养的男士都会为女士做到。

委实不值您这般千恩万谢。”

“普雷费尔先生，”詹妮接口道，“别再隐瞒了。克伦科斯顿全都告诉我了。”

“啊！”船长诧异地说，“克伦科斯顿全都告诉您了。那我更不明白您为何离开舱房，跑来对我说这些话……”

年轻船长说着，心中惴惴不安。他想起自己怎样粗暴地拒绝了美国人的大胆建议。可詹妮没让他再作解释——这对他未尝不是件幸事。她打断他的话，说：

“詹姆斯先生，我乘坐您的船，原来只想进入查理斯顿城，不管那些拥护奴隶制的人多么残酷，他们应该不会狠心地拒绝一个可怜的女子陪她父亲坐牢的请求吧。真的，我从没想还能回到英国；但您既然这般讲义气，愿意搭救家父出牢狱，既然愿意全力营救他，那么请您接受我深深的感激之情，

请让我把手递给您吧！”

詹姆斯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咬住嘴唇，不敢握住姑娘的手。他明白克伦科斯顿把他“卷进”这一事件中，逼得他无路可退。他不愿意因冒险搭救哈里伯特先生而给自己惹祸上身。但他怎么忍心浇灭姑娘满腔的希望？怎么抗拒她伸出的友谊之手？怎样狠心看到她感激的泪花变成痛苦的眼泪？

因此，年轻人含混其辞地应付着，他既想保持行动上的自由又不愿以后为承诺束缚。

“詹妮小姐，”他说，“请放心，我会竭尽所能为……”

他握住詹妮的小手。但他一接触到那只温柔的手掌，就觉得自己坚硬的心融化了，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知该用什么言语表达他的感受，他结结巴巴地一连串：

“小姐……詹妮小姐……为你……”

克伦科斯顿躲在一旁，偷偷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兴奋地搓着手，做着鬼脸，不停地说：

“成功了！成功了！终于成功了！”

詹姆斯·普雷费尔怎样摆脱出这种尴尬的处境？没有知道。这时，观察台上的水手叫起来，船长正好可以抽身而出，但这对“苔尔芬”号可不是件好事。

“喂！值班长！”他喊着。

“有什么发现？”马修问。

“上风处有船！”

詹姆斯·普雷费尔马上离开詹妮，冲向后桅。

## 第五章 易洛魁号发射的炮弹和詹妮小姐的说服

以前，“苔尔芬”号都比较走运，一路上扬帆向前，没有遭遇到一只船。

这时，“苔尔芬”号正位于西经五十七度四十三分，北纬三十二度十五分，即它整个航程的五分之三处。两天来，大海上一片浓雾迷漫。如果说大雾有利于“苔尔芬”号隐藏它的行踪，同样它却阻碍了视线，使人们无法观察到远处的动静。这种情形下，它完全有可能和它极力想避开的船只并驾齐驱。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当船只被发现时，它在“苔尔芬”号上风处仅三海里。

詹姆斯·普雷费尔爬上舵柄，在晨曦中清楚地望见一艘北军的大型巡航艇正全速行驶。它朝“苔尔芬”号开过来，意图拦截“苔尔芬”号。

船长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爬下来，命人找来大副。

“马修先生，”他问，“您有什么看法？”

“船长，我想这艘北军海船怀疑上我们了。”

“事实上，这条船的国籍没什么值得怀疑的，”詹姆斯说，“您看。”

此时，对面的船上传来一声炮鸣，又见美国北方联邦的星条旗沿着斜桁冉冉升起。

“他们叫我们也升旗，”马修说道，“好吧，升旗。没什么可脸红的。”

“升旗又有什么用？”詹姆斯·普雷费尔说道，“国旗保护不了我们，那伙人还是会来拜访。别理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得开快点，”马修又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曾在利物浦附近见过这艘巡航艇，它在那儿监督船只的建造。船尾栏杆的板上不是写着“易洛魁”吗，否则，我就不叫马修！”

“这是艘好船吗？”

“它是联邦海军里最好的一艘。”

“船上有几门炮？”

“八门。”

“嘿！”

“哦，船长，可别调以轻心。”马修严肃地说，“这八门大炮中，其中两门能调转炮口；六十口径的大炮安置在船尾的艏楼上，一百口径的那门放在甲板上，两门可都是线膛。”

“该死！”詹姆斯·普雷费尔惊叫，“这是帕鲁特大炮，射程远达三千多米。”

“是的，甚至更远，船长。”

“马修先生，别管这些大炮是一百还是四百，也不管它们能射三千还是五千米，总之不过如此。我们的船定能逃过炮弹的追踪。我们就向那艘‘易洛魁’号显示一下‘苔尔芬’号的实力，它天生可就是赛跑冠军，马修先生，加大火力。”

大副向技师下达了船长的命令，不久，烟囱里冒出滚滚黑烟。

显然，这些征兆令巡航艇极为恼火，因为它发出信号命令“苔尔芬”号马上停下来。但詹姆斯·普雷费尔依旧我行我素，“苔尔芬”号扬长而去。

“现在让我们瞧瞧‘易洛魁’号会采取什么行动。这可是个机会，让它试试它的一百口径大炮到底能射多远。全速前进！”他说道。

“等着吧！它立即就会狠狠回敬我们。”马修接着说。

船长回到舰楼，看见哈里伯特小姐安静地坐在船栏边。

“詹妮小姐，”他说，“您看到上风处的巡航艇了吧，我们很可能遭到它的攻击，炮弹就要落下来，请允许我陪您回舱。”

“非常感谢，普雷费尔先生，”姑娘看着年轻人，回答道，“我并不怕大炮。”

“小姐，尽管敌船离我们还远，可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哦！先生，我自小就不是个怯弱的女孩子。在美国，大人们教会我们适应周围一切情况。请放心，‘易洛魁’号的炮弹不能使我低头。”

“您很勇敢，詹妮小姐。”

“既然您承认我勇敢，普雷费尔先生，那就请允许我陪在您身边。”

“我无法拒绝，哈里伯特小姐。”船长回答着，一边钦佩地注视着面前这位临危不惧、镇定自如的青年女子。

话音刚落，就见巡航艇的舷墙外喷出一股白烟，一梭圆标——圆锥形的弹丸高速旋转着，速度快得骇人，简直就像拼命地想嵌进空气中，它气势汹汹地朝“苔尔芬”号扑过来，炮身的前进速度相对自身的旋转要慢些，所以更容易看清楚，因为从线膛射出的炮弹不如从光滑的炮膛中射出的快。

弹丸行至离“苔尔芬”号二十英寻处，开始下斜，它轻轻地掠过海面，溅起一串水花，又蹦起来，向前急跃，从“苔尔芬”号上面飞过去，撞断了前桅帆横桁的右舷，又行了三十英寻，才掉进海里。

“妈的！”詹姆斯·普雷费尔高兴地嚷起来，“我们赢了！我们赢了！第二枚肯定没戏了。”

“是的，他们还得花时间再装呢。”马修说道。

“哦，我敢肯定这一幕真精采，”克伦科斯顿说着，他抱着双臂神态漠然地注视着这场海战，“我们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竟是这等大炮！”

“哦，是你！”詹姆斯·普雷费尔上下打量着他。

“是我，船长。”美国人泰然自如地回答着，“我来看看这些勇敢的战士如何作战，说实话，他们真不错，真不错！”

船长正要开口指责美国人，这时，第二枚炮弹飞来，从船尾的右舷穿过，落入大海。

“好极了！”船长高声说道，“我们已领先两局了。喂，你的朋友可不怎么样，克伦科斯顿大叔？”

“我又没说什么，”美国人回敬他，“平生第一次，这让我感到庆幸。”

第三枚远不如前二枚，不到十分钟，“苔尔芬”号就驶出了巡洋艇的射程范围。

“马修先生，瞧，这可比世界上所有的测程仪都棒，看看那些没用的炮弹，我们就对‘苔尔芬’号的航速心中有数了。现在吩咐下去，烧旺船尾的火，不必再白白浪费我们的燃料。”

“您指挥的真是条好船。”哈里伯特小姐告诉年轻船长。

“是的，詹妮小姐，勇敢的‘苔尔芬’号时速为十七海里呢。天黑前，我们必能甩掉这艘北军海船。”

詹姆斯·普雷费尔没有信口雌黄，太阳还没落山，“易洛魁”号的尖尖的桅杆顶就消失在地平线下面。

这一插曲使船长在一天时间里对哈里伯特小姐有了全新的认识。两人之间的冰霜融化了。在以后的航程中，“苔尔芬”号船长和他的女乘客经常

在一起促膝长谈。他发现詹妮是个聪明伶俐，有头脑的姑娘，她性格平和、坚定，说话直截了当（典型的美国式的坦诚），对一切事物很有见地，热情洋溢地抒发着内心的情感。姑娘的情影正悄悄地侵入詹姆斯·普雷费尔的心田。她热爱祖国，热烈地拥护建立合众国的伟大构想。她满怀激情地评点美国南北战争，任何别的女子都不可能像她这样。很多次，她的质问令詹姆斯·普雷费尔哑口无言。詹妮还经常抨击商人们的观点，一点不留情。詹姆斯起初还经常驳斥她。他大唱反调，支持南部联盟反对北方各州，他力图证明正义掌握在分裂者的手中，他认为既然大家按自愿原则联合起来，同样也有权自原地分离。在这点上，詹妮毫不妥协。她指出，废除奴隶制是这场战争的首要目标，它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它是非政治的产物。詹姆斯被驳得体无完肤。再说，在与詹妮的讨论中，他主要充当听众。如果说他屈眼于哈里伯特小姐雄辩的口才，而不是迷倒在姑娘温柔的嗓音中，那是因为他实在说不出什么反驳之辞。最后，他只得承认奴隶制问题比起别的来，的确是美国内战的核心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结束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一残酷的制度。

前面已经讲过，船长并没有很鲜明的政治观点。何况，面前是位漂亮的小姐，在这位迷人的女伴的循循善诱下，他完全会舍弃自己原来的观点，转而附和詹妮的说辞。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姑娘的矛头最后直指贪财重利的商人。这就牵涉到“苔尔芬”号为南军提供军需品以换取棉花的这场交易。

“詹姆斯先生，”一天，哈里伯特小姐对他说，“是的，我对您深怀感激之情，但我仍然要直言相告。您是位勇敢的海员，能干的商人，普雷费尔商行一向名声很好；但现在，它却丧失立场，从事一项有损其声誉的买卖。”

“天！难首普雷费尔商行无权去做这样一项生意！”詹姆斯叫起来。

“对，它没有权利！它向背叛合法政府的叛军提供军需品，这就等于提供武器支持一场非正义的事业。”

“詹妮小姐，我不想同您争论这是不是南方联盟的权利问题，”船长回答道，“我只告诉您一句话：我是商人。正因为如此，我才关心我商行的利益。我到处寻找机会赚钱。”

“这正是应该谴责的地方，詹姆斯先生，”姑娘又说，“赚钱不能作为籍口。您们向中国人倾销鸦片麻醉他们，和您们向南方提供军需品以使他们继续这场罪恶的战争一样，您们都是有罪的。”

“嗨！詹妮小姐，您这次太过分了，我无法承认……”

“不，我所说的完全是正确的，您仔细想想，就会明白自己正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您考虑一下后果，所有人都会认为您应该对这场战争的不幸结局完全负责。我想，在这点上，您会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认为我所言不差。”

詹姆斯·普雷费尔听得头昏脑胀。他离开詹妮，为自己无力驳斥感到非常恼火。他像个孩子一样，赌完气，过了半个钟头，至多不过一小时，又回到那位奇特的姑娘身边。詹妮带着和煦的笑容，又向他灌输着一篇篇的大道理。

总之，尽管“苔尔芬”号的船长愿不愿承认，他在自己的船上不再是毫无拘束了。他不再是船上“仅次于上帝的主人”了。

克伦科斯顿看到了事情进展如此顺利，不觉欣喜万分。看起来，詹姆斯船长已下定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救出詹妮小姐的父亲，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拿“苔尔芬”号船上的货物及全体船员的生命涉险，甚至

可能招致他尊敬的万桑叔叔的咒骂。

## 第六章 沙利文岛的航道

在与“易洛魁”号遭遇后又过了十天，“苔尔芬”号驶入百慕大群岛，它在此处必须小心暴风骤雨的袭击。因为暴风雨在这一海域里横行无忌，船只经常失事。莎翁就把《暴风雨》中的可怕场景设在百慕大，剧中阿丽尔与卡里昂为大海的威力争论不休。

这场风暴声势骇人。詹姆斯·普雷费尔曾一度想把船停靠在梅恩兰岛（这是百慕大群岛中的一个岛屿，英军在岛上设有哨所）以暂避风暴。这场意外事故真令人懊恼。但幸运的是“苔尔芬”号安然无恙，风暴平息后，它又扬帆朝美国海岸驶去。

如果说詹姆斯·普雷费尔对“苔尔芬”号的坚固非常满意，同样，姑娘表现出的勇气和冷静也让他钦佩不已。风雨交加的时刻，她一直在甲板上陪着他共赴患难。詹姆斯深深明白，一种深沉的爱像潮水般涌来，不可遏制地占据了他整个身心。

“是的，”他自言自语着，“这位勇敢的女子就是船上的女主人！她让我心醉神迷。我感到自己沉溺其中，不有自拔。万桑叔叔知道了会怎么说？啊！这是人性的弱点。我敢肯定，即使詹妮叫我把这船该死的走私货扔进大海里，我也会照办不误，只为了表明我对她的爱。”

对普雷费尔和科商行幸运的是，哈里伯特小姐没有要求我们的船长作出这种牺牲。自此，这位可怜的船长掉进情网，不可救药了。克伦科斯顿对船长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高兴得简直忘乎所以。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他不停地自语着，“再过一个星期，主人就会平平安安地住进‘苔尔芬’号最好的舱房。”

至于詹妮小姐，她察觉到了年轻年长对她的感情吗？她也爱上了船长吗？无论詹姆斯·普雷费尔还是旁观者，都无从得知。姑娘保留的态度完全是深受美国式教育的结果，她的秘密深藏心底。

就在年轻船长对姑娘的爱日益高涨时，“苔尔芬”号也同样快速地向查理斯顿港。

一月十三日，在船只西边十海里处出现了陆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一片低矮的海岸。克伦科斯顿聚精会神地瞧着天际，大约上午九点时，他指着天光中的一个黑点，大叫起来：

“查理斯顿的灯塔！”

灯塔耸立在莫里斯岛上，离海平面有一百四十法尺。如果“苔尔芬”号是夜晚到达的话，它早几个小时就被看见了，因为灯塔发出的光远达十四海里。

既然“苔尔芬”号所处的方位已经明确，詹姆斯·普雷费尔只需完成一件事情：决定从哪条水道入港。

“如果路上顺利的话，”他说，“三小时后，我们就能安全靠岸。”

查理斯顿位于长六海里，宽四海里的一个三角港湾里面，又称查理斯顿港，位置险要。狭窄的入口夹在两岛之间，北边是沙利文岛，南边是毛里岛。那时，毛里岛被北军控制，吉穆尔将军下令在岛上修筑了炮台，以扼制这片水域。相反，沙利文岛掌握在南军手中，他们守在穆尔特鲁要塞里严密地监视着入口。因此，“苔尔芬”号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沿北方的沙利文岛行驶，避开毛里岛上的炮火。

要进入三角湾，有五条水道可供选择：沙利文岛航道、北方航道、奥弗

洛航道、主航道及劳富德航道。外来船只除非有高超的技术，且吃水深度要不足七尺，一般说来都不走劳富德水道。北方航道和奥弗洛航道又途经北军炮台。要是能容詹姆斯·普雷费尔作出选择，他肯定走主航道，这是最好的，容易确定方位，但是詹姆斯必须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他对这个海湾了如指掌。即便船只驶进一个狭窄水道，他也能指挥若定，所以，首要问题还是如何进去。

驶进峡口，实在需要丰富的航海经验，需要准确地掌握“苔尔芬”号各项技术性能。

这时，查理斯顿水域里出现了两艘北军大型驱逐舰。马修很快发现了，他告诉了詹姆斯。

“他们会查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他说道。

“嗯，不必理睬它们，”船长答道，“他们只会白费心机。”

驱逐舰全速驶向“苔尔芬”号，而后者继续前进，小心不落在驱逐舰大炮的射程范围内。为了争取时间，蒙蔽敌人，詹姆斯·普雷费尔命令船只驶向西南角。两艘北军海船的确以为“苔尔芬”号慌不择路，想驶进莫里岛水域。岛上的大炮正等着它，只需一炮就能炸翻那艘英国船。于是，它们任由“苔尔芬”号朝西南方行驶，远远地看着它，不再加紧驱赶。

一小时里，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詹姆斯·普雷费尔为进一步欺骗驱逐舰，早就下令放开滑阀的活塞。只以小马力行驶。但是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却会使对方认定它想方设法取得最大压力，以便获得最高速度。

“等一会儿让他们瞧瞧我们怎么溜出他们的手掌心，他们定会大吃一惊！”詹姆斯·普雷费尔说道。

当船长看到“苔尔芬”号离莫里岛很近，望得见一排他不知其有多远射程的大炮时，他突然转动方向盘，调转船头向北方驶去，把两艘巡洋舰抛在上风处二海里远的海面。对方这才恍然大悟，赶紧拼命追赶。但为时已晚。

“苔尔芬”号加足马力，很快就把巡洋舰抛得老远，驶近北部海岸。巡洋舰开了几炮，也只是求得心安，这些弹丸连一半的距离都走不到，不过是白白被糟蹋了。上午十一时，轮船沿沙利文岛航行，由于船体吃水较浅，它在狭窄的航道里也能全速前进。此时它已脱离险境，因为这片浅海平均水深不足十一尺，没有一艘北军巡洋舰敢冒险跟进去。

“喂，不会还有比进来更难的了把？”克伦科斯顿问道。

“哦！哦！克伦科斯顿大叔，”詹姆斯·普雷费尔回答道，“难的不是进来，而是怎样出去。”

“唔！”美国人说道，“我可不操心这点。有像‘苔尔芬’号这样的船，有像詹姆斯·普雷费尔先生这样的船长，我们想什么时候进来就什么时候进来，想什么时候出来就什么时候出去。”

詹姆斯·普雷费尔手拿望远镜，仔细审视航道。面前摊放着各种详尽的海图，靠着这些地图，他得心应手地指挥着船只。

“苔尔芬”号驶进沙利文岛附近的狭窄航道。

这时，莫里岛上射来几枚炮弹，但没击中。“苔尔芬”号继续朝原方向行驶，它经过沙利文岛边缘的穆尔特里维尔，进入了海湾。

不久，它又从桑特堡的左边经过，这个堡垒正好替它挡住了莫里岛上的炮火。

桑特堡在美国内战中很有名气，它距离查理斯顿约五公里，离两岸约一

公里多，呈残缺的五角形形状，建在一个人工岛上。此人工岛是由马萨诸塞州运来的花岗石垒成，用了十年时间，耗资九十多万美元。

就是在桑特堡，一八六四年四月十三日，响起了分裂分子的第一枪，安德生和他麾下的联邦军被赶了出去。实在无法估算北军花了多少炮弹想攻下这个堡垒。南军仍坚守了近三年时间。在“苔尔芬”号经过此岛后，又过了三个月，终于在吉尔穆将军下令修筑在莫里岛上的“帕鲁特”线膛大炮重达三百磅的炮弹的强攻下，桑特堡落到了北军手中。

但当时它还固如金汤，南方联邦的旗帜高高飘扬在这个五角形的石头建筑物顶端。

过了桑特堡，横卧在阿雪利河和科裴河间的查理斯顿就出现在眼前；它凌驾于一片水域之上。

“苔尔芬”号行驶在浮标丛中，查理斯顿的灯塔已落到西南边去了。但站在莫里岛的平台还能望见它。英国国旗早已升起，

船只轻快地滑行在水面上。

船只把第四十个浮标抛在右舷后，驶进了港湾。哈里伯特小姐站在舰楼上，凝视着这座囚禁父亲的城市，不觉热泪盈眶。

最后，船长下令减慢船速，“苔尔芬”号沿着岬头的炮台行驶，不久，停靠在“北方商业码头”。

## 第七章 南军将领

“苔尔芬”号驶近查理斯顿码头，只见岸上人头攒动，耳边传来一片“乌拉”声。查理斯顿市民由于海路被严密封锁住，很少见到欧洲船只的造访。他们惊奇地看着这艘高悬英国国旗的巨轮，不知他所来何事。但当他们知晓了“苔尔芬”号此行目的，以及为什么它刚刚穿过沙利文岛水域密集的炮火时，当船舱里装满军用物资的消息传来时，顿时出现一片热烈欢呼的动人场面。

詹姆斯·普雷费尔立即下船去见本城的军政长官博勒加尔将军，将军热情地接见了“苔尔芬”号的年轻船长，他把当作大救星，因为詹姆斯运来了士兵急需的衣物和军用品。他们谈妥，将军会派若干人手帮助英国水手马上把货物卸上岸。

在离船之前，哈里伯特小姐千般叮嘱船长代为打听她父亲的消息；詹姆斯·普雷费尔也愿为姑娘效犬马之劳。

“詹妮小姐，”他说，“您完全可以相信我；我会全力营救您的父亲，希望此事不会太难，我今天就去拜见博勒加尔将军，但不会冒然提出释放哈里伯特先生的要求，我打算先了解清楚情况，令尊是凭将军一句话就能重获自由呢，还是没有这般简单。”

“可怜的父亲！”詹妮发出一声叹息，“他还不知道女儿就在眼前。我多么想扑进他的怀抱啊！”

“耐心点，詹妮小姐。您很快就能拥抱令尊了。请放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会小心行动的。”

詹姆斯·普雷费尔把货物出售给将军，又谈妥低价收购大批量的棉花，生意上的事一了，他把话题扯到当前的这场战争上。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牢记自己的承诺。

“将军，您认为您们这方会获胜吗？”他问博勒加尔将军。

“我从不怀疑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至于谈到查理斯顿目前的形势，我相信李将军的军队对它的围困不会持续太久时间了。再说，您能指望那些废奴分子干什么大事呢？即便维吉尼亚、加罗林群岛、乔治亚、阿拉巴马及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带的商城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当然这决不可能，然后呢？他们就在这片他们永远无法征服的土地上当家作主了吧？当然不是这样了。依我看，就算他们胜利了，这个胜利也会搞得他们狼狈不堪。”

“您对您手下的士兵就完全放心？”船长又问，“您不担心这种围困会令军心动摇？”

“不担心！我不怕背叛。叛徒只会被无情地消灭掉。如果我抓到什么蛛丝马迹，查理斯顿城会血流成河。杰佛逊·大卫亲手把查理斯顿托付于我，您尽可放心，它绝对安全。”

“您这里关押有北军战俘吗？”詹姆斯·普雷费尔问，拐弯抹角说了大半天，就为了这句话。

“有，船长。”将军回答道。“查理斯顿打响了南北战争的第一枪。当时城内的废奴分子企图顽抗，结果被我们击败。于是，他们就成了战俘。”

“很多吗？”

“一百人左右。”

“他们在城内行动自由吗？”

“曾经自由。后来我发现了他们的阴谋活动。他们的头领勾结围城的北

军，出卖城内的机密。没办法，我只得把这伙危险分子关起来。一些人只能到城堡的平坡上放放风。看来。非得枪毙几个，来个杀一儆百！”

“什么！枪毙！”年轻船长叫起来，禁不住打了个寒颤。

“对！先枪毙带头的。在被困的城市里，这实在是个非常顽固，非常危险的人物。我已经把报告送里士满审批。再过一周，他的命运就不可挽回了。”

“您说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詹姆斯·普雷费尔漫不经心地问。

“是波士顿的一个记者，一个狂热的废奴分子，林肯的忠实信徒。”

“他叫？”

“贾纳唐·哈里伯特。”

“可怜的人！”詹姆斯不动声色地叹息道。“不管他干过什么，还是忍不住为他惋惜。您认为他会被枪毙吗？”

“毫无疑问。”博勒加尔回答道，“这又有什么办法！战争就是战争。各自为主嘛。”

“说到底，这与我毫不相干。”船长说道，“再者，等执行时，我早就不在城内了。”

“什么！您已在考虑离开了！”

“是的，将军，别忘了我是个商人。棉花一装完，我就走。我已进入查理斯顿，很好。但还必须出去，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苔尔芬’号是艘不错的船；它可以与北军的所有船只一决高下。但它跑得再快也躲不过远程炸弹的袭击。一旦中炮，我的生意可就完蛋了。”

“请放心，船长，”博勒加尔将军答道，“我无意使您陷入那样的窘境。您是商人，您考虑的的确很有道理。换了是我，也会那样做。何况，逗留在查理斯顿也不是件好事。锚地三天两头遭到北军的炮击，船只停泊在那里很不安全。您愿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吧。但顺便打听一下：查理斯顿附近水域的北军海船的数量和实力如何？”

詹姆斯·普雷费尔尽可能满足将军的要求。随后，他客客气气地辞别而出。他朝码头走去，一路上满腹心事，对打听到的消息不知该如何处理。

“该怎么面对詹妮小姐呢？”他想着，“应该告诉她哈里伯特先生的处境很危险？还是别让她知道这重重危机为好？可怜的姑娘！”

他离开将军官邸走了还不到五十步远，就遇见克伦科斯顿，自他离开船后，可敬的美国人一直跟着他。

“怎么样，船长？”

詹姆斯·普雷费尔盯着克伦科斯顿，美国人明白没有什么好消息。

“您见到了博勒加尔将军吗？”他问。

“见到了。”詹姆斯·普雷费尔答道。

“您谈到了哈里伯特先生的情况吗？”

“没有！是他先对我提到的。”

“他说什么了，船长？”

“好吧！克伦科斯顿，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一切，船长。”

“嗯！博勒加尔将军告诉我，你家主人一周后将被枪决。”

听到这个坏消息，换了别人，一定会暴跳如雷，或者悲痛欲绝。可美国人什么都没问，嘴唇上挂着一丝微笑，只是说道：

“啊！那又怎样！”

“天！那又怎样！”詹姆斯·普雷费尔叫起来，“我告诉你哈里伯特先生一周后就会被处决，你却说：那又怎样！”

“对，如果六天后他安然无恙地登上‘苔尔芬’号，如果七天后，‘苔尔芬’号已经漂洋过海了！”

“哦！”船长紧握克伦科斯顿的手，“我明白了，勇士，你有大无畏的精神，我，即使遭到万桑叔叔的责骂，即使赔上满船棉花，我也愿为詹妮小姐粉身碎骨！”

“不必让什么人粉身碎骨，”美国人说道，“那只会让鱼儿捞便宜。重要的是救出哈里伯特先生。”

“可你知道这事很难办！”

“哦！”克伦科斯顿不置可否。

“需要与被严密看管起来的犯人取得联系。”

“当然。”

“要策划一次奇迹般的越狱事件。”

“对！”克伦科斯顿说道，“犯人总想逃出牢狱，看守却总有疏忽之时。所以，犯人总能找到机会，飞出藩篱。既然如此，我们想法必能救出哈里伯特先生。”

“你说得对，克伦科斯顿。”

“我总是对的。”

“但你怎么做？先得制订个方案。然后谨慎行事。”

“让我先好好想想。”

“詹妮小姐怎么办？要是她知道父亲被判死刑，随时都可能被处死……”

“她不会知道的，就是这样。”

“对，不让她知道。这于她，于我们都有好处。”

“哈里伯特先生关在哪里？”克伦科斯顿问。

“城堡。”詹姆斯·普雷费尔答道。

“很好，现在咱们回船吧！”

“克伦科斯顿，对，回船！”

## 第八章 越狱

詹妮坐在舰楼上，焦灼不安地等待船长的归来。当船长见到她时，她竟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她询问的目光比嘴唇更能表达她此时的心情。

船长和克伦科斯顿一唱一和。只告诉了詹妮她父亲的确被关在城堡里。他说他小心试探过博勒加尔将军，问他将如何处置那些战俘。将军看来还没什么打算，他谨言慎行，想看看局势如何发展再作计划。

“既然哈里伯特先生没有行动自由，那他的出逃难度更大了。詹妮小姐，我向您保证，我会尽心尽力的，设法救出令尊，‘苔尔芬’号决不开查理斯顿。”

“谢谢，詹姆斯先生，万分感谢。”詹妮满怀感激之情说道。

听到姑娘的话语，詹姆斯·普雷费尔感觉到一颗心砰砰直跳。他靠近詹妮，饱含柔情的双目注视着她，不知该说什么。他再也无法隐瞒自己的情感，就要向詹妮倾吐爱慕之情。这时，克伦科斯顿突然来了。

“事情还没了结，”他说，“现在还不到陶醉温柔乡的时候，过来，我们一起认真商量商量。”

“克伦科斯顿，你有办法了？”姑娘问。

“我早就想好了，”美国人答道，“我精于此道嘛。”

“可行吗？”

“妙极了，相信华盛顿的那伙官儿都想不出比这更棒的主意了。我都已经看到了哈里伯特先生站在了‘苔尔芬’号上。”

克伦科斯顿说得那么有把握，一点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即使最多疑的人也无法不相信。

“我们听你的，克伦科斯顿。”詹姆斯·普雷费尔说道。

“很好。船长，您去求见博勒加尔将军，请他帮您个忙，他定不会拒绝。”

“什么忙？”

“您告诉他，说您船上有个坏蛋，一个无赖，整个航程中他一直给您找麻烦。他煽动船员起来反对您，实在是个令人恶心的家伙。您请求他允许把此人暂时关押进城堡，等离开时再把他放出来。带回英国，送交法庭。”

“不错。”詹姆斯·普雷费尔微笑着说，“没问题，博勒加尔将军非常乐意照办。”

“我想也没问题。”美国人又说。

“可我还少件东西。”詹姆斯说道。

“什么？”

“那个坏蛋。”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船长。”

“什么，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不管您乐不乐意，那非我莫属。”

“啊！你是多么勇敢，多么可敬啊！”詹妮大声叫起来，一双小手紧紧握住美国人粗糙的手掌。

“克伦科斯顿，干吧。”詹姆斯说，“我理解你，朋友。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能代替你！”

“大家各有分工，”克伦科斯顿回答道，“如果您替我，那您的处境就比较尴尬了，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到时‘苔尔芬’号在南北两军的炮火夹攻下，离开查理斯顿，那时还得多多仰仗您，我对驾船一行是一窍不通。”

“好吧，克伦科斯顿，继续说下去。”

“我进入城堡后——我对里面的环境很熟悉，知道该干什么，请放心，我不会有事。这段时间里，您只管往船上装棉花。”

“哦！生意这事，已成为细枝末节了。”船长说道。

“并非如此！您万桑叔叔会怎么想？我们可以感情和生意两头兼顾嘛。这样也以免别人疑心。但我们得加紧行动。六天时间您能准备好吗？”

“能。”

“好，让‘苔尔芬’号整装待发，二十二日那天准时开拔。”

“它会准备好的。”

“听清楚了，一月二十二日晚，您挑几个最好的帮手驾舟到城边的‘白点’处等着。九点，哈里伯特先生和您的仆人会准时出现。”

“但您怎样使哈里伯特先生和你自己脱离险境？”

“这您就别管了。”

“亲爱的克伦科斯顿，你在为我父亲冒生命危险！”这时，詹妮说道。

“詹妮小姐，别为我担心，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那什么时候把你关起来？”詹姆斯·普雷费尔问。

“就今天，您明白吧，我使您的船员士气低落。咱们别浪费时间了。”

“您需要黄金吗？可能在监狱里能排上用场。”

“用黄金去买看守！不行！代价太昂贵，办法也太蠢了。看守可能既留下黄金，也不放走犯人。他这样做很明智！不行！我有更好的法子。但是需要几美元。必要时可以买酒喝上两盅。”

“把看守灌醉。”

“不是，那根本行不通。不，我说了我有办法。您就别问了。”

“好吧，勇敢的克伦科斯顿。给你十美元。”

“太好了，剩下的我会还您。”

“你准备好了吗？”

“早准备好当一回无赖。”

“那就干吧。”

“克伦科斯顿，”詹妮感动地说道，“克伦科斯顿，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这我倒承认，”美国人眉开眼笑地说，“哦！船长，顺便再说一句。”

“什么？”

“如果将军提议吊死那个家伙。——您知道，军人嘛，干事往往就这么直来直去。”

“那我该怎么办，克伦科斯顿？”

“您就说要先考虑一下。”

“我听你的。”

当天，船上的人惊奇地看见克伦科斯顿手脚铐着铁镣，被十几个水手押上岸去（这些水手并不了解内情）。博勒加尔将军很乐意帮詹姆斯·普雷费尔这个忙。于是，半小时以后，也不管那个无赖的百般抗议，他被押送穿过大街小巷，送进城堡的牢房里。

那天和以后几天里，“苔尔芬”号忙着卸货。蒸汽起重机不停地把从欧洲运来的货物卸在码头上，以便为棉花挪出地方。查理斯顿人都涌来看热闹，他们或给水手帮帮忙，或对他们赞不绝口。这些勇敢的水手简直给捧上了天，

南军对他们也恭恭敬敬的；但詹姆斯·普雷费尔丝毫不让他们有时间去理会美国人的敦敦殷勤。他督促他们加紧干活，显得有点亢奋，但船员并不疑有它因。

三天后，即一月十八日，一捆捆的棉花开始装船了。尽管詹姆斯不再挂念此事，但普雷费尔和科商行这次廉价的收购了查理斯顿码头上堆积如山的棉花，还是做了笔极为合算的买卖。

克伦科斯顿那边没有任何音信。尽管詹妮没说什么，但看得出她很担心，焦躁不安的神情泄露了她内心的惶恐。詹姆斯·普雷费尔只得好言劝慰她。

“我完全信任克伦科斯顿，”他对她说，“他侠肝义胆。您应该比我更了解他，詹妮小姐。您完全可以放心。再过三天，令尊就会把您抱在怀中，请相信我。”

“啊！詹姆斯先生！”姑娘情绪激动地嚷起来，“我怎么报答您们的一片赤诚？家父和我如何偿还您们的恩情啊？”

“等我们返回英国后，我再告诉您吧！”年轻船长回答道。

詹妮泪水盈眶，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又赶紧垂下了。随后，她回到了卧舱。

詹姆斯·普雷费尔原本希望在詹妮父亲平安脱险之前，不让姑娘知道她父亲的危险处境，却不料最后一天，一名水手无意间泄露了真相。头晚，一名信使冲破前线防线把里士满的批文送抵将军府，上面批准了判处贾纳唐·哈里伯特死刑的决定。定于次日清晨执行。这一消息马上传遍全城。“苔尔芬”号上的一名水手也听说了。他回到船上，把这个消息转告了詹姆斯船长。没想到哈里伯特小姐就在附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姑娘惨叫一声，晕倒在甲板上。詹姆斯·普雷费尔把她抱回卧室，赶紧采取急救措施。

姑娘苏醒过来，睁开眼，看见了船长。詹姆斯手指摀在嘴唇上，示意她保持绝对安静。于是詹妮没说话，极力压抑着内心的痛苦。詹姆斯·普雷费尔凑到她耳边，轻声告诉她：“詹妮，两小时后，令尊就会平安回到您身边，如若不然，我拼上性命也会救出他！”

他离开舰楼，心中沉思着：

“现在必须不惜一切救出他，哪怕为此牺牲我的生命，牺牲全船人的生命！”

行动时间到了。上午，“苔尔芬”号已装完棉花，贮藏舱里也蓄满了燃料煤，再过两小时，它就要起程了。詹姆斯·普雷费尔先命人把船驶出“北方贸易码头”，在锚地水域里航行；他准备利用晚上九时潮水上涨时采取行动。

詹姆斯·普雷费尔离开詹妮时，钟声正好敲响七下。他下令开始作出发前的准备，直到此时，这件事情只有他、克伦科斯顿和詹妮知道。但詹姆斯认为这个时候最好也让马修先生了解内情。他稍后叫来大副，告诉了他。

“听您吩咐，船长。”马修没有什么异议，“是九点吗？”

“九点。马上生火，烧得旺旺的。”

“是，船长。”

“用多爪锚把‘苔尔芬’号停泊在水面上。到时我们砍断缆索，即刻就能出发。”

“太好了。”

“在大桅杆顶端悬挂一盏航行灯。天黑，海上又起雾了。可别在返船途

中迷路了。记住，从九点起，定时让人敲钟。”

“我们会照办的，船长。”

“马修先生，现在马上派人备好小艇，派出六个最强壮的桨手。我即出发赴‘白点’。您替我照顾詹妮小姐，马修先生。愿上帝保佑我们。”詹姆斯·普雷费尔又吩咐道。

“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副也说道。

马修立即命令烧燃炉灶，准备小艇。小艇很快备好，詹姆斯·普雷费尔告别詹妮，坐上小艇。小艇离开“苔尔芬”号，船长看着大船烟囱里冒出的黑色浓烟渐渐消失在海上灰蒙蒙的夜雾中。

黑夜沉沉；起风了；宽阔的锚地死一般的寂静，大海似乎也在半梦半醒之间，几点模糊的灯火跳跃在雾幕上。詹姆斯·普雷费尔掌着舵，坚定地驶向“白点”。这段航程大约有二海里。由于詹姆斯白天认真观测过这条航线，所以他现在能径直驶向查理斯顿城的岬角。

圣菲力普钟楼敲响了八点，小艇到达了“白点”前。

离和克伦科斯顿约好的时间还有一小时。码头上空无一人。只听见不远处炮台上的哨兵来回走动的脚步声。詹姆斯·普雷费尔心急如焚，可时间似乎静止不前。

八点半钟，他听到远处传来脚步声。他命令手下拿起船桨，作好离开的准备。他自己迎着脚步声走去。走了十步，他遇到一队海岸巡逻兵，总共二十来人。詹姆斯从腰带上拔出手枪，以备急时之需。但他怎么敌得过这群来到码头上的士兵？

巡逻兵队长朝他走过来，他发现了小艇，于是问詹姆斯：“这艘小艇是谁的？”

“是‘苔尔芬’号的。”年轻人答道。

“你是？……”

“詹姆斯·普雷费尔船长。”

“我以为您早走了，‘苔尔芬’号不是已经离开查理斯顿了嘛。”“我是准备离开……我本来应该上路了……但……”

“但……？”队长追问道。

詹姆斯突然灵机一动，闪过一个主意，他回答道：

“我船上有个水手关在城堡里，说真的，我都把他忘在九霄云外去了。幸亏我想起来了。还算不晚。所以我派一些人来接他。”“哦！那个坏蛋，您还要把他带回英国？”

“是的。”

“其实哪儿都一样，他都逃不过被绞死的命运！”巡逻兵说道，颇为自己的俏皮话自得。

“我也是这样想的。”詹姆斯·普雷费尔说道，“但最好还是按规矩办事吧。”

“船长，祝您好运，当心莫里岛的大炮。”

“请放心。既然我能进来，就能出去。”

“一路顺风。”

“谢谢。”

说完，这队巡逻兵离去了。沙滩又回归平静。

这时，正好九点。约定时间到了。詹姆斯觉得心里砰砰的跳着。寂静中

一声唢哨声格外响亮。詹姆斯也打了一个唢哨作为回答。然后他举手示意其他人别出声，一边竖起耳朵等待着。一个裹着件花格子呢大衣的人出现了，他小心翼翼地四面张望着。詹姆斯跑了过去。

“哈里伯特先生吗？”

“是我。”那人回答道。

“啊，感谢上帝！”詹姆斯·普雷费尔叫起来，“赶忙上船，克伦科斯顿呢？”

“克伦科斯顿！”哈里伯特先生感到很意外，“您在说什么？”“救您并把您带到这儿的就是您的仆人克伦科斯顿。”“跟我来的人是看守呀！”哈里伯特先生回答道。

“看守！”詹姆斯·普雷费尔惊叫起来。

他莫名其妙，一阵恐惧袭上心头。

“对，看守！”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看守！他在我的牢房里睡得像头死猪！”

“克伦科斯顿！你！是你！”哈里伯特先生嚷起来。“我的主人，别这样大惊小怪！以后再告诉您怎么回事，时间多得是！现在，赶快上船，上船。”

三人上了小艇。

“出发！”船长命令。

船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消失在黑暗笼罩的水面上。

## 第九章 腹背受敌

六位强壮的桨手驾着小艇飞驰向前，雾更浓了，詹姆斯·普雷费尔费劲地辨别着方位。克伦科斯顿坐在船首，哈里伯特先生挨着船长坐在船尾。他仿佛如梦初醒，很想问问克伦科斯顿；但美国人示意他先别着急。

又过了几分钟，小艇驶进了锚地水域里。克伦科斯顿认为可以谈谈了。他理解哈里伯特先生心里堆着无数问号。

“是的，亲爱的主人。”他说，“看守正躺在我的牢房里，他给我送晚饭时，我在他颈背和胃上狠狠给了两拳。还可以吧！我换上他的衣服，取了钥匙，找到您，在那些南军鼻子底下把您带出城堡。这再简单不过了！”

“我女儿呢？”哈里伯特先生问。

“她正在把我们送回英国的船上。”

“我女儿也在！”哈里伯特先生叫着，猛地站起来。

“安静！”克伦科斯顿阻止他，“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脱险了。”

小艇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水面的雾也遮住了“苔尔芬”号的航行灯。詹姆斯·普雷费尔摸不准方向，夜太黑，桨手连拿在手里的桨都看不清。

“情况如何，詹姆斯先生？”克伦科斯顿问。

“我们应该走了一海里半了，”船长答道，“克伦科斯顿，你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我视力还不错呢。哎！我们会到的！那边不会察觉什么……”

话音未落，一束焰火划破夜空，朵朵小花绽放在高空中。

“信号！”詹姆斯·普雷费尔叫起来。

“见鬼！”克伦科斯顿骂起来，“是在城堡方向，等等。”

第二响、第三响相继升空。几乎同时，小艇前方一海里处也亮起同样焰火。

“那是桑特堡，”克伦科斯顿说道，“是警告有人越狱了。全力划！事情暴露了。”

“使劲划，朋友们！”詹姆斯·普雷费尔大声鼓励着水手们。“那些焰火燃亮了前进的道路，‘苔尔芬’号在我们前方不到八百法尺处。我听到了船上的钟声。加油！加油！五分钟后能到，每人奖二十英镑。”

水手人拼着全身力气，小艇像离弦的箭擦着水面呼啸前驰。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查理斯顿城方向炮声隆隆。克伦科斯顿感觉到船头二十英寸的地方闪过一个物体，大概是一枚炮弹吧。

这时，“苔尔芬”号又飘扬起钟声，越来越近了。小艇又划了几桨，靠拢了大船。很快，詹妮就扑进父亲的怀抱里。

小艇马上被波浪冲走，詹姆斯·普雷费尔冲上舰楼。

“马修先生，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船长。”

“砍断缆绳，全速前进。”

不大一会儿，螺旋桨推动“苔尔芬”号驶往主航道，把桑特堡抛在身后。

“马修先生，”詹姆斯吩咐道，“我们不能走沙利文岛那边，那样我们会直接暴露在南军的炮火下，尽量靠右，舷侧避开北军的攻击。驾船的人可靠吗？”

“可靠，船长。”

“船上的灯火全部熄灭掉，隆隆的机器声已经很惹眼了，但没办法。”

说话间，“苔尔芬”号正高速行驶着。但由于要靠右航行，船时不时被迫靠拢桑特堡。它离船还不到半海里，这时，炮眼里一片火光，炮弹雨一般地落在船前方，溅起万丈水花。

“太早了，一群笨蛋！”詹姆斯·普雷费尔哈哈大笑。“全速前进！我们必须冲出重围！”

司炉把炉火烧得熊熊的，“苔尔芬”号整艘船骨在隆隆马达声中瑟瑟发抖，似乎顷刻就要散架似的。

此刻又传来一声炮响，船尾一枚弹丸尖叫着冲上来。

“太迟了，蠢货！”年轻船长吼叫着，声音如虎狼般地咆哮着。

克伦科斯顿正站在舰楼顶上，他叫着：

“又逃脱一炮。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能摆脱掉南军了。”

“你认为我们不必再担心桑特堡的进攻了？”詹姆斯问。

“不错。现在应该小心苏利文岛边的穆尔特里堡。但留给它的也只有半分钟，如果它想逮住我们，就挑好时机，仔细瞄准吧。我们正在接近它。”

“好！穆尔特里堡的位置能使我们的船扬长直入主航道。开火呀！开火呀！”

就在这时，要塞闪现在一片亮光中，仿佛詹姆斯·普雷费尔亲自在指挥大炮。空中传来一声可怕的巨响，随后听到“苔尔芬”号上劈里啪拉的断裂声。

“这次可中标了！”克伦科斯顿哀叹一声。

“马修先生，”船长喊着船头的大副，“怎么了？”

“船头的斜帆桁断了。”

“有人受伤吗？”

“没有，船长。”

“别管什么桁了！靠右！靠右！朝小岛驶去。”

“南军都是些混蛋！”克伦科斯顿叫起来，“我宁愿挨北军的炮子，那还好受点！”

其实，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苔尔芬”号并不能说已脱离了险境，因为就算当时莫里岛上过几上月后才安装那些可怕的大炮，但用它已有的炮火对付像“苔尔芬”号这样的大船已绰绰有余。

何况，桑特堡和穆尔特里堡的隆隆炮火也使岛上的北军及封锁水面的海船提高了警惕。围城者曾不明白这次夜袭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但似乎并不是冲着他们而来的。但不管怎样他们也会加强戒备，以随时应付突发事件。

这就是船行于莫里岛水域时詹姆斯·普雷费尔所考虑的，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只一刻钟后，半边夜空被照得通明。雨点般的炸弹落在船体四周，水花直溅到舷墙之上，有几枚甚至都落到甲板上了。但幸运的是，它们是底座落地，“苔尔芬”号这才死里逃生。后来人们才了解到，这种炸弹威力巨大，里面装有的希腊火硝一被引燃，足以覆盖一百二十平方尺的大面积，一直可燃烧二十分钟，根本没法扑灭，只需一枚这种炸弹就能毁掉一艘船。“苔尔芬”号还算幸运，当时这种炸药刚发明出来，构造设计上远不完善；炸弹射出后，由于自身的旋转使其呈抛物线运动，落地的时候，先以弹体的底座触地，而不是装着击发器的尖头。也就是这个设计上的缺陷使“苔尔芬”号逃过一劫。加之这些炸弹一点不沉，所以对船体没有造成很大损害，它继续

前进。

这时，哈里伯特先生和詹妮父女二人不顾船长的命令，离开舱房，也来到舰楼。詹姆斯·普雷费尔想强迫他们回舱，但詹妮小姐怎么也要留在船长身边。

哈里伯特先生也刚刚获知他的救命恩人的崇高行为，他紧紧握住詹姆斯的手，说不出一句话来。

“苔尔芬”号快速地驶向大海。它只需再行三海里就可驶出航道进入大西洋面。如果入口像它进来时那样没船只阻挠，那全船人就得救了。詹姆斯·普雷费尔对查理斯顿港了如指掌，他在黑夜里也能指挥若定。因此，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冒险航行定能成功。突然，舰楼上的一名水手叫了起来：

“有船！”

“有船？”詹姆斯紧张地问。

“是，在左弦墙右侧。”

海面上的雾慢慢散去，透过薄雾，的确看见有艘大型三桅战舰，它意图封锁出口，拦截“苔尔芬”号。看来只有令发动机发挥到极限，在速度上胜过对方，否则，一切都完蛋了。

“向右！快！”船长吼着。

他冲上发动机房上边的驾驶台，根据他的命令，停了一支螺旋桨，船只在一只螺旋桨的推动下，围着一个极小的圈圈调换船头，远远看去，好像在自转。这样“苔尔芬”号就避开了与战舰的正面遭遇。两船一同驶向入口。现在只是比谁速度快的问题。

詹姆斯·普雷费尔明白他、詹妮父女、全体船员能否平安度险就系于此。三桅战舰在“苔尔芬”号前方很远处，烟囱里冒出滚滚黑烟，显然，它正加大马力。但詹姆斯·普雷费尔可不是个甘居其后的人。

“情况如何？”他大声问机械师。

“已到达最大压力了，蒸汽从所有的阀门里溢出来。”机械师回答道。

“给阀门充气。”他命令道。

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引起爆炸，但他的命令还是被执行了。

“苔尔芬”号跑得更快；活塞的跳动快得吓人，发动机的整个底板抖个不停，这副场景任谁看了也不免心惊肉跳。

“全速前进！全速前进！”詹姆斯·普雷费尔吼叫道。

“不行了！”机械师很快报告他，“阀门都封死了。锅炉也塞满了。”

“那又怎样！把棉花浸上酒精塞进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赶超过那艘该死的船！”

听了他的话，连最胆大的水手都面面相觑。但没人犹豫，几捆棉花扔进了发动机房，一桶酒精也打开了，这种可燃液体倒进了炽热的炉膛里，这不是没有危险的。火苗劈劈啪啪地响着，司炉们都听不见对方的声音。很快，炉壁烧得红通通的，甚至都发白了；活塞就像火车上的一样来回跳跃，从气压表上看，气压高得吓人；“苔尔芬”号就像飞翔在水面上；船体各部分的接缝处嘎吱嘎吱地响个不停；烟囱冒出的浓烟里还喷出一条条火舌；船只也获得了疯狂的可怕的速度，它赶上三桅战舰；超过它，把它抛在后面。十分钟后，“苔尔芬”号驶出了航道。

“得救了！”船长兴奋地大声喊着。

“得救了！”所有的人都鼓掌齐声欢呼。

查理斯顿城的灯塔落在西南方；它的灯光越来越弱。船上的人都以为危险过去了。不料，海上的一艘炮舰朝“苔尔芬”号开炮了，一颗炮弹在夜空中尖声呼啸。喷出的烟火在它身后划出一条光带，使人容易看清楚它的轨迹。

这一时刻的焦灼心情简直无法用言语描述；每个人都闭紧了嘴，每个人都目光惶恐，盯着那条抛物线；没办法避开，只一会儿功夫，这颗炸弹“嘭”的一声落在船头。

水手们惊慌失措地涌向船尾。没人敢向前一步，只听得见引信“嗤嗤”燃烧的声音。

这时，只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跑到这位“死神”前，他就是克伦科斯顿，只见引信处火星乱溅，他毫不犹豫地用有力的双臂抱起这颗炸弹，用尽全身力气把它从船头扔了出去。

炸弹刚擦着水面，就爆炸了，声音震耳欲聋。

“乌拉！乌拉！”全船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而克伦科斯顿只是擦了擦手。

不久以后，“苔尔芬”号昂首阔步，以胜利者的姿态行驶在太平洋面；美国的海岸线已经被黑暗吞噬，遥远的地平线上炮声隆隆，莫里岛和查理斯顿城的战斗正酣。

## 第十章 圣门哥

第二天，当太阳升起时，已经望不见美国海岸了。地平线上没有一艘船只，“苔尔芬”号减慢了原先的骇人高速，静静地驶向百慕大群岛。

然后就是横跨大西洋，这也不用细述了。归途中风平浪静。十天后，人们远远地望见了爱尔兰海岸。

年轻船长和姑娘之间发生了什么呢？这点连最迟钝的人都看得出来。如果哈里伯特先生不能使船长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又怎样才能报答这位侠肝义胆，英勇无畏的救命恩人呢？詹姆斯·普雷费尔还没等到回到英国水域，就向父女二人倾吐了充塞在心中的激情。克伦科斯顿看到，詹妮小姐也不用再躲躲藏藏的人，她接受了这番表白，心中甜丝丝的。

那年二月十四日，一大群人聚集在格拉斯哥城古老的圣门哥大教堂里。什么人都有：水手、商人、工业家、政府要员……詹妮小姐身披洁白的婚纱，由勇敢的克伦科斯顿作她的证婚人，而年轻人穿着一套苹果绿的新郎装，衣服上缝着金纽扣，整个人容光焕发。万桑叔叔自豪地站在侄儿身旁。

万桑·普雷费尔和科商行的詹姆斯·普雷费尔与波士顿的詹妮·哈里伯特小姐的婚礼正地隆重举行。

婚礼排场盛大。在场的每个人都了解“苔尔芬”号的此番冒险经历，所有人都认为年轻船长的忠诚得到了回报，只有年轻人明白詹妮嫁给他并不是为了报恩。

夜晚，万桑叔叔家，灯火辉煌，欢声笑语，美味佳肴，舞影婆娑，向戈东街上拥挤的人群分发赏钱。克伦科斯顿也禁不住丰盛菜肴的诱惑，不再故作文雅，狼吞虎咽起来。

在这场婚礼上，每人都感到心满意足，一些人是为自己，一些人是为别人，——在婚庆这种场合并不多见。

晚上，客人们都走光了，詹姆斯·普雷费尔在叔叔的脸颊上吻了两下。

“怎么样，万桑叔叔？”他问道。

“怎么样，詹姆斯叔叔？”

“您对我带回来的礼物还满意吧？”詹姆斯船长指着他勇敢的小妻子又问。

“当然满意了！”可敬的商人回答道。“我卖掉棉花，可赚了百分之三百七十五的高额利润呢！”

